序章

他被禁锢着……禁锢着……禁锢着……

囚牢之中的黑暗在向他逐渐逼近。他不能呼吸，也不能移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诱捕他的到底是什么肮脏的生物？杂碎也能抓住一只巨兽！这不可能！

但是这确实发生了……

他想要吼出声来，但是他不能。总之，这里连声音都没有。这寂静几乎让他疯狂。他需要获得自由！肯定有逃跑的——

一道炫目的翡翠之光包围了他。在他的尖叫声中，那道绿光将他扯出了囚牢，甩到了前方。

他的尖叫声渐渐变成了一声宽慰的巨吼，却又夹杂着深深的愤怒。他展开自己闪亮的华丽双翼，巨大的躯体占据了这个新处所的绝大部分。如水晶般的凸起物沿着他的头部和背脊分布着，头上的那些晶锥形成了一个浑然天成的头盔，和那些领主们佩戴的别无二致。那对

明亮胜过珍珠的双眼扫视着这个洞穴：不论是浑圆的穴顶还是粗糙的地面上，触目所见皆是尖锐的凸起。

然后，他那双怨愤的双眼向那些居然敢于禁锢伟大的他的杂碎们望去。一道深红色光环突然从他身上散开他开始宣泄他正义的怒火。

“肮脏的蠕虫！可恶的家伙！你们居然胆敢把兹拉库关起来？”就在兹拉库喊话的同时，他那本已虚幻的身体也变得更加透明。他把目标锁定在一小队敌人身上。这些小型生物移动起来就如同被压扁的德莱尼，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却长有鳞片或是毛皮。他们红色的双眼如同熔化的大地，而那张很小的嘴中却满是尖利的牙齿他们头戴兜帽，衣服上也装有护甲。尽管兹拉库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威胁，但是这些家伙们看上去却并不是那么的害怕。

对于兹拉库来说，看来他们对于虚空龙族知之甚少。

“肮脏的蠕虫！可恶的家伙！”他重复道。一瞬之间，他的身体就开始不断绽放闪电。那电光，一如他身体的颜色。他伸出一只尖爪，似乎想要击开那些生物，

身上的电光也突然向前射去。

在击中那些生物之前的最后一刻，第一道闪电箭的轨道却奇怪地改变了。同一时刻，每一个生物的前额上都显露出一个发着光的奇异符文。

虚空龙没有犹豫，再一次开始施法。但是这一次，他的闪电箭却绕过了那些生物。四周的岩石和泥土都被炸开，而那些叫嚷着的野兽也都被炸得四下散开。他们的身体划过空中，让人感觉很是爽快。“可恶的家伙！兹拉库捏死你们！”

他召集着自己的力量。暗蓝色的血管在他的胸前交错着，闪电噼啪作响的声音也变得更加频繁。

一股银色的条状能量从旁边某处涌来，紧紧地缠住了他的前肢，一阵疼痛感突然袭来。

兹拉库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了一跳，甚至忘记了自己原本要展开的进攻。虚空龙是由能量构成的生物；这道能量本应直接穿过他的身体。他咬了过去，但自己的上下颚却只感到一阵剧痛。他的能量突然被夺去，而

他的前肢也跌了下去。

就在同时，他的另一肢也被以同样的手法缠住。兹拉库无力的挣扎着，但是那纤细的法力魔线却是那么的强力。

虚空龙的身体开始变大，而兹拉库原本标志性的蓝色血脉现在已经几乎成了黑色。他也变得更加透明，就好像要消散在空气中一样。

银线突然燃了起来。

兹拉库疼痛地吼着，倒在了那仿佛是由血肉和白骨所造的地面上。地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而两个矮小的生物就这样跌入了毁灭的深渊。

其他生物忽略了他们同伴的命运，继续操纵着另外两条银线。同一时刻，他们一共五人都在如挥鞭一边引领着那邪恶的能量线。那些银线精准无误地从兹拉库身上越到了他的另外一边，线的末端被附在了一些小型的翡翠色石块上。

银线闪着光芒，而虚空龙则在忍受着新的痛苦。“放开兹拉库！”他喊道，“放开我！”

那些较新的银线迫使着他平趴在地上。兹拉库挣扎着，但是这种魔法却将他的力量完全禁锢了起来。

在他身边，长有鳞片的生物不断奔走并附加着更多的银线，直到兹拉库完全被包围了起来。每一条银线都切入了虚空龙的身体中，在同一时刻燃烧并冻结着他。兹拉库尖叫着释放他的愤怒与疼痛，但是他所做的任何事却都不足以改变现状。

那些生物们仍然在狂热地忙活着，丝毫不了解这些银线的力量。在这些翡翠的帮助之下，他们不断调整着那些银丝，好让虚空龙更加的痛苦。他们之中有一个还在得意地笑着。

兹拉库汇集全身的力量攻向了他。黑色的能量包围住那生物，让他在恐惧中开始尖叫。虚空龙的魔法将对方碾成了碎片，然后固化成了一块深黑色的水晶。

马上，另外一根银线就缠在了他的口鼻之上。闪着

光的巨兽反抗着，但是他的嘴却和他身上其他部位一样被紧紧地勒住了。

那些生物仍在绕着巨大的洞窟跑着，看上去很是紧张，。兹拉库认为，他们的这一表现和他并无关系。他失落地嘶了一声，再一次尝试去解救自己。

他的努力却只是徒劳。

然后，那些矮小的生物毫无预警地停下了他们手中的活。他们不约而同地朝着虚空龙这边某一处望去。尽管那里不在兹拉库的视野范围之内，他仍然能感觉到有人在朝这边走来，拥有强大力量的人。

真正捕获他的人……

兹拉库周身的生物都跪了下来以示尊敬。他听到某种东西在移动的声响，轻如风声，尽管在这诡异的地方是不会有风的。

“你做得很好，我的斯卡丁……”尽管这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但是它却让虚空龙感觉自己仿佛触到了最寒

冷的冰。“我很满足……”

“他们很听指挥，”第二个人说道，此人的声音更为男性化，而且从那口气来看，他对这些生物似乎很是瞧不起。“而且我的女士，他们把克里萨伦之室开得太早了。这头野兽差点就逃了出去。”

“根本不需要去担心。一旦来到了这里，逃跑就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那女性声音越来越近……然后突然，一个很小的身影来到了兹拉库的视野之内。面色苍白的她，穿着一身十分合身的夜色长袍。她和兹拉库相互凝望着。她让兹拉库想起了另外一人，那个尝试着亲近他，并教会了他什么才是真正的混乱。相比之下，他在那个叫做外域的地方所见识到的混乱根本不值一提。尽管如此，兹拉库仍然可以感觉到，除去某些相似之处外，面前之人和他所想起的那个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长长的黑发滑过她的双肩。她侧过自己的脸，看上去像是对于面前的巨兽毫不经意，尽管兹拉库知道，她比谁都要在乎面前的俘虏。虚空龙可以看到的是，她的

五官就和他的那个朋友一样的完美无瑕，甚至更甚于他。

但是，兹拉库从她那不经意的眼神中感受到的寒冷却让他再一次不寒而栗。

她的红唇翘起。“你不需要这么委屈自己，小家伙。相反，你应该让自己舒服一点。毕竟……我只是把你带回家了而已。”

她说的话毫无逻辑。兹拉库挣扎着想要挣脱他身上的束缚。他想要逃跑……逃开这个尽管尽管很小但却又让他感到害怕的人。

她转而直面兹拉库，在她左边脸上蒙着一层丝质面纱。那面纱向一旁微微飘动，却让虚空龙看到她那可怖的烧焦的面庞。原本应是一只眼睛的地方，现在却被一道裂口所取代。

尽管和庞大的虚空龙相比，她的身躯显得是那么的渺小，但是她那毁了的面容却将兹拉库的紧张放大了无数倍。他想要远离它，永远不再见到它。尽管面纱再一次遮住了那片烧焦的区域，虚空龙却还是能感受到隐藏

在那下面的恐怖的邪恶。

那邪恶，远远超过了他在外域所了解的任何邪恶。

她冷酷的笑容再一次浮现，超过了她的脸部所能达到的极限。

“现在，你该休息了。”她的声音不容违抗。就在兹拉库马上开始失去知觉的同时，她又说道，“休息，不要害怕……毕竟，你到家了，我的孩子……”

第一章

一个人只有在慢慢老去时才会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是如此迅速。身着法袍的他坐在山上的屋子里俯视着这下面的世界，身边环绕着无数个散发着微光的球体他一挥手，光球随着手势的方向而动，飘荡在巨大的椭圆形房间内。他十分渴望在面前那些用自己的魔法以石笋锻造出来的基座上小憩。在底部，每个基座仿佛都是被工匠所雕刻，线条、角度，都是如此的完美。

然而随着它们的逐渐成长，它们越来越像

是梦幻般的产物，而不是某种人力劳动的结果。梦中包含着龙和阴魂的影像，在最高处，有一只仿佛被石化了的手，有力的手指向上延伸，差一点就抓住了上方的一个球体。

每一个球体内都出现了一个与之有关的法师的影像——克拉苏斯。

沉闷而轰鸣的雷声传到了他的藏身处，预示着行将到来的一场恶劣天气。在这被肯瑞托预示过的暴风骤雨的夜晚，身披着紫罗兰法袍的苍白消瘦的法师正在亲密接触这最近的景象。球体散发出的蓝光照亮了他好似高等精灵的外貌特征---那种已经灭绝的群体，他们有骨架分明的身躯，高鼻梁和长面孔。

尽管同样拥有着英俊的面庞，克拉苏斯却并不具有任何精灵的血统，不仅仅是因为他如同鹰一般的脸上的伤痕和纹路----面颊上的三条曲折的纹路，没有任何一个种族的精灵会有这样的印记，除非他已经活了超过一千年；也不只是因为他银发上的黑红相间的发丝。真正的原因是他那闪着光的漆黑眼睛。那双没有任何一个精灵或者人类可能拥有的眼睛，昭示着他所经历过的比任何凡身肉胎都要长久的岁月，一段只有最长寿的龙

才经历过的岁月。

克拉苏斯这个名字仅仅作为达拉然裁决议会核心成员而被人们所知。达拉然竭尽了全力却依然败给了天灾军团。如同许多其他王国一般，在与兽人以及随后的燃烧军团和亡灵天灾的战斗中惨败。艾泽拉斯世界已经天翻地覆，无数的生灵涂炭，残存的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得不堪一击。

我们仿佛陷入了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游戏，我们的生命取决于骰子的点数或者一张牌的花色。克拉苏斯思考着，回忆着远古时代发生的浩劫与灾难。他见证过比现存任何文明都要古老的文明的毁灭，尽管他曾经多次施与援手，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他仅仅是一条龙，就算他是克莱奥斯特拉兹——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的配偶。但事实上即使是他所深爱的情人，红龙女王自己，也无法预知和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克拉苏斯知道他肩负着比自己应当承担的沉重得多的责任，但是龙族的法师们并不珍视他为帮助艾泽拉斯的人民所作出的努力，即使有一些努力从一开始时便已注定失败。

事实上，现在有许多情况吸引了他的注意，潜在的威胁可能毁灭他所在的世界...问题的核心是他自己的种族——龙类。在通向被称之为外域的奇异领土之间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裂痕，连蓝龙，魔法的守护者本身都无法逾越。那裂痕神奇地治愈了一度被狂怒吞没的蓝龙首领玛里苟斯，让它完全清醒过来。但是克拉苏斯不赞同这只庞然大物如今选择的道路。玛里苟斯愤怒于他感到年轻的种族正在毁灭性的滥用魔法，他开始对其它守护者提出清除那些拥有强大法力的存在以保护艾泽拉斯的必要性。

实际上，他在之前与阿莱克斯塔萨，时光之王诺兹多姆和翡翠梦境的守护者伊瑟拉于遥远的大陆东北部会面的时候，态度就已经非常强硬了。十年前的那次例会，在高耸于冰封之中的古老的龙眠神殿里，龙族团结合力对抗死亡之翼。

伴随着油然而生的挫败感，克拉苏斯不再去想那些他所目睹过的影像，而是着眼于接下来的事情。他的思想依然聚焦在深层次的方面。伊瑟拉，有传闻噩梦般

的灾难正在她所主宰的飘渺空间——翡翠梦境发生。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克拉苏斯依然担心翡翠梦境或许是潜在的比其他问题都更具有灾难性的威胁。他看也没有看里面的内容便推开身旁的下一个球体，而后迟疑地认出球体中所显示的地方----格瑞姆巴托。

当他注视着这座可怕的山时，所有关于玛利苟斯和翡翠梦境的念头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他太了解这个地方了，他去过无数次，派人按照他的意愿深入腹地，在格瑞姆巴托，他挚爱的女王被兽人——野蛮的种族所囚禁。说也奇怪，十三年后当燃烧军团的恶魔们利一个称之为恶魔之魂的不祥神器返回时，这反而证实了，当初的结盟是多么的有意义。

不幸的是，恶魔之魂可以使她屈从于部落的意愿，因为它是由巨龙的力量铸造而成的，可以削弱龙族。阿莱克斯塔萨为兽人产下红龙用作战争武器，这些小红龙成为兽人的坐骑。在与法师和其他龙类的战斗中丧命。

通过指导毛手毛脚的人类法师罗宁，高等精灵游侠温蕾萨以及其他人，克拉苏斯在解救他被俘的女王时也竭尽全力。矮人战士们在空中瓦解兽人的抵抗。格瑞姆巴托最终被横扫一空。矮人们是第一批感受到恶魔之魂所蕴藏黑暗力量的人，所以他们在兽人被击败后立刻离开了，阿克莱斯塔萨和她认为红龙有义务再次封锁格瑞姆巴托，讽刺的是上古之战自海加尔山之后红龙就谨慎的把恶魔之魂藏了起来，然而兽人还是轻易的找到了它，并且用来控制了红龙。

因此，克拉苏斯有些疑虑，于是红龙们在此安排了哨兵，确保无人可以踏足这一领域，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妄图利用这种邪恶力量。

但是就在最近，哨兵们开始毫无征兆的患病，其中的一些甚至丧命。一部分哨兵变得极度疯狂所以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消灭以避免更大的灾难。红龙们最终和其他种族一样，彻底遗弃了格瑞姆巴托。

因此，这里仅仅成了旧日战争终结的坟冢，并带来了一段非常短暂的和平。

然而……

克拉苏斯注视着黑暗的场景，即使如此遥远，他依然能感受到从中散发出来的能量。格瑞姆巴托被如此的邪恶力量所浸染了几个世纪，已经毫无挽救的可能最近又有传言，传言那里出现了死而复生的怪物。克拉苏斯很了解这一切，关于一些庞大的长有翅膀的怪物的零星传说，它们从夜空中出现，如此的可怕，在月光的照耀下荡平了距离格瑞姆巴托不远的一个村庄。一个传说的转述者声称见到了像龙一样的的生物...但是既不是红色，也不是黑色或者其它已知的颜色，而是紫色，似乎难以置信，却真切的出现在了一个被吓得屁滚尿流的农夫的记忆当中。另外，它们拥有极好的视力。他的随从报告在格瑞姆巴托山体周围的天空中弥散着奇怪的光芒，当一个勇敢的年轻人试图独自去追寻光线的源头时，他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更多比格瑞姆巴托更能让龙类瞩目的事情发生，但是克拉苏斯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可他不能总是依靠自己的仆从，依靠他人的牺牲并不是他的风格，现在需要他自己做出贡献，无

论代价是什么，即便是死亡。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他只有两个人可以值得信赖，但是罗宁和温蕾萨已经自顾不暇了。

他需要独自作出决定，他挥了一个简单的手势，克拉苏斯让球体飞入阴影。他并不畏惧死亡，因为死亡对他早已是司空见惯。他只是希望死得有意义。他愿意为他的世界和他所爱的人去死，如果有必要的话如果真到如此地步，他将用龙的魔法毁灭自己。

他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行程，现在还不是考虑自己死的时候。调查必须秘密进行，克拉苏斯边思考边离开座位。"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即将发生一些令我们恐惧的事情，我可以感觉到..."如果像那一次一样，如果是第二次战争，克拉苏斯知道谁是罪魁祸首。曾经被称为大地护卫者的疯龙耐萨里奥？已经超过一千年没人这样称呼这条黑龙的原本名字了。在这头巨兽可怕的阴谋实施之后，他现在被称为死亡之翼，毁灭者。

克拉苏斯在大山洞的中央停了下来，深吸一口气迎接即将到来的事情。不，死亡之翼不应该对此

负责，因为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死了，几乎可以，这可比以前他仅仅是被推测死去的情况好太多了。

而且死亡之翼，不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巨大邪恶力量。

克拉苏斯朝向两边舒展他的手臂。格瑞姆巴托里的埋伏是过去的邪恶力量还是新生的，这些并不重要。他会找出真相的。

他的身体肿胀得已经不成样。咕哝一声，法师重重的瘫倒在地上。

他的脸向前伸长，鼻子和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前鄂，身上的法袍被撕成了碎片，随风飘散。突然他全身幻化出坚硬的深红色鳞片，背部一对小小的蹼翼随着身体的生长而逐渐变大。身后多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手脚变成了强有力的爪子，除了他那闪亮的眼睛，一切都不同于他原来的样子了。随着变化的结束，法师克拉苏斯已经不复存在，他原先所在的地方现在站立着一条华丽的红龙，几乎占据了整个山洞，即使他的

大部分龙族同类在他面前也如同矮人一般渺小。克莱奥斯特拉兹伸展了一下它的双翼，纵身向上飞跃，洞穴顶部在他即将撞上前开始闪烁，成吨的石头仿佛变成了水一般，红龙毫无阻碍的穿过这液态的石头，有力的肌肉使它如同闲庭信步一般突破了这魔法屏障。

几秒种后，他已飞上了夜空，岩石在他身后重新固化，没有留下任何他飞越过的通路。他最后一个栖身的圣堂位于达拉然遗迹附近的山上。毁灭的遗迹残存着曾经充满人类为之骄傲的高塔和建筑。但是这里还有更多使人惊异的景象。它源自肯瑞托曾经遍布四面八方的统治，它源自核心裁决议会的残存者尽全力试图挽回的荣耀，重建势力以与联盟共同抵御邪恶力量。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魔法般的半球形物体，拥有变幻的能量，但最特别的是，它发散出紫罗兰色或者白色的微光。球体完全不透明，毫无可能靠人力窥探到任何内在的东西。克莱奥斯特拉兹深知法师们的计划知道他们有多么疯狂的想要得到它，但他仍然放手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也许他们仍然有希望成功...

尽管拥有强大的法术，但巫师议会的成员还是对他们之中潜伏着的龙类浑然不觉。当他成为他们的领袖——秘密的创始人之一时，他们对他的了解依然仅限于克拉苏斯这个名字，而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克莱奥斯特拉兹选择了这种潜伏方式。因为大部分年轻的种族都无法直接与那样神话般的野兽直接交流。

依靠魔法的保护，龙飞过那神奇的半球形物，然后向东南飞去。他很想转向去红龙的大陆，但这样拖延时间可能会付出高昂代价。他的女王也可能对他的旅行感到忧虑，甚至阻止它。就算是为了她，克莱奥斯特拉兹也不能再回头。事实上，她才是克莱奥斯特拉兹重返格瑞姆巴托的主要原因。

矮人是一个杂居种族，和人类或者其他种族眼中通常所认识到的不同，他们其实本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为了自己的人民，他们无视自己的艰辛。矮人战士们体格低矮但是强壮有力，男女都是。他们并不是一个旁人站远一点就辨不清他们性别的种族。矮人女性没有浓密的胡须，体格也比同族的男性略为苗条，

如果你凑近了听她们说话，她们的声音也不是那么粗哑但是，她们依然以不亚于男性的坚定战斗意志而著称。但是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现在都显得脏兮兮而疲惫不堪最近他们刚刚失去了两个战友。

“我本来可以救阿伯瑞赫的，”格纶达说道，她的双唇由于自责而痛苦地扭曲。“我本来可以救他的，罗姆！”在听她说话的那个年迈的矮人身上的伤疤比其余几个人都多。罗姆是指挥官，也是对格罗姆巴托的遗迹最了解的人。

尽管，他自从在男法师罗宁，高等精灵游侠温雷莎和一个鹰巢山的狮鹫骑士的帮助下带领部队从兽人的控制中营救了龙之女王后就再也没有担任过领导了。他靠在和同伙们刚穿过的隧道的墙上，大口喘着气。他早不是很久以前那个充满朝气的他了。过去的四个礼拜以残酷的方式历练了他，他确信一切都是这片邪恶土地的所为。他回忆起红龙们的描述，它们如何曾经遭受了更大的折磨与痛苦，以至于不得不在一个月之前离开。只有矮人们敢于向这片可能会要他们性命的领域前进。

“我们那时什么也做不了，格纶达”，他嘟

囔道“阿伯瑞赫和卡西斯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只有把他们留在那里去对付黑颚怪..”

罗姆把手伸进胸甲去找他的长烟斗。矮人不带着自己的烟斗就寸步难行，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抽点并不很喜欢的东西。在过去的两周内，团队搞到了一种棕色的蘑菇，这玩意在隧道里到处都是，在他们的汲水地附近还找到了一种红色的草叶，这东西可以加工成一种味道还算说得过去的烟草，虽然味道不怎么样，不过毕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他们选择战斗，帮助我们完成任务”，他边回答边向烟斗中添加烟草，当他填满后，又补充道，“也就是为了能给我们带回来一头肮脏的怪物...”

格纶达和队伍的其他人在他的注视下接近他们的俘虏，黑颚怪像蜥蜴一样发出嘶嘶声，呲牙咧嘴地朝着罗姆。罗姆能看出来这头怪物是公的，但他并不愿承认它其实也具有一些矮人的特点——直立起来比一般的矮人略低一点，但是身体更宽，多出来的宽度全都是

肌肉。这生有鳞片的怪物用罗姆一伙人都没有的强健爪子挖洞。黑颚怪的面部混合了矮人和爬行类生物的特征对于捕获它的矮人来说，这些都算不上惊异——黑颚怪与罗姆和他的战友们其实源自同一个种族。它们的祖先是黑铁矮人 ——数百年前三锤之战可憎的幸存者。大部分黑铁叛军都在那场矮人对矮人的史诗战争中丧生了。但是一直有传言说有一些矮人逃入了格瑞姆巴托，他们的首领莫德古德女王临死前诅咒了那个地方。那时没人愿意去一个被魔法诅咒的地方追杀任何可能幸存的仇敌。传言始终只是传言，直到罗姆在到达这里不久后所遭遇的不幸才终于验证了它的真实。

但是无论罗姆的人和黑颚怪有什么联系，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虽然黑颚怪保留有一些和矮人类似的体型和面部特征，但它们长着鳞片，而不是浓密的胡须。它们的牙齿，实际上更像是蜥蜴甚至是龙，它们的手——准确的说应该说是爪子也更像这两种生物。矮人们抓住的这个怪物既可以四足行走，又可以两足站立。

但这并不意味着黑颚怪仅仅是一种动物。它们聪明而狡猾，善于使用武器，腰带上永远别着匕首和斧

子，自从三锤之战后就没有改变过。还有投掷类的，装有尖刺的手掌大小的球体。他们通常以手投掷，或者用链条甩出去。然而，如果被激怒了，他们更愿意使用牙齿和爪子攻击。矮人们在第一次遭遇它们时吃了大苦头那一次证明了这些家伙正是黑铁矮人的后代——服饰上还残存着这个背信弃义的家族的印记。不幸的是，对于罗姆的手下来说想抓住一个活的实在太难了。黑颚怪战斗得如此凶暴，矮人三次有组织的抓捕行动都彻底失败了，每次计划中都有矮人失去了性命。

失去两名优秀战友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个夜晚但是，最后一次行动还是起到些了作用，至少他希望是这样...最终，罗姆相信他已经有了线索去发现那种可怕到让龙类都感到恐惧的黑暗力量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支配着这些黑颚怪让它们赴汤蹈火，是什么在这一刻正让它发出刺耳的尖叫。

黑腭怪在罗姆低身接近时挥动着爪子，它的喘息令人恐惧，口腔内恶臭的气味没有哪个矮人能受得了罗姆又发现了一个黑颚怪和矮人的差异。这个俘虏生有两个舌头，这种改变很显然是非自然的，肯定是长时间生活在这个被邪恶魔法所占据的地方所发生的扭曲和

变种。矮人领袖冷酷地注视着它，正如怪物以同样血红的眼神注视着他一样。“你这个怪物还会说话，”罗姆低吟道，“我以前听到过。”俘虏发出嘶嘶声，接着试图向前跃起，两名罗姆亲自挑选的强壮的守卫抓住它的胳膊但是依然要竭尽全力才能把黑颚怪摁在原地。罗姆深吸了一口烟斗，把烟吐到怪物的脸上，黑颚怪贪婪的吸着烟雾。很显然，它们对烟草的迷恋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当矮人们第一次搜索死去黑颚怪的尸体时，就发现了用粘土而不是用木头雕刻成的烟斗。至于黑颚怪把什么装在烟斗里则另一个问题了。唯一从烟斗中找到的东西闻起来像是发霉的草叶或者蚯蚓，就算是罗姆队伍中最能吃苦的队员也不愿去尝试一下。

“你想来点烟，是吗？”罗姆又往黑颚怪脸上吹了一口气，“那么好吧，我们来谈谈，然后看看我们可以干点什么...”

”Uzuraugh!”俘虏尖叫道，”Hizakh!”罗姆叹了口气说：“看来这种形式的谈话只能让我把你交给格纶达和她的两个兄弟，对于他们来说你就好比是Gwyarbrawden一样。你明白这个古语吧？Gwyarbrawden？”矮人们之间的血缘以很多方式联系着

氏族明显是最主要的联系。但是即便没有这一点，对于 Gwyarbrawden 的追杀也是所有战士最主要的共同职责，他们穿越整个艾泽拉斯去寻找杀死他们战友的凶手，如果幸而找到，他们绝不会介意用最缓慢和最痛苦的办法折磨死他。对于 Gwyarbrawden 来说这是他应得的下场。氏族领袖们并不会公然盛赞这件事，但也不会反对它。这是矮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很少有局外人可以理解。但是黑颚怪显然并不是局外人。它血红而野性的眼球转向正在咧开嘴笑的格纶达，然后又转回到罗姆。

“最后一次机会”，他说，又吹了一口气。“能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说话吗？”黑颚怪点了点头。

罗姆掩饰住了他的想法。关于格纶达和她兄弟的事他并没有完全说假话，把俘虏交给他们几个可能会一无所获。没错，格纶达会尽其所能地尝试从这个丑恶怪物嘴中撬出些话来，但是他不得不考虑到他们三个会在抓到 Gwyarbrawden 前折磨死这个黑颚怪。

罗姆最后撇了一眼格纶达以暗示这个俘虏如果它再不回答下场将是什么，然后对它说道，“鬼鬼祟祟的家伙！你的同伴带给了她一些东西，现在格瑞姆巴托

到处回响着龙的怒吼，可是已经几个月来根本就没有龙类出现。她到那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克瑞萨伦……”黑颚怪口中嘶哑的蹦出了一个词，仿佛它为此竭尽全力。”克瑞萨伦……”

“看在家父胡须的份上，什么是克瑞萨伦”

”大家伙...”俘虏怒吼着，它的舌头伸进伸出，“里面很大，不是外面”

“ 这头野兽到底在胡喷些什么？它在耍我们!”格纶达的一个兄弟咆哮道。尽管不是孪生兄弟，他们俩之间比其他大部分矮人之间都要相像。罗姆总是为分不清谁是格拉格丁谁是格里加斯而感到困扰。但是无论是他们哪个，现在都满腔怒火地把斧子举到隧道顶部他们能举到的最大高度冲向那头怪物。黑颚怪再度发出嘶嘶声，挣扎起来。格纶达挡住了她愤怒的兄弟，“不，格里加斯，等等！马上给我把斧子放下!”

格里加斯在他姐姐的劝诫下退缩了。她是

女主人而他们都是她的猎犬，格拉格丁和他兄弟一样不敢造次。格纶达转向黑颚怪，“但是如果这个畜生接下来的话还是这么毫无价值，它绝对会被...”

罗姆竭力克制住自己，吸完了最后一点烟草。他倒掉烟灰，然后低声说“好吧，再给你次机会，或许换个话题能够把你引入正途。”他想了想，然后说：“或许有个大家伙以及它的同类正在这附近。”

他的建议让黑颚怪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应。起初罗姆觉得那是一种被什么东西所窒息的感觉，接着他意识到这该死的怪物其实是在笑。罗姆举起匕首猛刺入黑颚怪棕色布满鳞片的下巴，即使这样，它依然没有瘫软下来。

“听着，你这个蛤蟆养的杂种，我不等它们动手就先剥了你的皮，然后...”

洞穴顶部突然倒塌了，矮人们到处散开以躲避数十吨雨点般落下的石头。闯进来的是三头庞然大物，武装在铜制盔甲中，身上的鳞片比黑颚怪还多。这些令人吃惊的巨兽——按罗姆估计有接近九英尺高，比那些黑铁

矮人的后代们更可怕更不可思议。

”这是什...”话音未落，一个矮人便被利刃从腰间连同盔甲给劈成了两半。

罗姆知道他们是什么，如果能用语言描述的话。但是喊出这怪物名字的是格纶达，“龙人!”

她举起斧子纵身向前。那黑色的龙人战士看上去像是龙和人类的邪恶融和。它用那沾满鲜血的利刃砍向格纶达。当双方的武器相接时，由矮人最好技艺制成的斧子像水珠一样碎开。

是罗姆敏捷的身手才保全了她的性命。他几乎是与格纶达同时冲向这庞然大物，并把她及时地推开。不幸的是，隧道的狭窄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去躲避本来是挥向格纶达的利刃。

矮人惨叫着，他的手腕仿佛正在燃烧。他目瞪口呆的看着自己的手被砍落在地上，被龙人那三趾的蹄子踩在脚下。如果说这可怕的伤害中还有什么万幸的事，那就是魔法的利刃同时也消毒了伤口。凭借矮人坚

强的忍耐力，罗姆用尽全力扔出了斧子，切中了龙人肩膀上盔甲的空隙，龙人发出痛苦的咆哮，连连后退。

一阵阵笑声传入了罗姆的耳朵，像是黑颚怪发出来的，或者是什么更邪恶的生物。声音越来越远。罗姆艰难地转过头，看到刚刚关押俘虏的地方守卫已经死了，圆睁的眼睛失去了光芒，喉管被切开。他们的斧子依然背在身后，匕首也还插在腰带上，他们好像是站在那里被生屠了一般。

也许是被下咒看错了...站在黑颚怪原来的地方的不是矮人，而是个和人类一样高的人。他的身体是更加消瘦，长尖耳朵足以揭示出他的身份。但是他深红色的法袍和闪着幽光的绿色眼睛——恶魔的特征让罗姆惊异于自己的愚蠢。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血精灵。原本以为可以获取情报的抓捕俘虏计划却最终跳入了一个为矮人所设的陷阱，一想到他的手下遭到屠杀的景象时他的心就开始狂跳，或许，更糟的，被抓回格瑞姆巴托。

一声呐喊回响在隧道中，他冲向了血精灵。这个高个子轻蔑的看着冲向自己的强壮矮人，举起一只手来，幻化出一个奇异的木质栅栏，边缘分叉开来，中

心是一刻巨大的头骨形状的祖母绿石，像血精灵身边环绕的绿色魔法球体一样的颜色。

罗姆被弹了回来，撞上了身后的墙。他落到地上的时候，痛苦的嚎叫足以震聋任何人类和精灵。他依稀看到其他矮人还在拼命地对抗着强大的龙人，但看上去并不是龙人势不可挡，而是他的手下们行动迟缓。格鲁姆，一个身手敏捷仅次于罗姆的战士，现在他手中的斧子仿佛比他自己的身体还要沉重，“血精灵，一定是血精灵干的...”罗姆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

但对罗姆来说，比死亡更糟糕的是令他的国王失望。他曾经对麦格尼铜须立下誓言要发现格瑞姆巴托的秘密. 可是到现在为止，他的任务却一败涂地。屈辱感让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却直不起双腿. 血精灵不再在意罗姆，这简直是对他的又一次羞辱。

罗姆抓起了他的斧子，强忍着咒语和伤口带来的痛楚。一声咆哮突然从隧道高处传来，响声振动墙壁。血精灵显着受了很大震撼。喊，”上去!快点!在他跑远之前!”

龙战士们蹲伏着起跳，跃出了隧道。比起它们庞大的身躯，它们的灵活性令人惊异。血精灵将法杖在地上敲了两下，就消失在一闪而现的金色火焰中.

罗姆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勉强移动，虽然很费力。他们清点了一下战况，他们至少死了三个，其他的也都受了伤. 他怀疑龙人不只是各自被砍了一两刀而已，然而这些伤对它们都无足轻重。如果不是那个神秘的咆哮矮人们早就彻底被打败了。格纶达和她的一个兄弟过来帮他，汗水将这个女战士全身湿透，”你还能走么?”

”哼. . . 我还能跑！如果不得以的话。”

这个时候建议赶快逃走也不是懦弱的表现没有人知道血精灵和龙人会不会像他们离开那样迅速地再回来。矮人们现在都很疲惫不堪，急需撤退到一个能调整和休息的庇护所。

” 去. . . . 去那个倾斜的遂道.”罗姆命令道. 那条遂道远离格瑞姆巴托. 不过他认为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那片土地上满是富饶的白色水晶矿脉. 那些水晶对魔法极其敏感，即使是血精灵那样的法师也无法探测到它们

在一定程度上，在那里的侦察兵处于隐形状态，但却不是不可战胜。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在格纶达的帮助下，罗姆带领同伴们安全逃离。他看着这些负伤的追随者，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一次小小的抗争就让他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没有那一声咆哮的话....在感激那突然的插手相助之余，罗姆对这援助的起源感到疑惑。他在担心那貌似的拯救是否是某些更加糟糕的事情的征兆。

第二章

克莱奥斯特拉兹从空中飞过，忍住不去看身下一片混乱的洛丹伦。他打定主意直接飞越巴拉丁海湾，绝不能有一点拖延。这是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这条龙不敢让他自己卷入这场和天灾军团对抗的无尽的斗争中去。战争得交给其他防卫者了。他绝不能被卷入其中....

可是，这条巨大的红龙在内心中挣扎了一次又一次。克莱奥斯特拉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者受难，也不允许邪恶的亡灵在犯下累累罪行之后逍遥法外。当

他见证了这血腥的一天之后，他还能放任这些成百上千的巫妖王残忍疯狂的仆人为所欲为吗？

当他第一眼看到这只军队，这只由腐烂的残肢碎肉和数千新鲜的灵魂拼凑成的军队开始进军的时候。

锈迹斑斑且凹痕累累的盔甲覆盖在光秃秃的骨架上，头盔下空洞的眼窝瞪视着前方。在一些亡灵的建筑旁边，巨龙看到天灾军团并不在意尸体的主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任何一具倒下的尸体都能成为他们邪恶的主人的战士。

眼前的这些尸体曾经是什么对这条暴怒的巨龙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对着身下的这些食尸鬼发泄出他满腔的怒火。一道火焰的洪流瞬间贯穿并重创了这只不洁的军队。干枯的骨头让红龙的火焰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跃动的火焰在亡灵之间飞速地传播着。

克莱奥斯特拉兹清楚地知道这一天灾军队的目的地，除了他不久之前飞过的防卫森严的达拉然之外不可能是别的地方了。巫师们是阿尔萨斯和巫妖王永远的敌人。巨龙在不久之前就预料到了这种攻击，但天灾

行动的迅速超出了他的想象。

因此，他们让红龙在飞离洛丹伦之前去实施肯瑞托的战友们的一个大胆设想。

骷髅战士们向他射出了无数弓箭，但这些箭都在射中巨龙之前坠落了。他们以前从未攻击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克莱奥斯特拉兹向北飞去，攻击着沿途的部队。对着地面上任何还站着的天灾战士喷吐火焰。

他最终从地面感觉到了魔法的攻击，并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击。年轻的巨龙也许会倒在巫妖王的诅咒之下，但克莱奥斯特拉兹身经百战。他立刻意识到了敌人的所在方位，并且立即凝聚起他全部的力量。

地面裂开了，放大了一千倍的杂草像森林一样覆盖了地面，缠住了天灾的部队。那些曾经是尊贵的巫师的巫妖们，在巫妖王黑暗力量的诱惑下堕落了。巨大的藤蔓抓住了他们的猎物，在亡灵们完成他们邪恶的法术之前把他们撕成了碎片。

生命终究战胜了死亡！克莱奥斯特拉兹冷酷地

思考着。作为一名生命的仆人，他讨厌这样使用自己的能力。然而，天灾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天灾站在他的对立面，并且威胁着艾泽拉斯所有的生灵。

突然，胸中传来的一阵剧痛，这只巨兽于是急速下坠。克莱奥斯特拉兹发出了愤怒的轰鸣声，他为自己像一只年轻的龙一样心烦意乱而恼怒。他差点就坠落到天灾之上，但在最后一刻他爬升了起来。竭尽全力飞入乌云后，这支巨兽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一只和他的爪子一样长的箭插在他腹部的鳞片中。箭头不是金属做的，而是一个在有节奏的舒张着的晶体。它成功地影响了克莱奥斯特拉兹，并且深深的顺着伤口向里钻去。

这伤口显然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新的痛苦向他袭来。尽管这一次有所准备，但巨龙只能勉强使自己不下落。发挥自己的极限，克莱奥斯特拉兹飞得更高了，地面上的天灾看上去就像蚂蚁一样小。他对自己脱离了更多的魔法攻击感到很满意，这只巨兽开始把力量集中到胸口那只危险的箭杆上。

深红色光环包围克莱奥斯特拉兹，巨龙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露出的箭头上。

黑色的箭杆碎裂了。然而克莱奥斯特拉兹还未来得及庆祝胜利，一阵刺痛袭向了他。虽然没有之前那么糟糕但也足够让他痛苦了。他检查着伤口，寻找着原因。

三个水晶碎片仍然扎在肉里。这是用巫术创造出来专门对付他的箭，只有这才能解释这支箭的威力为何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小小的碎片也能让他痛苦不堪。

巫妖王的奴仆越来越狡诈了。

通过再一次努力，克莱奥斯特拉兹从他的身体里取出了碎片。之前的努力让他劳累不堪，但愤怒再一次让他充满了力量。咆哮的红龙再次降低高度，就像利箭一样向下冲去。那个让他受伤的家伙就在下面。

这一次克莱奥斯特拉兹用火焰覆盖了身下的所有区域，没有什么能逃脱他的怒火。他要让天灾知道巨龙的尊严不容挑衅！

亡灵被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火焰吞没了。在他的攻击的中心，火焰摧毁了所有的亡灵，只留下了灰烬。

克莱奥斯特拉兹满意的看着眼前的情景。他给了天灾一次狠狠的教训。这给达拉然和余下的守卫者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克莱奥斯特拉兹振翅向高空飞去飞向那遥远的格瑞姆巴托.

在卡里姆多中部的东岸，一个高大的戴兜帽的身影默默地走进棘齿城，这个在很久以前由走私贩开创的居住地。现在这里不但居住着他们的同类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被驱逐的团体。带着宽大兜帽的披风遮住了外来者的脸和衣服。长长的披风甚至拖到地上遮住了腿和脚。虽然在很多地方这样立刻会引人注目，但在棘齿城这实在是太常见了。

但这并不代表周围的那些地精、人类或是其他

什么生物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只是偷偷的在观察而已。在这些用收集来的碎石搭建的摇摇欲坠的建筑和破木条拼凑的窝棚中，他们评估每个新来者可能拥有的价值或者可能潜在的威胁。很多邋遢肮脏的家伙在这里的原因都是应为有人想要他们死，所以他们很乐意杀死任何一个潜在的刺客。即便也许会杀死一个无辜者，这是他们每个人都认同的观点。

这些数量众多的建筑胡乱拼凑出了棘齿城，带兜帽的家伙四处看着，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个悬挂着的风化的木牌前，想当初，在很久以前， 这里是一家相当有声誉的旅店。褪色的字母仍然努力的显现着那个已经没有希望了的名字....破碎之船。

陌生人向着小旅馆缓缓走去。一个穿着皮靴和水手服满脸刀疤的瘦长男人靠在墙对面破破烂烂的门上。

他看了看迎面走来的陌生人然后默默地走开了带兜帽的男子微微转了转身，注视着他的离去，然后继续走向旅馆。

尽管松垮的袖子拉长到了手指，但靠近的人还是能注意到他们从没这么紧张过。

门在大幅度的晃来晃去。旅馆里，地精店主和三个老主顾盯着这位七英尺高的闯入者，他比他们中的最高的一个还要高出了一个手掌。

他们身边的一个家伙的装束和携带的弯刀告诉了闯入者他的身份：血帆海盗。不过，闯入者无心于他们对他的兴趣，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在下想要一条可以渡海的运输工具，”他们四个首次感到十分惊奇，这声音听起来既不像男人又不像女人。矮小而挺着大肚子的绿皮地精店主第一个回过神来，露出他的大黄牙，他径直走回吧台，尽管腰围尺寸不小，他还是纵身跃上一个从外面看不到的长椅上，这样可以看得远一点，他的反应充满了嘲弄。

“你想要条船？这儿已经不多了！不过食物和啤酒或许倒是有的是，嘿嘿！”在他说话的同时，他的肚子涨了起来，几乎撑开了身上金绿色相间的上衣，金

属腰带勉强撑住了他的绿色短裤。

“是吧，孩子们？”

他得到的是一阵阵赞许和点头同意，其中最后一个源自三个顾客中最眼尖的那个。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盯着这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新人，而是表现出一种既不是疑虑，也不是其他什么心态的表情。

“没错，这家伙是个陌生人，”他回答道，然后又用一种无法辨别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但是一个既能提供食物和庇护的地方往往也是一个可以得到关于运输的知识的地方。”

“你为你想要的‘运输工具’准备好钱了嘛，被裹起来的朋友？”

带兜帽的人点了点头，他举起一只衣袖推开门向前伸出，露出来的不是一只手，而是一个棕色的小皮袋，连在通向衣袖的两根绳子上，晃起来叮当作响。“在下可以付钱。”

“皮袋内的东西带给人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新人似乎并不为所动。地精店主摸着他的尖下巴嘟囔道“嗯嗯，1 老迪兹威格，他是码头管理员，也许会足够疯狂的带你去那里的，最起码他有船。”

“在下该上哪里找他？”

“当然是诅咒码头了，老迪兹威格住在那里，从左边的门出去，然后绕过这栋房子，往前走几步就是港口，你不会走过头的！那周围都是水，嘿嘿。”

带兜帽的人深鞠了一躬，“在下感谢您。”

“向您致以维利最诚挚的祝愿...”店主嘟囔道“一帆风顺...”

陌生人优雅的转身离去，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按照店主指示的方向出发。现在天已经黑了，很难说码头管理员自己愿不愿意夜间出航，那倒无关紧要。陌生人匆匆走过一栋又一栋建筑，任由兜帽随风飘动。他对周围的东西毫不在乎，只要不造成阻碍，一切东西都可以无视。黑色的海水突然翻滚

起来，带兜帽的人第一次有些迟疑了。但是他很快做出结论，没有别的选择了，除了另辟蹊径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

周围停泊着一些大船，陌生人没找到他需要的的那种一个水手就能驾驶的小船。三艘破烂但是还可能有用的小艇停在岸边，精细的工艺显示着它们过去的风光。在右边，码头的前端延伸进了黑色的海水，一些等待装船的木箱放在那里，很显然船还没有靠岸。一个老迈但是健壮的身影，看上去很像维利的哥哥，父亲或者堂兄什么的人，坐在一个箱子上，饱经风霜的手正在整理鱼线。他抬头注视着陌生人走近。

“嗯？”开头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字，然后接着说“天快黑了，明天再来吧...”

”如果你是迪兹威格，码头管理员，在下想找一条可以跨海的运输工具，现在就要，明天不行。”从他的衣袖里伸出了一袋钱币。

“你确定你要干什么？”他摸着自己的长下巴仔细观察，这个老地精比 Wiley 瘦的多也好看的多。他

的衣服质量明显也更好，紫色的衬衫、红色的短裤和他的绿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靴子因为地精共有的大脚趾和其他地精的一样宽大，成色也不错。

“你是迪兹威格吗？”陌生人问道。

“我当然是了，傻瓜!”地精咧开嘴笑道，尽管他年纪不小，可还是保留有一口锋利的黄牙。“但是要说租条船，那边有一些更适合你，你要去哪里？”

“在下必须前往米奈希尔港。”

“去拜访矮人吗，嗯？”迪兹威格全然没有被陌生人奇怪的嗓音所困扰，他说：“这里的船都不去那里，必须的！嗯嗯嗯...”突然地精站起来说“也许你也不应该去那里...”

他歪斜的，类似于爬虫的黑色眼珠盯着他可能的客户。

他们的接近早已被预计到了，即使是在陌生人的家乡，这种手法也已经老掉牙了，强盗就是强盗，他

们总是使用之前经过实际验证的方法行事。

从他的座位身后，迪兹威格掏出了一把长柄锤子举过头顶，锤柄起码有半英尺长。码头管理员轻而易举的挥动着武器，很显然这是多年练习的结果。不过他并没有跳起来给这个陌生人一下。

“谁敢碰我的码头，我就把他的脑袋砸开花！”他警告着这些海盗。“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迪兹威格。”三个海盗的其中之一抱怨道。他正是刚在陌生人走进旅店时对他最感兴趣的那个。

”只是想和我们的朋友谈点买卖...”陌生人慢慢转身面对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兜帽向后滑落，他的脸完全露了出来。蓝黑色的长发披散在她的肩上，她的头上向两边各伸出了一只角。

眼睛撇了一下四周，三个从旅店出来的家伙后退了几步，其中两个看上去很紧张，但是他们的头目，一个脸上有疤，手里拿着接近一英尺长弯刀的家伙，咧开嘴说到：“好吧，看来你是个女的，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我们都要拿走那个袋子！”

“这袋子里的东西不会让你们太好过的。”她边说边解除了隐藏她身份的咒语，这如同仙乐般的声音和语调才是她习惯使用的。“金钱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罪恶。”

“我们很想得到点罪恶，是吧，伙计们？”头目反驳道。他的手下咕哝着表示赞同，贪婪的欲望已经超过了对他们面前站着的人的惊讶之情。

“我们在警卫发现之前赶紧完事吧！”其中一个海盗建议。

“他们一时片刻还过不来，”头目吼道，“但是我不想再等着看我们能拿到什么好东西了，嗯？”

他们慢慢包围了他们的受害者。

她想再给海盗一次机会，“你们也不情愿这么干，生命是可贵的，而暴力毫无价值，让我们之间和平共处...”

一个年轻的海盗，枯瘦秃顶的家伙犹豫了，“也

许她是对的，达戈，我们为什么不放了...”

他的下巴立即挨了他们的头目——达戈重重的一击，Dargo 怒视他说“你到底怎么了？你这个海象养大的家伙。”

另一个海盗眼前一闪，“Dunno...”他开始对面前的高个女人感到震惊。“她在干什么事情！”

Dargo 闭上嘴转向她，“该死的魔法！你就这点本事了吗？”

“我也不愿这样。”她解释道，但是 Dargo 和他的朋友们都没有在听了，强盗们冲向她，试图躲避任何可能的咒语，常识会告诉他们要小心躲避任何可能飞过来的东西，但是这帮强盗的常识显然不够。

从衣袖中猛然伸出了一只淡蓝色的被部分黄铜色的绳子缠绕的手，她轻声用自己的语言为她的敌人祈祷这样的语言已经很久没有从别人的嘴中说出了。

头目的行为很好预测，他用刀猛刺她的胸膛，她甚至没有挪动自己的位置便轻易地躲开了这笨拙的攻击。当头目落地的时候，她抓住他的胳膊顺势把他扔到了码头堆放的木头上。

与此同时，消瘦的海盗挥刀砍向她伸直的胳膊她优雅的转身，用不像是脚，而更像是蹄子的肢体猛踢

向他的腹部。仿佛是被一个强壮的牛头人击中一样，这个海盗像箭一般翻着跟头砸到了第三个矮壮的弯鼻子海盗身上，撞击如此猛烈，他们两个马上四仰八叉。

她转了一圈，一对狡猾的尖耳朵衬托出了她苗条而美丽的身形和外在的感情，她抓住地上正在爬向她的 Dargo 的腕关节然后反拧过去。当肩膀的骨骼碎裂时，海盗边嚎叫便在地上爬行。很显然她一开始就能轻易的把这伙恶棍踩在脚下。在木箱顶上，迪兹威格大笑道“哈哈。，一个女德莱尼人好好招待了这帮粗鲁的客人，不是吗？粗鲁但是漂亮！”

看着这个地精，她并没有感受到他的评论中包含什么恶意。因为他的职业，无论迪兹威格是亲眼见过还是道听途说过关于她的种族的过去都并不奇怪。他听起来只是充满了好奇和惊异，仅此而已。

码头管理员对这场战斗一直冷眼旁观，他的选择似乎难以理解，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这个德莱尼人会希望隐藏自己的力量，她来到一个她这样的人不该来的地方。

除非是为了她的誓言和她所探求的事情。

她向 Dargo 弯下腰，低声说道“骨头没有断。”

痛苦的强盗似乎对此并不领情。事实上她已经竭力避免伤害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尽管他们做出了卑劣的行径。不幸的是，这三个家伙迫使她短暂的展现了真面目。

不过现在这三个家伙已经更能接受她的建议，或者说屈服于她的力量。德莱尼人高声宣布道“你们最好把这件事情彻底忘了。”

她的力量让她的每句话都一字千斤。Dargo 和他的同伙连滚带爬的跑掉了，仿佛屁股着火的猎狗一样武器也留在了地上。

迪兹威格笑着说“牧师，法师，怪物，人类，不管我遇到的是什么。那条红色的船，”他用畸形的手指指着那里，“那是艘好船，只要你肯付钱。”

“我有钱。”她从衣袖深处拿出皮袋。“只要我可以确定那艘船真的能航行。”

“当然能了...但是不是我驾驶。你需要一帮船员，你本该留下那三个悔恨的家伙的，嘿嘿。”

她耸耸肩，“我只需要一条能用的船，有必要的话我可以自己开。”

德莱尼人把皮袋扔给了他，迪兹威格立刻打开了。地精从里面拿出钱币，眼睛里充满了欣喜。“这些

就...那么，”他咧嘴笑的更欢了。没多说别的，女牧师径直走向停船的地方，船体由于一层水藻显得更多是绿色，木头已经很陈旧了，但是她没有发现船体有什么瑕疵。一根粗壮的主桅杆上的风帆，是这艘五十英尺长的单桅帆船的唯一动力。深入船舱，她又找到了两根备用桨叶挂在船舱内的挂钩上。

迪兹威格毫不怀疑她会向他索求物资补给，但是她没有耐心了，不想花时间去换取一些她不认为必须的东西。

她浪费了数周去追查一条错误的线索，这已经够糟的了。她体内的能量足以支撑整个旅行。

码头管理员又笑了，尽管不再面朝他，德莱尼人清楚他很想了解自己接下来要干的事。对迪兹威格来说，这个陌生人是这个夜晚的不错消遣。

拿不准他是否会对她接下来的事情感到失望，女牧师伸出手，然后开始用在海中练就的娴熟的手段解开缆绳，准备出发。尽管地精不会知道那是什么海。

完成这些以后，德莱尼人跳出船来，总览这条船的情况，她抓住船身然后开始摇晃。

迪兹威格发出一阵惊叹，至少需要两到三个强壮的人才能把这艘船完全推出去。幸运的是，女牧师依靠的并不是那种野兽般的力量，而是一种精确的平衡，

小船静静地自己飘完剩下的航程，德莱尼人跳了上去，感恩那些教会她这一切的人。

“大海并不比陆地更安全，这些日子一定要记住！”地精高兴的喊道。然后又是一阵大笑，“祝你旅途愉快！”

她并不需要码头管理员对危险的警告，在过去的几周内，女牧师面对过远超过她应得的包围着这个世界的黑暗力量。不止一次，她几乎在追捕中丧命，但是，感谢纳鲁的祝福，她幸存了下来，继续追击。

但是棘齿城，乃至整个卡利姆多都在她的身后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包围她的黑色海水中。德莱尼人感觉她此前所遭遇的危险是那么微不足道。既然女牧师清楚她所追寻的线索是正确的，她也会警惕这一点：她正在追猎的东西会注意到她的接近，注意到她，并且尽其所能的杀死她。

所以必须...德莱尼人思考着。毕竟，继续前进是她按照自己的意愿的选择。

勇往直前，即使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完全疯了...

第三章

“他们跑了!”血精灵怒吼道，“他们跑了!!!”

这个黑衣女子透过面罩注视着他，虽然他比她高了大约两三寸，但他依然感觉自己是在仰视着她。与此同时，仿佛刹那间，他在她令人生畏的凝视下压抑住了自己的愤怒。

“一次明显的刺探，泽恩达瑞，我们根本没必要关心他们，这些家伙的命运早已注定了，你知道的。”

“但是在他们的创造中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可以探索，许多魔法，闻所未闻的魔法!”

泽恩达瑞在谈到魔法时他眼中所闪现出的贪婪让他的同伴露出了轻蔑的微笑。“小事而已，血精灵。”她轻轻拂过遮掩焦痕的面纱，“只是些对我们最终目标毫无意义的小事。”

他为她的智慧以及黑暗中的美丽所折服，不仅仅如此，“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的女士？”“是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雄心勃勃的魔法师。”黑衣女士一言不发地转过身去。

两个人就站在格瑞姆巴托那迷宫一般的洞穴通道的其中一个上层洞口。尽管这里正垂直于山脚，比起那些下层为客人们准备的入口，这里更容易进到洞穴深处而那些不速之客只会找到那些充满陷阱的道路，还有那些被泽恩达瑞的魔法伪装过的哨兵。

那些闯入者只能悲泣这些法术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血精灵向格瑞姆巴托周围投下最后一瞥，视线越过山脚下的荒凉景象，在兽人奴役红龙的那段时期过后已经恢复了许多，迷惑性的茂盛绿地中隐藏着许多针对入侵者的天然或者人造的威胁。六条腿的鳄鱼在水中等待猎物，那些狗头人部落——它们对泽恩达瑞和黑衣女士都充满了恐惧——也等候着那些涉足过深的蠢蛋。更加恐怖的守卫者是巨大的软泥怪，这种淤泥状的魔鬼会吞噬任何它碰到的生物。西北边的干燥土地上，蜥蜴掠食者追猎着任何新鲜的猎物。

如此充满生机，亦如此充满死亡。泽恩达瑞觉得这篇被植被覆盖的领域和他曾经所在的地方距离是如此

的遥远，那是一个他曾经拥有他所追寻的一切，而如今梦寐以求想要回归的地方。

记忆带来的痛苦让他忍不住想要诅咒，但泽恩达瑞还是压抑了这种想法跟在那个蒙面女子身后。整整一夜他带着龙人搜寻那些稀有的珍宝，结果却让那些胆小如鼠的残存矮人逃回了他们的秘密洞穴。在那之后，他只能向他的女主人发誓一定会将那些讨厌鬼全部消灭。虽然他们都认为那些该死的矮人虽然不会毁掉最终目标的实验，但至少会拖延实验的进度——矮人已经成为目前最棘手的障碍。所以他制定了这个计划，这个完美的计划

但是泽恩达瑞却不知道，他们的实验品中居然有两个会选择在这个非常时刻逃离格瑞姆巴托

“怎么会？怎么会!”他吼着，尽管清楚女主人被激怒后会有怎样的折磨等待着他，但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语气,。仅仅一点点失误她就干掉过两个得力助手，虽然他很清楚女主人十分需要他的技术，但他还是得如履薄冰般小心行事。他的同伴如此疯狂，但是却并没有妨碍到她的理智。

“那些龙人守卫都是些没心没肺的玩意。我告诉过他们那两个家伙可能对一些束缚咒语有相当强的抵抗力，而且在那之前就有过一些预兆了，看守应该来提醒我才对。这些蠢货显然不明白什么叫防患于未然。”

血精灵咒骂那些看守，龙卵看护人对于实施屠杀之类事情利落而高效，并且通常是绝对忠于职守的。尽管他们并没有被训练的和龙人一样狡猾，可是这并不能当做目前的情况的托词，它们本有能力胜任远比监哨更复杂的任务。血精灵很难相信他们犯下如此大错。“我真该把他们的黑心挖出来...”

“没必要自寻烦恼，他们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孩子们该见见世面的。”她优雅地走在隧道里，一边轻抚着面纱，仿佛她是一个在城堡中的女王一般。“另外，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考验。”

“考验？我的女士，他们会搞出一场大乱子，会让某些强大的家伙来探个究竟。也许会招来达拉然的人，甚至……更糟！”泽恩达瑞很容易想象到“更糟”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后果。艾泽拉斯蕴藏着比达拉然所有巫师

都要强大的力量，甚至比整片艾泽拉斯土地上所有人民加起来都要强大。

她听了他的话之后又笑了，但是这次带了一些冷冷的期待“是的，有人会非常想来探个究竟，非常想来……

在他再次提出意见之前，他们进入了巨大的山洞的更高位置，下面是他们庞大的囚徒，它依然在奋力挣扎着想摆脱魔法制成的镣铐。黑颚怪们兴奋的围着这闪光的庞大怪物，检查着每一根绳索确保能禁锢这条虚空龙调整着它们的女主人刚刚为了下一阶段而准备的白色水晶）

”，

“肮脏的生物们。”泽恩达瑞抱怨道。谈到美学，血精灵和其他精灵没有什么不同。他皱起鼻子看着其中一个带着头巾的生物奔向他的女主人，奉上一个蓝色条纹的小方盒子。

“顺从的生物们。”她纠正道，然后示意黑颚怪可以离开。这个像矮人一样的生物急匆匆的回到了同伴当中，她向泽恩达瑞举起盒子：“你看到了吗，只要我需要，随时都可以命令他们。”他表情从厌恶变成了贪婪，

泽恩达瑞盯着它，眼中冒出了绿光。“那么，仅仅是蛋的问题吗？”

“不总是这样吗？啊哈，他们把它带来了...”

四个黑颚怪走了过来，这些生有鳞片的矮人们费力的抬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蛋，这个蛋直径接近一米，棕色的外壳十分厚重，包裹在一层油光中。油状物体不断地滴下来落在搬运者身上。

关于这枚蛋的品种是毫无异议的。

一枚龙蛋。

“他们可以再快点的！”泽恩达瑞催促道，仅仅留神（考量）这蛋脆弱的价值而无视它的沉重。“如果时间太久这蛋就不新鲜了...”

他的抱怨声从上面传了下来。而他的女主人对此很明显并不在意：“外面的包裹物会保护它的，甲虫把任何东西放在里面保持新鲜，不管多久。”泽恩达瑞惊异于这蛋的年岁以及对他们计划会起到的重要价值。事实

上，如果这枚蛋不能保持在黑暗当中的话，他们的计划毫无任何成功的可能。

她的能力已经不是第一次使他震惊了，尽管他已经历经了数个世纪的岁月，见识相当广博了。

他走下去和她站在一起，黑颚怪正把龙蛋放到虚空龙面前的一块石质平台上

“慢点儿，慢点儿……”她低语着，就仿佛面对着一个小婴儿。

完成任务后，黑颚怪纷纷离开了。这石台的顶端有一块与四周明显不懂的长方形黑斑花岗岩，就仿佛是一座祭坛。支撑花岗岩的四条支柱就好像直立起来的巨龙泽恩达瑞不清楚他的女主人到底是在哪里找到这个石台，但他清楚感觉到这石台的古老以及施展在其上的诸多咒语。一股潜在的魔力充盈在它的石质架构中，吸引着血精灵。看得出来这平台在它悠远的岁月中曾被多次使用，如果说这上边浅红的痕迹遗留自那些年代，想必多半是些所谓的“为了无辜的苍生”的咒语。

泽恩达瑞不在乎在他的工作里出现献祭或者牺牲品，这种事情并不会妨碍到他。他丝毫没有考虑过他的所作所为是否邪恶不洁——充满了野心？是的。必然的代价？是的。但这不是邪恶不洁的。就跟他的族人一样，对魔力的饥渴与需求驱策着他不断探索着魔法的奥妙，不惜任何代价。他仔细考虑过为了达成目标他所要做的一切。

在这过程中许多人倒下死亡了，但他不会去管这种小事，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毕竟，那只是些矮人、人类或者其他一些低等生物。

黑衣女士仔细地研究了几秒这个龙蛋，就好像能看穿它那粘稠的外壳一样。她把那个天蓝色的小方盒子放到了龙蛋前边。接着，她冲着眼前那个被禁锢着的庞然巨兽笑了笑，伸出那又长又尖的手指插入了保护膜

那虫膜滋滋作响地融化了

“来这里帮我个忙，亲爱的泽恩达瑞……”

他急切的走到她身边，将他浑身的魔力汇聚起来与

她的魔力融合在一起。这种血精灵独有的天赋使他对女主人来说更加宝贵，也使得他有了发言权。他为他的女主人带来了一种独特而且强大的法术——源于那些恶魔或者其他一些来自扭曲虚空的住民，类似能量虹吸这样的技术——用来支援她。泽恩达瑞深谙此道，甚至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这同时帮助他能够自由支配许多外来的魔力源头或者强大的仆从，即使是他的女主人也无法从他手中获得支配权——除非杀了它们。这也是她必须容忍他那暴躁脾气的另一个原因。他就站在女主人的身边，双手缓缓张开，作出同女主人一样的手势覆盖在蛋上。蓦然间他们将各自的魔力联结在一起，架构出一个独特的特有的形态。与此同时，蓝色盒子和白色水晶也各自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泽恩达瑞的同伴把左手伸向被囚禁的虚空龙。

白色水晶发出一阵阵不详嗡鸣，每一块水晶各自射出一道颤动的光芒击在了虚空龙的身躯上。

水晶光芒所照之处生成诸多蓝色的能量触须，它们

不断在这挣扎的野兽身上蔓延。尽管那些银色的绳索扼住了它的喉咙，它那苦闷的呻吟声依然使洞穴不断震颤随着那女巫的引导，蓝色触须不断向下延伸，最终触碰到龙蛋的中央。龙蛋不停的震动并且膨胀到两倍原来的大小，蛋壳逐渐变成了天蓝色。

“就是现在……”她向泽恩达瑞低语。

仿佛一体同心一般，两人同时将他们各自的能量投放进咒语的框架，与那些从虚空龙那里偷取来的能量混合在一起。那龙蛋突然爆发出一股猛烈的能量风暴，邪恶的光芒照亮了整个空穴。那些黑颚怪——尽管它们能抵抗女主人仪式中大多数的魔力，但依然飞速地躲到最远的角落以免被波及。而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矮人，尽管明知道头上的洞穴有坍塌的危险，但至少还知道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跑出洞穴会有怎样的噩运等着他们。

空气不断地发出爆鸣声。女巫漆黑的长发纷纷飘起黑色的面纱也被掀开了，显露出她那被灼烧毁容的侧面嘴唇已经是两片焦黑定型肉瓣，看上去就像是骷髅在微笑一样。在头巾的下方，曾经是耳朵的地方只剩下一个被焦肉围起来的窟窿。

她高高举起自己的双手，泽恩达瑞完美地模仿着她的动作。他们继续将混合的能量注入龙蛋，又不断地夺走虚空龙的精华。

虚空龙的挣扎越来越强烈。它设法要撼动整个洞穴但所有的努力都毫无意义。一块巨大的钟乳石松脱了，猛的向地面砸去。一个反应迟钝的黑颚怪在岩石的撞击下变成了一滩肉泥，而两个施法者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

兹泽拉库——血精灵还记得这个虚空龙的名字——微微发着光，仿佛马上就会融化在雾里一样。而那些绳索还将这头外域猛兽紧紧束缚在这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它们在女主人的指示下，残暴地掌控着兹拉库。

在两个术者不停的纠缠下，虚空龙越来越多的魔力和精华流入了那个膨胀的巨蛋。泽恩达瑞估计这蛋都快要爆炸了，它的成长已经超过平衡值了……

事实的确是这样，龙蛋的一侧猛的爆开一道裂缝。但施法者并没有因此感到意外或者沮丧，因为他们很清楚这道裂缝跟他们的法术没什么关系，至少不是直接关

系。很快原因就会明朗，有什么东西热切地渴望着自由

这枚龙蛋正在孵化。

在这只蛋散发出的光芒中，泽恩达瑞同伴的脸庞愈发的扭曲邪恶，充满了残忍和冷漠，甚至连黑颚怪都难出其右。恐怖的面容足以吓倒每一个人类——当然不会吓倒她的同伴，因为他是个血精灵

“啊……我的孩子……”她喃喃低语着，听上去就像呼唤子女的母亲，“啊，来吧，我的孩子。”

裂缝接连崩开，蛋壳开始逐渐剥落——

一只眼睛盯着外边不停眨着……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眼睛。

尽管它只是刚刚诞生，但那目光中充满了狡诈、充满了恶毒，难以想象的老成。

这片将洛丹伦、达拉然与格瑞姆巴托分割开来的海湾虽然宽广，但对于克莱奥斯特拉兹来说，飞越这里还用不了五个小时。但现在红龙就好像海鸟一样降落在海面上一片凸起的礁岩上，它必须停下来休息。他感觉长期维持冥顽不化的法师形象弱化了他许多许多能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可惜已经没有机会恢复了，狂风猛地向他袭来，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迫使这只红色巨龙放弃了任何歇息的打算。他奋力飞向天空，继续他的旅程。

可是这天气偏要与他作对，暴风雨越来越猛烈，即使是强健的红龙也只能像树叶一般在狂风中颠来倒去。他立刻冲入云中奋力爬上，希望能从云端之上越过风暴——虽然费尽了力气不过总算成功了。

红龙察觉到了这阵风暴不完全是自然的产物。

与其在这里受阻，不如选择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克莱奥斯特拉兹转向笔直飞往格瑞姆巴托。就在此刻，狂风突然扭转了方向，猛地吹向红龙就好像要将他撞到山峰去一样。

“这不可能是偶然……”红龙暗忖，“这是法术。”

但他没有时间考虑这到底是特意用来对付他，还是只是单纯为了猎龙。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摆脱这个法术

一般来说他习惯以法术对抗法术，虽然此刻克莱奥斯特拉兹感觉这样并不明智，但他别无选择。魔力在红龙的外表形成一层足以对抗风暴的外壳，接着他猛地冲入了乌云之中。

一瞬间，红龙受到了暴风十倍于前的猛烈冲击。一连串的闪电接连袭来，狂风将他吹得翻来归去。雨水仿佛激流一般冲刷下来，他根本看不清前方的情况。

克莱奥斯特拉兹强忍晕眩，他痛苦地意识到正是他自己的力量增强了这阵风暴——施放这法术的幕后人定是有意如此。红龙在空中被吹得天旋地转，世界就仿佛上下颠倒了一样。克莱奥斯特拉兹毫无还手之力，现在他已经无法爬升到云层。他只有一个选择，很显然，那幕后的敌人想要的就是这个结局。

克莱奥斯特拉兹划过一条弧线，坠入了翻滚的海流中。

浸入水中的那一刻他马上就明白他又错了，但他已经无法回头。即使克莱奥斯特拉兹有着敏锐的视力，但在这里他什么都看不到。除了他身边几码范围内，整个海湾的海水都不自然地变得漆黑一片。就好像有只数倍与他大小的怪兽正在浮上来吞噬红龙，可他又什么都看不到。

有一些龙类天生是水下能手，但无论红龙多么善水他们都是属于天空的巨龙。如果没有什么来干扰的话，克莱奥斯特拉兹也只能在水下停留不到一个小时。很明显，他必须尽快回到空中。

有声音在脑中向他耳语。

又一阵晕眩压倒了克莱奥斯特拉兹，他已经分不清方向了。红龙猛地向上冲去，迎接他的是一股连灵魂都将冻结的黑暗而不是风暴。

而那声音愈发清晰有力，它反复吟颂着。克莱奥斯特拉兹熟悉这种语言，他努力抗拒这充满诱惑的召唤，时刻留心着每一个要置他于死地的陷阱

眼前只剩下一片漆黑……海水压迫者克莱奥斯特拉兹的肺，红龙已经不知道他被淹没了多久，也许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长……这里已经感觉不到是何时，也感觉不到是何地，只有不断吟颂的低语。

“我绝不会在这里倒下!”红龙心中怒吼。他的心中浮现出他那亲爱的配偶——红龙女王阿莱克斯塔萨的面庞。但女王的面容逐渐褪去，越来越暗淡——不详的征兆。

但这仅仅使得他更加坚定。克莱奥斯特拉兹将力量聚集起来，要施展一个孤注一掷的法术。

光耀在他的身边猛然爆发，将那来自深渊的黑暗烧的一干二净。

在闪光中，红龙找到了一切麻烦的源头——纳加。

红龙了解纳加的出身，而事实上他——至少是因为他的意向，要为这个种族的诞生负一定的责任。他们都曾经是暗夜精灵之中的一份子，他们是那些服侍疯狂女王艾萨拉的高等精灵。曾经，在年轻的德鲁伊玛法里奥?

怒风的带领下，一些守护者引爆了高等精灵的力量源泉——那恐怖的永恒之井。剧烈的爆炸摧毁了大陆，形成了一片新的海洋，将暗夜精灵那雄伟的首都沉入了海底随着首都的消逝，人们相信艾萨拉和她的狂热追随者都已经不复存在。

但事实并非如此，数千年之后克莱奥斯特拉兹以及整个世界都将发现，有一只诡异的势力在波浪的掩护之下逐渐演变成了新的威胁，而且越来越棘手。

这次难以置信的光耀暴露了那些毫无准备的纳加。有一些被法术造成的冲击波打得团团乱转而陷入一片混乱。如今的纳加依然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精灵。克莱奥斯特拉兹紧盯着一个女性纳加，她还有残留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特征——他们长得都差不多，瘦削的身躯还有暗夜精灵样的细长脸庞。从某种病态的角度上来讲，她们都很漂亮。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精灵种族会有着四条充满邪气的手臂和如此尖细如同猛禽一般的手指，精灵也不会像纳加这样从头部到尾都长着如同花簇一样的又长又宽的鳍片。

她们腰部往下曾经是腿的地方，如今都是细长的尾

巴。下半部分一节节的鳞片看上去就像是巨大的蟒蛇。尾巴在水中不停地前后扭动，使得女性纳加在水中有着难以想象的迅捷灵活

男性纳加看上去堕落得比女性更加严重，他们的头变得又扁又平就好像爬虫一样，上下颚的牙齿从鳄鱼一样的嘴中突出。眼睛深陷而狭长，周身的鱼鳍像剑戟一样凸起，有着金黑相间的条纹。他们的身躯，包括相比大多数种族显得更加粗壮的双臂上都覆盖着鳞片，只是比下半身的尾部稍微少一些而已。

经过经年累月的演变，纳加也有了许多的部族，但克莱奥兹特拉斯不清楚这些长满黑绿相间的鳞片与金色冠状鱼鳍的纳加到底是属于那个部族的，当然了他们是都强劲有力而且满脑子罪恶勾当这一点是绝对的。纳加普遍对那些生活在水面之上的物种带有敌意，但是设下如此巨大的陷阱显然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可是克莱奥斯特拉兹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这些了。光芒逐渐变得暗淡的同时纳加开始重新集结起来

不过现在他还能看到纳加们，他可以很轻松用爪子和尾巴击败这些危险的敌人。一些纳加沉入了黑暗之中而还有一些则拼命地想要让眼前这头巨龙再次陷入咒语的陷阱之中。

克莱奥斯特拉兹的身躯变得愈发鲜红，他周围的海水开始沸腾了。他可以感觉到那些纳加在灼烧下高声惨叫。站在最前方的两个男性纳加开始膨胀起来，他们身上有些被烧红的地方变得脓肿而畸形。

一阵嗡鸣声进入了红龙的脑海。他向右下方看去，一个女性纳加举着她的四条手臂正试图以她自己的魔法抗拒红龙的魔法。

对于他来说提高自己身体的辐射温度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纳加很快就被高温击倒，她难逃被煮熟的厄运。于是嗡鸣声消失了。

但此时克莱奥斯特拉兹坚持不下去了，他的肺正在悲鸣——他需要呼吸，他需要空气而其一分一秒都不能再拖延了。红龙拼命地划着水向水面冲去。

水面看上去如此遥远，可是如果他那缺氧的大脑认错了方向让红龙向下游去怎么办——他毫无选择只能认准他所选择的方向前进。

他的肺绷得越来越紧几近抽搐，他现在只想深深得吸一口气……

他的头颅猛地冲出水面。就在满足那饥渴的肺同时他努力将自己拖出这片海水。魔法与狂风把他猛地甩入天空，就好像有一群龙在身后推动他一样。

天空虽然依旧暗淡，但那风暴已经消失了。

纳加把克莱奥斯特拉兹折磨的相当凄惨，他不得不在上空盘旋了一小段时间来回复他的呼吸和感官。云层依然浓厚，但大海依然平静，死一般的平静。

大量颤动的触手猛地打破了这份平静，它们抓住了红龙的尾巴和他的后肢，然后开始向翅膀抓去。

克莱奥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怒吼，转头过来对付这些疯狂纠缠的触手。但他释放出来的炎流并没有想象中的

强力，只解放了一条腿而已。

但剩余的触手还在不断努力要将红龙向下拖去

克莱奥斯特拉兹不断拍打着翅膀。他虽不如守护巨龙一样强大，但也不是一条普通的红龙。纳加的走狗拿上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

很快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与其说是海里的家伙想要将克莱奥斯特拉兹拉入大海，不如说是红龙将这触手怪从深渊中拽出来——慢慢地，无情地。一开始浮现的是鸟喙一般的大嘴，足以将一条巨舰咬成碎片。接着是像管子一样的长脑袋，两只黑碟子般的眼球闪动着恶毒的光芒。

一只巨型海怪。

这样一小股纳加是如何将如此庞然大物带入这片海湾的，他不得而知。但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玩意要比克莱奥斯特拉兹重得多，红龙很快就失去了优势大海再次向他逼近。

没有办法了。就在即将坠落的这一刻，克莱奥斯特拉兹释放出他所剩的所有能量。

这次大海不会再影响他的法术了，剧烈的冲击波灼烧着海怪。那怪兽发出一声恐怖的嚎叫放松了它的触手它坠入海中时溅起的浪花甚至碰到了克莱奥斯特拉兹的尾巴

但红色巨龙并未感到欣慰。事实上，他现在只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已经是竭尽全力了。红龙已经筋疲力尽，但仍旧驱使自己的身体向他原本的目标飞去。他甚至不知道剩下的这些气力能否带他飞到陆地着陆，尽管这并没有多远。他现在只能尽力尝试。

他现在只能希望他还可以做到这一点……

红龙越飞越远，一个纳加从水下冒出头来看着它逐渐远去、

女性纳加恶毒的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克莱奥斯特拉兹，直到它成为遥远地平线上的一个斑点。接着一个可怖的男性纳加猛地浮了上来，他右侧脸颊上的鳞片被

扯了下去，那伤口很明显是巨龙甩尾造成的。但他并不在意这些，他凝视着女纳加注视的方向。

“契约完成……”她用一种刺耳的声音低语“主人会饶恕我们的……”

男纳加点了点头，呲牙咧嘴地笑着。女纳加也跟着笑了，但她的牙齿跟她的同伴一样的锋利残忍。

接着，纳加潜入了海里离开了。

第四章

在逐渐发白的地平线的另一边就是被她称作卡兹莫丹的陆地，戴着兜帽的德莱尼没想去考究这个名字的来由，但是仅是它的一些传闻都让她倍受鼓舞。她知道兽人曾经占据了这里，但是这也是矮人的领地。两个种族她有所了解。如果是他们发生了冲突，她宁愿选择帮助一个住在地下的矮人，而不是一个绿皮兽人战士，至少矮人是他们的盟友。

起初，海上出现在她视线里的大多是一些荒无人烟

的岛屿，渐渐地一些模糊的轮廓在地平线上逐渐显现出来。在一大片尖锐突出的厚重屿岩的尽头就是米奈希尔港，她知道大部分城镇建在内陆是为了防止外敌的入侵这时候，晨雾渐渐消散了，许多生长茂盛的高大树木逐渐出现在她视线里。

她的目光被一座特别的建筑吸引了，完全盖过了周围的其他建筑，那是四座耸立在米奈希尔港的巍峨高塔就像无声的守护者一样凛然地站立着，尖锥形的塔顶就像一具勇士的头盔。四座层级而上的高塔似乎还有一些教堂的风格。

这座建筑尽管只有一段很短暂的历史，但是却广为人所知。

现在，米奈希尔港就在这个孤独的旅行者面前，她知道几个正在港口巡逻的哨兵已经注意到了她。

果然，只过了几分钟，一艘船就出现在她面前。尽管也有少部分大胆的矮人也站在甲板上，但是大多数船员仍是人类。通常情况下矮人并不喜欢大海，他们总觉得自己如果掉海里会像石头一样直接沉入海底，现在这

个时代要求他们作去一些勇敢的改变。

当那只船慢慢接近她时，一名男子靠近过来看到了这个孤独的旅行者。他那布满胡子的脸尽是惊讶。

“我的女士，”他嘀咕了一声，“我们不常看到你们的族人出现在这片特别的土地……当然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名男子身子靠近了一些，他身着一件沾有污垢的胸甲，可以让人一眼认出他是一名军官。尽管他脸上长满了胡子，但是对于他现在的军衔而言却仍是十分年轻的，或许和她一样年轻。在过去年代发生的暴力冲突里，战争双方都损失了很多富有经验的老兵。

“除了想着在米奈希尔港上岸，我没心思去注意其他事情，”她回答说，“你同意吗？”女祭司没再多说半个字，无论他打算回答什么，她都要找个法子上岸。

幸运的是，这名军官表现出了男士应有的风度，德莱尼是盟友，为什么不允许一个德莱尼人进入联盟的城市呢？“在这里您在不得不回答几个问题，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不让我请你喝酒的理由，我的女士。”

他从身旁的男子拿了一副绳梯抛向她的船。一个头发蓬乱的水手从船上的了望塔下来的同时，德莱尼在另一边爬上梯子。“欢迎乘坐风暴之子号航船，目前我们暂时停靠在米奈希尔港。”近距离看，这个指挥者看起来非常年轻。他有一双几近蔚蓝的明亮眼睛，不过直觉还告诉她，与其说他早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不如说他是一位拥有高贵血统的贵族。

“我是这艘船的船长，马库斯·温特索恩……”他优雅地鞠了个躬，不过目光没有离开她身上。在那种充满期盼，不，坚持的目光下，她同样介绍了自己。德莱尼立即看出了马库斯·温特索恩并不是豪无城府的愚人尽管他的眼睛看起来显得如此清澈无辜。

“我叫伊莉迪”

他听到了这个简短的答复，“我的伊莉迪女士，你是要到米奈希尔港找人吗？”

她的头转过来，不知不觉已是面对着他，“不，我只打算从那里过路。”

“港口之后就是湿地，充斥着危险的沼泽——不可小觑的危险。”

“那里是我必须前去的方向。”

他耸耸肩，“我没理由阻止你，那些给米奈希尔港下命令的家伙也没有，但，不管有什么前提，你的这一决定都会让你送命。”

他向她鞠躬，转身去执行上头命令给他的任务。这艘风暴之子号改变了航行方向，调头返回城镇。

伊莉迪离开了这艘温特索恩船长掌舵的航船，船只已经抵达了它的目的地，然而她还没有。在岸上，她遇到了几个矮人，他们的带头大哥长着比另外几人更加浓密冗长的大胡须，他和正在休息的同伴们都背着一把擦得光亮的斧头。

“我名字是加斯●导石者，”他在伊莉迪介绍完自己之后嚷嚷到。加斯弯腰鞠了一个看起来很敷衍的躬，

与刚才那个人类船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很少德莱尼出现在这里，实际上，一个都没有，女士。”

“她没有什么好怕的，你这个老野猪”马斯库站在再一次从码头出发的风暴之子号上戏谑地喊道。

这个矮人朝那个人类低吼了一声，不过在他心里有着其他点子，他棕色的眼睛已经告诉了他和那个船长是朋友。在伊妮迪面前，加斯补充道，“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女士，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米奈希尔港的？”

“我只在这里短暂停留。我必须为我的任务继续上路。”

“那会是什么任务？像你一个人是不可能从湿地走出来的。在那里有比龙更危险的生物……”

她接触到他的目光，“谢谢你的提醒，加斯●导石者队长，但是我毫无畏惧。我去那里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看你的着装好象是一名女祭司，你的族人与一种名叫诺鲁的薄片沟通——”

“纳鲁。”

“那就是我刚才要说的，”加斯固执地回复说，“一种神秘的生物或是薄片”他耸耸肩，“我们没有理由把你挡在关卡之外，不过最后还是要得到上头的许可，你必须等到晚上才能得到他们的决议”。尽管之前有人教导她说耐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伊莉迪显然没有看着自己的决定被他人束缚的此等耐心。她要离开米奈希尔港然后继续上路，这又没什么错。

她还是改变了主意，轻声回答，“那你说，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他会意地笑了笑，“噢，带你去个可能不太干净的市场……我会陪着你直到决议下来。”

伊莉迪猜到了这个人的心意。加斯也心照不宣，独自走在她左边。德莱尼人买了超过她所需的食物，这样足以继续她的旅行。不管她是否愿意，女祭司都将要等到晚上。

但是，无论用什么方式，她都要在明天早上离开这

个城镇。

加斯证明了他是一个比伊莉迪想象中更令人愉快的同伴，这个矮人很乐于解释德莱尼走在市场时遇到的事。他也向她暗示了暗示了这个城市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大麻烦。

“现在不仅仅是部落在肆虐，”当伊莉迪假装饶有兴趣的看着一件石制工艺品时，这个矮人说道，“还有另外的一些东西让湿地变得更加混乱，那里经常有某种阴影会在夜里遮住月亮，某种就像恶魔发出的阴凄哭声。”尽管女祭司的目光仍然停留在商人的货物上，但她听得十分仔细，“恶魔？”

“噢对，尽管没有一个人见过它们的真面目。仍然有一些人去了那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了，政府在讨论该怎么进一步进行调查。我听说他们向国王禀告了这些信息，”加斯谈到这里，伊莉迪知道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友善，“但是我认为如果他之前要是没有派谁出去的话，那他现在也不会这么干。”

通过他现在的描述以及过去听到的一些传闻，伊莉

迪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情报，她相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拜他们所赐，加斯所说的“恶魔哭声”让她去那里的渴望更强烈了……据加斯所说，只要议会下发下了通行许可。他们就可以出发，在落暮的时候就可以到达那里。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德莱尼唯一渴望的东西。

这时候，加斯从他的一个手下那得到了一封信，读完这封信后，他高声叫道，“你哪都不能去，女士……不过你是客人。上头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能离开米奈希尔港。”

伊莉迪略微失望的表情使她看起来像一座呆滞的雕像，尽管在德莱尼内心深处她已经策划好如何离去，“我暂时需要一个住处”

“这里有一间小旅馆可以遂你的愿，女士。我会带你去那里的。”

她转过头来，“你已经足够友好了，加斯 ●导石者”

他会意地笑了，“不……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你将会待在那里，女士，即使你的生命将在监禁中结束，

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任何人可以离去，这对你有好处。”

他的话说把意思说得很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把她关起来。伊莉迪仔细考虑着她该怎么回答，尽管矮人已经给以警告，但是她离开这里的想法丝毫没有减少。“如果是这样，这可能会——”然而在那一刻，刺耳的警报声从俯瞰着湿地的关卡传来。

女祭司的身手敏捷得令人吃惊，加斯抽出了他的斧头，“站住，我命令你站住！”

他向关卡跑去。伊莉迪迟疑了一秒钟，他紧追着。

在关卡的城墙上，矮人守卫们在哨塔的保卫之下继续吹着号角，另一些矮人拿着火把穿过黑暗笼罩下的土地进行搜索。在这片未知的土地里，伊莉迪听到了什么东西在那里扭动着，发出嘶嘶的响声。让她开始有些紧张。

加斯站在拱形的闸门前，这里已经有另外一群矮人准备进入夜幕里。二十多个战士举起了他们的武器，当

特殊的信号出现在上空时，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

不幸的是，在同一时间某种庞然大物从阴影里冲出来。

在那些矮人们将打退它前，伊莉迪只瞥见一只凶猛的爪子，看起来矮子们利斧的轮番攻击造成了不错的效果———但即便如此，伊莉迪仍看见一个战士被拖进了黑暗之中……随后她第一次听见了矮人恐惧的尖叫声。

然而，尽管出现了非常惊悚的声音，加斯和其他人继续向黑夜里前进，很快至少有两个十二人的队伍跟了上来。伊莉迪认识到矮人们的决心，她知道这个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

不顾加斯的命令及危险，德莱尼女祭司贸然向前跑去。在她奔跑的同时，她伸出了她的手……一把杆形的法杖在她的手中，那把法杖的顶端由银色的水晶构成。水晶闪耀出蓝色的光芒。在法杖的末端，另一个稍小些的水晶增强了这炫目的效果。

“过来这里，停下！”当她通过关卡时警卫大喊着，

可是这毫无意义。伊莉迪已经看到了那个在关卡另一边的宽阔大桥，朝向雾气萦绕的湿地。在大桥的远处末端，她辨认出那些战士们的阴影……以及正在隐秘地靠近那些矮人的某种庞然大物。

她举起法杖吟念起纳鲁很久很久以前教会她的咒语。

法杖上那个较大的水晶沉浸在剧烈闪耀着的光芒中。一阵可怕的嘶吼声传进了她的耳朵，伊莉迪终于来到了矮人们正在战斗的地方。

它们看起来是某种爬行生物，但又靠着后腿站立。它们的前爪十分锐利，可以轻易的撕裂人的衣物，血肉，甚至可能是铠甲。它们身上大多有着红黄的条纹，在腕部和颈脖上都穿着一些铁箍。

它们不约而同地向后退却，那股光耀眼得超过了它们闪发亮的狭小双眼所能承受的境界。矮人们背对着水晶，可以迅速利用这一有利情况。他们丢出绳索捆住了这些迅猛龙，用力挥动他们的斧头。沉重的刀锋劈开了覆在他们身上的鳞片，内脏从身体流露出来，生命力在

下降。三个可怕的迅猛龙倒在了地上。两个矮人被迅速派遣过去。第三个矮人则指挥着把它们抓回去，矮人们仍然站着与他们战斗忽视了它们的身体正在抽搐。

尽管要感谢她意外的干涉，但是这些强壮的战士仍被紧紧追赶着。伊莉迪默数了下至少有二十只这种残忍的迅猛龙，尽管矮人们的利斧是致命的，它们还是涌了上来。它们的优势在于身形的迅捷……迅捷，实际上，这让德莱尼大为震惊。更糟的是，如果它们足够聪明，它们也许可以利用速度上的优势进行目的明确，有组织的突击。女祭司看见一个矮人被抓伤后想逃开疗伤，然而他被它们包围了，在同伴援助他之前就被撕成了碎片。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伊莉迪冲上前，把法杖作为武器直接进攻。她用法杖猛的戳击其中一只迅猛龙的面门每一次攻击都无比精准地戳在它那不断咬噬的下颚毫无保护的下方。

这条迅猛龙的膝部跪倒了，德莱尼人用空出的一只手将这只迅猛龙打翻在地上，将它赶回了它的同伴那里。

然而这时，她的斗篷在一阵撕抓下被扯破。如果不是这宽大的斗篷遮住了她，它们的爪子将会狠狠地抓住她的肩膀。事实上，尽管如此，她的斗篷已经纠缠在巨大的爪子里。迅猛龙拉扯着她，那把法杖也因此从她手中掉下来。

伊莉迪咬紧牙关，伸出她有力的手指朝着敌人正门大开的喉部戳去——这条迅猛龙的脑袋忽然离开了身躯，在她的反抗下轰然倒下。它的躯体仍然抽搐着，在死亡的剧痛下几乎把她甩出去，但是在这发生前，一双有力的手将她拉了回来。

“你一定疯了！”加斯咆哮着，“回去里面！那些猛兽们会把你撕成碎片！”

“我只想帮助你们”

“你想让自己被抓走变成一顿晚餐？”又一声咆哮矮人开始拉她回关卡的大门。

它们在被捕捉前所发出的唯一警告就是一阵野蛮的嘶嘶声，满是恶臭的沼泽气味萦绕在它们身上。一条

迅猛龙甩动尾巴中狠狠地打在加斯的胸膛上，几乎把痛苦地哼叫着的矮人打飞到桥下流湍的河水里。

这条迅猛龙不理睬她，对这个身穿铠甲的矮人更感兴趣。伊莉迪意识到这也许是因为加斯看上去比她更具有威胁。

在女祭司冲到迅猛龙群里后，这些猛兽没有向加斯靠近一步。多年紧张的训练让他们高度的警觉，他们立刻就分析出这头野兽接下来可能做的动作。

她一拳打在了迅猛龙的眼睛下方，一脚准确地踢中了胸腔。

这头迅猛龙感到呼吸困难，昏倒在地。身体蜷成了一团。伊莉迪站在了倒下的加斯跟前，把他拉上来。

她扶起痛苦呻吟的矮人脑袋，他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

“进——来——”他做出了决定。

“让我帮你一把，”这个祭司说，不在意他脸上的沮丧。她的目光扫视着周围，但是没有发现她的法杖。

伊莉迪看到了加斯的斧头，她捡起它握在手中，也许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

“把斧头给我，”他用低沉的音调说。她照着他的话把斧头递给了他，矮人迅速举高了他的斧头，狠狠地劈在了那个受伤的猛兽的咽喉上。

伊莉迪忽然感到了一阵恶心，她想到他们可能还会遭遇危险。加斯除了杀死这些野兽外别无选择。

矮人再一次转向她，“回到里面去，否则我把你丢进去！”

但是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战线已经退到了大桥边现在大桥断裂了，把战线扯开来。尽管这些野兽似乎不会游泳——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肯定有方法渡过这条河，从后面杀过来——矮人也不会游泳。无论加斯有什么请求，伊莉迪都不会因为自己的缘故而放弃他。

加斯指引她去右边，离开这个战场。这个矮人知道

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也准备牺牲自己来给同伴争取逃跑的时间。

“这些迅猛龙，”他们跑的时候伊莉迪大喊，“像这样的情况是否经常发生？”

“你是指它们？不！但是不知什么东西让这些大蜥蜴逃离了它们自己的地盘来攻击我们！我断定要是它们有足够的脑子甚至会去攻击那些船！”

女祭司不敢肯定那些迅猛龙是否会这样做，但是她还是没有说出来，“所以它们是因为其他的恐惧才攻击你们？”

加斯轻笑了，尽管这里并没有什么幽默的事情，“我们的运气很好，嗯？对，它们在过去就开始来了。最初是一对一对，然后更多，现在，突然间，大量地涌来！”

“你是否打算放弃米奈希尔港？”

他发出了一个轻蔑的声音，“只有当我们都死了的

时候……哈！就是这里！”

他们站在一块岩石前面，只有德莱尼超乎常人的夜视力才可能看清周围。那块岩石大致和矮人一样大，除了这个显著的物体外她没发现什么。

“注意周围！”加斯下了命令。

伊莉迪看着他们的努力逐渐陷入僵局，同时也回头留意这被薄雾笼罩着的湿地。她思绪不宁的想着最好的办法。

“这里！”矮人兴奋地大喊，仿佛发现了一座宝藏。女祭司的目光落在了岩石下的一个洞口上。做这么大的洞口显然是由很有技巧的手来完成……矮人的手。她立刻明白了这个洞口的作用了，“这里通到镇子里？”

“对，进去里面或是从里面出来，要视情况而定！即使那些迅猛龙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这个地方，但是也进不去里面。一旦我们进去里面，只有一条路可以返回……更确切地说，是当你进去里面的时候”

然而伊莉迪已经下定了决心。她把她柔软的手搭在她的守护者的肩膀上，“很抱歉，加斯”

“什——”

他忽然倒下，她的手指触碰到他颈脖的神经，使他暂时地失去了知觉。德莱尼人立即把他抱到一个安全的洞里，斧头遗落在了身后。确信加斯不会有什么危险之后，女祭司检查了这块岩石。和矮人不同，伊莉迪把它搬回去并没有用那么大的力气，相反更多的是通过调整平衡感与方向感来搬动它。做好这些之后，她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外面的战斗。她暂时放下了对矮人的歉疚，她开始向大桥方向奔去。

然而，在这个时候，更多接到命令的人从镇子里出来支援，矮人们的进攻越来越猛烈了，无数炮弹落在了迅猛龙群中 。它们像潮水般退去。

伊莉迪感谢纳鲁给她带来了意外的好运。她还是没有发现她的法杖，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当她需要法杖的时候，它会在这里等着她。

她逆风走进湿地，寻找着猛兽从他们的老巢离去的踪迹。她相信追在那些溃逃的猛龙后面，将会找到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或者它会找到她。

一个庞然大物——双翼划过了陆地与大海。它狂躁不安地飞翔着，仿佛它的使命只是嗜迷着飞翔。它的思维混乱无比，广阔的艾泽拉斯世界已经在经历过许多灾难后更加坚强。艾泽拉斯的命运就是如此，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会也许缓解一些……尽管它还会遭受新的灾难。

天空被隆隆作响的乌云遮掩住了，风暴即将降临。那个庞大的龙影飞快地向高空疾飞，穿越了月光映照下愈来愈暗的云天。

疲倦已经攫住了天空中那歇斯底里的龙影，但它还在继续飞翔，看起来丝毫不在意自己还要在天上挣扎多久——它必须找到一个休憩之所。那双带蹼的巨大翅膀幅度更大的扇动起来，龙影刹那间划过天际，仿佛它从未出现过……那真是一种奇异的龙。

在下面，风暴似乎开始苏醒了，但在它之上只有龙和月亮。前者完全忽视了后者，尽管它发出的光芒清楚地照亮了巨龙前进的道路，当然，还有巨龙本身。

在那种闪耀的光里，那只龙表面的鳞片发出了几乎和月亮一样亮的光……倘若月光是蓝色的。

第五章

克莱奥斯特拉兹醒来后意识到他一直在沉睡。

而这绝不是他应该做的。同时他还发现自己不是巨龙形态，而是人形态，并且还穿着它作为克拉苏斯时的衣服。

克拉苏斯缓慢的视察了下周边的环境。这是一个荒凉的山顶上，凹凸不平的洞穴，而从这里可以鸟瞰底下大片的沼泽。虽然他记不起来他是如何到的这里，但他立马认出了这个地方。

这片湿地离目的地很近，但是却不在原定的路线上

这位红龙法师向着洞口迷惑的走了出去，然后他抬头看了下天空，想借此回忆起他如何来的这里，但是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记起的最后一件事是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勉强抵达了海边。他那时想要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稍作休整。

而这之后的事情，克拉苏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而他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过。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时候，他不希望自己什么都记不起来。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沉睡了多久，一条龙可能仅仅只休息几分钟但同时也有可能会休息好几个星期，而这些都是由周围的环境所决定的。

这段旅行从开始就一直状况不断，而这绝不会是巧合。他环视了四周后，稍微抱怨了下他现在的处境。

在重新打理好思绪后，他将挫折感抛到了一边。如果这真的是别人捣的鬼，他想，他应该很快就能将这一切弄明白。而现在最困扰他的是：他非常靠近他的目的地。

如此的靠近格瑞姆巴托……

卡拉苏斯开始转化为巨龙形态……然后他突然想到了什么：龙即使在黑暗中也很容易被发现。但是如果他保持现在这个形态则会更容易潜入这些恐怖的群山中。而这就是他离开龙眠圣地却又因突然的沉睡而忘了同时也很有可能是他转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绝对是这样，于是克拉苏斯沿着山，小心翼翼的寻找下山的道路。如果他不想被那些魔法生物监察到，他就只能使用不强的魔法以便隐藏他的行踪，而他现在的样子也不适宜释放过强的法术。

他小心翼翼的用带着手套的手从岩石组成的山上向下面的湿地爬去。山上和山下的温差很大，山下要阴冷潮湿得多。尽管他看起来像一个面色苍白的精灵，但他有龙的能力，能够保持自己的体温。湿地寒冷潮湿的天气并没有给他造成多大的麻烦；虽然他在途中的洞穴因为地点的原因要舒适、温暖和潮湿的多。当克拉苏斯踏上湿地柔软潮湿的土地第一脚，就能听到各种湿地生物的欢吟。一般来说，湿地应该非常的喧闹但是今天的声音貌似还是太小了。

似乎他们都在害怕附近的危险——而克拉苏斯也感觉到了。

但是附近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也没有隐蔽的魔法袭击他。克拉苏斯朝着格瑞姆巴托的方向进入了沼泽深处。

茂密的植物很快掩盖了克拉苏斯，在克拉苏斯从脸上拨开这些恼人的藤蔓的他察觉到这些植物全部都像生病了一般。表面看起来他们都生长良好，但是里面却都被扭曲了，湿地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糟。

这些受诅咒的群山正在散播污染……我必须阻止这件事。他冷酷的拨开接下来的树枝和藤蔓，心中因自己曾经只想到为了解救自己敬爱的红龙女王、消灭兽人和恶魔之魂，而完全遗弃这片土地而感到忐忑不安。而这些罪恶应该就在他自身前往格瑞姆巴托深处的时候在这里生了根。

就在他飞行的途中，他还看到自己的一些子嗣还在守护着这片土地，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干过。总是有这

么多的危机，这么多的突发情况让他无法着手来做这件事。

事后的反省并能解决任何问题，对克拉苏斯也是一样。但是，这种想法虽然不能给这里带来任何变化，它还是稍微平复了卡拉苏斯的内疚感。

他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的响声，混着回声这显得过于的响亮。但要使声音变小他就不得不使用更多的魔法他还是希望能够偷偷的溜进格瑞姆巴托，虽然现在看来这越来越难以实现了。

一些虫子在他边上盘旋但马上又飞走了，他们大多数以血维生，但明显他不是他们喜欢的类型。但是也有一些认定卡拉苏斯的血绝对好喝。他能感知他就在附近但是没有他并不能完全的确认他的所在，除非他能够知道隐藏在群山中的一切。卡拉苏斯小心地走着：他现在这个形态力量并不强，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在他艰难行进的途中他并没有受到攻击。这个着着紫衣的法师进入了湿地的中心然后决定在这里冒险将他的思维送去格瑞姆巴托。

在一个远离沼泽中水草丰茂的水域的地方，卡拉苏斯靠着一棵长满苔藓的树，开始施法。立刻，他的视界变得非常宽广。一个人不可能进行这么强大的视界，而龙却行。

他没有关心别的地方，而是将精神直接送到了格瑞姆巴托边上的不毛之地。然后，他的不安几何级数般的扩大了。这些群山中腐败的景象让克拉苏斯不得不想要探究其中的秘密。

他紧眯起双眼，将自己的意识送入了格瑞姆巴托。

在一片黑暗过后，他看到了一些残破的影像。但是第一眼望去，里面只有一些石笋、石柱和兽人的白骨，而这些白骨明显是在当初从格瑞姆巴托驱赶它们时留下的。

奇怪的是，完全没能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卡拉苏斯陷入了沉思。

他眉头一紧，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他准备

将意识收回，但旋即就发现他的意识被困在了格瑞姆巴托！

卡拉苏斯想将意思收回，但是就好象他自己真实的被困在这些岩石和泥土中。他用拳头猛击着希望能从这里开出一条路来。

然而这让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这些举动让他没有办法监视他身体。

卡拉苏斯又徒劳的试了一次，他都觉得设下这个陷阱的人每一秒都有可能对他发动袭击，但是幸运的是并没有任何事发生。

但是，即使设下这个陷阱的人遗忘了这个陷阱，卡拉苏斯还是得尽快从这个困境中脱出。他担心自己的肉身，幻想自己的意识还能重回身体。

在又一次的徒劳后，这位红龙法师沉思了一会，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将他意识困住的魔法矩阵上面。感知它并不困难，但他立马就为它精密的结构所震惊。这显然是一位法术大师的杰作，考虑到他可能的年龄，这很

有可能是由死亡之翼亲自施加的。

不管怎么样，卡拉苏斯知道他必须找到破除魔法的关键。只有破除了这个魔法，他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

他的意识深入到那个缚咒中，开始解析它的原理。讽刺的是，如果这真的是死亡之翼的杰作，那么唯一能够理解这条疯龙扭曲的思维的就只有同样长寿的他自己了。克拉苏斯开始设想自己就是这条在千百年来一直观察大地，为世界预警的守护巨龙。

顺着这个思绪，他沿着魔法的节点思考。他找到了一些规律，但是一条条的岔路让他充满了疑虑。

一条路看起来似乎更有希望，克拉苏斯顺着它追溯到了起点。他早前感知到的东西向他袭来，越来越近。突然，他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饥饿感，不是对血肉的饥饿，而是一些对他更为重要的东西的饥饿。

向他袭来的东西想要吞噬他的魔法……

克拉苏斯想要加快他的进度。他是一条龙，一条掌

控魔法的龙。将他的魔法剥夺还不如直接用短剑刺穿他的喉咙。他看见其他红龙遭受残酷厄运而这种想法深深的恐惧了他。

克拉苏斯的意识被困在了洞穴里，而他的身体远在千里，不能给他任何帮助。他现在迫切需要那些停止那个魔法吞噬者追捕的相关联魔法。

这个陷阱将克拉苏斯牢牢的困住，一条线索通向一条死路，而另一条同样。

那个神秘的吞噬者几乎就要追上他了。克拉苏斯能够感知到它就在他身边同时也知道当他看到它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我真是个蠢货！他想到。现在有一个充满危险的方法。这可能加快他的进度，避免因魔法被侵蚀而缓慢恼人的死亡，但也可能直接杀死克拉苏斯。

实际上，他也没的选择。他开始施咒……，对于多数施法者来说，这件事根本不可能，但是克拉苏斯经过数百万年的磨砺，也许他能行。

不管它有没有用……

克拉苏斯感觉到了他自己的心跳。这是一颗律动了千年的心脏。它见证了暗夜精灵的兴起和他们戏剧般的落幕；见证了两次恶魔入侵以及东西大陆的分离。

现在，它集中精神，想要减缓、甚至停止他的跳动。

心跳的声音是那么的遥远微弱，但是同时这又给了他些许的希望。

然后，心跳停止了，仅仅片刻，但是已经足够克拉苏斯逃出生天。

一团阴险的亮光进入了满是骸骨的洞穴。

克拉苏斯将他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他的心脏上。他希望心脏急促的一跳能将他的意识抛出这个魔法的牢笼。这是他做过并练习过的，但是他没有在这么危机的时候练习过。

一个模糊，笨拙的东西出现在洞穴的石笋之间，而

他仅仅只有几秒钟的机会。

一股冲击贯穿了他的全身，但这并不是他的意图。但是，不管怎样。在吞噬着要将他的意识吞噬前，他的意识冲出了格瑞姆巴托

然后他发现，他仅仅是从一个捕食者口中逃到了另一个捕食者口中。

一条鳄鱼正咬着他的腿试图将他拖入沼泽的泥水之中。它的牙齿深深钳入了肉中，而剧痛使他的意识重新回身体。血从受伤的大腿里出溅出。如果鳄鱼胃没有被像板甲里的帕拉丁那样保护良好的话，它也许早就被这血液毒死。

讽刺的是，如果克拉苏斯没能从卡兹莫丹逃出他可能就成了这个简单的六腿捕食者的美餐。顶着剧痛，他朝鳄鱼的硬鼻狠揍了一下。

一团蓝色的光环包住了鳄鱼。他咆哮着张开了嘴，而克拉苏斯也乘机抽出了自己的腿。随着光环的加强，鳄鱼前后拍打着。受伤的克拉苏斯喘着气，拖着受伤的身体靠在了声后的树上，看着在光环中挣扎的鳄鱼。

这头野兽先前躲过了他的感知，即使现在，克拉苏斯也不能感知到他的存在。一些力量让鳄鱼躲过了这位强大法师的侦查。

但是这力量现在再也不能从克拉苏斯倾泻的力量中保护它了。他嘲笑的，看着鳄鱼徒劳的想要冲破光环逃回水中。现在，随着魔法的起效鳄鱼开始离解，它的外皮纷纷脱落，在触地之前化成了水汽，接着腿也像淤泥一样流了下来，在发出最后的一声吼叫后，这条鳄鱼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仅仅只有克拉苏斯的血，能够证明这条鳄鱼的消亡。

他盯着自己的腿，腿上的伤足以让人类或其他凡物致命，而他现在也疼的要命。但不管怎么说，这条鳄鱼的袭击让他逃离了比死更为痛苦的事情，想到这里，他几乎要感谢起这条鳄鱼来了。

他伸出手，悬在他被撕裂的肌肉上方。闭目聚神。一团微弱的红光在他手掌上亮起，染红了山谷。

流血停止了，而痛苦也随之消散，鳄鱼牙齿造成的较小的伤口和一些较大的伤口也都慢慢愈合了。

克拉苏斯并非仅仅只治愈了伤口。传言，这一带的鳄鱼都带着剧毒，而克拉苏斯也绝不会忽视鳄鱼肮脏的牙齿上可能带的剧毒因为他在人形态的时候必须得特别注意这些。在修复了伤口和排出毒物之后克拉苏斯消耗了太多的能力，而他也一次大汗淋漓。

在处理好一切后，克拉苏斯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自己的腿。为了确保一切恢复正常，他挥了挥手臂。

今天，他在这里，好好的上了一课，而他也懂得了没有任何事能够确保万无一失。首先，他莫名的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他远离原来的预定的路线；其次他的意识在刺探格瑞姆巴托的时候被困住了；最后他差点被鳄鱼给分吃，因为它躲过了他的侦查。

一个奇怪的东西打断了克拉苏斯的沉思，而他没能确定这东西从何而来。

但是他现在能确定一件事，有人预见了他的到来。

所以……一些人在等我……他“喜欢”我……他想要同我玩玩。

但是，他究竟是谁？

“我们走着瞧，”他自言自语道。如果有人想要玩玩，克拉苏斯也绝非善茬。让他们担心他的到来吧；很快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知识是多么的可笑。

克拉苏斯咧嘴一笑，“下面该我出招了，我的朋友……”他施法……然后消失了。

矮人们出现在离湿地最近的地底通道的出口，他们并不想来这里，但是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他们必须重新补给，他们也急缺饮水。

“没有迅猛龙，”葛琳达嘟哝道：“事实上，什么也没有……”

罗姆窥视了一下沼泽，“我们快走吧”，他指着四个背着小桶的矮人。“尔们和贝加尔一起去那边的小溪取

水，而剩下的跟我来。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弄些新鲜的肉来，不管他是迅猛龙的还是鳄鱼的。”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喜欢吃迅猛龙或者鳄鱼肉，这两种肉都非常的老，非常的难吃。但是可选的食物已经非常的少了，特别是现在：在绝大多数的较小的猎物因矮人和格瑞姆巴托内的邪恶存都跑光了后，能不能猎到这两种东西都非常难说。

我们正在接近真相，罗姆情不自禁的说。我们遇上了，血精灵，龙人，黑颚怪和那个黑衣的女士。我们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

他突然笑了起来，吓坏了葛琳达。罗姆停止了大笑，这个矮人不知道那个血精灵和其他人在做什么，而他们的性命似乎都和他们的任务绑在了一起。

他想起了他在战斗中丢掉的手，他的手腕尽管处理过，还是在不停的抽搐。但是作为一个矮人他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够处理好这些伤痛。而这一切提醒了他，他当初是多么的不情愿接受这个任务，即便他被麦格莱尼国王认为是完成那些最危险任务的最佳人选。但是，

罗姆不管多不情愿他也不能在他的君主面前表现出来。

但是……

罗姆，你真是一个笨蛋啊！你应该让别人来指挥这个任务而不是自己跑回这片黑暗之地……回到这片被诅咒的荒芜之地……

罗姆带领吉尔达和其他猎人踏入了湿地。他的言辞隐藏了那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折磨他的事实：他那些过去殒命于此的同伴。而这些同伴并非仅仅是那些在这场任务中丧生的人，还包括那些多年前在与兽人的战争中丧生的人。他还能清晰的记得他们的脸和他们染血的尸体。

还有他们的鬼魂，现在正呼喊他的名字。

然后罗姆意识到，葛琳达因为发现了什么而正在喊他：

“我只看到了一些动静，但我想那应该是一条鳄鱼，”她悄悄的说。

“哪儿呢？”

“就在这里。”葛琳达指向了右前方远处的一刻枯树。这棵树的的旁支早已掉光，而树干的上部都脱落。“就在这里的深处”

“我们在这里分散开。每个人都当心点！”而他们也是这样是失去了可怜的赛门……他一脚踏进泥潭，然后沉进了里面。

他们再也没见到过他的身影。

葛琳达带了一半的猎手去了西方，而罗姆则带了剩下的三个去了北方。他没有发现猎物。但是他坚信女矮人的所见，也知道沼泽鳄有多么能掩藏自己。对于一个在地下度过大半生的种族来说，吉尔达有一双锐利的眼睛。

虽然葛琳达身材粗壮，但是她潜行的功夫却是一流在罗姆小心翼翼的踏入水中的时候，葛琳达的队伍就在水域的边缘巡逻。

隔着泥泞的水，人们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的东西。但罗姆能根据细小的变化和冒出的气泡来确定鳄鱼的活动，而是鳄鱼也能感觉到他们的行动。

他瞟了葛琳达一眼，而葛琳达也在她的一个伙伴旁边用斧子做着手势。他已经确定了目标。罗姆示意他的团队向她靠过去。

就在这时，一头鳄鱼从葛琳达一码以内的方跃起，它没有攻击，仅想从他们的围捕下逃走。但是，她手下的两个猎手早就准备好了，他们阻断了它的退路。其中一个用斧头猛劈了过去，刀刃深深的切入鳄鱼的前腿。受伤的鳄鱼摆好了防守的姿势，扭动着像狩猎小队进攻抓住机会，葛琳达从后面一击便将鳄鱼的脊柱劈断，鳄鱼抽搐了起来。

罗姆点了点头。鳄鱼基本已被制服，他为这次狩猎行动迅捷而感到欣慰。因为，这伙人越早能回家越好。

他注意到了右边有水声，两条鳄鱼？不管它们味道如何，对他疲惫的队员来说也是不错的收获。于是他转过身去——

但这并不是鳄鱼。这是群粘乎乎，但极度危险的生物。他们缓慢的向矮人们爬来。在他们微颤的身体内里漂着各种东西，但最多的还是骨头。

“当心!”罗姆叫道。“软泥怪！“

在罗姆能阻止他前，一个年轻的战士鲁莽的冲了过去向软泥怪发起了进攻。斧头直接沉入了怪物的身体，而他的脸也因为惯性埋进了这个怪物里面。

而这个梦魇般的怪物就把那个猎手吸进了身体内。

罗姆惊愕的发出一声叫喊，用他还能用的手举起了武器攻向了那个怪物。在尘泥沼泽，他的伙伴们也遇到过相似的情况。而如果他想救人，就必须立刻行动。

罗姆老练的砍下了这个怪物的一部分，而这让失去了他的刀。然后，罗姆责备自己竟然做了一件显然这滩软泥毫无作用的事。而被吞的矮人除了在里面抽搐外，不能做出更大的动作了。

因为葛琳达和她的小队还在处理顽抗的鳄鱼，剩下事情的只能靠罗姆和他剩余的两个伙伴了。随着另外的两个人的加入，他们把这个怪物围住。他们希望既然罗姆的斧柄还在软泥怪的肚子里，他们就有可能靠它把被吃下的矮人救出。

“为了索瑞森大胡子“罗姆吼着冲向软泥怪，然后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

被吃下的矮人的脸已经被它消化掉了一部分，在浓密的头发下露出了白色的头骨。而就在罗姆看着他的时候，他的头发也开始收缩并被溶解了。他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但是从他以前对付软泥怪的经验来看他还有一些时间来解救这个矮人。

“退后！“罗姆因为害怕再丢失伙伴而命令道，

“当心!”一个战士回到。

罗姆向那个怪物发起了进攻。

如果罗姆的另一只手还在，那么现在就是献出它的时候。他被灼烧过的残肢进入了第二只软泥怪的身体里

而罗姆感觉自己的肌肉像被灼烧一般的疼痛。

罗姆痛苦的叫喊着，希望能把手臂拉出来。但是软泥怪明显不会松手。他想，他也许会像另一个矮人那样死去。

但是，从树顶突然飞来了一支燃烧的火矢，正中和罗姆纠缠的软泥怪。罗姆觉得软泥怪会熄灭火焰，但是并没有，它变得非常的炎热。

罗姆闻到了火油的味道，也明白了弓手的意图，同时他也了解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用尽全力的扯着，而他的手臂也终于从怪物的身体里拉了出来。

另一枚燃烧的箭矢击中了还在扭动的怪物。这个怪物体内的东西都喷了出来，而罗姆也向后退去。

剩下的那个软泥怪向水边逃去，但是另两支箭击中了它。箭矢像引燃第一只软泥怪一样点燃了他，他剧烈地摇晃着好像要炸开一般。

在取回他的斧头后，罗姆撤回到了他的同伴中。

葛琳达冲到他边上“你还好吗？”

“好得不能再好了，”他高兴地看着燃烧的软泥怪回答道。而第二个软泥怪的残骸里面还有燃烧着的矮人的骨头：“可恶的软泥怪！……”

她少见的抖了起来，显得有些害怕。“我一定会做噩梦的……可怜的哈瑞克。难道当时真的没有办法拯救他吗？”

铜须矮人更愿意埋掉他们死掉的同伴，好让他们回归大地。他们认为这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恩赐。

但是火焰不仅烧死了软泥怪，也将矮人的骨头烧成了灰。

“我们至少还能找到他的骨灰”罗姆想尽量让这个悲惨的结局看起来并不那么的悲惨。他向四周看了看，想要知道这些箭到底从何而来。

然后，在他视野最远处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葛琳达则因为担心软泥怪的伏击而神情紧张。

但不管罗姆看到了什么，他都确信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你在看什么呢？”

“太远了，没看清，”一个模糊影像。就只有这些了。他甚至都不能确定它有多高。而罗姆唯一知道的是它移动的非常之快。

但是，谁会在这块肮脏的土地上向一群无助的矮人伸出援手呢？

然而他更感兴趣的是，这对他的任务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六章

“他就在附近。”泽恩达瑞在洞里凝视天空已经近一个小时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对那些他——还有那个黑衣女士——所担忧的事情感到惊奇：“会是谁？”

蒙面的女士走了过来。她在疑惑中盯着地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看向血精灵。“他正是我预料之中的一部分，他通过我了之前设下的考验。很多人要不就是在考验中死了，要不就是放弃了。他坚定的决心使他通过了考验。”

“要来这里吗？我感觉这个人大概是个傻子。”

她轻轻歪过头，“他就是那样的人，但这使得他和我们一样的危险。”

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泽恩达瑞：“我刚刚感到……”

“是的，你放养的小家伙之中有一个刚刚遇到了他你不觉得这说明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吗？”

血精灵并不十分确定到底是谁——或者说是什么——想方设法地侵入格瑞姆巴托，他只是点了点头。这件事情背后蕴涵的后果才是他所要考虑的。“现在我们重新开始？是时候了。”

她笑了笑，这反应总是得血精灵打冷颤。“我们该去陪陪孤单的‘孩子’了，我亲爱的泽恩达瑞。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满足的……”

就好像能听见她说的话似的，从下方传来一阵表示饥饿的嘘声。

黑衣女士向洞里发出一阵唏嘘。待在暗处的东西立刻变安静了。

“我们的小可怜需要喂食了。你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吧，泽恩达瑞。”

他耸了耸肩，他还在考虑另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应该杀了这样的虚空龙，这玩意的胃口简直是个无底洞。”

“我们应该尽快给我们的小宝贝儿再找一个营养来源……比如说那个亟不可待闯进来的自以为是的家伙。现在我们也许应该让这虚空龙冒一次险。发育进程不能被拖延。”

泽恩达瑞弯腰称是：“如您所言，我的女士。”

血精灵转身离开去解决他的事情，蒙面女士看着他逐渐走开，接着又将目光投向那阴影重重的洞里。

在那下方，有什么东西躁动地闪耀着鲜艳紫光，接着又归于一片黑暗

“耐心点儿，我的孩子。”她安慰着那个东西。“耐心点儿。你会得到满足的，你会满足的……然后快快长大……”接着她的声音充满了憎恨，“就像你们那该死的爸爸所期望的一样。”

重返湿地的正是克莱奥斯特拉兹——克拉苏斯真正的自己。黄昏时刻他现出真身，为了这次计划他需要充分利用夜间的有利情况。

“就是现在，”克莱奥斯特拉兹集中精神，“让我们来看看现在你能怎么办。”他揣摩着那隐藏在黑幕中的对手的思想。如果说那是死亡之翼，那么红龙的目标就会指向黑龙；如果是其他人，那么他们就会跟随同样的

思路。这就是他要解决的问题。

他展开那厚重的翅膀——

红色巨龙的前半身脱离开来，现在，出现了两个克莱奥斯特拉兹。

但咒语还没有结束。巨龙再次分裂，然后再一次分裂……眨眼间，八个克莱奥斯特拉兹挤满了这小小的地方。

紧接着，他们一起跃入渐暗的黄昏，各自往不同的方向飞去……但他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格瑞姆巴托。

克莱奥斯特拉兹的计划代价高昂。这些复制品并不仅仅是些幻象：每一个都包含他本身的一部分，足够让那些看到他的人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真身，必须耗费宝贵的能量去度区分真假——而那时真正的克莱奥斯特拉兹正在不断地逼近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中计……

事实上所有的龙都是假的，八条龙都只是诱饵而已在诱饵准备齐全之后，真正的克莱奥斯特拉兹将自己潜藏在名为克拉苏斯的伪装之下。

他化作克拉苏斯继续穿越湿地。之前那次可怕的灾难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而这次，他花大力气创造的幻象会吸引所有监哨的注意力，使他本人化为无形。这法术即使是龙类也很少有人能够掌握，而克拉苏斯已将它保留了几个世纪。

现在，只希望结果会证明这些都是值得的。

八只“克莱奥斯特拉兹”渐渐消失在视线外。它们会沿着创造者设定的路线飞行。克拉苏斯很了解这片土地，所以每个幻象看上去都是经过精心熟虑选择了入侵路线，他对这些诱饵充满了信心。

他估算了下那些监哨排除幻象诱饵的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混进格瑞姆巴托那恐怖的群山之中。

不少夜行生物从他眼前穿过，但这次它们都对克拉

苏斯视而不见。克拉苏斯警觉地注意着周围水中游过的鳄鱼，但没有惊动它们。虽然这种东西曾经给他带来了剧烈的痛苦，可他不会因此记仇。除去那只攻击他的鳄鱼，其他鳄鱼都没法逃过他的侦测——这很有意思。

“奇怪……”红龙法师思索着，“那只鳄鱼难道是第一个……”

突然间他的身体受到一阵冲击。他感到一阵反噬但马上明白了原因。

就在刚才，有人摧毁了一个诱饵。他说不准是对方是怎样做到的，但肯定是一些复杂而强力的魔法。克拉苏斯原地休整了一下然后前行。对方如此迅速就摧毁了第一个诱饵并不让他感到惊讶，但失去了一部分的自己总是有些伤感。他只期望这段磨难快些结束。那些诱饵都是为了最终的目标而努力，失去八分之一也是他可以承受的——至少他已经完成了相当远的路程。

然而，才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便是又一阵反噬……这一次反噬至少是之前的十倍以上。克拉苏斯呻吟着，倚着树干休息了几分钟。他本以为在第二个离被摧毁还有不少时间。但此时此刻只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仅仅间隔了一小段路程，第三次反噬袭击了他，比之前的两次更加猛烈。红龙法师蹒跚而行，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休息的地方，他坐下来剧烈的喘息起来。不仅仅是因为这次反噬中间的间隔过短，本来幻象的消失也不应该对他又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对每一个细节都精打细算以确保万无一失——明明不应该是这样……

克拉苏斯浑身僵硬——眼前的之一切让他突然意识到，他又一次成为了某人的猎物。

“这跟我设想的不一样！”他愤怒的向身后凝视着，但那里什么都没有。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追踪着他，而且很明显不是什么鳄鱼。克拉苏斯勉强站了起来。他感到有咒语正在影响着这里，跟他使用的魔法并不相同。

有些东西影响到了湿地以及格瑞姆巴托，迫使其他生物放弃了这片土地。

最后克拉苏斯放弃了继续前进的想法，转过头来集中精神搜寻那些追踪他的家伙。

但他只感到了些微的痕迹，其他什么都没有。红龙法师皱起了眉头，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突然间，一个披着斗篷的模糊身影突然从树丛中窜出来，一记重脚踹在克拉苏斯的胸膛上，虚弱的法师被踹得飞了出去。

但他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击倒，他的身体在离地面还有几英寸的时候就停了下来，随后马上调整了好姿势法师转身愤怒的看向偷袭的方向，脑海中准备好了咒术。

可那个神秘的家伙消失了，克拉苏斯抬起双手观察着四周。

如果不是因为呼吸困难身体蜷缩，他差点就没闪开从背后打向他喉咙的那一下，否则直接就会晕过去了。下手的家伙熟知每个人体最容易受损的部分而且专挑那里下手。刚刚那一下重脚足够让任何一个人类、精灵或者矮人因为窒息直接失去知觉。克拉苏斯能承受这一下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普通人……不过看来他的对手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虽然他没有被那一下直接打中，但那家伙手里召唤

出的那根法杖……法杖的水晶尖刺刺伤了克拉苏斯的胸膛。

剧烈的痛楚淹没了他，克拉苏斯发出龙一般的咆哮他在自己身上设下的反魔法力场本来可以挫败大多数的魔法攻击，但却失败了……他察觉得太晚了，这块水晶所释放的能量与艾泽拉斯大路上的奥术魔法完全不同

“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克拉苏斯对此毫无头绪。

他现在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要说些什么更是不可能。腿已经支撑不住红龙法师的身躯，他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很快那个披着斗篷的神秘人再次出现在他的身边，手中的法杖顶着他胸部的伤口。

“他在哪儿？”有着严重口音的女声证实了克拉苏斯的怀疑。“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谁!”克拉苏斯解释着。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用另一种语言说道：“但是德莱尼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年轻人……”

她还有一些疑惑。“不可能，你就是那个人。我跟踪着线索而来。”

克拉苏斯依旧用德莱尼语回答：“我认为这些跟格瑞姆巴托有关的线索都是一些陷阱。”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这里有太多的线索，简直一团乱麻。”

她收回法杖，一闪之间法杖消失了。

红龙法师饶有兴趣的点点头。“真是罕见，我遇到了一位德莱尼牧师，你还带着一份儿来自神秘纳鲁的礼物，真是前所未见。”

她最后一丝疑惑消失了，拉起自己的头巾路出面孔她是克拉苏斯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年轻的德莱尼人。“我感觉你没有撒谎。我的名字是伊莉迪…”伊莉迪伸出一

只手帮助克拉苏斯站起来，“当你谈及纳鲁的时候，你的声音让我感觉你与它们紧密相连……”

“我并不想自夸，不过我确实是个强力的术者。”很明显她并未见过克拉苏斯的另一种形态，克拉苏斯感觉现在还是对她有所保留才好，“你可以称呼我，克拉苏斯，年轻人。”

她眯起那双明亮的双眼笑了笑。“克拉苏斯……你能允许我把手放到你的胸口上吗？我没有什么恶意，只是用我自己的方式表达我的信任。”

他点了点头。伊莉迪把手掌按在他的法袍上，然后闭起了眼睛。

克拉苏斯感到一阵温暖。突然，他吃惊地退了开来。

德莱尼人双眼圆睁，目光中满是震惊“你的真身并不仅仅如此，克拉苏斯！”

“是的。”红龙法师并不想多说。“不过你也不那么简单。”他并不会因为这一点小小诡计生气，事实上伊

莉迪同样让他大吃一惊。围绕在这个德莱尼人身上的咒法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不是法术也不是神术。伊莉迪似乎拥有一些相当稀有的能力。

克拉苏斯想起了那根神秘的法杖。根据克拉苏斯对纳鲁的了解，他们不会毫无理由的将这法杖交给她。

女祭司单膝向克拉苏斯跪倒，而这种尊崇让克拉苏斯感到十分不自在，因为他并不希望人们来跪拜他。

“站起来吧。”

伊莉迪慢慢地站起来，她的眼睛依旧挣得大大的，好像正在想象克拉苏斯的真身。“天空之子，请原谅我那愚蠢的行径。”

“没有什么需要你道歉的，请不要用那种头衔来称呼我了。”伊莉迪摇了摇头，“您是龙族。”她眨了眨双眼睛接着说“您追随的是那生命之母。”

克拉苏斯愈发对女祭司感到惊讶。她只是碰了他一下就能了解到这么多。他不禁暗自留意，下次再遇到德

莱尼人再也不会轻易接受类似这种接触的礼仪了。

至少他现在明白了别人是如何绕过他的防护场，他注意到在面对很多人时他简直毫无保护——不过还有些问题，一个女祭司涉足这片废弃之地来做什么？

可是还没等他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一阵剧痛袭击了红龙法师，就仿佛有一把无形的利剑刺穿了他的心脏。这次，有两个幻影诱饵被摧毁了，反噬再次摧残着他。

“大师您怎么了？”伊莉迪冲过来扶住了他。

克拉苏斯几近瘫软——“又失去了两个诱饵…几乎没有间隔！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

接着，他昏了过去。

伊莉迪刚好在他倒下之前抓到了他的兜帽。眼前的这一切让她感到一阵失落。实际上她的心中一直很纠结她轻率地发起攻击却根本没有想到根本就是找错了对手——克拉苏斯并没有那个精灵法师那么纤细，虽然从德拉诺追到这里这段路程上她只瞥到对方一眼。

一只龙……红龙……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袭击了如此强大的远古存在。女祭司清楚并不是她击败了克拉苏斯——她还不知道他的龙名——而现在他的晕厥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什么事情削弱了他的力量，很可能就像刚才那样。

她用力抓紧克拉苏斯，把他拖到一个小土坡边上。确定法师躺好之后，她开始考虑自己能帮上些什么忙。

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是不是有疾病纠缠着他。伊莉迪在一边跪下，将手放到克拉苏斯额头上几英寸的地方。她真的不希望要这么做，但她必须尽快找到问题的根源。

大量的声音和图像急促闪过她的脑海，几乎让她无法集中精神。一个看上去像个法师的红发人类。一个长有鹿角强健的暗夜精灵——她听说过这个人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着浅色皮肤的女性精灵战士，看上去好像在与人类并肩作战，真是古怪。

那些声音乱七八糟的和图像掺杂在一起。

“你愿意为他牺牲一切，对不对，克莱奥斯特拉兹？”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为你伤心良久……”

“他们还会相信我？就在死了那么多人之后？”

“你明白的，我想要知道所有真相。”

越来越多的面孔。一个面目狰狞兽人勇士。又一个暗夜精灵…那副失明的双眼让她想到了传说中那个恐怖的恶魔伊利丹。一位高尚的圣骑士。一个傲慢自大的人类贵族。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她的双眼中充满了天然和纯真以及难以置信的秘密。

还有更多……有一张面孔在两幅画面中不断闪来闪去：一个戴有金色束带出奇美丽的红发女子，有着与克拉苏斯相似的精灵面孔；一只有着永恒不变容颜的巨型红龙。那女人火焰般红发之中混有秋天的落叶，而那双充满野性的琥珀色双眼给伊莉迪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那双眼睛中充满了女祭司她一生都难以企及的睿智与平静——她有着和那只巨型红龙一模一样的眼睛。

这些都是这个化为人形的红龙一生中重要的回忆。现在她知道了红龙的真名，知道红龙与这世上伟大的守护者有着亲密的联系。

“你是克莱奥斯特拉兹，”伊莉迪轻声低语。“生命守护巨龙的…配偶？——新生种族的守护者……”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敬畏。“对她来说，你和整个艾泽拉斯上所有的生命同等重要，你们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不过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知道的。她需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重伤了克拉苏斯。所以眼前的这些回忆很快就被略过。

女祭司毫无其他选择只能再次潜入克拉苏斯的过去。不仅仅是出于不能见死不救的心情，她确信克拉苏斯——在伪装下他似乎更喜欢这个称呼——也是她追寻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她的导师曾经教过她万事万物皆有因果——包括很久以前兽人对德莱尼人的那一场大屠杀，再到后来又一群兽人将德拉诺大陆慢慢撕裂。纳鲁同样注重这一理念。所以，伊莉迪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克拉苏斯，也是为了帮助她自己。

但是其他的回忆持续向她冲来，其中一段特殊的景象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一座处在毁灭边缘的城池，一片汹涌如潮的黑水。城市缓缓沉没在巨大的漩涡之中，恐怖的裂口将无数陷入水中的生命吞噬。伊莉迪注意到这是燃烧军团的阴谋，但还有一股更加古老更加恐怖的势力隐藏在幕后。

女祭司奋力穿越这些回忆和声音，寻找更紧迫更重要的那一瞬间——

找到了——法师正在逐渐失去一部分他自己。每失去一小部分，都给他带来了可怕的破坏。

而就在伊莉迪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体内突然莫名其妙的裂开了一道缝隙。原本反噬法师的攻击通过裂缝牵连到了女祭司。虽然只是反噬的一点点余波却足够将她直接震开。

伊莉迪感到头昏眼花、周身刺痛，她努力站起来四处张望——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他们，但是她什么都没看到

时间紧迫，伊莉迪做出一件通常情况下牧师不会做出来事情——她抓起克拉苏斯的肩膀使劲得摇晃起来。“大师！大师！克拉苏斯！”她几近绝望了，“克莱奥斯特拉兹！”红龙法师被摇来晃去但还是没有醒来。

伊莉迪那不详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但现在没有人能够帮她了。女祭司努力抓起克拉苏斯把他托离这片空地寻找掩护。

一声血腥恐怖的嚎叫刺穿了黑暗的天空……紧接着又一阵嚎叫，那家伙越来越近了……

第七章

在这个泽恩达瑞和蒙面的女法师最近才创造出来作为它巢穴的巨坑中，大部分能量被吞噬掉了。尽管被喂食得不错——兹泽拉库痛苦的尖叫可以证明——但黑暗中的某种生物仍然很饥饿，它渴望着那些虚空龙身上流淌着的能量，至少，它在渴望着那些纯粹实体的美味食物。

但是这两个殷切的渴望都不能被满足。那些矮小的有鳞生物——黑腭怪——它的“母亲”如此称呼他们——学会了远离那个巢穴的四周。他们在尝过苦头之后才惊恐地发现，尽管那怪家伙刚从蛋中孵化，但出生伊始就掌握了天生的魔法力量。在这不断增长的力量影响下一只黑腭怪脚下的地面崩裂开来，这个倒霉蛋慌不择路地逃跑，还是像一小片食物碎屑落入巨坑般被它一口吞下，甚至这“美味食物”在它食道里被咽下时仍在惊恐地反抗和尖叫。

它成长得很快，越来越快，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它“父母”的想象。他们为此非常兴奋，尽管没像它那样兴奋，它是如此渴望着自由地飞翔于天空……尽情地捕杀和吞噬可口的猎物。

不久后，凭借着它脑海的惟一意识，它感觉到在它之前出生的某种生物，与它十分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候，它能感觉到甚至是想象出另外两者行为契合地如同一体。它们密切地像一对兄弟，因此它们瞥见了自由，好似饥肠辘辘的人看见一场盛宴般。

它们在寻找。它们在寻找合适的猎物。它们不仅仅

是在寻找它，并且，已经微微察觉到它的存在了，现在它们知道它在哪了。

巢穴里的那生物感觉到了它们的渴望。它们并没有它那么聪明，但它们的直觉很敏锐。

它在等待，渴望着享受将它们吞噬的滋味。不久，只需不久，它将成长壮大到足以亲自捕猎。

到那时……它的力量在这个世上将无人能挡。

翅膀扑打的巨响回荡在整个夜空，尽管伊莉迪拥有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但即使是她也不能完全预知到会发生什么。那个模糊的身影在天空中，很像伊莉迪一直都在寻找的事物，但同时这位德莱尼女祭司忧虑地认为这些模糊的身影的存在于产生是错误的。那种突然出现在克拉苏斯和她面前的某种魔法不应该存在于艾泽拉斯和德拉诺……然而矛盾的是，它感觉起来却像是这两个世界的一部分。

“啊，看上去多么可口……”一个可怕的声音咆哮如雷，折磨着她的耳朵，“我们非常饿……”

“饿……是的，我们非常饿……”第二个凶暴的声音附和第一个声音，“我们很久没有好吃的了……”

“实在是太久了……”前一个声音从伊莉迪的正上方传来.

天空出现一股诡异的紫色光芒，紫光逐渐融合，浮现出一个庞然大物的轮廓。

一条龙。一条身躯如此巨大的龙，把伊莉迪吓得目瞪口呆，以至于暂时忘记了巨大的危险正在靠近她。

“实在是太久了……”它重复道，“并且我们一直挨饿……”

它降落到地上。

德莱尼猛然举起她的手，那把纳鲁的法杖已经握在掌中。法杖上的水晶对着前方。

随着一声咆哮，这条噩梦般的巨龙突然消失了。

伊莉迪知道这不是因为这法杖的缘故，法杖上的水晶并没有这样的力量。

她附近的地面突然崩裂开来，整棵大树被连根拔起巨大的岩石和海量的沙砾从地里被抛至半空。起初她以为是地震了，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这是那两条龙中的一条所为……离她不过几码的距离。

“我们必须填饱肚子！”它简单明了胜过先前。

在它的上方，另一个声音重复道，“是的，我们必须开饭了！”

伊莉迪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它们的目标就是她和克拉苏斯。

她朝地上的那条路挥起法杖。那条散发着微光的巨龙，一边摧毁着伊莉迪附近多余的东西，一边在暴怒中后退……接着，再次消失了.

伊莉迪立即用尽全力抓起克拉苏斯，拉着他往相反方向逃走。突然，沼泽地崩裂了开来，一秒钟之后，这条巨龙出现了，尽管伊莉迪觉得它和之前那条龙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是她能肯定这是另外一条。

它张开它那血盆大口咬向克拉苏斯……和伊莉迪。

她试图举起法杖，可它却被失去意识的法师牢牢抓在手里。伊莉迪集中注意，试图寻找另一个办法。

克拉苏斯猛然睁开双眼，那种生命的力量使得他身上暂时浮现出炽烈的火焰。

在她开口前，他将推她离自己。震惊中的女祭司摔倒在地上。

一声咆哮撕裂了天空，但这巨吼有异于之前她听到那声音。伊莉迪眨了眨眼，想要看得更清楚些。

在克拉苏斯之前站着的地方，一个红色的庞然大物现在屹立于此。红龙克莱奥斯特拉兹张开了他完美的巨

大双翼，仅是现身就让那两只散发着光的巨兽嘶嘶地后退。

“是的！你们最好远远离开我！”克莱奥斯特拉兹严肃地说，“因为我绝对不会对威胁我朋友的人心慈手软！”

“愚蠢的小杂碎……”这颤抖中的巨物咆哮着说，但它退得更远了，无疑是被吓到了。伊莉迪知道这正是红龙期待的效果。

从先前的方向传来一声怒吼，暴露出了那第二只巨兽的位置。

克莱奥斯特拉兹立即转过他那巨大的头，猛然咬住了空气。

他比敌人想象的要更虚弱，伊莉迪只能祈祷它们继续无知下去。如果它们知道了他是在虚张声势，那么很快就会转而攻击他。

克莱奥斯特拉兹朝着黑暗的上方咆哮着……很快

另一条龙现身了。像前一条龙一样，它也受到了惊吓。当红龙还张着那双巨大的翅膀时，那头闪着光的巨兽降落在地上，像它的兄弟一样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

伊莉迪巨大的同伴看了她一眼。“离开这里”，他低声地说，“小心地离开，别露出一点怯意，就现在离开……”

“可是，你怎么办？”

他转向正注视着他的那两个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他并没有回应德莱尼的问题。克莱奥斯特拉兹只关心她的性命，把自己置于其外。

伊莉迪没有抛下他让其独自面对它们。她掌握着许多技巧，还支配着这把法杖。毫无疑问的是这当中的某一样能帮助他。

尽管他的眼睛仍盯着这两只噩梦般的巨龙，克莱奥斯特拉兹突然摆摆尾巴做了动作，德莱尼认识这是在暗示她。红龙还是希望她离开。

似阴影的一头巨兽也注意到了这个动作……并且狡猾的它明白了这个动作包含的意义。那巨大的眼睛再次审视着克莱奥斯特拉兹。

愤怒替代了刚才的恐惧。

这头紫色的巨兽发出刺耳的吼叫声，用它的形式向红龙发起了进攻。

另一头巨兽只是一秒钟后就醒悟过来，回应前者的叫声。

克莱奥斯特拉兹也吼出咆哮声，并且猛烈地拍打着翅膀。伊莉迪担心这两个袭击者再次隐匿。它们显然认为它们的猎物难逃一死，只不过还差一点点。红龙不仅屹立在这里，并且还在全力发起这种形式的攻击。

那双沉重的翅膀击打在两条暗色的龙身上。一条龙被打得晕头转向，不但撞倒了一片树林还犁起了大片泥土。第二条龙则一头栽进了地里，它的大半个脑袋都深深埋了进去。

克莱奥斯特拉兹扭头转向第二个对手，使它陷入烈焰的灼烧之中。

这条阴暗如夜的巨龙——不，在伊莉迪看来似乎并不恰当，它们与阴影并不相似，更像是日落时分的暮光一般。它发出了一阵异常刺耳的尖叫，随后转化成了一种鬼魅般的状态。在它转化时，它那诡异的紫光变得更加耀目。

暮光！德莱尼突然想到这个词，它们仿佛就是这世界的黄昏一般……

这时，一只凶猛的爪子拍向她所在的位置。只不过女祭司超乎常人的直觉使得她能在被压成肉泥前跃到一边。伊莉迪挥动纳鲁的法杖反击这个袭击者。这次，巨龙的反应太慢了，蓝色的闪电猛烈地打在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身上。巨龙痛苦地吼叫起来。

伊莉迪心里萌发出一线希望，也许她和克莱奥斯特拉兹能够打败这两条给她误导，并在某种程度上和她追寻的东西有关的怪兽。

然而法杖上的水晶突然黯淡下来。伊莉迪震惊地看着法杖尖端。

而她面对的那条龙则野蛮地大笑起来。

“是的！”它喊道，“我还要更多！”

它在嘲笑她，然而伊莉迪知道这把法杖已经被它盯上了。意识到某种力量隐藏在这件礼物之中，这个德莱尼害怕她的敌人能吞噬法杖的精华。

她转向克莱奥斯特拉兹试图寻求帮助，但红龙自己也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之中。

另一条巨龙隐形了，并且消失在这古老的生物前。克莱奥斯特拉兹观望四周，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寻出些蛛丝马迹。

克莱奥斯特拉兹背后浮现了一个紫色的幽灵。伊莉迪想要提醒他，但是已经太晚了。

暮光之龙——是的，伊莉迪发现这名字更适合这种

令人恐惧的巨龙一一撞向克莱奥斯特拉兹的后背。红龙向前摔倒，这突然的重量将他牢牢地压在地上。

“我要吃了你！”正折磨着红龙的巨兽再一次吼叫道。然而，它并没有俯身去咬克莱奥斯特拉兹的颈脖，而是撕扯他的后背与翅膀。

这条古老的巨龙在痛苦呻吟。一个不祥的紫色光圈笼罩住克莱奥斯特拉兹。

这暮光一般的龙贪婪地吸允着……深红色的烈焰从痛苦扭曲的红龙身上奔涌出来，这紫色的巨龙立即吞下了它，暮光龙在不断地吸取克莱奥斯特拉兹的生命能量。尽管试图强忍住，红龙还是发出了无比痛苦的嚎叫。

克莱奥斯特拉兹的鳞片开始皱缩，就像一只飞虫慢慢被蜘蛛吸干一样。他试图飞向天空，试图挣扎开正在吸食他精华的敌人。

伊莉迪无法制止这可怕的盛宴。她的追猎者再次冲向她，几乎把她和法杖一块咬住。

巨龙从她身后飞奔来时大地都在震动。伊莉迪被绊了一下，完全失去了平衡。她向前摔倒，法杖飞出了她的手中。

当它看见法杖突然消失时，这条暮光龙胜利的吼叫声很快就转变成孩子气似的挫败。它并不知道这件纳鲁的礼物不在伊莉迪手中时会瞬间消失。

“它哪去了？”这条暮光龙叫道，“在哪里？”

她感觉这条暮光龙在阴森地逼近她。在她身后，克莱奥斯特拉兹仍在痛苦地呻吟。

天空被另一声咆哮撕裂，盖过了附近的一切声音。刹那间，一个雷轰般的巨大力量猛烈地撞击那条正在吸食克莱奥斯特拉兹的暮光龙。这条暮光龙被击翻在地。

靠近伊莉迪的那条暮光龙立即确认了它兄弟的命运，新出现的一条龙就盘旋在他上空。这条暮光龙立刻开始改变形态，尽管它应该避免与这个令它震惊的敌人直接交锋，然而这个新来的庞然大物的爪子已经狠狠地撕抓了下来。伊莉迪这时才发现那双巨爪正发着光。

“你喜欢和打不过你的家伙战斗，不是吗？”新来者咆哮道。他的声音，他的语气，都表明了他是一条十分年轻热血的龙。从他身上散发出的魔法来看，只可能是伊莉迪了解的那一种龙。

“你想吃？尝尝这个！”

当那炽烈燃烧的能量倾泻在它身上时，他那充满混乱的敌人再次尖叫起来。这些能量同时也昭示出了那条飞翔在空中的龙的位置。

一条蓝龙！伊莉迪曾经见过一条蓝龙，但那早已经随时光风化成回忆中的一缕残沙。她与之前那条龙并没有多少交集——其实女祭司那时只不过瞥见它划过天空——但是仅那蓝色的龙浑身散发着非比寻常的魔法就刻在了她的脑海里。而此时此刻，伊莉迪又在眼前这条蓝龙身上寻回了这样的感觉，甚至更胜于前。也许这条蓝龙还很年轻，但他体内蕴含着更强大的力量，并且他能将他的力量运用得炉火纯青。

在毫无察觉之下被抓住，而虚化能力对此又无济于

事，这条暮光龙不停挣扎着试图脱困。然而蓝龙并没有放开他的敌人。他渴望战斗，渴望发泄因伊莉迪能感觉到蓝龙追寻的敌人而生的挫败感。

“不会那么快就放过你的！”蓝龙吼道。“我们还没完，远远没完！”

既然无路可退，另一条暮光龙向蓝龙进攻。年轻的龙正处于困兽之斗的境遇，但是他似乎仍充满着斗志，无论结果如何。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红龙巨大的双爪子抓住了第二个攻击者，并在对手分身的瞬间，灼烧了暮光龙的翅膀。

伊莉迪终于聚集了足够的力量重新召唤法杖，但是她却不敢肯定应该做些什么。女祭司可不向让这两条嗜食能量的暮光龙满足它们的口腹之欲。她怔怔的站着，为她将作出的选择感到矛盾。

最终这场战斗变成了龙与龙之间的搏斗，无论她从她的导师那里学到了多么强大的力量，一个弱小的德莱

尼祭司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伊莉迪退了回来，现在她惟有用心祈祷。

似乎伊莉迪的祈祷发挥了作用。克莱奥斯特拉兹站在年轻的蓝龙身后，他们像亲密的老战友般站成一线。没有言语，只有行动。他们向那可憎的敌人发起进攻，蓝龙冲在前面，克莱奥斯特拉兹则把力量送出给他。

两条暮光龙尖叫起来，但是它们并没有逃走。它们眼中炽烈的疯狂并没有消失，它们的渴望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

“我们必须让它们耗尽自己的力气！”克莱奥斯特拉兹以命令的口吻说。

“这可能吗？”蓝龙反问道.

“一定能！”

在魔法的猛烈攻击下，两条暮光龙向后退却。它们的躯体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它们模糊的印象晃动着，最终碰在了一起。

伊莉迪默默地喝彩。暮光龙差不多要被击败了——

但是这两条暮光龙融合在一起。

克莱奥斯特拉兹和蓝龙惊愕的向后退。

“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物!”红龙的声音很沉重，“这不是什么把戏，是我们的力量让它们变得更加可怕!”

“我们要填饱肚子!”这个模糊的庞然大物大声吼道。一阵可怕的笑声来自于那双巨大翅膀遮掩下的怪物。

“不!”伊莉迪叫出声来。她举起法杖，知道现在她必须做点什么。

一道银白色的光芒从水晶上迸射出来，这道纯洁的光是让伊莉迪几乎落泪。她身上仿佛有千斤重担，但是仍不愿放弃。她所学过的一切都来自于此。她不会辜负克莱奥斯特拉兹和蓝龙。

当这道光接触到这条巨大的龙时——它突然分裂成了两个小得多的个体。

红龙和蓝龙缓缓地降落在地上，合拢了他们那巨大的翅膀。克莱奥斯特拉兹和年轻的蓝龙都无法聚集起他们的力量，但同时两条暮光龙也没有进攻。突如其来的安静笼罩了整个湿地。

这时，蓝龙咆哮起来。他的眼睛闪耀着光芒，两条暮光龙身下的土地开始翻腾起来。同一时间，一道蓝色的闪电毫无怜悯地打在了那两条暮光龙身上。

暮光龙再一次开始虚化。蓝龙猛然冲向前，然而暮光龙已经飞上了天。

“我们不能让它们逃走!”克莱奥斯特拉兹在他的同伴身后高喊道。红龙紧随着暮光龙飞了起来，并怒喷了一口将夜空照亮的烈焰，不幸的是并没有命中目的，但至少干扰了它们飞行。蓝龙紧随其后。年轻的蓝龙在他们敌人消失的地方来耀着光来回飞翔着。

但是无论他怎么做，所期望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伊莉迪感觉到了他的沮丧。究竟什么能够影响暮光龙仍然需要尝试。喘着气的伊莉迪支撑着法杖。她又有了召唤

一次法杖的精力……就像她所希望的那样。

她轻声地念着她在皈依信仰后学会的第一个祷文。它可以让人进入内心彻底平静的状态。伊莉迪只希望能用这方法帮助她生存下去。

法杖上的大水晶突然闪耀着光芒。

眨眼之间这道银白色的光芒延伸出现，在触碰到那两个敌人前分裂成两股。在伊莉迪的专注下，两道新的光线击中了它们的目标。

只是一瞬间，两条暮光龙变成了银白色。它们照亮了一切，震惊不已地飞翔在空中。

伊莉迪倒在地上，几乎失去知觉。她似乎看到了红龙在战斗，为了这次尝试她已经筋疲力尽了。

这通体闪光的暮光龙开始膨胀起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太对劲，红龙和蓝龙迅速朝沼泽地飞去。

这可怕的龙发疯似的狂笑。它们还在膨胀，每个都

和刚才它们变化过的那个形态一样巨大。

它们依然齐声狂笑着，然后一起爆炸了，混乱的能量横扫了整个沼泽。

在致命的力量如同雨水般落下的时候，一条巨龙在伊莉迪前方保护着她，让她不受到这沸腾怒火的伤害。

她听到了克莱奥斯特拉兹的声音：“不要害怕……”

湿地猛烈地震动起来……然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伊莉迪躺在红龙的翅膀下，只能够呼吸。她能感觉到克莱奥斯特拉兹沉重的呼吸，并知道他比自己伤得更严重。伊莉迪很惊讶他竟能与这两条暮光龙对抗那么久。

从伊莉迪身边传来一个似乎很耳熟的声音，“危险过去了。”

“是的，”她的守护者回答，“我也相信是这样。”

当他说这句话时，红龙离开了伊莉迪。她试着站起来，但是终还是需要一双强壮的手扶持。

那双手并不属于她预想的那个人，而属于一个看上去很英俊的同龄年轻人。伊莉迪觉得他外貌看上去像是精灵，但也有些许像她见过的人类。他穿着高筒皮靴，蓝色的裤子及与之相衬得衬衫和背心，就像一个在外狩猎的年轻贵族。

实际上，蓝色显然不仅仅是他喜爱的颜色，并且是他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人类或是精灵的眼睛是如此明亮的天蓝色——思考时会咪起来——也没有同样如此明亮的蓝色披肩长发。

“你是一个德莱尼，”他最终开口说道，“以前我遇到过你的同族，但是女性德莱尼倒是第一次遇见。”

“你是……你是那条蓝龙……”她的声音听上去明显在说这话时很羞赧，但是她想不出其他词了。她的思维和身躯仍然受着伤，如果不是他继续扶住她，伊莉迪怀疑她会倒下去。

“我就是那条蓝龙，”他回答道。一个非常短暂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使得他整个表情都明亮不少。但是当他看向一边时，一些阴暗的记忆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里，笑容很快就阴沉了下来。

他看到那个披着斗篷的家伙凑了过来，他皱了皱眉头。“有人在紧急时刻帮助我们真是个奇迹”，克拉苏斯对蓝龙说，“但是更让我震惊得是来者我很面熟。”他低下头，“你好，卡雷苟斯。”

“克拉苏斯……”蓝龙的语气有一些愤怒，“我感觉是你，开始我还不敢相信。”

“命运让我们在这里再次相遇了。”

“命运？更应该归咎于我的首领，玛里苟斯。他派我到这里来……如果我没猜错，他发现了你在这条路上。”他耸耸肩说道，“但我们仍像写好剧本似的在这里相遇了，是的。”

克拉苏斯朝他的同伴那走了一步，“卡雷苟斯！你知道我只是想让安薇娜过得更好——”

“你应该叫我卡雷克”，这个年轻人故意转移话题，对伊莉迪说，“我更喜欢这个称呼…… “

“卡雷克……我是伊莉迪。”

“现在你只靠自己能站稳吗，伊莉迪？”当她点过头后，卡雷克小心地放开了她。

“很好。”

克拉苏斯再次在他们谈话时插嘴，“卡雷苟斯——卡雷克——见到你实在是太高兴了——”

“我一点也不高兴，”他厉声打算道，“但是我不能袖手看着你被这些——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怪物……”他的目光落在了它们的残骸上，“但毋庸质疑的是，我知道它们从哪里来。”

“是的，年轻人，它们只可能来自格瑞姆巴托。”

“那么，我要去那里了。”卡雷克展开双臂时顺便看了一样他的脸，伊莉迪意识到这预示着他要变形了。

但是克拉苏斯抓住了他的手臂，从卡雷克刚才皱眉的样子可知这无疑是件危险的事情。

“独自前往可不明智，”克拉苏斯对他说。

“托付给你才不安全！”他靠近克拉苏斯的脸，“你给了她平静的生活，然后你毁了这一切！你让她活在谎言中，你明知道这一切都将以悲剧收尾！”

“不是这样的，卡雷克。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她不得不这样做。安薇娜的命运早已经写好_”

“不许你再提她的名字！”卡雷克举起了手，一把闪耀着光的剑突然出现在他手中。锋利的剑刃足以切开它周边的空气，并且剑柄铸造得非常完美，与剑身极其相配。

卡雷克将剑尖指向克拉苏斯，离后者胸口仅仅一两寸的距离。克拉苏斯泰然自若地瞥了一眼这把剑的主人卡雷克，“我知道她对你来说很重要，我也为她的死感到哀伤……但是安薇娜一直都在你身边。你应该重新审

视你自己，年轻人。”

像画面停止了一般，伊莉迪仍然还完全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她宁愿这争吵没有发生过，尤其是刚和暮光龙战斗完这节骨眼，然而很显然这争吵的隐患已经埋下很久了，而她并没有什么话或是行为可以去阻止。

卡雷克深呼了一口气。怒火渐渐消退了，留下了他的理智，“她献身前也正是这样说的。她说她悲喜交加。悲伤的是，她将要离开丛林……和我们……但是喜悦的是她回最需要她的地方去了。”

顾及到伊莉迪在这里，克拉苏斯平静地说，“安薇娜是一个善良细心的女孩。在她和卡雷克邂逅之后，我尽量把她藏在巫妖王及其爪牙的视线之外，尤其是达尔坎。”

伊莉迪回想起克拉苏斯记忆里那个皮肤白皙的金发女孩。一定就是她。

“她牺牲自己拯救了芸芸众生？多么伟大的传说

——”

这也许是卡雷克笑得如此放肆的原因，“你不会明白的，德莱尼！安薇娜从来都没有过真正的生命！她整个的存在都是因为一个魔法师的玩笑罢了！”他再次剑指克拉苏斯，但是却毫无伤他的意图，“他的玩笑！安薇娜并非人类，甚至连生物都算不上！她其实是高等精灵的力量源泉——太阳之井的化身！她操控魔法的能力炉火纯青，操纵生命对于她来说只是小把戏，所以用魔法让自己有呼吸和心跳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虽然伊莉迪曾经从别人那里听说过太阳井，但对此仍是知之甚少。它是一个已被毁灭的巨大魔法之源，这就是女祭司所知道的全部。此外还有一个它被重新填满的传闻，但现在看来不仅这个传闻是真的，并且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世界的意志决定了我们的一切，”伊莉迪试图低声安慰卡雷克，他显然非常在乎那个化身，“虽然我们会遭遇逆境，但我们可以变得更坚强。”

这双蓝色的眼睛再次变温和，“你会喜欢她的，德

莱尼……她也会喜欢你。”

伊莉迪鞠了个躬。

“我明白他为什么来这里，”卡雷克所说的“他”指的是克拉苏斯，“但你又是为什么呢？”

戴着头巾的法师也看着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完全说清楚，不是么？你在格瑞姆巴托寻找什么，伊莉迪？”

她没有理由隐瞒真相，尤其是在她发现他们的发现与她的目标存在某种联系之后。也许他们不相信，但是她还是准备告诉他们她所知的一切。

“我是在找……我是在找一条虚空龙，”德莱尼回答说。

克拉苏斯似乎很少因为什么事而惊讶，伊莉迪对卡雷克目瞪口呆的表情并不感到意外，然而克拉苏斯皱了皱眉头的表情已经足够说了问题了。

“她在寻找一条虚空龙……在艾泽拉斯！”卡雷克脱口而出，“但是在艾泽拉斯没有一条虚空龙！那些试图进来的虚空龙已经在外域的入口被我杀死了！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避开我们神殿的注意就通过那里。”

女祭司摇了摇头，“有一条虚空龙从这厄运中存活了下来。我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进来之后只能感觉到一点点了。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很像你，最先感觉到他，一个丑恶的仆人陪同着他。他们带着一个我猜测叫做克瑞萨伦之匣的物品——”

“克瑞萨伦之匣！”克拉苏斯看着卡雷克，他点点头。他们清楚的了解这个物品，以及它的作用。

“他们凭借着防御虚空龙攻击的那种法术，隐藏起了匣子的魔法扭曲使之避免被任何强大的存在察觉到。伊莉迪在心里想象着这些模糊的悲惨景象。

“没有任何血精灵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来避开我们蓝龙的侦测！”卡雷克坚决地说。他松开双手，像伊莉迪的法杖一样，那把剑消失了。很显然卡雷克的武器

和伊莉迪的法杖一样，只不过是法力凝聚的表象，并不是真正的实体。“没有！”

“除非他有着其他巨大的能量源……”克拉苏斯提醒道，思考着伊莉迪说的话。他开始接近真相的一部分，她想，实际上他能想到这一点已经令她很吃惊了。

“确实有一个能量源，”德莱尼伸出她的手，召唤出那把法杖。当那硕大的水晶像是有了生命般闪耀起来的时候，伊莉迪忽然感觉一阵短暂的剧痛，尽管她所受到的训练圈都是为了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她的感觉。

卡雷克一只手放在水晶上，试图弄清楚它的运行原理，“这不……这不属于艾泽拉斯！我知道了……我知道它的来源了……来自那些被称为纳鲁的生物……”

“它确实是来自于纳鲁，”她承认道，“我拥有一把。我的朋友……一个好朋友拥有另一把。它们是随我们来到艾泽拉斯用于正义事业的特殊礼物……”

“现在另一把法杖怎么样了？”克拉苏斯问话的语气似乎带着一丝疑惑。

“它被人从我朋友的尸体上夺走了，”伊莉迪轻声回答，“在他被杀死之后……”

“这么说，”红龙法师低声地说，“这个能量源让玛里苟斯强大的监控没有注意到异常……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担心最坏的事情还没有到来。”他又问卡雷克，“那个穿着斗篷的家伙……肯定是个血精灵，除了他们很少有其他人会想到干这样的事情……现在他还掌握着纳鲁的力量……”他皱了皱眉，“不知道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话，年轻的伊莉迪，你在追寻一个血精灵，而他使用从纳鲁那里偷来的力量，捉住并奴役了一头虚空龙……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的。”

“是的。”女祭司低头向克拉苏斯的睿智致敬。他确实看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那么，现在只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都没说，但我得提一下。”克拉苏斯确认他的两个朋友都在仔细聆听。“一个掌握了纳鲁力量的血精灵和一条虚空龙作为他的……随便什么，总之，你们是否认为他打算做某些他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想我们已经有了答案……或许

这只不过是更糟的事情发生的前兆……”

第八章

兹泽拉库浑身散发着闪耀的光，但这并不是由于他自身的缘故。他很虚弱，异常的虚弱，有时候他甚至以为，那些折磨他的人最终会给他这些天来梦寐以求的解脱。

作为一个能量生物，这条虚空龙几乎要完全消散了……然而咒语和魔法的镣铐让他不至于崩溃。他的捕获者需要大量来自他身上的物质，他们需要虚空龙的精华来完成他们的实验。

更糟糕的是，他们经常拿他来喂食他们不久前创造出的饥饿实验品。虚空龙很少会恐惧，但是自从兹泽拉库被俘虏后，他真正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

首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被关进了那个诡异的密闭匣子里，在阴暗幽闭的恐惧之中，他被带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接着，他震惊地发现已经陷入这魔法的束缚中无法逃脱。

现在，最可怕的事情降临了……他将被他们那个邪恶魔法的产物活活地缓慢吞噬掉。

兹泽拉库曾经是恐惧的散播者而不是感受者，所以恐惧对他的伤害更为严重。然而恐惧也滋长着他的愤怒和复仇的欲望，即使只有一线希望，他也要逃出去，杀光那些俘虏他的人，并吞噬他们的魔法精华。

不幸的是，至今为止他都没遇到这样的机会。他再次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挣脱，但依然无法冲破这魔法的禁锢。这种与他们相抗争所带来的痛苦，比起那种他将再次无助地被吃掉一部分的痛苦实在是微不足道。除非……

兹泽拉库是能量生物，而那怪物渴望着能量。

一个主意在虚空龙脑海里渐渐了，这个合理的想法让虚空龙削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是的，很快他们就要来喂他们的实验品了……现在兹泽拉库几乎是迫不及待了。

这里到处都是龙卵看守者，可以让罗姆尽情屠戮了他举起斧头，对自己仅剩的左手的表现很满意。没有一个龙人或是邪恶的血精灵能过他这关，他会让他们尝尝铜须矮人的愤怒。

他知道葛琳达的目光正紧随着自己。她是一个出色的副指挥，但她太过于关心他近来的情绪。罗姆意识到这是因为她认为他变得越来越相信宿命了，但他只觉得宿命是真实存在的。

尽管她并不赞同今晚的突袭。为了证明他们不辱使命，罗姆冒着危险带他们来到那个通往格瑞姆巴托的洞穴。这一次，并没有魔法陷阱在等着他们。

矮人们小心翼翼地前进。人类和其他的种族都认为矮人太过死板，但这不过是一种误解。罗姆研究了死亡女士手下卫兵的巡逻路线，这次他相信他已经了解将遇到各种的变化。

这里并没有预想中的陷阱，当他俘获到一个黑腭怪时才发现这事实。

这些哨兵就是普通的哨兵，不是化妆过的血精灵。

然而罗姆有另一个更紧迫的理由接近那里，一个连葛琳达也不知道的理由。罗姆想偷偷潜入那个最近的山头的洞穴入口，即使只能靠他自己。只有勇敢地抓住机会才可能充分了解那些诡异的嚎叫声背后的真相。

同时他觉得不能让其他人冒险。这件事是他自己的。

脚下柔软的触感让矮人停下了脚步。在某种角度上他们相对龙卵看守者和龙人有微弱的优势。他们地势很低，这让他们很容易能撤出敌人的视线，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夜晚。他们的敌人有很好的视力。但罗姆敢打赌矮人的视力比龙人们更好。

一个巨大的装备着盾牌和巨剑的龙人的身影出现在了视野里。他们是黑色的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因为血精灵和他的同伴似乎和死亡之翼的关系非同一般。但是尽管这些龙卵看守者穿着胸甲，胸甲上却没有任何标志可以看出他们忠于哪头龙。哪些龙人也一样。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生物效忠于死亡之翼自己，或者他的子嗣们，奥妮克希亚、奈法利安或其他知名的黑龙。但罗姆还是看到了一些线索。这些生物很乐意为血精灵和他的同伴服务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如果再加上那可怕的哭号声，这让罗姆更加担心。“如果可以活捉它的话，”他向葛琳达小声说道，“那最好了。如果不得不杀它也不错，我不想再出现上次的情况了。”

女矮人嘟囔着表示明白了。她给另一个矮人发了信号，矮人们慢慢围上了那个落单的龙卵看守者。

接着，有些东西引起了龙人的注意。它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呼号声，洞穴里立刻传来了回应。

“趴下！”罗姆低声命令道。葛琳达刚刚向其他矮人发出警告，另一个龙人就出现了。

罗姆等着更多卫兵的出现，但实际上守卫只有这两个家伙。罗姆嘴上露出了他不敢让葛琳达看见的冷酷笑容。洞穴从未像现在这么诱人过。两个龙卵看守者很难对付，但罗姆对他的勇士有信心。

可是，在他发出信号之前，引起第一个卫兵注意的东西让龙人向着矮人的反方向走去。罗姆屏住呼吸沮丧地看着那龙人离开了最佳的伏击点。他甚至曾经希望第二个守卫也能走到那个位置。

在第二个卫兵小跑着跟上之后，第一个守卫握紧了武器向一丛枯萎的橡木走去。罗姆试着找出他全部战士的位置，他想知道是哪个战士让龙卵看守者对那块地方产生了如此大的兴趣。

突然，一支箭从走在前面的那个龙卵看守者的脖子上绽放开来，第二支带着尖啸声紧随其后

但那个龙卵看守者只是晃了晃，接着他怒吼一声，将两支箭都从他厚实的皮肤下面拉扯出来。另一个龙卵看守者赶了上来，这两个家伙迫不及待的开始检查树林。

又有一支箭射中了第一个龙卵看守者，偷袭者的这个行为在罗姆看来真是有勇无谋。不过很快罗姆改变了他的看法，因为他看到一个瘦长的身影从树丛里跳了出来，用一把燃烧着炙热火焰的剑刺穿了龙人的胸膛，这

唤醒了罗姆关于他失去手臂那次的可怕记忆。

龙卵看守者发出了痛苦而惊讶的丝丝声。没有任何一把剑能如此轻易地刺穿它坚硬的皮肤，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龙人很快就恢复过来，重重的一斧头砍向他的敌人。

那斧头可没有龙鳞那么结实，在瘦长身影的第二次攻击下被劈成了两段。龙人怒吼着伸出了他沉重的带抓的手，将他全身的重量压向他瘦小的敌人，想要将对方碾碎。

但它的速度太慢了，它的敌人灵巧地跳到一边，并用魔法剑刃贯穿了那庞然大物的喉咙。

那几乎切断的脑子向后仰着，看上去就好像那个龙人张口结舌地瞪着天空一样。龙人巨大的身体仍然还继续着死前冲锋的步伐，但是那只不过是由于他的身体对于死亡的反应迟缓罢了。

另一只龙人目瞪口呆的看着它的同伴如此迅速地被杀死，直到阴影中的偷袭者向着它的肺部刺去才反应

过来。在先前那个龙人倒下之前，两个人已经战成一团。这只龙人的武器没有发光，但是看上去似乎足够结实能抵挡住新来者的剑上的魔法攻击。

“我们干什么？”葛琳达焦急地问。

罗姆咕哝着说：“我们去帮那人一把！”

他的决定并没有那么大公无私。当他确定这场战斗已经在偷袭者的控制之中，这位矮人领导决定向着洞穴偷偷摸去。

龙人和他的敌人互相兜着圈子，罗姆第一次有了那家伙到底是什么生物的想法。是一种精灵，但不像血精灵，事实上他看上去————

新来者的兜帽掉了下来，银白色的长发从她的肩膀上滑下。她就像罗姆之前想的那样是一位女性。并且很熟练地使用她的武器，就像任何一位高等的游侠一样。

但是……幸存的高等精灵可难得一见。

即使在黑暗中，他了解她应该穿着的全副装备：长

筒皮靴，叶绿色的短裤和衬衫，外面罩着合身的胸甲。手上戴着延伸到肘部的厚实手套，但她依然可以完美地拉动她的弓——那是她的另一件钟爱的武器。

罗姆甚至知道她的名字，在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了她之后。这是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名字，因为她曾参加了推翻格瑞姆巴托兽人的战役。

“温蕾萨?风行者……”他自言自语到。“呃……格瑞姆巴托的兽人应该是都死光了呢……”但她没有死，他知道。她是男巫罗宁的朋友，这是罗姆知道的所有的内容了。但她为什么出现在这，罗姆并不清楚。

而且这是否意味着罗宁也在附近呢？

其他的矮人们包围了龙人。在他们和温蕾萨之间，罗姆看到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这位矮人首领偷偷地向着山洞口走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第二个龙人没来得及向其他同伴求救真是矮人的运气。罗姆快速地爬向山洞。作为一个矮人，他可以凭直觉找到最佳的藏身之所。接着，只要小心的深入，

直到找到那源头——他的计划被上洞中发出的让人沮丧的光芒打断了。罗姆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现在可不是对抗那东西的时候。

他咒骂着转了个身。他们必须撤退了，但是得先对付了第二只龙人才行。它半跪着，不顾身上几处明显的伤口，依然还在顽抗。用牙齿咬紧斧头柄，罗姆尽矮人的最大可能跳了起来。他落在了龙人的背上，接着抬起上身，用脚夹紧龙人的身体。罗姆拿起斧头深深地劈入了龙人的后背，但是斧刃只是勉强刺穿了鳞片。甩开另一个矮人，龙人试着抓向背后的罗姆。巨爪就在他脸前一英寸的地方，但却无法再向前了。

高等精灵再次发起了冲锋，切入了龙人厚实的手臂这巨大的生物转过身来面对着她。咬紧牙关，罗怒再次打出一记重击。凭借着多年战斗经验带来的准确性，他试图打中上次留下的伤口。斧子嵌入地更深了，暗红浓稠的血喷涌而出。这个卫兵抽搐着。葛琳达和其他矮人对它的腹部造成了细小但不可忽视的伤口。那位高等精灵也帮了不小的忙。

罗姆再次向同一点打出一记重击。龙卵看守者抽搐

了一下然后倒下了。罗姆滚了下来，落地的时候几乎抓不住住他的武器。

“让我们离开这里!”他轻轻地说道。精灵睁大了细长的眼睛:“罗姆——”“感人的相聚留到以后再说吧，我的女士！这里就要出来一个你不会喜欢陪着的东西了!”

她很知趣地点了点头跟上了队伍。在他们周围，其他矮人觉得更加困惑。“我们要带上她？一个血精灵？”葛琳达问道.

“我不是血精灵!”温蕾萨厉声说道。“我永远是守护高等精灵的游侠!”“没时间讨论这个了!”罗姆咆哮道。“赶快!”在他们开始前进的时候，光芒已经从山洞口向外扩散开来。“那是什么？” 温蕾萨问道。

他们的首领暗暗骂了一句。“继续前进，我的女士!”温蕾萨很轻松地跟着罗姆。事实上他几乎已经喘不上来气了，而她却连一点也不显得疲劳。勇敢的向四周看了看，罗姆看到那光芒已经从山洞里溢了出来，光的源头是一柄法杖水晶杖头，而拿着法杖的人正是那个血精灵血精灵环视四周，但是却没有看向矮人和他们新队友逃

离的方向。

接着四周的环境挡住了矮人视野里的血精灵和他危险地宠物。尽管来到了一个适合减速的缓坡上，矮人们还是继续用他们向回形针一样的小短腿努力地跑着。罗姆无时无刻的想要找出他们紧随的凶残的血精灵，但所看到的只是让人焦躁的黑暗。

终于他们到达了罗姆认为安全的地方。那是不远处一个隐蔽的隧道入口。带着游侠在身边，这位矮人首领向着入口走去。“铜须部族的罗姆，”温蕾萨低声地说道，而矮人首领用斧柄敲了敲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缓缓地移开了露出了下方的入口。“温蕾萨女士，也许我该说很高兴见到你，但当它牵扯到格瑞姆巴托时我觉得一点也不好”他用手示意她滑下去。尽管她比他高了许多，但她清瘦的身材让她很容易地钻了进去。

罗姆直到他的最后一个追随者下去之后才跟了过去。在他下去之前，他最后看了一眼。光芒还没有追上来。点了点头，他吧石头移回了原位。温蕾萨几乎半跪着一面前行，一面研究起这个隧道。“这地方对魔法有很强的干涉作用。”“没错，这地方以及周围的很大一片

区域都被这种晶石围了起来。”

她摸了摸一块伸出墙面的晶石。“好奇怪。它们看起来非常普通，但我从未听说过这种材质的物体。”

“你应该感谢这位女士！否则我们都会被那个该死的血精灵发现了。”她对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毫不在意，却抓住了话中另一个可怕的重点。“血精灵！你看到他了吗？他在格瑞姆巴托?”“这有一个血精灵在格瑞姆巴托，没错！他和黑暗女士！他们是一伙的--”

游侠在罗姆前跪下了。尽管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伴侣但罗姆也情不自禁地被她惊艳的美丽吸引了。。。但可怕的担忧紧随而来。“这就是我想打听的血精灵!”愤怒充满了她音乐般的嗓音。“一想到他和我如此之近。这应该就是他，你--你近距离的看过他吗？”

罗姆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大笑，向她出示了他手臂下残余的部分。“这是不久前龙人干的，当时我和那个血精灵就像现在你和我一样近。”

“他长得什么样！”

“他是个血精灵！”这对任何一个矮人来说足够了，但很明显温蕾萨想知道更多。罗姆集中精力，试着回忆起一些细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他提到了血精灵的脸型嗓音，甚至是那发光的绿色圆球。虽然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说的越多，精灵的表情越沉重。

“这足够了，”她最后说。她闭上了眼镜思考着对策在她睁开眼睛看着罗姆之前，她轻声地低语道“这只可能是他了。”

“他是谁？你认为你认识他？”这句话刚一出口，罗姆就后悔了。她很可能认识这血精灵，因为血精灵是高等精灵的一个邪恶分支。他们选择了用恶魔的力量和恶魔战斗的道路——像水蛭一样从恶魔身上吸取魔力——在人类、矮人和其他少数的坚持自己立场的高等精灵眼中，永世地诅咒着他们自身。这个血精灵很可能是精灵的老相识了，甚至可能是温蕾萨那个年代的一个游侠同伴。而且毫无疑问温蕾萨痛恨他。

“我认识这个血精灵，是的，”她最后回答道。“我和他很熟。我跟着他的踪迹自从他试图偷走我的孩子们的那晚，吉拉玛和加拉达林”

“我的天啊！”罗姆认为没有任何罪行比袭击孩子更严重，尽管他自己还没有后代。“你的孩子们？怎么会有人敢从罗宁?德雷格塞菲利那里带走你的孩子”罗姆使用了那个现在被称为传奇的名字----德雷格塞菲利一 龙之心“那么你……”

“罗宁因为太忙而去晚了……”她不带任何怨恨地说道，仅仅是陈述一个事实。“修复达拉然有太多工作要做了。”这次她并没有解释更多，即使是矮人也知道那里遭受的巨大破坏。

“至于我……这个血精灵很清楚怎样对付我。”

“另一个游侠……或是曾经的游侠，恩？我是这么想的”

温蕾萨没有在听，她注视着前方矮人们用的火炬，她的眼睛是一片明亮的蓝色。“罗宁设下了这样一个结

界保护着我们，提防着那些着可能会报复，或是视我们为威胁的人。有一阵子那个结界并不那么经常用到，而我太自大了。”

“自大？”

“是的……自大。我，一个游侠，开始享受我的家庭迷恋我的孩子。当结界发出警报时，我差一点就太慢了。我冲了进去将他赶跑，这才发现他差点就成功地侵蚀了孩子们的灵魂。”

“他——他想要那些孩子干什么？”葛琳达问道

“你说任何一个渴求魔法的人想要那两个想要法师和高等精灵的后代、在血统中蕴藏着如此巨大能量的孩子干什么？”罗姆反问她，他对自己的问题显得遮遮掩掩而且充满恐惧。

温蕾萨点了点头。“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知道尽管结盟了，他还是会这么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找到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她摇了摇头，“因为这些他所做的事情，罗宁和我都没怎么

好好休息过。在这结束之前我们都不会休息，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分头寻找不同的踪迹，尽管在这期间我们保持着联系。”

她从胸甲下取出一个中间镶嵌着蓝宝石的三角形护符。护符用一条链子挂在她的脖子上。

“这个看起来……有点熟悉”

“罗宁带着你看到的那个，并把它改成这种样式。”

罗姆咕哝着说道“你上一次用它联系罗宁是什么时候？”

“一天前”

“嗯，它在这不起作用，因为那个阻止血精灵追逐我们的原因。”

温蕾萨皱了皱眉头，把护符放回了胸甲下面。“这是一个小麻烦但却可能是一个大好事。我现在知道了他在这。泽恩达瑞要付出代价。”

罗姆再次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愤怒。“‘泽恩达瑞’听起来你很了解他。”她的笑容和声音一样冷酷。“我对他比我的任何一个姐妹都要熟悉，因为他姓风行者，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兄弟。”她抚摸着匕首柄。“所以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我将终结我兄长对魔法的邪恶渴望，即使这意味着我的牺牲。”

“有什么说错的吗，我亲爱的泽恩达瑞?”黑暗女士打着一丝幽默问道。“你会对这个感兴趣的。”他用法杖指着的地方离她研究另一个蛋的地方不远。

过度负荷的黑腭怪感激的把血精灵命令他们从发现地一路搬来的两具龙人的尸体放到地上。这些劣等的生物一做完这些就退到了一边。

“我以前见过龙人的尸体。你应该还记得我们曾被一群矮人袭击过，这件事你到现在还没好好处理。”

他不顾她的评价。他用法杖发光的一端捅了捅其中

一具尸体。“这是被一个矮人击杀的，在其他矮人的帮助下，从它身上众多的伤痕可以看出”泽恩达瑞接着指着另一具尸体说。“这是被魔法武器杀死的……一个比铜须矮人要高大得多的凶手”

她转过身来正面对着他说：“那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吗？”

“你说他就在附近，那个你希望他来的人！这就能意味着他就在附近吗？”这个被黑色覆盖的女人笑了，眼神冷酷而骇人。“你认为他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我亲爱的泽恩达瑞，如果他来了，这将是一个更神秘更强大的魔法伤口，而不是这……”

“不是哪样--”他停下了，因为她打算跨过他去检查其中一具尸体。一只修长漂亮的手在尸体上滑过，停在尸体的喉咙上。她笑了，她喜欢这种杀人的手艺。

“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干的，”笼罩在一片黑暗里的女士评论道。她的手上突然发出了红色的光。那光芒再次从尸体的喉咙上滑过。“他们轻易击中了弱点。

“你在做什么？”

“寻找一些线索，”她再次起身，回答道。当光芒散去以后，泽恩达瑞的同伴向他伸出了手“而真相离我们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

泽恩达瑞不喜欢在说话的时候留有疑问，他说道：“如果你知道些什么，说出来！”

她瞥了血精灵一眼，并且立即吓住了后者。“记住你在和谁说话，然后仔细地考虑一下你的语气！我可以忍受你所做的大多数事，但即使是我这么好的耐心也有极限。。。”

泽恩达瑞明智地闭上了嘴。他畏惧地低下了头。

“这就好多了”她用手指着尸体。

一个火球从她的手掌中窜了出来。火球分成了两半向着尸体冲去，在数秒内把两具尸体烧成了灰烬。

黑衣女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满脸愉悦的表情。“啊迷人的芳香，不是吗？”

“能给我一些提示吗?”血精灵提醒她道。

她用另一只手把灰尘扫出了房间，最终飞进了格瑞姆巴托无人使用的深处。在尸体躺过的地方只留下一个箭头。

“捡起来。”她命令道“它看起来熟悉吗？”

血精灵冷笑道。“这是高等精灵的!”

“是的，但不仅如此。我认识它。你也应该认识它。”

“是的”他吧箭头翻了过研究着它的构造。它不像是石头，更像是白珍珠。事实上它比普通箭头更有杀伤力。“这是萨拉斯人的杰作！这上面有银月城游侠偏好的标志！没有血精灵会帮助杀死守卫的，那么说。。这里有个幸存的游侠。”

“我知道这两种精灵的区别。”这可怕的女人凑过

去盯着他说。“我相信你知道是谁干的，这真有趣。”

“没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着，扔开了箭头仿佛那东西烫手一样。“什么也不会剩下。。。我会处理这件事的……”

“那最好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的计划。”她紧紧地盯着血精灵说，“我对你不抱太大希望”

说完，她转身继续研究那颗蛋。泽恩达瑞对于自己像黑腭怪一样被喝退感到很愤怒，但他用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掩饰了自己的愤怒。而且他有另一只方式发泄自己的愤怒。那个鲁莽的女人——从她和那个法师的结合以及他们所生下的杂种中就看得出来——他还没来得及回去处理她的两个孩子，她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来找他了。

太好了我的表姐，泽恩达瑞一边走出女士的巢穴一边想着。也许你给了我另一条通向我所渴望的魔法的小路呢，一条更安全更隐蔽，并且不用听从任何人的路。

接着，山洞中传来一阵咆哮的回响。那个“宝贝”又饿了。那位女士，没有给出任何警告或是经过任何合理的讨论就停止了给那怪物的食物共给，只是为了研究它的另一种生长方式。不管怎样他们达成一致要在明晚之前再喂它一次，来看看这样做是否能促进它的生长。

再忍忍……我还能再忍受她一段时间，他暗暗下着决心。接着……接着我就有能力对付她和你，而不是仅仅在这阴暗的地方用我的时间和能力换取好处，还要用你的仇恨来完成我的计划。

血精灵笑了，他现在很饿。但是很快他就能大量补充能量了，而且这力量强大到几乎永远不会消退。

那时，他也同样可以满足心中的渴望了。

第九章

在他们小心行进的时候，伊莉迪知道了更多关于卡雷克和安维娜的传奇。这位年青的蓝龙，如克拉苏斯一般，而他还是半精灵的形态。伊莉迪知道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个性和职责使然，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他想用话语

来刺激那位年长的龙。

“她是我见过的心底最善良的人，是的，”卡雷克惆怅地说，“诚实又不虚伪，即使她现在不在了，但她就是她……”他眼睛游移地看着走在他们前面几步的克拉苏斯。这位长者自从他们又开始行动以后就没有说过话，伊莉迪不知道他是在担心他施加的防护魔法还是根本没有办法说出能够缓解他同伴痛苦的话语。

卡雷克有谈起他初次见到安维娜的情景：当时他被伪装的达尔坎雇佣的由哈克因?灰石领导的巨龙猎人追杀，而这位这位满心仇恨的矮人，差点成功捕获并杀死了他。

尽管达尔坎仅仅只是想增强他的魔力，但是他对原来太阳井的毁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并不知道那个时刻，他邪恶的主人阿尔萨斯在匆忙的亵渎并抽取太阳之井的能量后，并没有将太阳井的能量全部消除，相反地，在那个时候，它大部分的能量都外溢了，并在很远的地方开始重新凝聚。

但最终达尔坎还是察觉到了太阳井精华的的凝聚，

因此他带领了一队天灾士兵到了这个地点。

起先，没有人意识到安维娜就是太阳井精华。一个像是飞蛇和龙的混合体的微小生物在这边孵化。安维娜立马就和它做了朋友，并在听了它的声音后把它命名为拉克。

尽管克拉苏斯没有减慢速度或是扭过头来，他还是插话了“喔，拉克，他能飞吗？”

“它在她做了这些后立马就消失了，我想他也许是想让你知道，你的担心并没有任何意义……”

克拉苏斯转过了头来，尽管是很短暂的一瞥，而且他也面无表情，伊莉迪还是知道他感受远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强烈。“我仅仅只是想为艾泽拉斯做点好事，卡雷克……而拉克并没有回到我身边。”

“嗯哦，这小家伙看起来比我想的要敏感的多。”

“拉克不再属于我了，他渴望和安维娜呆在一起。”

这位稍微年轻的法师愤愤的说。“而他也绝不会是第一个。”

“在拉克孵化后发生了什么？”伊莉迪连忙插话道她担心他们会激励的争吵起来，而现在也绝不是他们应该积怨的时候。

卡雷克告诉了她这个充满奇遇，悲伤，但又包含希望的故事。与另外一个叫做泰莉的女性蓝龙一起调查一位叫做伯雷的法师。而他们的研究将他们带到了塔伦米尔，这块土地上，他们不仅遇到了一位曾经是圣骑士，叫做乔纳德?麦克的边境土地管理者，同时也遭遇了达尔坎和天灾军团。在经过一番苦战后泰莉将达尔坎烧成了灰烬，他们两个带着乔纳德一起踏向了前往艾雷山巅去寻找已经悔过的哈克因?灰石的一位表亲的旅程，而这位矮人能够除去卡雷克和安维娜喉咙周围的魔法。

但是洛基被一位叫做博伦?范利玛?摩尔迪斯的被遗忘者所囚禁。他某种程度的知道安维娜的本质，并想利用她来增强一个叫做耐奥祖之眼的宝物。而这是一件能够唤醒巨大亡魂的邪恶的晶球，摩尔迪斯也曾利用它召唤过一头冰霜巨龙。

“我们勉强从天灾军团和摩尔迪斯手上逃出，”卡雷克的声音开始有些难过。“感谢这位伟大的牛头人，特拉格为了帮助我们被他的主人杀害了……”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伊莉迪问道，她感觉这件事绝不简单。

而蓝龙也证实了她的担心。“情况非常糟糕，但是一切都还好。洛基被杀了，而达尔坎绑走了安维娜……”

她以前救助过的伙伴都跟随着她，并全力的营救她但安维娜还是被这个应该被烧死了的高等精灵拖到了太阳井原来的所在。而在营救她的途中，他们遭遇了博雷尔。而卡雷克认为正是他的邪恶计划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

而伊莉迪很轻松的就猜到这个博伦是谁。“这个法师……就是你，对吗？克拉苏斯。”

“当然，他有千万个名字，千万个伪装！他早在一万年前就干预过暗夜精灵的堕落。他什么都没做仅仅是

干预并诅咒每个能够吸引他注意的人!”

克拉苏斯转过身来，他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但眼睛似乎像火烧一般。伊莉迪下意识的向后退了步，甚至连卡雷克也震惊的沉默了。

“我能记得这几千年来，我因迫不得已，而向他们寻求帮助；我记得，每位人类，精灵，矮人，牛头，土灵，兽人，龙和其他各族的勇士的名字；我能够记得他们的样子，而他们多半都死了，我到现在都还能回忆起那些死掉的人是如何从这个世界消失的！甚至在我熟睡的时候，我都一直在默念这些勇士的名字!”这位红龙法师无意中宣泄了他千年来压抑着的情感，把周围的空气都震裂：“假使我死了能将他们复活，我现在就替他们去死，卡雷苟斯！不要忘记这一点……绝对不要，这些逝掉的英灵，每一个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就像我的亲人一般。”

克拉苏斯的肩膀因激动而颤抖着。这两个男人盯着对方，似乎在用一种听不到的语言在激烈的辩论。过了一会，克拉苏斯转过了身去，又继续了了他们的旅行。卡雷克稍微楞了一下，最后还是跟上了伊莉迪走在克拉

苏斯的后面。

伊莉迪不敢对刚才的冲突表露出自己的焦虑。因为刚才的争吵，他们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他们很有可能被别人发现了。伊莉迪说不清楚到底有什么危险，但是他知道这样的行为让他们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而且她也不希望这两条龙又开始不和。

伊莉迪很想知道跟多关于卡雷克和他所挚爱的安维娜的事，更想知道在安维娜“献身”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绝不是该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刻，她更应该将重点都放在这次旅行上。

但卡雷克明显想要继续下去，不过他的话语里明显没有了对克拉苏斯的敌意。

“在安维娜牺牲自己之后，我回到了我的族群。”他轻声的对伊莉迪说。“但是我再也没法在洞穴中呆着，一切看起来都这么让人拘束。我，我造成了不止一次的打斗，而且我们不用牙齿和利爪作战，我们使用魔法。我的一切恶行最终传到了玛里苟斯大人的耳朵里，他认为我再也不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再也不能……。这都

是这个任务带来的……带来的灾难抑或是诅咒。”他盯着克拉苏斯背说着。“克莱奥斯特拉兹，我知道你们被派去驻守格瑞姆巴托的守卫遭受了什么。这是我们都面临的问题，我希望你所爱的人不在这些深受痛苦的人之中。”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的确有一些……他们正是……”

卡雷克沉默了，但是伊莉迪突然紧张了起来。她回想起了她遭遇过的类似的情景，而这些情景现在似乎就在眼前。

有人在使用另一支纳鲁法杖……因为某种特殊联系，她能够很清楚的感知到这一些。

她想要解散她的法杖，但是太迟了。尽管她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法杖上的红宝石开始发射耀眼的光芒。

“你在做什么——”卡雷克问道。

法杖在她的手中挣扎着，她感觉到它变得虚无了，

就像它开始溶解了一般。她现在必须将她的精神与肉体高度集中，以至于她都不敢分心去警告她的同伴。

但是，克拉苏斯多少了解到了一点。“卡雷克，他正设法抢夺她的法杖！我们决不能让此事发生。”

年轻的蓝龙用一只手抓住了法杖，他周围泛出一团蓝色的光环。卡雷克尽力把这光环引导入纳鲁的礼物，紧咬的牙齿发出了咯咯的声响。

但是水晶本身的光变得更加的强烈，这些光吞没了蓝龙。他不禁发出了一声尖叫，并后退了好几步。

同时，法杖似乎已经完全离开了伊莉迪。伊莉迪整个身体似乎都绷在了一起，她用尽气力来将法杖挽留在她身边。

克拉苏斯把手握在了伊莉迪手的外面，他闭起了双眼。法杖的光环同样淹没了他……但他仅仅发出了一小声轻哼。伊莉迪知道这些正在攻击克拉苏斯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而他现在正在承受着怎么样的痛苦，她为他惊人的忍耐力所折服。

一道深红色的光开始侵蚀法杖的光晕，克拉苏斯不仅让法杖的能量回溯，也让伊莉迪得到宝贵的争取主动的力量。她和克拉苏斯一起，准备破灭这个血精灵妄图倍增他偷窃来的力量的阴谋。

然后……攻击停止了。伊莉迪和克拉苏斯放松了下来，长舒了一口气。

“谢谢，谢谢你……”伊莉迪勉强地道歉道，她现在已经精疲力竭

克拉苏斯看着她问道。“你还好吗？你控制住了法杖？”“是，是的。”为了更加保险，她解散了法杖，将它送去了仅有纳鲁知道，而也只有她能够召唤的地方。

她也希望，这个邪恶的血精灵将没有办法继续他几乎成功了的邪恶计划。她知道他的族人并不全是施法者但是他明显有非常高超的魔法技艺……或是说他的抢夺魔法非常的强大。因为这个原因，她必须打起十二分的警惕。如果只身一人，她很可能没办法保住纳鲁创造的圣物。

而她，也很可能会因为保护法杖而死去。

她把注意力转到卡雷克身上，他现在才刚刚站起来他看了看克拉苏斯和伊莉迪，然后朝着克拉苏斯大声的吼道，“你身边所有的事都不简单，是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非常高兴。”

伊莉迪走到蓝龙边上。“让我看一看你的手。”

“我很好，”他坚持道，并把他的手递给了伊莉迪：刚才因为法杖而烧伤的地方现在都已经全部自我恢复了“看见了吗？没有事。”

但是伊莉迪还是不能确信，她拿过他的手并用手指柔和的碰了下他的手掌。

卡雷克警觉的说“你刚才做了什么？”

“我只是要确定残留在你手上的法杖能量。而且我要一点时间将它们排除。”

“我已经治疗过了。”

“你治愈了物理创伤，但是你把这些能量困在了里面。我想你也不希望它们在你体内扩散吧。”伊莉迪又召回了法杖。卡雷克开始向后退去。“你要用它吗？”

“你没听过，毒药本身也能是解药吗？所有的伤痛都会被治愈的。”她并没有说出，她现在这么做仅仅因为那个血精灵现在并不会尝试抢夺法杖“放轻松点。”

卡雷克皱了皱眉头，但是还是将她把杖头放在他掌上。他相信她，所以他允许他用杖头的水晶刺穿他可能被能量侵入的地方。

水晶明快的闪烁着。

一些卷须状的能量从他手掌的伤处溢出。

“我对魔法之王起誓！”卡雷克深吸了一口气。“我没有感觉到它在我身体里……”

“没有吗？……”伊莉迪就回答了这么一句。当这些藤蔓状的能量回到法杖中后，他就收起了法杖。“如果你愿意，现在可以治愈这些伤口了。”

他开始愈合伤口，而同时，伊莉迪也解散了他的法杖。在做完这一切后，她才放宽了心。

“现在该做些什么呢？”卡雷克问道。

他们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嚎叫，似乎专门为了回应他们。

这些回应的嚎叫似乎都是向着伊莉迪而来。

兹泽拉库变得很焦躁。他有一个逃生的计划，但是现在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借助。那个女法师和她谄媚的血精灵跟班已经给他们创造的东西喂食过了。兹泽拉库现在唯一能做的的就是使让人发疯的等待。

然后，他突然感觉到他并非一个人。那个人被满身鳞片的虫子般的黑腭怪所遮蔽，而他也感知不到。而且，

他也没办法破除束缚住他的魔法。

他眼前出现了一团忽隐忽现黑影，当它变清晰的时候兹泽拉库辨出了他：

这个可恶的精灵，可恶的血精灵。

这个叫做泽恩达瑞的可恶的家伙。

在一定条件下你能看见我，他沾沾自喜。真是奇特！这法杖充满了力量，而你能看见……这更加证明，它是这么的神奇。

虚空龙尽量去相信他脑中冒出的声音，这声音像深刺入他身体的尖针，强烈地激怒了他，而着也一定激怒了血精灵的躯体。

嘿，嘿，放松点，我的朋友。泽恩达瑞嘲弄道。这不会浪费太多时间，而这也仅仅只是我们两个间的事情额？

这让兹泽拉库感到有点兴趣。他能感觉到他膨胀的

野心，这野心几乎大的要显现成实体。

让我们看看能从你身上抽出些什么……

泽库拉在黑暗中瞥了眼血精灵手中古怪的法杖。这法杖的光线甚至不被那些黑鄂怪所看见，这绝对不是这个血精灵的东西。这个血精灵肯定是背着黑暗女士在做一些她不喜欢的事。

我几乎成功了，他非常的痛苦，而他也仅仅只为自己痛苦。要不是有人干涉，我已经得到它了。我需要更多力量……而你是最好的材料……

就如虚空龙想到的，泽恩达瑞想要从他这里吸取能量。这法杖非常强大，但是这个血精灵想做的事绝对需要更多的能量。

兹泽拉库藏起了他心中的喜悦，也许他也会对他们创造的东西做同样的事。

阴影移近了一些，他把水晶对着兹泽拉库。

突然，泽恩达瑞转了起来。那血精灵逃跑了，一些东西混着诅咒像雷鸣般摇晃了虚空龙的思绪。

过了一会，让兹泽拉库真正恐惧的家伙飞进了洞里那些黑腭怪连忙跪下。

“喔，我宝贝的孩子，”这个黑衣的女士轻语道，“你现在怎么样？”

她并不想听到他的回答，因为她用魔法将兹泽拉库的胃给封住了。并不像刚才的血精灵，这位女士重来都不会刺探他的思想，尽管他也知道她完全明白他的想法。

“你的力量回复了吗？我希望你现在很好而且精力充沛！你也喜欢又好又壮，不是吗？”

她的话语让他颤抖，让他仅存的信心几乎一点不剩他确信她知道他所有的小伎俩，而她也无情的玩弄着他。

“泽恩达瑞！”

泽库拉觉得那个血精灵不会回答，他甚至觉得这个血精灵不敢呆在这附近，不过让他吃惊的是泽恩达瑞还

是大步跑进了大堂。他看起来非常的无辜……就像孩童一般。

“我刚才正在找您呢，”这血精灵回答道。

“在找我——还是希望我不在？”

他假装被委屈了。“当然，我就是在找您。”

仿佛身体内部燃烧一般，这个血精灵缩成了一团。他的血就像岩浆一般的炙热，泽恩达瑞觉得全身的肉都被这毒血炙烤着。

他跪在了地上。法杖出现在了他的一只手上，但如果他想用它，也绝对再没有机会了。法杖从他手中滑出，然后消失了。

“这很疼吧，我想你一定想把你的皮全都扒下来，然后把所有的血都放出来，不是吗？但是你逃不出我的手心……我要你承受这一切的痛苦……”

这血精灵满地打滚，疯狂的抓着自己的胸口。她看

着他挣扎了好一阵，然后停止了这个法术。

疼痛瞬间停止了。泽恩达瑞浑身是汗，但是停止了呻吟，过了一会，他的呼吸也平复了。他向上望着黑衣女士，脸上诚惶诚恐。

“今天只是小惩大戒，但也是我最后的通牒。你深深的激怒了我，但是我还是会给你一条活路，给你这个下贱的种族一个梦想的，得到魔法的道路。

血精灵明智没有说任何事。

“我知道这件你偷来的宝物对你有多重要，”她又对法杖补充道。“我同时也感觉到，那些接近这里的人中有一个人带着它的双子星。真是有趣啊，你一定是想要把它也弄到手吧……我说的对吗？”

泽恩达瑞很小心的点了点头

“我想，你可能会对我狡辩道，另一件玩具对我们的计划有用……但是我绝对不会容忍你因你的私心而扰乱我的计划。”

“我，真的不敢了。”

“认真的考虑下你刚说的话，泽恩达瑞?风行者。你已经让我非常的失望了。我讨厌失望。而且我的子女再也不能让我失望了……”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你的意愿进行，我的女士……”

她笑了，这表情让虚空龙和血精灵都心惊肉跳。“这才是我想要的，这才是……”

她迅速的对着尽力的避着她的兹泽拉库，但是她的话还是对不敢动一步的泽恩达瑞说的。

“不过，你幼稚的想要夺取另一件玩具的企图给了我一点提示，让我知道该对这头龙做点什么。而现在也是该考虑这些事情的时间了。你也许会好奇，我派出了一队黑腭怪哨兵去进行抓捕，甚至还动用了你可爱的宠物。”

这让泽恩达瑞的眼睛吃惊的眯成了一条线。“当然……！你随时都可以用他们。”

“我很高兴你愿意这么做，”她嘲笑的说到。“我知道你一定很吃惊我自己就能够操纵他们……”

“当然不……”

这位带着面纱的女法师很惬意和把手交叉在一起。“我们是不是该为我们的客人准备点什么？”她慎人的笑着，然后转向了兹泽拉库。“然后，在做了这些后，我们要喂下我的的孩子。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应该要饿了会非常饿哦……”

她丢下恐惧的泽恩达瑞迳自走掉了。她走时说的话让这条虚空龙开始觉得，这个女人刚才不仅提醒了泽恩达瑞 同时也警告了他自己：他想要的任何小手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如果真是这样，兹泽拉库觉得自己真的是毫无希望了……

第十章

尽管它们在捕猎时显示出野兽般的直觉，它们的吼叫声听起来却不像是野兽。如果靠近一点听的话，就更像是人类……或是矮人。

那些在格瑞姆巴托快速奔跑的黑腭怪，他们身体特征像野兽胜过像人。它们跳过凹凸不平的地面，表现出与它们的身型不相称的敏捷。其他的一些黑腭怪在岩石上爬行着，甚至倒挂在岩石下端寻找他们的猎物。

他们贪婪地嗅着地面，空气，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切。他们从他们的女主人和狩猎的好手那里知道，他们的猎物刚刚停留过的地方，但是也许还有其它的入侵者也在附近，比如说铜须矮人。如果可能，那些黑腭怪对抓捕他们远方表亲有着浓厚的特殊兴趣。

毕竟，铜须矮人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上好的佳肴。

无论是用双足还是用四肢，无论是在平地或是峭壁这群野兽都能迅速地追上它们的猎物。在不远处，一小队龙人护卵者一直在巡逻。它们并不是擅于狩猎的好手

仅仅是领队。它们从属于那个黑暗女士的仆从，那个龙人，拉斯克。

拉斯克比他的同族看起来更庞大些，同时也更加凶狠恶毒。此外，在龙人中他更是属于非常聪明的那一种，甚至比一个血精灵或侏儒还更狡猾。他知道一些连泽恩达瑞都不知道的关于他女主人的事情，因此他执行她的命令时总是带着顺从……和崇拜。

出于和黑腭怪一样的杀戮欲，他命令那些龙人守卫去寻找那些猎物。他的女主人告诉过他可能遇见的状况尽管这义务十分艰巨，拉斯克只期盼给那些入侵迎面头痛击。

“动起来……”他直接碾碎了旁边的一个黑腭怪，鞭笞声中满是急躁的怒火，“找到他们……”

黑腭额怪惊慌地跑起来，现在他们很接近了，非常近。

拉斯克回到了离他最近的龙人守卫身边，“这个气息……”

龙人守卫露出凶猛的牙齿笑了，他接过长官的火把朝着身后挥了三下。

一点微光短暂地出现了后再一次消失了。拉斯克点点头，“很好……”他用力鞭打了身边的一个黑腭怪，“我们找到他们了……”

“现在已经没有理由再伪装下去了，”克拉苏斯严肃的说，“我们要找的那些家伙正在主动寻找我们……”

“你一定得实话实说么？”卡雷苟斯的语气仍然带有一丝敌意。

克拉苏斯不理睬他，而是张开了他的双臂。这个戴着头巾的人开始变化——随着一阵呻吟，他变大了一倍但是看起来还是像一个奇怪的精灵，而没有出现一点他真正的样子。

当伊莉迪跳过去帮助克拉苏斯的时候，卡雷苟斯开始了他的变身。与克拉苏斯不同，他的变身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保护那个老家伙的安全!”蓝龙命令道，他飞入蓝天。

德莱尼知道让卡雷克——或者说现在是卡雷苟斯——离开是一个错误，然而卡拉苏斯再一次需要她的帮助。她俯身看着倒在地上的克拉苏斯，试着弄明白她能做些什么。“这一切……都是计划好了的。”他喘着气说，“我身体的这种虚弱！这是……从我来到这里的很久前就开始计划的”“你的意思是？”女祭司问这句话时将她的手贴在他的身上，希望能找出他痛苦的源头。

让她惊讶的是，他忽然大声地笑了，“谁——还能有谁是他们期望会过来探寻真相的？蓝龙……是的……因为他们是魔法的监护者！但是——但是正因如此，他们没能预料到我。”

伊莉迪不能理解他说的话，也无法想象他的痛苦。她思考的时候，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上腹部，但是这种感觉十分微弱，似乎这东西十分微小，或是有着非常好的伪装。

“不用担心我！不要让——不要让卡雷克去他们那里！我还有办法去破坏他们的计划！我只需要一些时间！”她往天空望去，现在把蓝龙唤回来已经太晚了。伊莉迪把这告诉克拉苏斯。

“年轻的蠢货……”红龙法师喘出另一口气说，仿佛情况有所好转，“我只不过感到惊讶，只要他能等我们一会……”

在说话的同时，克拉苏斯举起了他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在那只手中，伊莉迪看到了一枚极小的金色碎片，它看起来很漂亮，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十分可怕的。

“在所有的地方中”克拉苏斯继续说，“格瑞姆巴托是惟一让我想象我会用到这东西的地方，毫无疑问它和这座恐惧之山中的邪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站直了身体。“我很遗憾卡雷克可能再一次遭受不该有的痛苦。”

他的骨骼颤动着，他的眼睛翻了几次后闭上。伊莉迪开始以为他出现了一些痉挛，不过德莱尼这时候才发现他在用危险的力量施放一个强大法术。

“过去在这里除了兽人，还曾有龙在这里，”削瘦的施法者低吟着，“而龙群之中曾经存在着黑暗之中的黑暗，现在我呼唤那些不堪的记忆来加强这个法术。”

然而不管克拉苏斯怎么做都没有一点效果，取而代之的是，那个金色的碎片突然变成了黯淡的黑色。

克拉苏斯痛苦地低吼了出来，尽管他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还是让那粒碎片掉了出来。当它掉在地上时，那粒碎片恢复最初鲜艳夺目的光彩。

女祭司立刻想去捡起它来，然而她的同伴大喊，“不要！”

她的手指甚至还没有接触到那碎片，然而德莱尼脑海里忽然出现一种可怕的影像。她看见了龙群的影子——成百上千的龙——如鬼似魅一样环绕着她。不……不是幽灵……是记忆……

这时，那些影象消失了，她再一次回到克拉苏斯身边……只是他们没有独处多久。从所有的岩石和建筑后

走出一些看起来很像矮人但却长着蛇蝎般鳞片和富有攻击性的四肢的野蛮生物。他们向这里靠近，用他们背着的尖矛或鞭子扫清前方的障碍。

克拉苏斯朝着离他们最近的人做了一个手势。

在那个人的额头上，一个闪耀着光的奇怪符文浮现出来。

“这个符文在这里没有人懂得！”红龙法师突然说，“没有人，除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一条鞭子悄悄地缠住了他的手腕。这个可怕的矮小生物用力挥起他手中的武器，但是克拉苏斯轻松地站在原地。“即使有这东西缠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击中的目标，”他对攻击者发出嘘声。依靠着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他用一只手就把他的敌人拉过来……撞在另一个扑向他的敌人身上。同时，伊莉迪也踢倒了一个试图从侧面攻击她的敌人，并且在他倒下去的过程中，一掌击中了另一个敌人的脖颈。

一把标枪从她头上飞过，差一点就把她戳穿。当敌人拿回标枪想再一次攻击时，她照着克拉苏斯的样子抓

住了敌人的长枪。以牙还牙，女祭司将她的敌人举过头顶扔了出去。

然而，疾风一般飞来的鞭子在伊莉迪来得及用它之前就卷走了标枪。她毫无畏惧地唤出了她的法杖，祈祷着另外一半的所有者不会在这时试着把它唤走。

在她看来，克拉苏斯在阻碍她的施法，但是实际上他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他太关心她了。克拉苏斯虽然是一位能力超凡的巨龙，但是他现在既不能变成他真正的自己，也不能使用他天生的魔法。

她开始疑惑她到底能做些什么。假如这些被符文击中的生物不受法术影响，这把法杖对她而言只能作为一把物理武器来用。不过她还是将法杖指着向她冲来的下一个敌人。她集中精神……

那个长满鳞皮的矮小生物被冻结成跨步的样子，他可怕的嘴还大张着想上前狠狠咬她。

她为她成功的施法而感到惊讶，德莱尼几乎没发觉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在接近。那人似乎和她自己体型差

不多，接近是一个人类或是精灵，但是看上去它们的父母是克拉苏斯或卡雷的种族，尽管他们的肤色漆黑如夜。

“他！”它嘶嘶地叫着，“女主人想要抓住他！其他人都杀掉！”

伊莉迪的法杖对着那个龙人。

一阵巨大的吼叫声响彻了整个天空。

她抬头看见了卡雷克，一个奇怪的灰色光环围绕着他，他垂直坠落下来。

克拉苏斯拉她往回退，“走，德莱尼！我会赶走他们—”

这时，他变僵硬了。他本来就苍白的面容变得更加苍白。他努力地想要站稳。

“没有哪个法师杀手有这样强大的力量！”他厉声说，“没有——”

同样灰色的光环围绕着他。他痛苦地呻吟。然而，他摇摇欲坠的时候，突然伸出手去推了女牧师一把。

“去吧。”

伊莉迪和她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了。

若不是因为某个恨之入骨的人，要让这个高等精灵留在这个幽森隐闭的地道里是件困难的事。温蕾萨愤恨于不能冲出去取了她那危险的远亲的性命。

“他有可能会走出来！”她不是第一次要求了，“我只要命中一箭就能解决了他！”

“在你给他一箭前你早下地狱了！”罗姆争论道，“他不像我见过的其他血精灵！他极度渴望魔法，是的，不过他拥有足以把魔法丢向你或是其他闯入者的力量！他有那把我跟你讲过的法杖，再加上他的那些叫做法师杀手的宠物！”

“我不像我丈夫一样是个法师，那些东西对我几乎没有影响！”

“你没有见过这些法师杀手！有人改造了它们，我敢打赌是那个黑衣女人做的！”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你刚才提到过这个人！她是什么人？另一个血精灵？人类法师？”

这个老兵掏出他的烟斗，吸了几口，但与其说他在吸烟，还不如说他在尽力来平复自己的焦虑。“没有太多关于她的情报，不过我倒是有一两个大胆的猜测。她苍白的面容让她看起来真实身份可能是一个人类，也可能是个精灵，也许是个混血儿。”

“这样的混血儿是非常少见的，我的孩子们可以证明。你的意思是……她有什么特征？”

罗姆回想起他最后一次看见那个黑暗中的女人——他庆幸自己只是远观，“她的脸被面纱遮住了，不过这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她的一边脸——以我爷爷的胡须

起誓，她的那一边脸——一些地方是被火烧焦的皮肉！”

“她是个被遗忘者！”另外一个矮人忽然插嘴说。

“她不是被遗忘者”，他们的领头人驳斥道，“她还有生命的气息，尽管那种气息看起来是如此地疯狂与邪恶！”

温蕾萨思考着这些问题，“她叫什么名字？”

“我们没有听到过任何东西叫出她的名字。他们对待她的态度就像她是个女王一样——而且还是充满邪恶和野心的那种。黑腭怪对她充满了恐惧——”

“黑腭怪？”

“过去的黑铁矮人氏族，至少他们看起来有点相似比起人而言更像是野兽。他们长着如同龙人守卫一样的鳞片，常常用四肢奔跑。”

“他们的牙齿有毒，”葛琳达主动说。

“并没有毒，不过他们吃的秽物会让你感到恶心，黑腭怪才不关心食物究竟是生是死。”

温蕾萨点点头。从她脸上的表情，罗姆可以猜到她在比较她和黑腭怪之间的速度区别。最终，她说，“你认为那个女巫是谁？她在格瑞姆巴托里做什么？”

“喔，我猜测她最有可能来自达拉然，不过这只是因为我知道她拥有魔法。至于她的真实意图，假如牵扯到那座恐惧之山，这肯定不是啥好事，经常传来的怪吼声可以证明。”

他已经告诉了她关于那些怪叫声的事情，甚至还说了从那个血精灵的折磨下被救出来的事情。温蕾萨提起了点兴趣，不过只是因为关系到泽恩达瑞。

“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他！”她再一次说，“绝不！”

罗姆因她的执着而叹息，尽管他也具有同样的性格。

一个斥候忽然溜进人群中间。

“拉斯克出来了在寻找什么！”那名斥候焦急地大喊。

“你听到了什么？”罗姆问道。

“他像一匹被火烧着皮毛的狼一样对跟着他的黑腭怪吼叫！至少有两三个龙人守卫跟着他！”

这个矮人队长摩挲着他长满胡须的下巴，“在那个女巫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的之前，拉斯克是不会出去的。他是她手下最强大的龙人，惟独他可以不听你堂兄弟命令，倘若他不愿意听。”

“或许他知道泽恩达瑞在哪里？”

罗姆发誓，“我的女士，现在去追踪拉斯克就跟你想去追踪你堂兄一样愚蠢！”

“那么你的点子是就待在这里，罗姆？我感觉从你的嘴巴里走漏出来的那堆废话听上去就像是没胆子跟人打架一样！”

她说完这些话后咬住了嘴唇，显然为她刚才失去理智的怒火感到后悔而内疚。洞穴里一片寂静。

罗姆靠着墙嗑了嗑烟斗——才发现他还没有填上烟草，更别说抽烟了，这让罗姆轻声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我是在犹豫，没错，因为之前的一些事让我早就崩溃了，当我们遇到你之后的那段时间，我本打算进入格瑞姆巴托群山里，我没有说谎。”葛琳达愤怒地跳来跳去，“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有心事——”

“安静下来！再像这样吵下去你会把那些黑腭怪招来的！”

“拉斯克在找什么？”温蕾萨问道，“还有其他人在外面？”

“在你出现之前，我还以为这里除了我们就没有其他人——那时候是你用火焰箭救了我，是不是？”

精灵游侠点点头，但是心不在焉。“罗宁？难道是罗宁？他可能危险了！”

罗姆很不情愿地想到。“那个法师？他不可能在这里，并且，他可是一个强大的小伙子！”

“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她把头转向了出口。“一面帮我一面执掌达拉然就已经够让他筋疲力竭了。而且他本来也没准备去领导他们，只是他们在绝望之中向他求助。疲倦和厌烦是他最大的敌人……而且你们也觉得这些法师杀手与你们前面所遇见的敌人完全不同。”

带着一些勉强的语气，矮人还是表示同意，“这是件麻烦的事……”

“我必须去，”她穿过其他矮人身边，他们没有得到罗姆的命令，站着不动。

他发出一声叹息。丢掉还没使用的烟斗，他检查着他自己的斧头。“别光坐在那”，罗姆对温蕾萨身边的战士们低吼，“你们觉得该让她一个人走出去？”

其他的矮人都吼叫起来，随着温蕾萨站起身来。罗姆的表情凝重起来，他厌倦战斗，但是更厌倦做一个缩

头乌龟。他并不是十分明白这种感觉，也放弃了把它弄明白。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做好再一次出发的准备了，保护他的战士们不被杀死是他的责任。

现在还包括了那个精灵游侠。

先前那个报告拉斯克消息的斥候已经推开了那块石头。他开始向上爬，温蕾萨在他身后不远处。

从上面忽然传来一阵咒骂声。其他的战士踌躇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洞口。罗姆推开其他人向前爬去：“什么东西？龙人？血精灵？”

他们为他让路。尽管只依靠着一只手，罗姆还是轻易地攀爬着。

他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这完全是一种对这个老矮人而言太过于复杂的情况……

一个人倒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然而，并不是龙人，龙兽，更不是血精灵。实际上，罗姆不敢肯定这被一件宽大披风包裹着的人是什么。温蕾萨跪倒在躺在地上的

人面前。带着戒备的心理——在这里的一切事物都可能是陷阱——她把这个人的身体翻转过来。

这是一个女人……至少没有人会预料到，甚至连那个对这个种族了解更胜铜须矮人的高等精灵也一样，显然被他们的发现震惊了。

但是至少她可以叫出她的种族来，一瞬间消除了罗姆的疑虑。

“一个德莱尼人！”

克拉苏斯没有发现卡雷克的踪迹，那条年轻龙的卤莽很可能让他被抓进了里面。然而，克拉苏斯并不能责怪他同伴的错误，因为他也没能做得更好。

那些法师杀手显现出实体，使用一种红龙法师非常熟悉的闪现术。但是他所困惑的不仅包括它的持续性——他的魔法本该扰乱那些元素——还包括它能够反射

红龙法师法术的特别的强度。

他现在知道很早以前当他把自己的想法送到格瑞姆巴托时所面对的是什么了。在那时，克拉苏斯就已经对它起了疑心，但是他那时还没有做好完全接受事实的准备。

现在，真相已经越来越接近他了。

法师杀手是一种半透明的蓝紫色生物，周身遍布尖刺状的锋利物体，应该是双肩的位置有突起的锐利尖刺还有一个可怕的鸟首。两个炽烈的白色眼珠是唯一明显的实体。有时候，它似乎有手臂，不过有时候又没有。

但是无论它真正形态是什么，都并不是克拉苏斯在艾泽拉斯的历史记载中读到过的那些法师杀手。某种强大的魔法改造了它们，非常强大的魔法。

如此强大，或许，强大如黑龙？

这会是……这会是死亡之翼做的？克拉苏斯感到困惑。毕竟在这里发生的可憎的袭击事件都牵扯到黑色

的龙人和龙人护卵者。

他磕磕碰碰地退后，他想多争取些时间来对付意外出现的敌人。两个长着鳞片的矮家伙马上进行攻击，虽然他还没有和他们硬碰硬的能力，但至少红龙法师知道如何解决这两个家伙。

他张开他的嘴，嘴唇和喉咙开始伸长到超乎寻常可能的程度。从他的口中，一股剧烈的火焰迎面吞没了对面的两个敌人。

地面突然崩裂开来，大地在震动，火焰、岩石四处乱飞，然后如雨般落下，吞没了那两个黑腭怪。一条鞭子紧接着抽中了他的手臂。克拉苏斯赶紧退后，然而痛苦很轻微，他转身直面着那个龙兽。

“那么，你们的首领活下来了，是吗？”克拉苏斯问那个凶神恶煞的家伙。

这个龙兽只是在大笑。他没有看着克拉苏斯，但是目光落在他身后。

红龙法师本能地躲向一旁，然而已经太迟了。他确实一直在注意那个法师杀手……但是他所认为的那个法师杀手不过是一个残像。

现在它就站在他的右后方。

它的声音再一次在他的脑中咆哮，这可不像是一个法师杀手的行为。更何况有人已经对此蓄谋已久。

他动弹不了，但却能继续施法。与矮小生物战斗的经验让克拉苏斯不再去看法师杀手，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周围的元素流动。然而，在他的法术能够影响到土地和空气之前，克拉苏斯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从他的控制中脱离，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攻击法师杀手，而是攻击他自己。

如此近距离地对抗这种超乎想象的反射法术的能力，克拉苏斯连释放魔法盾保护自己的机会都没有。如此强大的一击将他打飞到空中然后狠狠地撞在岩壁上。当他一着陆，脚下的土地突然崩裂，这意味着他的另外一次干扰性的攻击也被对手利用了。

克拉苏斯再一次感觉眩晕。在正常的情况下，他还从未见识过能对他造成如此大伤害的力量。但是在格瑞姆巴托这样的地方，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正常情况”。

他躺在地上，脑子已经是一片糊涂了。过去他一度非常粗心，但是更糟糕的是，他现在就像头温顺的牛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向屠宰场。

龙卵守护者仔细打量着他 ，伸出恶魔般的黑色爪子，给他看一样掌心里的东西。

虽然他现在看起东西来迷迷糊糊，但是红龙法师一眼就认出它来了。是那种薄薄的发光的金色碎片，但却不是之前他曾经用过的那块。

龙卵守护者笑的更开心了。他欢快的动着自己血红的舌头说道：“女主人已经等你多时了……”

第十一章

伊莉迪睁开了双眼。她挣扎着坐起来，大叫道：“不！别把我送走！”等她喊完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与克

拉苏斯或者那头年轻蓝龙在一起。 女祭司现在躺在一个被火把照亮的洞穴里，一群矮人围在她身边。

不……除了矮人外，还有另外一个更熟悉的种族。

确认了自己已经身陷囹圄，德莱尼人开始召唤自己的法杖——但是她还没来得及举起它，那个精灵就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腕。

伊莉迪试图纵身跃起，脑袋却撞到了低矮的洞顶，她晕头晕脑地跌落下来。

那个银发披肩的身影抓住了法杖，然而只能惊异的看着它在自己手中消失了。“这是什么魔法？”

“一种不会让你作为武器驱使的魔法，血精灵——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瞧瞧，别用那样的名字称呼我德莱尼人!”这女人吼道，“我是一个高等精灵...”

伊莉迪这才注意到迥异的地方。她曾见过其他的高等精灵，懊悔自己没有立即注意到她和血精灵的区别—

一她的眼睛里并没有那种邪恶的绿色光芒。

“高等精灵...请原谅我的鲁莽，我的老师们会对我很失望的。”

“那么，你一定是个牧师。”

“我还在努力成为一个牧师。”德莱尼人在回答时为自己见识的匮乏感到一丝羞愧。高等精灵耸了耸肩，介绍道“我是温蕾萨，你边上的矮人是罗姆，这些战士的首领。”

“你好，我的女士。”这个壮的矮人嘟囔道。

伊莉迪注视了他很长时间，仅仅是因为她注意到罗姆并没有他外表看上去那么老。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并不礼貌，德莱尼人赶紧移开了目光。

“你的名字是？” 温蕾萨提醒道。

“伊莉迪。”

“你到格瑞姆巴托附近来干什么，伊莉迪？”

“我来寻找——”女牧师欲言又止，回忆起之前发生的最后情景。“克拉苏斯！不，他们需要我的帮助，他们在哪——”

在她继续说下去之前，高等精灵抓住她：“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的名字是什么？”

“克拉苏斯！我们被一些像生有鳞片，像矮人一样的野兽攻击。”

“黑腭怪！”罗姆咆哮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他们紧追在在你和你朋友身后，嗯？”

“别惦记那个了！”温蕾萨打断道，“你刚才说的‘克拉苏斯’高大，苍白，看起来像一个精灵，眼神比他的长相沧桑得多？”

伊莉迪点头同意。罗姆皱了皱眉，说道，“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难道是……”

他靠近德莱尼人，“从你眼中，我敢说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是的。”然后女祭司再没说什么，暗暗地对温蕾萨使了个眼色，示意那些矮人的存在。

高等精灵很显然看透了她的想法，她低声说：“罗姆，我说的已经太多了。能不能给点时间只留下我们三个人谈谈？”

“都散了吧，”罗姆命令其他矮人，“你，葛琳达，还有你们，都有事情要做，不是吗？”

温蕾萨等到最后一个矮人战士离开后，小声地对伊莉迪说：“最好让你的嗓门能多小有多小，声音在隧道里很容易传播，而那些矮人又很八卦。”

最后一句带有玩笑的意味，罗姆轻声笑了，但是并不否认。“那么，是真的吗，我的女士？”他最后问道。“你说的克拉苏斯就是我苍老记忆中的那个名字吗？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难以置信’这个词用来形容他很恰当，罗姆，我不用问，就知道你了解的已经足够多了。”

“肯瑞托的克拉苏斯，”他说，是的，“我还知道他是……红龙。”

“其他人，有谁知道吗？”

“没有，我们会保守秘密，我发誓。”

温蕾萨皱了皱眉。“你的言行看上去有些不同了，罗姆。我不明白这些变化。”

“如果你指的是我的嗓音，跟你的手下还有别的人类交流了这么长时间，我学了不少他们的言谈方式，现在很久不用了，所以我的语调可能隔三差五的来回变化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份工作，尽管它很疯狂。”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脸，“如果你指的是我的外貌。我只能诅咒格瑞姆巴托了，我这么多次的在这该死的山岭中穿行，被它所污染。我没跟其他人说，但是大部分参与从兽人的奴役中解放她的战斗的人都早逝了，他们衰老的比正常更快。或许我是个顽强的家伙，可是邪恶依然慢慢的侵

蚀着我。”

“你本可以不回来的。”

“我不会让任何其他人置于我的境地……”他挥舞着愤怒的拳头。“但是不管此地还是彼方，只要克拉苏斯——克莱奥斯特——克拉苏斯在这附近，我们就一定能最终把再次挑起格瑞姆巴托事端的家伙做个了结，不管它是什么！”

伊莉迪一言不发，更多的是因为她的脑袋开始晕晕乎乎。她用自己的技能驱散这疼痛，总算能开口说她早想说的话了。

“克拉苏斯和卡雷克正处于危险中！这里到处都是黑腭怪和龙人——”

“没错，龙人拉斯克和护卵者，肯定是他们……”

“可是还有一些克拉苏斯称之为法师杀手的东西……”

温蕾萨似乎并不担心："法师杀手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麻烦。"

女祭司回忆起克拉苏斯的焦虑："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而且克拉苏斯似乎遭受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疾病或者是伤痛。"现在她调起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他好像在怀疑这一切背后的力量，他好像对此很熟悉，从他的反应上来看。"

"加玛的血仇……"罗姆突然说。他的眼神与温蕾萨交会，"你们也许没料到……"他补充说，口音又变回了他说话的惯常方式。

"不可能！"她的回答带着同样的惊异，"尽管，也许……不！"

"什么？"德莱尼人问道，"你们在说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

矮人用独臂摩擦着自己的脸庞，说："那就对了，你不属于这里或者艾泽拉斯的任何地方，你不会知道这黑色的猛兽。"

“黑色的野兽？龙人身上生有黑色的鳞片...”

“是的，他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服侍他们的主人，它们的存在证明他还活着，并且在这幕后操纵。”

“一条黑龙？”在艾泽拉斯的日子里，女祭司从未见过或者听过这一切。但是它显然确实存在。“他是如此的致命？”

“不仅仅是致命，”温蕾萨纠正道，“他就是死亡。”

“没错。”罗姆总结道，开始追寻他最黑暗的记忆。“嗯……可能是死亡之翼还活着，并且回到了格瑞姆巴托……”

噩梦侵扰着克拉苏斯，其中大部分是他不想拥有的记忆的重现。他深爱的女王和伴侣，以及族群中的年轻人，是怎样被兽人所奴役。克拉苏斯看到红龙在战斗中丧生，像猎犬一样被奴役他们的兽人所使用。

另一番景象掺杂了进来：一个邪恶而英俊的贵族，燃烧军团的恶魔们，一场宏大的集会……

这些记忆中的一部分并未曾发生在格瑞姆巴托，却以各种方式和它联系在了一起。克拉苏斯试图醒来而未能成功，他感到如此虚弱。这些噩梦和记忆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进行下去，而无视他的感受。

然后，这痛苦的幻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他不是孑然一人的感觉. ……不管他现在躺在哪里。

“你看上去跟大多数人都不一样，”这带着嘲弄的声音最终让克拉苏斯醒了过来。“我测不出你到底属于我们精灵的哪一个分支。”

突如其来的震惊传遍了这个红龙法师，他怒吼一声猛地睁开双眼。

不幸的是，克拉苏斯首先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了自己双眼的泪水。

他试着动了动胳膊和腿，发现它们被捆住了，仅仅依靠铁链本不能束缚住他，但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虚弱感充斥着俘虏全身。

“啊哈，你醒了。”靠近他的身影是一个血精灵，带着虐待狂般的笑容。“好多了，我尽量试着礼貌一些，毕竟，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克拉苏斯盯着血精灵拿着的法杖，和伊莉迪的完全一样。起初他担心伊莉迪也被抓住了。然后他回想起他最后干的事情：把她传送到一个格瑞姆巴托附近的地方或许她可以获得一时之安。

但是克拉苏斯和卡雷克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年轻的蓝龙也被捆绑着，躺在他旁边。卡雷克依然失去知觉，他现在看上去像一名战士，而不是一条龙。克拉苏斯希望抓住他们的人尚未认出他们的身份。

不幸的是，血精灵很快击碎了他的小小愿望，“你们是龙，我意思是你们两个都是……真有趣，这让事情朝着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了。”

克拉苏斯没时间浪费在一个奴才身上：“他在哪儿你那邪恶的主人在哪儿？”

“‘主人’？我，泽恩达瑞，没有主人……”血精灵用法杖顶了顶克拉苏斯的胸口。“你最好能用更尊敬的口气和一个能给你希望的人说话……”

红龙法师带着新的意味注视着他，然而这时血精灵目光移向他身后，轻声抱怨道：“来得真不是时候……”随便血精灵拿起法杖，向黑暗中退去。

克拉苏斯敏锐的直觉让他留意着血精灵离开时的轨迹，但是他并未表现出来，直到那黑暗的身影在房间中消失。为了拯救自己和卡雷克，克拉苏斯密切注意着周围的环境，以寻找脱身的机会。

他最终发现了导致他虚弱的原因。一个金色的尖利碎片悬浮在空中，正好处于肢体接触不到的距离。施放在上面的魔法十分高明，克拉苏斯很了解想让那个碎片漂浮在特定高度需要怎样的技巧。

除了碎片之外，整个房间再没有一处不寻常。这表现出了真正捕获克拉苏斯的人的一种自信——血精灵已经间接证实了他并不是这里真正管事的人，以及证实了那黑暗中身影的身份。血精灵说的一些话困扰着克拉苏斯，就在方才他离开之前，他提到了“她”，而不是他。她……

“奥妮克希亚...”龙族法师倒吸了一口气。是的，现在他知道抓住他的人是谁了。不知为什么，死亡之翼的长女幸存了下来。现在一切都趋于明朗了，就等她最后想怎么样对付他。

当然，虎父无犬女，她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意志，在自己位于尘泥沼泽南部的巢穴中不断产下龙蛋以传宗接代，甚至还变成了普瑞斯托家族的一员，在暴风城中伪装成卡塔娜?普瑞斯托，试图瓦解联盟的领导层。

但是，她还是玩过界了，她针对瓦里安?乌瑞恩国王的密谋反而自食其果。最后，瓦里安国王和一支勇敢的队伍将她赶回了尘泥沼泽，并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杀掉了她，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

她足够狡猾，很有可能骗过了瓦里安。奥妮克希亚和她哥哥在龙族之中也属于最聪明的那一小部分，但很可惜这样的聪明用错了地方。奈法利安甚至已经实现了他父亲和妹妹事业的一部分，创造出了多彩龙。事实上，他的事业也同样被终结了，据称一群勇敢的战士杀死了他。但是如果奥妮克希亚从他身上吸取了教训，就能解释格瑞姆巴托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了。

一阵沉闷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类似矮人的可憎生物急匆匆的走进来，似乎是为了确认俘虏还在这里。击败克拉苏斯的队伍中就有这样的生物。仔细看去，它似乎是矮人和龙的杂交品种，和它相比连龙人和护卵者也能算是英俊的了。

这个生物跑向卡雷克，用一种饥饿的眼神看着他。克拉苏斯毫不怀疑它可以兴致勃勃的吃掉活物。他凝聚全身的力气盯着它，直到它意识到他在干什么。

释放的咒语在它的前额闪耀，释放出光芒。 这生物咬着牙齿惊恐地逃离了这里。

克拉苏斯没指望他弱小的法术能够奏效，但是他希

望至少能够把那家伙吓跑。计划成功了，但是他却变得更加疲惫虚弱，更加受制于那邪恶的碎片。

然后他感觉又有人接近了，这次不会有错了，从没这么近过……

这些奴隶的女主人大步走进房间。通过薄薄的面纱她低头带着一种温和的兴致凝视着克拉苏斯，眼神里写满了巨大的满足感。“我相信你还好吧？”她的注意力转向卡雷克，“这个英俊的年轻蓝龙又是谁？能得到你们两个真是太高兴了...”

克拉苏斯皱了皱眉，这不是奥妮克希亚，他可以感受到。但是她散发出的一切都预示着她拥有那可怖的黑色双翼，而奥妮克希亚是为数不多的雌性幸存者。她把脸转向一旁，更容易看清被毁容的那一部分。克拉苏斯意识到这样的伤痕在她龙形态的时候同样会表现出来，并且想象着她那时候的样子

然后他才认出捕获他的人。“你是死亡……”比奥妮克希亚和她可憎的哥哥更充满死亡的意味，甚至超过了死亡之翼。黑暗中的女人发出了低沉的笑声，她掀开

了面纱。随着其他部分显露出来，现在她被毁的面容已经呈现在眼前。“我没改变吧，嗯？”她嘲弄的说道。“一个女人会希望长久保持美丽的……”

“你永远不会改变……你的邪恶，希奈萨拉娅。”

“希奈萨拉娅……很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我起了个不错的人类形态的名字……希奈丝特拉……反正我的龙名对我那无人悼念的配偶毫无用处……”雌龙弯腰看着他。“多长时间了，我亲爱的克莱奥斯特拉兹，五百年，还是一千年？我们最后一次彼此相伴是什么时候了？”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不管是五百年还是五千年都不够让我愿意看到你的脸，希奈萨拉娅！你所爱的耐萨里奥给你留下的疤痕从没有治愈，是吧？它们依然在灼痛，不是吗，自从你们最后一次交配？”

希奈萨拉娅不仅仅只是一条黑龙，她是死亡之翼的原配妻子，他们家族大部分邪恶后代的母亲。奥妮克希亚和奈法利安受到的威胁绝不仅仅来源于疯狂的大地守卫。希奈萨拉娅一直就是他计划的得力助手。

但是她也早该死了。克拉苏斯开始回忆过去，大约已经是五百到一千年之间的事了，那时候死亡之翼的生死还是个大问题。希奈萨拉娅那时要活跃得多，她竭尽全力在达拉然的法师中散布传染性的诅咒，感染十分有效的阻止了他们的工作。克拉苏斯曾经密切参与了对这一计划的阻止行动。在进程中，表面上似乎希奈丝特拉被她自己的魔法反噬后丧生了。

但是龙族法师痛苦的意识到，耐萨里奥家族成员的狡猾足以嘲弄死亡……

雌龙可怕的脸并不是由于那次事故或者任何她参与过的计划造成的。正如克拉苏斯所言，她可怕的伤痕完全是她疯狂的伴侣所造成的结果。邪恶的魔法和黑暗力量传遍了耐萨里奥全身，他的身体发生变化，他开始持续燃烧，如此炽热以至于他的同族也无法忍受他的接近，更不用说被他抓握住。

希奈萨拉娅是和黑龙交配后的唯一幸存的配偶，尽管她脸上残酷的伤疤经过几个世纪后依然在流淌脓液。这也许就是导致她和她的伴侣同样疯狂的原因。显然，

即使是克拉苏斯也难以想象她所经历的折磨。

尽管对她感到同情，克拉苏斯也无法认同她的所作所为。

“你无法想象那时候的痛苦，燃烧，连绵不绝的燃烧，”她对他的质问进行回答。克拉苏斯只看到一只和她的脸一样被烧伤的手，抚上了已经不成样子的脸。“它还在燃烧……” “即使这样，你还是在尽力实现他疯狂梦中所希望的，一个除了忠诚于他的龙以外别无其他的世界？也许我该说，忠诚于你的龙？你现在想成为艾泽拉斯的神，或者我该说是，女神吗？我是不是该称呼你，希奈萨拉娅，复兴的黑龙之主……”

她的反应充满了轻蔑，但是不是针对他。“你应该称呼我为希奈丝特拉，而不是希奈萨拉娅！我已经摆脱了那一切肮脏的东西！没有什么复兴的黑龙将会统治艾泽拉斯！黑龙已经完了，而我对此根本不在乎，克莱奥斯特拉兹！没什么我可以惋惜的，无论我那不值得怜悯的配偶还是我们病态的孩子们！他们都令我厌恶——奥妮克希亚，奈法利安，任何试图实现他愚蠢计划的人！”希奈萨拉娅——应该是希奈丝特拉，想起她现在处于的

人类形态，和他自己现在的可笑的伪装一样，克拉苏斯纠正了他的称呼——正在嘲笑他迷惑的表情。“为什么我要去关心黑龙……既然我可以在世界上创造出更有价值的龙族，真正可以成为神的龙？”

克拉苏斯回答前斟酌了一二，当他开口时，口气里充满了嘲讽的意味：“是的，希奈丝特拉，我们已经见识过你的作品了，作为神，它们死的太容易了点。”

“初次的实验品，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如果说奈法利安在黑石山的那可悲试验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尽管他已经无力再将它付诸现实——想要成功创造出新的龙族，需要新的魔法，不仅仅是用血或者他已经试过的方法。新的，独一无二的魔法，我已经找到了……”

“虚空龙……”

“哦，非常好，克莱奥斯特拉兹……”她嘲弄地说，始终称呼他的龙名，尽管她对自己的龙名十分厌恶。黑暗女士弯下腰来，她的脸和克拉苏斯仅有几英寸的距离了。“非常好，很遗憾我们以前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过。尽管你我都知道龙族为了保持种群纯洁在面对……我可以说‘杂交’吗……的时候是多么的矜持，这更多的是由于传统和成见……而不是由于不同的龙族之间不能交配……”克拉苏斯什么都没说，她耸了耸肩，然后再一次直起腰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从你身上获得我所渴望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希望把我牵扯到你的黑暗计划中来了？”

“什么时候？我亲爱的克莱奥斯特拉兹，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红龙是生命之源。还有什么能比喂他们这个更能激励我完美的孩子们呢？”希奈丝特拉瞥了一眼卡雷。“问题的答案不止你一个，你居然仁慈地把他也带给了我！生命之源和魔法之源，我现在终于能够创造神了，感谢你们两个……”

红龙法师摇了摇头，“你说你恨死亡之翼，可是你一定也很爱慕他，如此渴望地拥抱着他的疯狂……”

她做了个手势，克拉苏斯感受到他身体的一部分似乎就要被扯开了，发出痛苦的呻吟。 希奈丝特拉女士

向下压了压手掌。克拉苏斯坐在那里不停的喘息，雌龙温和地回答道："你刚刚经历的痛苦是我为了让你更容易被捕获所做的，这能让我更容易抽取我想要的东西。你会更难受，我亲爱的克莱奥斯特拉兹，除了向我求饶外你什么都做不了……"

"这事儿，没……没完！希奈丝特拉！奈法利安成为了耐萨里奥疯狂的牺牲品，你——你也会是这个下场！"

"拜你所赐吗？也许。你知道漂浮在你周围的是什么，你曾经秘密的召唤它，尽管巨龙已经声明它的一切痕迹都要被彻底消灭。你知道你什么都做不了，即使它蕴含的力量已经还给了赐予者，这些碎片依然残留着巨大的能量。"

她转身离去了，仿佛他已经毫无价值——克拉苏斯知道这可能已经成为现实了。

"现在休息一下吧，亲爱的克莱奥斯特拉兹……我不久就会用得上你和你的朋友了……"她离开了，留下克拉苏斯坐在那里。克拉苏斯先盯着她离开这监牢所走

的出口，然后目光移到那些微小碎片上。他确实在自己的圣堂里出于兴趣摆弄过这黑暗的魔法，尽管这违背了他心爱的女王。现在，克拉苏斯知道他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当中，因为他成了这充满诱惑力的邪恶的牺牲品，他曾经相信他能控制得了它，想以此作为对付敌人的秘密武器。

但是他忘记了，即使是最微小的恶魔之魂碎片也并非没有了危险……由于它可憎的特性和他的自大。现在很有可能他和卡雷克都将因为希奈丝特拉的疯狂而丧生……

第十二章

那个美丽的金发少女朝着卡雷克微笑，她的双臂张开向着他。他伸出手来，可是每次就在触手可及的时候，她似乎又远离了他一点。

卡雷克失望的转向她，很明显她希望卡雷克靠近她可是他却始终力不能及。

安薇娜……他呼唤道，尽管自己的双唇已无力张开。

接下来，另一个身影在她旁边出现，一个高挑，具有贵族气息的男人……他的皮肤遍布凹坑。这身影突然变化成了一条骸骨巨龙的阴影……一条冰霜巨龙。一切又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穿华丽的黑色服饰，头戴宽边帽的高等精灵的形象。

卡雷克拼命指着少女身后，希望提醒她当心这些可怕的阴影，尤其是其中的某个……

安薇娜……小心！是达尔坎！是达尔坎！

“是达尔坎！”他终于吼了出来。

他们被铁链捆在一个明显位于格瑞姆巴托的地下洞穴里。卡雷克愤怒的看着他的同伴：“怎么着？伟大的克莱奥斯特拉兹又一次拯救了世界？还是我理解错了？”

红龙法师的反应并没有包含愤怒，他问道：“梦做得很频繁吗？”

卡雷克转向另一边，试图回避讨论这个话题。但是他的同伴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

“你梦见她有多频繁？卡雷克？”

卡雷克猛地转过来说：“每次我睡着或者失去意识的时候都做，就像现在！你满意了吗？”

克拉苏斯摇了摇头，“不。”

年轻的卡雷克问：“我们是不是在格瑞姆巴托？是死亡之翼抓住我们的吗？”

“不……是希奈萨拉娅，或者叫希奈丝特拉，她更喜欢被称作后者，因为她不想再跟她的原配丈夫有什么联系了。”红龙法师正沉浸在他和死亡之翼妻子见面的细节中，直到卡雷克由于将信将疑而产生的怒火把他给拉了回来。他抬头看着空中的碎片，问：“那些就是让我们虚弱不堪的东西吗？”

“是它们，还有我的小宠物，”这时传来了另一个

声音。

他们两个同时向入口望去，那个名叫泽恩达瑞的血精灵站在那里。在他身后的走廊里传来了闪烁的能量光辉，毫无疑问是法师杀手的力量。作为法力之源的蓝龙立即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法师杀手，显然它发生了一些诡异的变化……足以让龙都对此感到不安。

卡雷克能够感觉到这股力量正试图接近，但是泽恩达瑞挥手让那生物离开了。

“事情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血精灵说，“它现在越来越像个魔法吞噬者了。”

“你想要什么？”克拉苏斯问。

泽恩达瑞咧开嘴笑道：“和你们成为朋友……”

卡雷克流露出厌恶的表情。

“你不相信我？我最近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关于那位黑暗女士。我有个想法，我们一起去面对面的向她

表示问候……”

“你在玩火自焚，泽恩达瑞。”克拉苏斯回答，“我们没空陪你玩，你不觉得她一直在等着你为了自己的欲望而背叛她吗？”

“她当然知道了，这也是最好玩的地方。”

两个囚犯面面相觑，卡雷克很希望他的同伴能够摁倒这个血精灵，但是克拉苏斯貌似并没兴趣去抓住这条他们唯一能够逃跑的机会。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卡雷克最后问。

泽恩达瑞也在等着克拉苏斯说点什么，可是这条年长的龙沉默不言，血精灵只好转向蓝龙：“时辰会到的，她必须面对的时刻。我仅仅是个血精灵，而不是一条龙，可能更能有效拖延住她，直到时机成熟。”

“什么时机？”

“你有兴趣，嗯？”

卡雷克咬牙切齿的吼道，“要不是形势所迫，我才不会和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家伙说话！”泽恩达瑞又转向克拉苏斯。“他又怎么样呢？”

红龙法师依然一言不发，这惹火了卡雷克。难道他觉得他们目前的选择多到可以完全不在乎眼前的这个血精灵吗？

“他不和我说话，那我也不和他说了。”蓝龙厉声说道，“好吧，我感兴趣，那就是你用得着我的地方吗？是吗？”

“两个比一个更好，我给你时间和你的朋友好好谈谈……但是切记时间宝贵。”

泽恩达瑞又离开了，法师杀手倒没有立即跟上，而是逗留在入口，仿佛它很希望接近他们俩，直到血精灵召唤它它才离开了。

“他们向一些非常靠不住的东西里注入了邪恶的力量，”克拉苏斯总结道。“这就是格瑞姆巴托，邪恶不

仅仅在这里肆虐，更在不断转化……”

“血精灵实在是太好被愚弄了，年轻人，他的邪恶令人恐惧，但是相比之下他主人比他要强上一千倍。甚至会利用他去冒更大的风险，相信我。”

卡雷克怒目而视：“我永远理解不了你，随你便吧。要是泽恩达瑞又回来了，你就独自烂在你的铁链中去吧你只能眼睁睁的盯着那该死的碎片却无能为力，直到她把你拖出去当做祭品或者干别的什么事！”

“她在制造一种可怕的龙，而我们将会成为它的腹中之物。”

“我们逃出去的希望太渺茫了……除非，你已经想出什么计划了？”

克拉苏斯眯上眼睛，“不错，我自己都不觉得那算是一个……真正的计划，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干点什么……”

年轻的蓝龙等着他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克拉苏斯只

是把注意力转向了出口，凝视着。

他在这里……克莱奥斯特拉兹在这里……

希奈丝特拉贪婪的享受着这一美好的时刻，她的诡计终于能够如同她梦想的那样成为现实。事实上，她收获了比预期更多的东西，蓝龙对她来说简直是命运女神馈赠的礼物。

死亡之翼的配偶走到了她钟爱的孩子休息的巢穴边上。它已经饥饿难耐，但是它也知道自己只会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被喂饱。

“可惜他没有来得更早一点，”希奈丝特拉抱怨道，“还有那蓝龙也是。本来理想的情况是能把他们的精华直接注入龙蛋里面的。现在他们虽然可以起到加强的作用，但是并不能真正构成龙的一部分了。”她发出啧啧声，“太可惜了……”

但是还有别的龙蛋，这提醒了她，接下来的作品将

获得现在这个所没有的优点！它们可以更强大，真正足以补偿她这么多年所经历的痛苦……“是的，”她大声喊道。“下一代的龙将会更加璀璨夺目……”

她说出名字的时候，巢穴中的巨兽动了动身子。

“嘘，嘘，”疯狂的雌龙连忙对它说，“休息吧，我亲爱的德拉苟纳克斯，休息吧，晚饭很快就好。”

“接下来，你们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会在龙穴那里。黑腭怪们嘟囔着表示明白，然后冲出去执行命令了。

希奈丝特拉又瞅了一眼龙穴，然后离开了，她能很清楚的想象到这些龙蛋将会发生什么，她伟大的后代将从中诞生。

“过了这么长时间！”黑龙喘息的说，“过了这么长时间……”

龙穴中的生物又一次动了动身体。它——他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如果他假装自满的话，他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一次，或许学到了比他渴望学到的还要多。新

一代的龙蛋……新的兄弟姐妹，更强大的兄弟姐妹……德拉苟纳克斯因兴奋发出了嘶嘶声。

矮人们和他们的两个不太靠谱的盟友向格瑞姆巴托进发。是温蕾萨再三要求出发的，尽管罗姆尽力说服她等到第二天晚上。在白天，矮人们实在太显眼了，很容易被哨兵们发现，况且他们还需要对付各种魔法。

伊莉迪对解决魔法的问题有些信心。尽管血精灵可能发觉她，她很怀疑他是否能够将法杖的能量运用到她的层次。

“他得到这东西没多久，仅仅是在他抓住虚空龙时才得到的。”她对其他人解释道。

关于虚空龙的概念震撼了温蕾萨和所有矮人。即使是伊莉迪也完全不清楚它们的起源，它们突然出现在外域，对她的种族构成威胁。从她调查的情况看，它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邪恶。甚至连它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以及自己是怎么来的。虚空龙是女祭司探究的焦

点。她甚至想忘掉关于法杖的事情，考虑到一心为朋友复仇的渴望可能让她在关键时刻不能冷静思考。现在伊莉迪意识到她犯了个错误，她过分的关注于了解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以及她的调查有多么艰难。

但是在队伍出击之前，温蕾萨向她保证了三件事情第一，他们一定会找到虚空龙，究竟是放了它们还是消灭它们得看具体情况。

“我们不会让它们威胁别人的，如果它们天性真的致命，德莱尼人，”战士们坚称。“在我们看来，就算它们被邪恶的计划所利用，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依然会解救它们，但是我们绝不会放任那些恶人——你描述的那两个家伙胡作非为的。”

第二件事是关于血精灵的。这一点上，温蕾萨强烈表示“泽恩达瑞交给我了结，你要是能夺回你的法杖那就去干吧，但是我一定要亲自收拾我的表亲。”

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必须找到克拉苏斯和卡雷克，不仅仅是为了解救他们本身的性命——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更是为了他们两个能够带来的胜利的

希望……尽管他们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希望渺茫，但是罗姆会竭尽全力。“没有什么比在格瑞姆巴托战斗更糟糕的事了，尽管现在那里没有兽人军队了，可是……”

“现在那里有黑腭怪，龙人和护卵者，”他的副手葛琳达补充道。

从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次一样阻止他们的前进。所有跟着罗姆混的矮人都可以决心在必要的时候付出生命。

格瑞姆巴托和温蕾萨回忆中的一样可怕。在战栗中她多么希望罗宁能和她在一起。但是，除了他的职责之外，他是仅有两个能够照顾他们孩子的人之一。他们被嘉丽娅——一个生了六个孩子的壮实的接生婆照顾，她对这对双胞胎来说即像祖母又像继母。但是，温蕾萨自己并不习惯照看自己的孩子。

祈祷我们能在这一切结束后相会，她想到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但是如果不能，她会竭尽全力阻止她的表亲

泽恩达瑞再度威胁到她的家人。

在过去的战争中她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亲人，而在她的姐姐——希尔瓦娜斯身上，温蕾萨见识到了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她所失去的一切已经太可怕了，但是接踵而来的是血精灵，她的许多同胞变异成了这种黑暗的形态。他们在太阳之井爆炸后所被夺走的实在是太多了。温蕾萨回忆起自己所失去的东西，怀疑如果没有罗宁，她究竟能不能从中振作起来。后来，当失落的痛苦偶尔浮现在她心头的时候，她的一对双胞胎也给与了她不少安慰。她在年轻的时候就很了解泽恩达瑞，他总是充满野心，但是在那段日子拥有野心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他希望在同胞之中出人头地，无论一个人想取得超越自己所在阶层的成就是多么困难。尤其是他这样一个不太能融合进高等精灵社会的人，温蕾萨十分理解他对成功的渴望。

但是当他变成血精灵之后，他的野心全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获得更多的魔法，为了满足他那无止境的欲望，他竭尽所能的从他人那里得到魔法。关于他那些见不得人的行为，维蕾萨有所耳闻，但是依然没把他当做什么威胁。作为血精灵，他是部落的一员，而联盟和

部落连年交战。温蕾萨希望总有一天他会被哪些联盟法师或者圣骑士了结掉。

但是泽恩达瑞盯上了她的孩子。本来罗宁和她都知道他们必定与众不同，毕竟这是鲜有的高等精灵和人类法师爱的结晶。任何人在旁边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潜能之所在。早在他们出生的时候罗宁就说了句她现在向来充满预见性的话："我希望他们能够长大成人，"这个红发的法师心情沉重的说，"我希望他们能够长大成人……"

话虽简单，却包含了巨大的隐忧。

一边回想着这一切，温蕾萨一边张弓搭箭。她的剑——丈夫赠与她的礼物则装在鞘中蓄势待发。

"弱点在眼睛或者前颌下部，以及喉头，"罗姆告诉她，"你要是想利索的干掉龙人或者护卵者的话，从这些地方下手，我的女士。"

战士们小心翼翼的搜寻着这片区域。出于某种原因温蕾萨的在黑暗中的视力和矮人们一样好。但是龙人和护卵者那黑色的鳞片使之成为了黑暗中难以察觉的目标。黑腭怪对她来说更好对付一些，但是她觉得可能会

在它们身上浪费太多的箭。

但是她首先发现的还是一只黑腭怪，这肮脏的生物蹲坐在大石头上，像狗一样嗅探着空气中是否有鲜肉的气息……希望那仅仅是一只倒霉的蜥蜴。

温蕾萨拉开弓弦，瞄准射击。

利箭径直穿透了黑腭怪的胸膛，这生有鳞片的矮人从石头上脸朝下跌落在地。如队员们所愿，它摔下来的时候没制造出大的响动。矮人们迅速调整战位，分守各个临近的洞口。伊莉迪在温蕾萨身边耐心的等待着，队员们要求她们两个全程呆在一起，听候温蕾萨的命令。伊莉迪从来没有来过格瑞姆巴托，但是高等精灵温蕾萨却在这里有过惨痛的记忆，包括那些她从未提及的噩梦。

另一只黑腭怪守卫出现在了高处的石脊上，温蕾萨调整呼吸，这只黑腭怪并不是她想优先猎杀的目标，但是她别无选择。而更糟的是，这怪物所处的位置让一名神射手都难以准确命中它。德莱尼女祭司拍了拍她的肩膀，小声说："让我试试。"

温蕾萨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女祭司就出击了。温蕾萨眼睁睁的看着她费力的接近那守卫，德莱尼人的行动如履薄冰，战士们吃惊的发现守卫并没有看到她并且发出警报。事实上，黑腭怪的目光已经直视到她的所在了，可是依然视同无物。

一些牧师的花招，高等精灵明白了。他听说过牧师有一种技能可以让他们悄悄接近他们想接近的目标而不被发现。

伊莉迪爬到了毫无察觉的守卫身后，她用手猛击黑腭怪的脖颈。哨兵悄无声息的倒下了。

在岩石的另一侧，罗姆做手势下令前进，洞口近在咫尺，温蕾萨意识到曾有许多次矮人们深入虎穴却遭到灭顶之灾。

但是，缓慢而踏实地向着目标迈进，矮人们时刻提防着突如其来的黑腭怪甚至护卵者，不能有一点闪失。

我们来救你了，克拉苏斯，温蕾萨暗忖，我们来救你了。然后她的心情陡然恶化——我来收拾你了，泽恩

达瑞……

地面突然开始震动，一个战士喘息着想要抓住最近的岩石，她四周的区域上下起伏，仿佛一场地震横扫过来。

格瑞姆巴托本身便是死亡的象征。

矮人们挣扎着保持平衡，尽管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可这一次的晃动实在太剧烈，即便是他们也无法站立住。

她没看到罗姆，但是看到了葛琳达，这个女矮人正在奋力挣扎。他们之间的地面上出现了一道狭长的裂缝，炽热的高压气体喷涌而出，战士们不得不选择撤退。

从这条裂缝中，从其他突然出现的裂缝中，一些古怪的身影爬了上来。

熔岩组成的躯体。

巨大的光圈环绕着它们，他们像被操纵的木偶一样向着挣扎的矮人们靠近。他们的轮廓具有人的特征，但

是缺乏更多的细节，这让它们更加显得令人胆寒。

“亡灵！”葛琳达大喊道。

“它们不是天灾，”她继续补充道，“他们是一群行尸走肉！”

它们是一群没有谁敢直面的威胁。无论这座山脉的主人是谁，他或她的力量都是如此的可怕，能够召唤出这样可怖的生物。一个矮人战士砍向最近的一个火元素他的斧子融化了，他只得丢掉武器以免火焰吞噬他的手。

火元素以惊人的速度挥击它炽热的手臂，砸到了矮人的头上。矮人仅仅发出一声短暂的惨叫——他死得干净利索。但是他被斩首的尸骸让所有的活着的矮人们倒吸一口凉气。

“我们没法和它们打！它们太多了，我们的武器也不起作用！”葛琳达四处环视。“罗姆在哪儿？他该下令撤退了！”

然而精灵游侠并不想撤退。她收好弓箭，握紧手中

的剑，冲向了最近的目标。

锋刃轻易地划过了火元素柔软而炽热的躯体。罗宁曾经担心温蕾萨可能遭遇某些魔法生物，所以赋予了她的武器可以应对这些威胁的法力。这些大地的奴仆分离崩塌了成两段，落在地面上的残肢依然在试图移动。

她缓了口气，继续攻击下一个行动迟钝的目标。同时葛琳达也在重新评估他们取胜的机会，火元素实在太多了。

尽管她要求撤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直接仓皇逃窜她是一名忠诚的战士，撤退也需要等待罗姆的命令，在此之前，她依然坚持战斗，尽管矮人的武器难以对敌人造成有效的伤害。

更糟的是火元素们越来越多了。温蕾萨意识到它们正在逐步包围矮人。这些火元素似乎并不打算将他们赶尽杀绝，而是将他们聚在一起。

它们想活捉我们！高等精灵吃惊的意识到，但是为什么？

事实上，她现在没心情去寻找答案，清楚自己的武器可能是突击队获得胜利的唯一希望，她跳过和葛琳达之间的裂缝，命令道：“尽一切可能把所有人聚拢到我身后，我要杀出一条通路来！”

“可是罗姆！我找不到他了！”

“我们不能等他了！”温蕾萨知道这句话对和罗姆并肩作战这么久的葛琳达的伤害有多大，但是她知道别无选择了。

葛琳达依照她的指示命令其他人。矮人们聚拢在温蕾萨身后，用斧子和剑尽全力阻止那些炽热敌人的迫近温蕾萨则挥剑斩杀一个又一个目标。那些融化的肢体四分五裂，飞溅的火焰落到她的胸甲上，甚至几乎落到她的脸上，但是温蕾萨毫不畏惧，靠着她的努力，终于开始清理出一道通路。

但是地面再次开始震动，又有一到裂缝出现在了她眼前的地面上。几只火元素落入了裂缝，但是这对扭转战局无济于事，因为战士们奋力冲杀的道路又被封锁住

了。

“我们必须往东走!”她喊道，但是正当她转向那边，黑腭怪和护卵者加入了对突击队的攻击。打头阵的是一条奇形怪状的，很显然是罗姆称之为拉斯克的那头龙人。温蕾萨试图弯弓搭箭射向它的咽喉，可是毫无机会。

“想活命就放下武器!”龙人发出轰鸣声，他向那些火焰士兵做出手势:“继续战斗，这是你们的命运……

温蕾萨已经没有挥剑的空间了，矮人们也是，他们都已经无法有效使用武器。

他们死定了，高等精灵深信不疑，她看着葛琳达，她也是这么想的。如果照拉斯克所言，现在只有两个选择，活下去，才可能有希望……

“放下你们的武器,”葛琳达下令。其他的矮人对此并没有什么异议。

温蕾萨扔掉了她的剑。她祈祷这一选择不至于仅仅能让他们可以死的痛快点。

突击队投降的同时，火元素们崩塌了。它们变成了液体的形态，在吃惊的矮人们的注视下流回了岩石缝中。

黑腭怪和护卵者们冲了上来，有一些黑腭怪迫不及待的去抢夺它们的矮人远亲的武器，嘴里一边发出嘶嘶声，或者咬牙切齿的，仿佛它们饥饿难耐。

有一只想去拿温蕾萨的剑，但是拉斯克喝退了它。

“这是我的，”这头龙人宣称，他掂量着这把罗宁制造的武器，“精妙的平衡……”对于其他人，拉斯克命令“女主人命令把他们带到下面的洞穴去……”

他们一直希望深入格瑞姆巴托，现在愿望实现了，尽管跟他们的理想情况截然不同。温蕾萨既憎恶，又惊异于龙人口中所说女主人的力量。那些火焰奴仆的存在必然与黑龙有所联系。是奥妮克希亚——死亡之翼之女吗？显然不可能，罗宁根据多方面渠道所获得的情报均证实那条雌龙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了。可是还有哪条龙能够统领这样一群龙人和护卵者组成的军团呢？拉斯克刚才分明提到“女主人”，这排除掉了死亡之翼和奈

法利安的可能。

父亲，儿子，女儿……

母亲在哪里？

温蕾萨突然后悔她不该选择投降了。在她的概念中能潜伏在格瑞姆巴托的死亡之翼的唯一配偶只可能是：希奈萨拉娅。

她绝不指望矮人们能够获得那疯了的大地守卫的仁慈。

温蕾萨悄悄拿出在胸甲中藏的一把匕首，这仅仅能够对付近身的敌人。她希望能够制造点骚乱，一些俘虏或许有可能得到一些渺茫的逃跑的希望。

但是她自己被龙人缴获的剑突然贴近了她的喉咙，炽热的武器令她冒出冷汗。

“交出匕首还是取下你的脑袋，”拉斯克笑着说，“选一样吧……”

战士扔掉了匕首。一只黑腭怪拾了起来，然后精明的立即献给了龙人的头目。“很明智，”拉斯克说，一边把武器收回腰间的刀鞘中。

俘虏们被带到了山洞中。

但是龙人们的捕获行动还是漏掉了一个人。伊莉迪对温蕾萨和其他人帮不了什么忙，尽管她已经从石头上爬了下来想有所行动，但是最终还是意识到自己要想起发挥作用现在必须选择忍耐。

女祭司四处环视，远处有一个洞口，攀爬会十分不安全，但是这是她进入山中最好的机会了。

解散掉法杖，伊莉迪像蜘蛛一样飞檐走壁，她对自己的机会毫无幻想，他们面对的邪恶势力比那血精灵还要可怕，超出了她想像的数十倍。现在全都指望她了。从旅程的一开始她就感受到，会有一个时刻需要她来做出决定性的选择，一切将会了解，现在时候到了。

克拉苏斯，卡雷克，温蕾萨，还有矮人们全都成了

俘虏。毫无疑问她必须去选择优先解救其中的一部分人而正如温蕾萨暗示的，克拉苏斯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而当伊莉迪到达洞口的时候，她确定自己终于找到了从一开始便在寻找的那条虚空龙……

第十三章

“你感觉到了吗？”卡雷克问克拉苏斯。“山顶上似乎发生了什么……”红龙法师并没有回答，他的注意力早就集中在他们监狱门口。沉默使年轻的蓝龙更加恼怒。他试着与同伴交谈足足有半小时了，但克拉苏斯除了点头还是点头。他像个雕像一样坐着，如果他的同伴能关注一下的的细节的话也许能早一点发现他有心事。

克拉苏斯知道卡雷克依然指望着得到血精灵的帮助，尽管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扳回劣势。他们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还不够，因为希奈丝特拉才是格瑞姆巴托的黑暗主宰。

所以克拉苏斯并没有生卡雷克的气，而是选择为了获得更多希望而努力。“情况没有好转……”蓝龙沉闷

地说道。

手中的动作随之停止，克拉苏斯感到很好奇。“你的意思是？”

“吾主——玛里苟斯，现在虽然已经完全的清醒了但他对凡人恣意使用魔法的行径非常愤怒。他正式宣布只有龙才有能力正确地使用魔法。”卡雷克摇了摇头。“现在，在我看来巨龙对魔法的使用比其他人更糟糕。”

克拉苏斯正打算回答，突然他感到有人顺着走廊向他们的方向走来。它并没有发散出类似于泽恩达瑞周围的那种能量，不是法师杀手，也不是希奈丝特拉——或许后者才是克拉苏斯希望到来的人。

一只黑腭怪映入了眼帘。

他没有失望，克拉苏斯再次点燃了希望的火光。他模仿着先前听到的黑腭怪的谈话发出了一声咕哝声。

黑腭怪向他的方向看了看。

克拉苏斯成功地吸引了那只黑腭怪的注意。他没有使用魔法的力量，而是用意志做到了。

卡雷克那传来了一声短暂的轻响。这条蓝龙对现在发生了什么略有了解了。

这黑腭怪静静地站了一小会儿，简单地向后看了看接着它缓缓地进去了。它没有走向克拉苏斯，而是走向离它最近的墙。黑腭怪受着红龙法师目光的指引，开始攀爬。

克拉苏斯用眼神引导着它的方向。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他变得非常善于催眠。他很少用这个技能，因为他鄙视那些为了自己的意愿奴役他人的人——即使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也不行，但有的时候他别无选择，就像现在。尽管体型低矮，黑腭怪是个出色的爬行者，这并不奇怪，因为黑腭怪生活在格瑞姆巴托地表或是地下的山洞里。克拉苏斯控制着它继续向上爬直到它爬到顶部。

这时他的目光转向了浮在空中的碎片。黑腭怪跟着跳了下来。

沉重的身体砸向了碎片。当它一碰触到那碎片，黑腭怪的身躯就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尽管遭受着剧痛，但黑腭怪并没有松手。

最终黑腭怪和碎片一起掉到了地面。“它还活着吗？”卡雷克问道。

“它的死是不可避免的，”巨龙稍带伤感地说。一个生物为他服务并献出了生命，当情况逼迫他不得不这么冷酷地对待眼前的生物时，他为此感到很遗憾，即使是这么个生物。收拾心情，克拉苏斯回问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周围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最初，卡雷克并没有在意。接着，这条蓝龙突然皱起了眉头。

“这碎片……它的影响在削弱……虽然只有一点点，但确实在削弱。”

“这正是我预感到的。咒语使它对大部分魔法免疫同时还使它成为一个魔法增益器，可以这么形容碎片的能量。”

卡雷克挥舞着镣铐，克拉苏斯感觉到蓝龙在使用魔法，可是不起作用。“你什么都做不了，”红龙解释道。

卡雷克皱眉说：“关键是什么，老家伙？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你还惹出这么大麻烦，如果我们还是不能逃出这里？”

“但是我们可以……只要我们合作。”

蓝龙看上去并没什么信心。“除了碎片外还有别的什么力量让我们如此虚弱……对你来说尤其严重，克莱奥斯特拉兹。”

“别一直惦记那个。希奈丝特拉为了让我上门计划了很久，她清楚——正如你知道的，我一定会来阻止她。我曾被风暴，被海怪，被各种黑暗的魔法生物摧残过，包括纳迦，我曾经必须要么成为她的奴仆，要么遭受凌辱。而我受的最重的伤至今仍未痊愈，让我来到这里后被击败……我很乐意让这一切发生。”克拉苏斯说。

“但是我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虚弱……因此只要

我们同心协力，我们至少能够让自己逃离这个地方。”

“然而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束缚着我们？”卡雷克坚持询问。

“我有自己的考虑，但是现在谈这个只会使我们的状况更加难以预料。只有我们先逃出这里，我们才能对付这些麻烦，做所有该做的事。”

“永恒的黑暗，你的女王一定很热衷于神秘……”

克拉苏斯并没有流露出最后一句话中包含的对自己良心的责备。红龙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在这一切结束后活着见到他心爱的女王。尽管他已经屡次置身危险境地，但是这么多年他也挣扎着活了下来。他绝对不会考虑放弃作为艾泽拉斯保卫者的职责——直到死神真的将他带走，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让我们凝聚我们的意志。”他对卡雷克说。

这不是蓝龙所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同意了，然后和克拉苏斯一同闭上眼睛。

蓝龙的魔法跟红龙的有所不同，但是即使连克拉苏斯都惊异于他同伴魔法的独特特点。和红龙魔法交汇的是不同于此前任何蓝龙所释放的魔法，克拉苏斯在他长久的寿命中从未见过，甚至和玛里苟斯的也不同。

然后克拉苏斯意识到是什么让卡雷克拥有不仅仅不同于蓝龙，乃至所有龙族的魔法。

他接触过太阳之井的能量。

卡雷克自己并不知道，克拉苏斯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一影响微妙而深刻，事实上，蓝龙的体内融入了多种复杂的力量，克拉苏斯觉得这绝非偶然。

在她真正获得自己的命运之前，安薇娜和她所钟爱的守护者同在。卡雷克所不知道的是，她将一直陪伴着他，即使在他最黑暗的时刻。

在某些方面，他们两个甚至比克拉苏斯和阿莱科斯塔萨还要亲近。

他感觉到卡雷克突如其来的不耐烦，而卡雷克并没

有意识到克拉苏斯所发现的。安薇娜对他有着不为人知的意义，红龙对此表示尊重。

他们两个集中全部精力将法力凝聚在一起。然后将焦点对准卡雷克的镣铐——这是克拉苏斯的抉择，他希望至少能让蓝龙获得自由，去警告其他龙族。

一开始什么都没发生，镣铐本身也具有魔法力量。幸运的是，碎片的力量仅仅是看上去足够了。克拉苏斯和卡雷克找到了镣铐的薄弱环节并击碎了它。蓝龙的关节被解除了束缚。

其他的镣铐亦如法炮制，很快，两个人都站了起来，尽管遍体鳞伤。

“现在干什么，克莱奥斯特拉兹？”卡雷克问他。他一直坚持称呼他的龙名，而不管他现在是什么形态。克拉苏斯总是喜欢根据形态决定称呼，这让年轻的蓝龙并不欣赏。“我们需不需要拿着这碎片？”

“我花了好几个月去搞到这么一块碎片来研究如何驾驭它的咒语。而希奈丝特拉用它实现她肮脏的计

划。”他踢开黑腭怪的尸体，碎片在地上发出不祥的光芒。

“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扔在这儿。”“尽管我不愿意这样。”

“尽管我不愿意……”虽然不情不愿，克拉苏斯还是大步走向出口，头也不回，仿佛碎片并不存在。卡雷克赶紧跟在他身后。

“哪条路是出去的？你确定吗？”蓝龙问道。

“往前走下去就行了。”

卡雷克，考虑了一下，然后点头说：“当然了。”

“我们必须去虚空龙被囚禁的地方，伊莉迪这么称呼的。我们必须确定究竟是该放了它还是——如果不能我们需要多久才能消灭它。”

“这选择并不容易，我们现在很虚弱。”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去探寻。我相信一定离虚

空龙不远。恶魔之魂的碎片足够强力到对付我们，但是这座山中还有更加邪恶的力量影响着我。一块小碎片，就算那是恶魔之魂的，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希奈丝特拉一定有什么更邪恶的东西。”

年轻的蓝龙表示同意，“必要的时刻我们可能需要分开行动。”

“跟我在一起显然不是你心甘情愿的事情，所以如果时机需要，分开毫无问题。”

卡雷克轻声笑了，但是他马上停了下来，意识到克拉苏斯并不是在开玩笑。

同时，红龙法师终于找到了他们希望前往的正确方向。他曾经来过格瑞姆巴托，但是他现在的状况影响了他的记忆。

“这边，”他说，指着他们最后看到泽恩达瑞走过的地方。

卡雷克坚定的说：“听你的。”

“你能制造点什么屏障之类的东西让我们不被希奈丝特拉发现吗？”

“力量不会太强，克莱奥斯特拉兹，”

红龙法师边走边考虑，“她现在正被她的活儿弄得焦头烂额，一个小小的屏障就足以保护我们了。”

年轻的蓝龙在身前画了一个圈。其实克拉苏斯自己也能做得很好，但是他准备在面对更恰当的时机时使用法力。

卡雷克画出来的圈在岩石隧道中膨胀变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包裹着二人的球体，然后逐渐消失了。

“这至少能帮助我们对付龙人和护卵者，”蓝龙说。“或者是血精灵和那变异的法师杀手。”

“也许能，也许……”

通道的大部分地方都没有照明，但是两条龙并没有

感到不便。墙上的水晶闪闪发光。

“这山洞和隧道有多长？”卡雷克问道。

“据我所知从没有什么死了的活着健在的生物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除了死亡之翼自己。即使是兽人也没真正探明这洞穴的深度。”

“也没有龙？”

“也没有龙……或许死亡之翼能，他的疯狂取代了理智。”克拉苏斯没有考虑那些，事情的进程使他可能需要勇闯最深的地下洞穴。

路程有时候是沿着直线前进的，然后到了三岔口。克拉苏斯驻足，仔细嗅探空气。

“黑腭怪的气味到处都是，干扰了对气流的分析。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出那些路是可以走的。正确的路最有可能是往上的。而面前这条路往下，同样有可能会最终指引我们达到目标，但是我还是不敢说我们究竟是该走这条路还是左边的……”突然一声雷鸣般的吼声传

遍了群山，克拉苏斯和蓝龙贴在墙壁上以躲避四处滚落的岩石。咆哮停止了，大地的震动也随之平息。“他们来追我们了，克莱奥斯特拉兹。”“是的，我们也可以做出选择了。”两人朝着那个方向慢慢前进，克拉苏斯倒是想走快点，但是他们两个现在都不具备和希奈丝特拉大战一场的状态，他们要万分谨慎。

突然又传来了一阵怒吼，甚至令克拉苏斯都感到颤抖。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所有的龙族都没有。甚至连他们的对手都没有听到过。

“那，那是什么？”

“似乎希奈丝特拉又有了个新的孩子……”

卡雷克心神不宁的看着他，“你是说像我们先前遇到的家伙那样？”

“我觉得他们可能相比之下更加强大，她不会重蹈覆辙的。”他思考了一下。“这吼声和虚空龙来自同一个方向。”

“听上去越来越近了。”

“确实……”他们又等待了一会儿，咆哮声没有再次响起，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近的交谈声。

两条龙没有多说什么便躲进了通道，克拉苏斯挑了一条没有光照的隧道，他可以确定这条通道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

卡雷克继续维持屏障，他们在这关键时刻屏息凝神纹丝不动。黑龙正在接近，越来越近了。克拉苏斯已经准备拼尽全力与之战斗了。隧道束缚住他们，使他们无法变成龙的形态，却不会束缚住希奈丝特拉释放她的力量，他们两个加起来可能都不是对手。

伴随着交谈声的逐渐清晰，死亡之翼的配偶现身了克拉苏斯耐心的等待她转身离去。卡雷克紧紧站在他身后，他紧盯着咆哮声传来的方向。他们接下来进入了另一个洞穴，克拉苏斯立即谨慎起来，洞穴的一边有一个巨大的坑洞，之中无尽的黑暗深不可测。红龙法师仔细盯着它，但是他竭尽所能，视线也无法穿透这弥散在格

瑞姆巴托的邪恶。

“太奇怪了，”克拉苏斯小声对同伴说。“我想那可能是……”

卡雷克突然抓着他的胳膊然后指向不远处。

两个护卵者从洞穴的另一头进来了。

护卵者比两条龙还要吃惊。卡雷克纵身向前，魔法利刃召唤在手。刀刃的能量比克拉苏斯预想的还要微弱但是它还是切开了卫兵厚重的鳞片足以重创它。这巨大的生物正试图反击，卡雷克切开了它的胳膊和胸口。

第一个倒下了，第二个护卵者试图拉响警报。克拉苏斯开始施法，希望能够有足够的法力阻止它。

护卵者张开长嘴，可是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它用斧子猛烈敲击墙壁，同样悄无声息。

如同谋杀一样，卡雷克与龙人展开战斗。斧子擦过他的头颅，而他的武器架住了斧子。

等卫兵意识到它击偏的时候，克拉苏斯再次发起猛击。

护卵者的鼻子狠狠砸在地上。

四足的巨大的卫兵摔倒在地，它的失手使对方的剑能够刺伤它，护卵者捂住自己被毁容的脸不断挣扎。

蓝龙对着它的胸口补了一刀。

克拉苏斯来到卡雷克身边，卡雷克不停的喘息着，不是因为战斗太费力，年长的龙意识到他正在回想一些过去的事情。

“我们得赶快处理掉它们，”克拉苏斯小声对他说，与其说是提醒他，不如说是为了让卡雷克从白日梦中回过神来。

“这坑洞看上去建造的十分精妙。”卡雷克创造出一个蓝色的球状火焰，他把球体放到坑洞中下降了一定深度，但是依然无法照到坑底，然后又把球体召唤回来。

“这坑洞太大了，右边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克拉苏斯，这地方很适合处理那两个家伙。”

克拉苏斯对此没有异议。越深入格瑞姆巴托，尸体越难以寻找。两个卫兵的失踪可能会有人注意，但是没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会为两个逃亡者争取点时间。

卡雷克咬紧牙关，用魔法把第一头护卵者的尸体扔进了坑洞。克拉苏斯如法炮制解决了第二头。直到第二头被推到边缘，他们才听到第一具尸体落入坑底的回响。

卡雷克冷酷的笑着：“很明显足够深了。”

克拉苏斯点头同意，但是他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突然他有一种快速逃离这个洞穴的冲动。

另一头龙意识到这一点，问：“怎么了？”

“这个洞穴不是废弃不用的……”红龙把蓝龙推到洞穴边缘。“那第二声哭号……来自离这里很近的地方，卡雷克。”

“那又怎样？”

奇怪的不适感越来越重了，克拉苏斯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就在他们身边，观察，决断。

他再次眯起眼睛盯着坑洞。

“快，过来！”

一阵低沉而不祥的声音传来，吓了他们两个一跳。那是一种混合着邪恶事物的笑声，连龙都不敢去面对的邪恶。

从坑洞中升起了一团闪烁着紫色光芒的触须，这可怕的东西似乎不仅仅是唯一的攻击者，其中还夹杂着一切其他的东西。

卡雷克突然滑到，他的身体向坑洞滑去，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拉着他。克拉苏斯抓住他，使劲向后拽，而同时他感觉自己也被什么东西向前推。

“松开我！”蓝龙大喊道。“松开我！”

“绝不!”

卡雷克的脚已经滑到了洞的边缘。克拉苏斯竭尽全力，还是怀疑他是否能够救得了他们两个。有什么东西猛力拽着蓝龙，克拉苏斯难以抓紧他。随着一声惨叫，卡雷克消失在了光芒之中。克拉苏斯感觉他同样被拉入了虚空。他的脚滑下了边缘，他知道再换一口气，就会和蓝龙一起坠落了。

接下来，正如一切是突然发生的，一切又突然结束了。某些东西正从坑洞中升起的感觉消失了，燃烧的紫色水晶光芒不见踪影。克拉苏斯挣扎着爬离坑洞。他并没有走得太远，还希望卡雷克能有机会幸存。红龙跪了下来，击中他全部的意志力朝向坑底。突然一股力量从洞穴的另一端把他扯了起来，克拉苏斯飞到空中，狠狠撞在墙上，在晕晕乎乎的时候又重重的砸在地上。

希奈丝特拉俯视着他，眼神令人恐惧，所有的礼节全都抛在脑后。“你可真能惹麻烦，”死亡之翼的配偶轻声说。

她拿起一个小容器，拥有四条用紫水晶做成的可怖斜边，一张一弛的收缩与舒张完美的模仿了生物的呼吸容器中间窄，两边长。盖子用水晶制成，有着令人不安的花纹，大小与盒子完全相配。对于克拉苏斯来说，更令他恐惧的是他认出了这东西的来源和作用。上面的图案表现了一座火山，大地力量的象征……是黑龙制造的它。

这是克瑞萨伦之匣。

希奈丝特拉把盖子半盖在盒子上，里面的 V 型格局使之仅仅能容纳一些类似于坚果之类的宝物。

克拉苏斯抬起一只手挡在身前，徒劳的想拖延这一切的发生。

克瑞萨伦之匣整个吞噬了红龙法师。盖子彻底合上了，上面的水晶再度开始有节奏的呼吸。

把盒子夹在胳膊底下，希奈丝特拉走向坑洞，她在边缘凝视着。德拉苟纳克斯动了动身子。

“你可真调皮，”她对她的创造物——她独一无二的孩子小声抱怨道。“多浪费啊，我会给你一个合适的惩罚的……”

“请原谅……”鬼魅般的，如同风吹过峭壁的声音传了过来。“你的第一个词！”她的愤怒烟消云散了。“你说的第一个词……多么美妙啊……你现在快长大了……”

希奈丝特拉盯着克瑞萨伦之匣，然后又看了看坑洞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大笑着带着这魔法牢笼离开了。

她的孩子已经快离开温床了，有太多东西需要准备。

温蕾萨和被俘矮人们看到的景色如同死一般寂静。地面上的裂缝依然存在，不停冒出硫磺气体。

一双皮靴在地面上制造出了几乎听不到的脚步声——格瑞姆巴托又来了一个新人，他四处环视这支离破碎的地面。他摇了摇头，然后开始仔细查看地面上有什么线索。

就是这儿，某个地方，他能够感受到。仿佛这里是他的一部分，也是她的……这可怕的群山对他来说并不是毫无感情的。这里有一些东西见证了他的行动，但是它们不能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们就去专注别的事情，别的道路。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至少是他目前已知的最坏情况。和他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把戏，还包括某些额外的力量，那是别人施加给他的。有人开玩笑他说只要他发火，就可以向那些力量讨要并得到任何他需要的。

但是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对他来说，格瑞姆巴托充满可怕的东西已经成为艾泽拉斯大地上的共识，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突然，他侦测到附近有什么东西。他由于接下来可能面对的东西而打了一个冷战。出现了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难道这身影就是——

没有人注意什么礼节了，他全力跑向那个身影。

“谢天谢地!”那不是她，只是一个人形的肮脏岩石。但是在岩石下面的东西重重的打击了他的心。他捡起了护身符，断了的链子无力的摇晃着。他向其中注入过法力，可以使它们栓连在一起。现在它只是遗落在这片岩石组成的景象中。

他又一次四处环视，没有她的踪迹，没有他的温蕾萨的踪迹。

法师罗宁诅咒道。

第十四章

虚空龙近在咫尺了。伊莉迪可以比她周围任何生物都能更好的感受到它的存在。毕竟他们两个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都是外域的来客。

既然已经接近了，德莱尼人现在该问问自己究竟该怎么应付虚空龙了。它会很高兴见到自己吗？德莱尼人感觉她与任何种族一样都没可能与虚空龙成为朋友，在伊莉迪看来，它最有可能做的事是一口吞掉自己。

但是出于某些理由，使女祭司决心和它接触一下。

伊莉迪靠在墙上，她接受的训练使自己能够在黑腭怪面前而不被察觉，伊莉迪望着下一个拐角，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山洞，大量野蛮的矮人形态生物在四处游荡。它们上蹿下跳，在天花板上飞檐走壁，或者在地上乱跑。她估计这些黑腭怪的工作是阻止它们的囚徒移动一丝一毫。

让她感到震惊的虚空龙终于近在眼前，现在伊莉迪得考虑该怎么做。

它们必须束缚住这巨大的野兽，据她所知一旦它逃出来会引起多么可怕的灾难。魔法制成的细线束缚着这头巨兽，似乎它和伊莉迪还有黑腭怪一样都是肉身凡胎。

那些细线看上去纤细脆弱，却明显拥有着难以置信的力量。伊莉迪的视线从这些镣铐最终移到囚徒本身，她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目前还活着。虚空龙比以前更加虚无化了，看到他身后的东西比辨认他本体更容易一些。

她几乎想要走上前去了，可是一股熟悉的邪恶力量出现了——血精灵走进了洞穴。他旁边的是一种虚无状

态的生物，那便是克拉苏斯曾经面对过的法师杀手。

泽恩达瑞接近虚空龙，看上去他仅仅是想观察一下囚犯，但是女祭司感觉并没有这么简单。

一只黑腭怪奔向泽恩达瑞，叽叽喳喳的说着一些很明显他可以听懂的话。

“下次再让我看到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下次了！”泽恩达瑞狂怒的斥责道。“你不想和你的同伴一样被一口吞掉吧，嗯？”

这时候她才注意到有四只黑腭怪正在调节位于虚空龙腹部的水晶，这解释了先前她听到的痛苦咆哮。那些魔法禁锢很明显发生了一些变化。她仔细注视着黑腭怪干的活，想弄个究竟。

这或许包含了解救这头巨兽的关键所在。但是她应该救它吗？这个问题是一开始她就在纠结的。

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必须自己去接触这条龙……

即使是克拉苏斯也会对她的决定产生怀疑。伊莉迪

清楚无论是她最近结识的这一帮同伴，还是跟了她很久的同伴们都不会这么干。毕竟他们都知道虚空龙完全不信任他们。

但是伊莉迪不知道她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了。

血精灵离开了，他的仆从法师杀手紧随其后。伊莉迪四处环视，只发现了少数黑腭怪在附近。她觉得有能力解决掉它们。保护它们的魔法似乎无法和她的魔杖威力抗衡，伊莉迪不考虑优先利用这一点。当下她只指望自己所学的技能可以奏效。

无视它们的目光，让它们看着你，却不能看到你。表面听上去是天方夜谭，但是利用伊莉迪所学到的咒语却真的能使自己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她先前已经成功的在渗透进山洞内部的行动中运用了。但是当下她所面对的黑腭怪比之前多得多。

尽管如此，伊莉迪还是行动了。她使自己紧贴在墙壁上，借由披风隐藏自己。黑腭怪们忙于自己手中的活计，它们努力使水晶不离开原位。伊莉迪可以感受到黑

腭怪在接近虚空龙时的不安和恐惧。

一只黑腭怪突然盯向她所在的地方，伊莉迪立刻停滞不动。

黑腭怪咬牙切齿了一番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中去。伊莉迪又稍等了片刻，继续前行。

一只龙卵护卫者进来了。

它指着最近的几只黑腭怪说："过来，女主人有令！"

六只黑腭怪跟着护卵者出去了。伊莉迪不由感到庆幸：它们的离去使这一大片区域呈现一种不设防的状态其余的黑腭怪离此距离都很远，她的机会来了。

伊莉迪依靠自己出众的敏捷纵身跃上了囚禁虚空龙的平台。她等着两只黑腭怪从墙上的洞口离开后，轻轻走向那巨大的囚徒。

虚空龙看上去并没有注意到她，尽管他本应有此能力。伊莉迪知道法杖可以帮助她，可是她还是不敢召唤它。但是最后，别无选择，确定了最近的黑腭怪也离她

有一定距离后，伊莉迪召唤出法杖，并将注意力集中于虚空龙身上。

虚空龙的眼睛睁开了。

一霎间，洪水般的记忆和情感从巨兽的脑海中涌向了伊莉迪的。她看到了他身处外域以及他所犯下的邪恶行径。而那些邪恶行为部分是由于误解。随着记忆的进一步涌入，伊莉迪感受到了虚空龙对自己背叛行为的忏悔以及对弥补这一切的渴望。

伊莉迪同时也感受到这条巨龙身上还是有可以挽救的地方的，她决心让这头虚空龙自由，而不是消灭他。

女祭司环视了一下周围的黑腭怪——靠着她的努力，它们还是无视她的存在。她放低法杖，希望自己能足够快。

“你能理解我的话吗？”伊莉迪焦虑的思索着。

“兹泽拉库……听到你了……”

伊莉迪稍微松了一口气。纳鲁曾告诉她这法杖可以让她与一些生物交流，但是她对能否在虚空龙身上起作用产生怀疑。

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原因即是由于她对法杖的掌控力不足，还因为虚空龙明显太虚弱了。伊莉迪集中精力。

“你知道怎么解除这些镣铐吗？”

虚空龙明显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激动。伊莉迪意识到他本以为自己也是捕获他的人之一。他的希望和感激之情强烈的传递到了伊莉迪的思想之中。更坚定了女祭司关于她所作所为正确性的判断。这不是一条邪恶的生物，只是一条误犯了错误的生物，他有悔改的余地。

“水晶……”他最后回答说。“水晶的频率……兹泽拉库没办法……改变它们……”

他一定已经试过了，伊莉迪想。而且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几乎成功了，可还是就差那么一点点。

女祭司不由得希望她会成功。伊莉迪望向四周，考虑哪一个水晶是她应该首先施放的。选择虚空龙爪子附近的那个可能会最有效果，可是离他胃部最近那个看上去是成功可能性最大的。

“是的……”兹泽拉库说。

虚空龙已经替她挑选好了。伊莉迪走向了最近的那个水晶。

一只黑腭怪从墙上爬了下来，它吃惊的盯着伊莉迪。

伊莉迪即刻收起法杖，抓住这类矮人的可憎生物的胳膊扯了过来。当二者近身的时候，女祭司猛烈打击它颈部预估好的的致命位置。

黑腭怪倒下了，伊莉迪赶紧把它的尸体塞到墙缝里它迟早会被发现，但是她希望之前她能结束这一切。

重新召唤法杖，女祭司着手于解决囚禁兹泽拉库的第一个水晶。她感受着水晶的震动，理解了虚空龙所言的含义。伊莉迪集中精力试着照他所建议的那样做。

水晶开始反抗。伊莉迪浑身冒汗的试图凝聚力量。如果她连这一个水晶都解决不了，就毫无希望拯救这头巨兽。

水晶的频率改变了，非常轻微，伊莉迪都难以感受到变化。但是这是一个开始，只要再努力一点，她相信她是可以做到的。突然一声警报传遍了整个洞穴。

伊莉迪被发现了。

女祭司最后一次尝试攻击了水晶，然后纵身向后跳去，黑腭怪从四面包围了她。

她用法杖击飞了离她最近的两只。然后收起来，与试图去抓她手脚的另一只黑腭怪展开搏斗。

围上来的黑腭怪一部分拿着鞭子和矛，大部分则赤手空拳。因为它们之前根本没有战斗的准备。它们明显没想到在这个洞穴中会出现敌人。但是这一优势显得微不足道，伊莉迪发现越来越多的黑腭怪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些腰带上带着鞭子，还有的拿着一张大网，很显然是为了捕获她。

一只黑腭怪跳到了她背后，爪子撕裂了她的披风，伊莉迪摆脱了披风，同时也让她的敌人被披风缠住了。

但是它们还是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伊莉迪用手掌打倒了另一个跳向她胸口的敌人。黑腭怪的身体坚硬，和它们的矮人亲戚一样。伊莉迪的手被震得发麻。

她迅速向上看去，拿着网的黑腭怪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而其它围着自己的黑腭怪则努力不让她移动寸步。

突然黑腭怪们停了下来，有一些盯着伊莉迪以外的什么东西。

她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充斥了整个洞穴，对此不寒而栗：除了黑腭怪以外，血精灵也来到了她上方。

但是黑腭怪们四散而逃了，仿佛她从未存在过。有的像蜘蛛一样拖着自己的网逃进了洞穴。

她向上望去，发现的不是泽恩达瑞，而是可憎的法师杀手。

温蕾萨和葛琳达同时站了起来，看着黑腭怪巡视它们被俘虏的矮人远亲们。

她们不知道为什么她们还活着，尽管这使他们有机会想办法逃跑。很明显，不管这些生物的女主人脑子里给他们安排的命运是什么，都不会很舒服。

“没人看到罗姆在哪里，”葛琳达嘟囔道。“他和另外五个人失踪了，其中一个我可以确定他死了，其他人也很有可能已经在屠杀中丧命了。”

温蕾萨点了点头，她们都在想象最坏的可能。现在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罗姆不在了，葛琳达必须承担领导矮人突击队的责任。

“我们已经深入进来了。”高等精灵说。

“如果我们不是像猪一样等待被宰割的话，我会很

高兴的。”事实上，整支小队都被捆在这幽暗的洞穴中。陈旧而坚固的钢制铁环把囚犯们牢牢地拴在岩石上。超过半打黑腭怪在看守着他们，还有一只护卵者在上面监督。

拉斯克已经彻底搜查了这群俘虏，没有一个矮人有什么办法去摆平禁锢他们的锁，更不用说解决那些黑腭怪守卫了。

但是温蕾萨并不认为自己身陷囹圄，她已经非常接近目标了，她希望已经离克拉苏斯被抓的地方很近了。

“替我留神。”她悄声对葛琳达说。

女矮人同意了，温蕾萨把手伸向自己右脚的靴子，她慢慢的摸到小腿上一块凹陷的部分……

“卫兵过来了！”葛琳达小声说，“有人正在接近！”

温蕾萨赶紧把手收了回去，与此同时，一个身影从栅栏的一边走了过来 。她睁大眼睛仔细分辨来人是谁。

“你好，我亲爱的堂姐……”

“泽恩达瑞。”温蕾萨并没有像血精灵所希望的那样冲向他，这令他十分失望。

“镇静而精明的领袖，”他嘲弄道。“你还是我们种族的一员吗？这可太令人吃惊了，在你沾染了那么多人类的肮脏特质之后……”

“一个贪婪的渴望邪恶魔法的人也配讨论肮脏的特质？”

“你觉得那很肮脏？我们为艾泽拉斯所做的比所有的联盟加起来做的都要多！我们是燃烧军团最害怕的力量！”

温蕾萨坐在地上，摇着头说“你就快变成燃烧军团的一员了，泽恩达瑞。你所做作为的唯一理由便是你对魔法的贪婪，你需要魔法，否则你就会枯萎……”

他讥笑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量供自己日日夜夜的释放欲望的，堂姐……”

“我早就从魔法的渴望中解脱了，泽恩达瑞。这要感谢我的丈夫，一个人类，他为我所做的比我任何一个族人做的都要多。我的孩子们便是我自由的标志。如果我还是像你一样沉迷其中的话我是绝不会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泽恩达瑞十分不悦，他紧握的手指发出声响。一只黑腭怪走入牢房，血精灵伸开手，一根和伊莉迪的一样的法杖出现在他手中。

“出去，堂姐。”他命令道，同时黑腭怪打开了门。“除非你想看到其他人吃点苦头。”

温蕾萨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她向着其他人无声的挥了挥手。

女游侠在葛琳达的抗议中被带离了监牢。

她的堂弟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评价道“还很健康，你跟你的人类宠物一定过得很不错。

很好！你越健壮，你就越能更好的服侍她。“

“你什么意思？”

“她一直很需要人手，而手下的死亡率太高了……

没等温蕾萨反驳，泽恩达瑞突然喝令道：“闭上嘴，把手放在身后。”他一边强调这一命令，一边用法杖顶着温蕾萨的喉咙。

温蕾萨照办了。泽恩达瑞收回法杖，然后用水晶状的法杖末端指向她的头。并慢慢的向下运动，直到法杖指向了她的小腿。

“啊哈。”他稍微抬高法杖，末端指向她的小腿。

温蕾萨不住的喘息起来，她的小腿仿佛被火烧火燎一般。

“尽管你的力量很强，”她的堂弟冷酷的说，“你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被炙烤的滋味……”

一阵痛苦的声响发了出来，温蕾萨藏在靴子中的细小匕首飞了出来，落到了泽恩达瑞面前，刀刃依然赤红。

在检查她的另一条腿时，温蕾萨只是静静的盯着血精灵。

“我就知道肯定藏着什么东西，这不仅仅是一个游侠的素养，也是风行者家族的传统……”

“你是家族的耻辱，泽恩达瑞。”

他大笑道。“比一个和人类睡觉，甚至给他传宗接代的人还要耻辱？或是比一个女妖更耻辱？我绝不是我们家族的污点，事实上，我便是家族的未来！”

温蕾萨什么都没说，她对泽恩达瑞的评价而感到痛苦。方才的话对她来说不是最严重的。她一直忍受着她的种族和罗宁的种族两方面的偏见，尤其是关于她信仰的偏见。不，最令她难受的是他关于可憎的女妖的比喻。

女妖，就像她的姐姐——希尔瓦娜斯一样。

但是希尔瓦娜斯已经是另一个状态了，或许是另一种生命、

“安静很适合你。”泽恩达瑞摆手命她回到牢房。他在温蕾萨回到葛琳达身边时用法杖指着矮人说：“嗯，现在所有人看上去都不错了，没人藏着武器。”

黑腭怪们很擅长搜查它们的矮人亲戚，但是却不擅长搜查温蕾萨。现在这个麻烦被泽恩达瑞解决了。

“你那可怜又可悲的孩子们，”泽恩达瑞盯着温蕾萨说。“当他们发现自己被母亲抛弃的时候会怎么想呢不过没关系，很快他们的叔叔就要去安慰他们了。然后代替他们有去无回的父亲来抚养他们。”

这一次，温蕾萨彻底抑制不了自己的愤怒了，被铁链拴着的她跳了起来，手想去抓住泽恩达瑞，而他早已适时后退一步了。他大笑着，黑腭怪和护卵者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会很享受家庭的团聚的，”他最后说，“我实在太渴望和我的侄子侄女们相处了。”

收回法杖以后，他离开了牢房。护卵者进来用鞭子

驱赶温蕾萨退回原位。

“坐下!”巨兽喝令道，而后在确定对一切已经尽在掌握感到很满意的情况下，护卵者回到了原位。

女队长怒视着她的捕获者 ，然后很不情愿的转向葛琳达。

“对此我很遗憾。”女矮人小声说，“或许你的丈夫可以阻止他 ，他是个强大的法师。”

“我不指望把所有希望都押在罗宁的本领上，”温蕾萨回答说。此刻她的表现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镇定。

“我们会逃出来的，而且我会跟泽恩达瑞有个了结我发誓……”

她的手伸向了另一只靴子，小心的取出了另一把匕首。和先前那把用金属制成的不同，这一把的材质似乎是彩色的珍珠。

“吉姆之血!”葛琳达惊叹道。“但是你是怎么瞒过

你堂弟的？”

“他搜查武器，只去留意那些用通常材料制成的型号。而罗宁制造了这把，简单而锋利，材料取自大海的馈赠。它没有被灌注魔法，除非他刻意去搜索这种材质，否则他的咒语只能简单的判断它是我靴子的一部分。”

女矮人摇了摇头，感叹说：“法师们都能造出些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的建议，由他制造的。”温蕾萨的眼睛有些湿润，“我们两个人齐心协力的时候比彼此分开要强大的太多。”

尽力使自己坚强后，她继续说“我们必须抓住第一机会逃出去。”

她们的讨论又被打断了。这次是一个龙人，温蕾萨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不是拉斯克。

“带走一个！”龙人命令道。黑腭怪打开牢门，用鞭子驱赶矮人们后退，然后截住一个被分开的矮人战士

两个黑腭怪把他拖了出去。

这时其他的卫兵全都离开了，矮人们冲上前去，不幸的是，他们无法阻止牢门再一次被关上，没人可以为他们被抓走的同志做些什么，除了愤怒的吼叫。

黑腭怪用鞭子抽打他们，最后矮人全部被赶了回去。

龙人笑着说，“轮到你了，接下来是他们，都要服侍女主人。”

说完后这黑色的怪物跟随其他人离开了。

“他们会对乌丁做什么？”一个年轻的矮人问。

“很可能是拷问他我们是不是还有人没有被抓住！”另一个战士回答说。

葛琳达对第二个矮人说：“你是白痴吗。法尔乌夫？你没听到血精灵之前说的吗？他们才不在乎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两个人没被抓进来，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奴隶……”

囚犯间出现了一阵不安的骚动。矮人们都是战士，他们会用武器去招待敌人，并可以战斗至死，而成为奴隶是莫大的耻辱。葛琳达看着温蕾萨说：“你要是有什么计划能让我们赶紧逃出去的话，现在是时候开始了。”

游侠的目光从她的战友身上移向看守的黑腭怪。“这可能会需要牺牲一些人……”

“那也比我们将要面对的事情好！”

“好吧，如你所愿。”温蕾萨把匕首藏在手掌中，她向后退去，避免引起守卫的注意。

“让所有人都准备听我信号行动。我们必须一起前进，即便最后结果只是让我们死的利索点。”

“是。”葛琳达小心的转向一个战友。温蕾萨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传话。矮人们没有一个对此有所迟疑的，正如葛琳达所说，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从离牢房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它持

续的十分短暂，却一直回响在他们的脑海中。

“是乌丁。”先前进行询问的年轻矮人确定的说到。在黑腭怪之间则传出一阵野蛮而粗鲁的大笑。其中一个倚向牢门，第一次说出了一些让人能理解的话。

“你们都要步他的后尘，他现在是个出色的奴隶了。”黑腭怪野兽般的眼睛盯着俘虏们。

“谁想当下一个？”

另一个黑腭怪又笑了。

第十五章

法师杀手高高的站在伊莉迪面前，除了从克拉苏斯那里获取的一点信息，她对它一无所知。虽然公正的说来，她在它防御下应该非常安全，但是这个生物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更有威胁的事物。

伊莉迪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正如她所预计的，石头穿过了生物的躯体，并没有被阻挡。

德莱尼人没有办法，她开始召唤她的法杖，尽管知道它的力量可能会反噬了她。

法师杀手沉默的移动着，这使得它显得更加恐怖，伊莉迪将法杖向前指着。

一道蓝光从法杖中喷涌而出，击向了法师杀手，然后立刻又掉转头飞向大吃一惊的德莱尼。

伊莉迪被狠狠的甩了出去，她松开握住法杖的手，迅速在空中翻转，不一会，女祭司坠落到了地上。

大多数人都会摔得失去意识甚至死亡，但是女祭司的训练使得她能够在着落的时候翻滚，最后以一个蹲伏的姿势结束。尽管如此，伊莉迪还是被摔得失去了方向感，她花了好一会来确定法师杀手的位置。有那么一会儿她没有，突然第二道蓝光差点把她摔到地上，德莱尼人勉强的躲闪开，她本以为怪物不能把法杖的能量反射两次，现在看来她错了。她只能假设是变形使得它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在她附近的黑腭怪如同着火一样飞快抛开，尽管这些丑陋的生物一般认为曾经服侍他们的主人，但是并不是如同想象的那样呆在法师杀手的附近。伊莉迪突然发现虚空龙正在试图吸引她的注意。

德莱尼召唤了她的法杖。

“另外一边，”兹泽拉库尝试着，“那边。”

“那个”是一个底部雕刻成龙形的祭坛，在其之上是一个浅蓝色的立方体，立方体之上有些东西使得德莱尼人不敢靠近它。

“法杖……，”虚空龙挣扎着继续，“只有它才能挪动那个立方体，才能让供给开始。”

伊莉迪并不明白虚空龙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但现在立方体就是她唯一的希望，她又一次解散了她的法杖，接着，当法师杀手靠近的时候，她从它头上跳了过去

一个像爪子一样的东西向她抓去，但是并没有击中

在德莱尼人落地的时候法师杀手转了过来，它的中心开始发黑变暗。

一道黑色的光向她袭来。

女祭司躲过了这次攻击，但是她身后一个试图逃跑的黑腭怪动作慢了，光包住了它——随着一身惨叫，黑腭怪撞到了墙上，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于伊莉迪能听到它骨头断掉的声音，死去的黑腭怪以一个难看的姿势慢慢滑到了地上。

在法师杀手在此攻击以前，德莱尼人靠近了祭坛，希望兹泽拉库并没有使得她犯下严重的错误，伊莉迪召唤出了她的纳鲁法杖。

法师杀手的中心又变暗了。

伊莉迪把水晶一头对准了立方体

“脑中想……想那个生物……”兹泽库拉警告道，“然后使用法杖……”

她照着做了，在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可憎的身影。

法杖向立方体传输入能量，立法提开始发光。

一个恐怖尖啸般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大厅，伊莉迪不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法师杀手所发出的。

那个怪物如同散架了一般，像一个不停旋转的能量体，法师杀手向德莱尼人飞去，然后突然被立方体吸收了，消失的无影无踪。

女祭司站在那不敢相信这一切。

“小心……”兹泽库拉警告道。

一些黑腭怪已经从惊讶和恐惧中恢复过来，他们发现还有一个入侵者，于是开始向她靠近。

她环顾四周，他们来自各个方向，她不得已举起她的法杖。

突然一个红色头发穿着长袍的身影出现在她的旁

边，在她能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掏出了他的武器。

“该死的，你不是她!”

在她能回答前，她发现眼前的大厅消失了，伊莉迪沮丧的叫了起来,”不，不,”她现在在外面了，在她曾经失望地想要进入的山外面。

“不!”女祭司叫道,”不!”

“安静!”穿法袍的人站在她的旁边，第一眼，她发现他是个人类，在那头浓密的火红头发下，一对闪亮的翠绿色的眼睛正瞪着她，尽管他的鼻子很可能在很久以前被打断了，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英俊外貌，至少是在他们的种群里，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庞和脸上坚毅的表情同样与他的头发颜色相吻合。

他的法袍胸前是一个印在紫色背景上的金色眼睛，在眼睛之下则是一把向下指着的金色匕首。

伊莉迪认出那是达拉然的标志。

“你是罗宁法师，高等精灵温蕾萨德伴侣，”她轻声的说着。

“你认识她？那你知道她在那里吗？我试着确定她的位置，然后我在这里察觉到一些魔法扰动，温蕾萨总是陷于这些事件之中，”他咒骂着自己，”我试着找她但是失败了，好吧，至少你是安全的了。”

“但是我现在必须进去，我必须拯救那条虚空龙！”

法师如同看待疯子一样看着她，”为什么你要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我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那些生物所做的一切，不是干掉它，而是……拯救他？”

“我读到了他的思维，兹泽库拉并不想那么做，他过去曾做过那些错事，但是他已经改变了……”

“只是那么简单吗，你确定你读到了他思维的真实一面？”

“我确实……而且我也不能让过去的消失，出于很多原因他必须得被解救，”德莱尼人解散了她的法杖，”

他是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关键，他们正通过他制造一种新的怪物……”

罗宁的脸变得扭曲了，”从来不会停止，对于艾泽拉斯来说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上帝啊我真希望克拉苏斯也在这里……”

关于法师知道红龙的事并没有让女祭司感到吃惊，她有些颤抖着说：“克拉苏斯，他被关在格瑞姆巴托里。”

“这不可能，不可能是他……”

“在他和另一条年幼的蓝龙——卡雷克被抓住前，他把我送到了安全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法师杀手”

“那才不会难住他呢，”罗宁挖苦道。

“那个法师杀手有一点特别，克拉苏斯说，他可能被格瑞姆巴托里的那些人强化过了。”

从山那边传来的声音让他们两个都沉默了，罗宁抓住了她的手臂，”我必须再做一次，迁跃进格瑞姆巴托

花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多。”

“我们还要进去？”

他给了她一声严厉的大笑，“不是现在，你总不想成为这座山的一部分直到永恒吧。不，我要把我们送到更安全的地方……当然是相对而言，”罗宁的眉毛纠紧了，伊莉迪想要反对，但很显然，他，和他的人民知道返回格瑞姆巴托的意义，

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附近的空气响了起来……然后他们两个人又一次消失了。

克拉苏斯在难以忍受的黑暗中漂浮着，那种它想要找到并粉碎他的感觉更加明显了，他曾经听过被卷入克瑞萨伦之匣的故事，那些龙类和其他的魔法生物被关在里面几年几十年几个世纪，直到发疯的可怕传说，时间，在里面并不像真实世界那样正常流动，至少他所知道他的朋友和战友都已经死了，而邪恶的希奈丝特拉在格瑞姆巴托所酝酿的一切却会摧毁整个艾泽拉斯，不！这不能发生！至少现在还不能！巨龙为自己可怕的想象斥责

着自己，死亡之翼的配偶想通过抽取他的魔法精髓来满足她对世界的憎恶，不管如何还是有希望，至少还能拯救卡雷克。

他为蓝龙的不幸过去而感到悲痛，在矿洞里的那个东西，显然已经为抵御强大龙类的进攻做好了准备，并且准备拿卡雷克大做文章。当卡尔苏斯意识到他甚至什么都做不了来拯救他的同伴时，他变得怒火中烧，他变得更加得对自己愤怒当他发现他甚至帮助不了其他的什么人，他一点都不知道伊莉迪发生了什么，绝望中他把她传送到他所知道的格瑞姆巴托附近的一个地方——那些知识来自于曾经驻守在这座山头的他的同类——在那里，魔法很难被驾驭，她在那里能有机会恢复体力，然后尽可能快的离开这片区域。

克拉苏斯不知道她是否这么做了。

不止第一次，巨龙尝试着测试困住他的监狱的强度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显然他在这比在格瑞姆巴托任何地方都要有力量，力量大到超过了自己的极限，但是这个匣子本身是个口袋一般的宇宙，通过汲取受害者的魔力来囚禁住受害者自己同样，它也让他能够不被希奈丝特

拉的咒语所干扰，或者其他什么在这座山中使得他变的虚弱的东西，但是他不能只是在这里等待，直到黑龙为了试验自己的恶魔咒语而把他释放出来克拉苏斯不是普通的囚犯，他知道关于克瑞萨伦之匣的历史，它本身是龙类的杰作。

起初匣子是出于多种的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而这些目的则取决于哪种龙设计的，但是一开始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本来是用来抓各类魔法威胁——恶魔，发疯的法师，元素生物和其他类似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由黑龙创造出的更是用来对付游荡的能量以及其他会威胁到整个大地的存在。

但这一切很快改变了，发疯的耐萨里奥因为恶魔之魂在永恒之井的失败而变得暴怒，并且为了那些肮脏的目的用他的种族曾经创造的器物来抓捕他想象中的敌人，其他的龙类迅速找到那些匣子并把它们永久的封存在谁都不知道的地方，除了那些位于地下的。

但是几个世纪之后，它们中的一些又重返人间，或许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克拉苏斯感到非常沮丧，或许他错了，或许那些关于这些肮脏的小匣子的知识已经对他不再有用——巨龙开始感到彷徨，是不是这样呢？突然，一个关键的想法让他豁然开朗，制造一个克瑞萨伦之匣需要非常多的精力，这也就是谢天谢地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少的原因，甚至它们中的一些还不是那么完全的坚固，它们总有瑕疵。

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念头，但这是他唯一所拥有的希望，克拉苏斯集中注意力并且向外延伸精神力。

一开始，他只能感到那令他难以忍受的监禁，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希望希奈丝特拉能很快就把他用作实验，这个可怕的念头令他颤抖不已，不过他立刻跑开了这个念头，现在他开始感到迷惑一旦他逃跑失败他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再次祈祷。

一次又一次克拉苏斯集中精神，很多时候他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魔法精髓，但是逐渐，他感觉到了另一种魔法——

那甚至不是艾泽拉斯原有的

希望之火被重新点燃，克拉苏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上面，某些东西和它很相似，这让他回忆起——

是的，就是它，肯定是的，这个匣子曾经肯定装过那条虚空龙。

巨龙不知道这是否增加了他的机会，但肯定的是，这个令人讨厌的监狱的制造者并没有想象到虚空龙的能量会是怎样的。

克拉苏斯更加深入的研究整个设计，那些奇怪的变化图案应该是始作俑者的杰作，或许是耐萨里奥或者他的配偶，当发现他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时，克拉苏斯感到微微的灰心，无论是谁制造了这个特殊的器物肯定很迫切试验它的能力。

但是克拉苏斯必须得尝试，他仔细观察盒子的魔法来源试图找到虚空龙造成的破坏所产生的瑕疵，这个瑕疵很可能成为他逃跑的机会，他必须——

巨龙突然皱起了眉头，克瑞萨伦之匣的咒语体又出

现了一次变化，但并不是出自创造者之手，这讲不通，那么只有可能它由虚空龙造成的。

克拉苏斯进一步观察。

他的监狱突然转动起来，把他甩了起来，黑暗变成了灰色又变黑，克拉苏斯像个纺锤一样旋转着。

他凭着本能反抗着，他的身体弯曲着她的手和腿不停地伸展伸长缩成一团完全不合他的精灵外形，爪子从指尖伸出，鳞片覆盖了他的皮肤，他的最和鼻子向前伸展变的又长又尖，翅膀从背上长出正如他的法袍不存在一般。

扇动他巨大的翅膀，克莱奥斯特拉兹减缓了他的动作停止了飞行，红色的庞然大物因为他痛苦的努力咆哮起来。

当他重新恢复平衡时，克莱奥斯特拉兹尝试着弄清发生的一切，在疑问中简单的试探了整个地形使得关住他的整个监狱看上去豁然开朗。

很显然，虚空龙比他想象的要更接近自由。

但可惜的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虚空龙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寻常而逃出去。

但是克莱奥斯特拉兹的希望增长了，虽然风险很大担风险总好过呆在这里直到永恒或者等到被抓住他的人召唤出来。当希奈丝特拉准备打开匣子的时候肯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使得红龙更有把握逃脱。

克莱奥斯特拉兹更加谨慎的检查起那被弱化的地方，观察它是如何让整个容器变弱的，他很快惊奇的发现虚空龙的奇怪能量能作用于整个容器就像一个病毒作用于人体一样。这两股力量非常相似。

显然，前一个囚禁者的魔法精华将整个克瑞萨伦之匣的咒语体系改造成了完全超出制造者能想象的东西。

红龙很快发现两股能量的脆弱的连接点，在那里咒语体系受到的影响最大，正是那一点需要红龙集中他的所有努力。

在常人看来，他学习魔法的努力或许仅次于蓝龙中最伟大的那位，克莱奥斯特拉兹依然缓慢地朝着有偏差的那点前进。他最终找到了线索，只要小心的再次移动并且让剩余部分也断开，那么理论上来说他就有机会出去。

尽管有些恐惧，克莱奥斯特拉兹小心翼翼的扯断连接。突然间他感到整个匣子开始颤动，黑暗变成了灰色。红龙更加胆大，自由靠近了——

当连接彻底断开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和他完全所需要的一样，容器出现裂痕，接着裂痕开始扩大，克莱奥斯特拉兹迅速意识到要将它修复，但是破坏已经超出他所能做的一切。而滥用法术也导致了原本完整的匣子变得百孔千疮。

整个匣子崩溃了，灰色从四面八方向红龙涌来，克莱奥斯特拉兹尖叫起来，监狱的崩塌释放了新的可怕力量，这股力量将他包围了起来。一个漩涡在他面前行成，并且变得越来越令人害怕。克莱奥斯特拉兹拼命想挣脱但是还是被卷入其中。

虽然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一个甚至没有苹果大的容器里，但是对于克莱奥斯特拉兹来说，这仿佛是整个艾泽拉斯被摧毁了，甚至整个宇宙也要加入其中。他想要从匣子中逃离而且他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但这只是让他更为后悔。他开始拍打他的巨翼，与如此原始却又强大的力量做着斗争，但是他很快就精疲力竭了。漩涡的中心阴森的出现在他的面前，整个漩涡忽而灰忽而黑忽而又变得深红。

当巨龙靠近中心时，看不见的力量在他身上作用的更加猛烈，他感到骨头要被压成粉末，肉体要被榨成汁液，在他那长久的一生中他从来没体验到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就在那时候，巨龙意识到他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虽然那可能让他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是死亡，但至少是一个渺茫的希望。尽可能的集中他的注意力，克莱奥斯特拉兹把他所有的魔法都用来保护自己，这样的尝试让他非常紧张甚至昏过去。但是直到最后的他的咒语坚持住了。

红色的庞然大物仔细寻找漩涡真正的中心，一定要

准确，不然这样的行为如同自杀。

更加努力的闪动他的翅膀，克莱奥斯特拉兹不用再与漩涡的拉力相抗衡，现在他与那股力量融合在了一起他向前滑行加速，希望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迅速过去。

当他进入中心的时候，克莱奥斯特拉兹又一次尖叫了起来——

第十六章

希奈丝特拉睡下了。

尽管直觉警告着她还有闯入者的异动，然而她拥有足够的自信，而并非因为疲惫而促使自己躺下。她对那唾手可得的胜利信心十足，也坚信那些试图阻挡这凯歌的敌人，不是立即被毁灭，就是转而臣服于她。

她辗转反侧，将睡又眠，将醒又寐。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并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曾有好几百年的时光她压根就没合过眼。

希奈丝特拉根本就不在乎其它生物的想法，甚至是对其它的黑龙也是如此，对一条龙来说这可不是太正常的想法。然而在她的理想世界里，只有她和她的孩子们才有权利活下去。

她仍然保持着龙形，睡在一个如此深的洞穴里——比之前任何一个用来实验的岩穴还要深——她躺在石床上，深陷在她的休眠之中。

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打扰她。

在这里，她能感受到脑海中的声音越来越清晰。那个声音不断低语着：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一切的一切，德拉苟纳克斯也越来越富有力量……下一代会比他更灵活……同时，强大，一千倍……

“一千倍……”，希奈丝特拉梦呓般低语道，“一千倍……”

他们有了一千倍的力量……这将终结其它所有的龙……巨龙的时代将远去，而暮光来临……然后是黑夜……

“巨龙之夜……”

但是黑夜总会被新的一天所取代……将由她的孩子们统治的新一天……将是龙族进入黄金时代的新一天……

“一个全新的……黄金时代——”

希奈丝特拉突然被惊醒，她的眼睛瞬间睁开，愤怒从她的脸上蔓延开来。

“克莱奥斯特拉兹！”黑龙咆哮着。她猛然起身。“但是，他怎么可能——又能——？”

然而奇怪的是，希奈丝特拉表情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她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取代了刚才的震惊、愤怒和凶煞。

“是的……太好了……多么美味……多么完美的时刻！感谢你，克莱奥斯特拉兹……谢谢你……”

带着一丝笑意，她迅速去找泽恩达瑞……

在同一时刻，另一条曾确信自己必死无疑的龙醒来他并不是克莱奥斯特拉兹，而是那条蓝龙，卡雷克。

他起初发现自己在经历了那一切后竟没有死去。尽管如此，但又有种黑暗笼罩着他。这股黑暗，让他感觉自己几乎是以一种……邪恶的方式……在苟延残喘。

随后卡雷克才想起他昏死过去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想起了他们曾经用来隐藏龙人尸体的洞穴，发现那个洞不像是空的。

不是空的……

卡雷克尝试着召唤他的剑，那把蓝色的武器隐约有了形状，但是，也只仅是浮现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而已。在下一秒，它就消失殆尽了。

“千万……千万别……”

每一个字眼都让卡雷克产生恐惧，尽管他不是第一个冒出这个想法的生物。蓝龙再一次试着召唤他的剑，但这一次，什么都没有再出现。

“千万别那样……”那个声音又重复了一遍，“……她会发现的……”

她？毫无疑问这个声音里的所提到的她，只有可能是希奈丝特拉。

“你——你是谁？”最后卡雷克开口问道。

“我是她的孩子……””

“你在哪？让我看到你！”

“我就在你前面……”那里有个深紫色水晶状的影子，闪烁着光芒。卡雷克盯着这巨大的东西，它拥有与龙一样的轮廓，但看起来不完全像是固体，似乎在流动着。它在某种方面上类似他所知道的虚空龙，但肯定不止如此。一双闪烁的眼睛也同时打量着他。卡雷克突然觉得，那双眼睛从自己失去知觉开始就在注意他了，这

个想法让他遍体生寒。

“你是什么？”他问。

“她的孩子……”

卡雷克皱了下眉头。他并不确定这隐约可见的生物到底是和他听起来一样心智还不成熟，或者仅仅是耍着他玩。

他决定做一个新尝试。

“你有名字么？”

短暂的停顿过后，“我有个名字……她叫我德拉苟纳克斯……”

“德拉苟纳克斯？”卡雷克的戒心急剧上升。他知道这个名字在龙语里的含义。

德拉苟纳克斯……吞噬者……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那暗暗的东西问，“我喜欢它呢。”

“它是一个……强大的名字。”

“它在龙语中的意思是‘吞噬者’……她是这么讲的”，德拉苟纳克斯补充道，这句话让他寄望这东西可能还不了解自己名字邪恶意义的想法，破灭了。

“你是一条龙……”

卡雷克暗中设法召唤魔剑，或者是任何他可以用来对抗这怪物的武器。现在这蓝龙知道了，他被耍了。

“我也是龙啊……”德拉苟纳克斯向前挪动了身子阴影褪去了一些，正好能让卡雷克确定那外形是一条龙但不是虚空龙。

德拉苟纳克斯比虚空龙强大，强大太多了。

但那神秘的龙并没有完全地显露出自己。取而代之的是，他向后退了几步，让自己显得更像一个影子。卡

雷克不清楚这这是否是因为他的某些能力，一些法术，或是这洞穴的陷阱所产生的效果，因为那些流动的能量围绕在他们身边，虽然并不是直接与德拉苟纳克斯相联系……但德拉苟纳克斯的行动确实被它们所影响了。

卡雷克好奇希奈丝特拉是否真正了解她在这洞里养的东西。

一直以来他锤炼着自己，为的是不久后那属于他的梦想。

“是，我们都是龙。”

”

“那么我们就是朋友了……”

这话让蓝龙大吃一惊，他找不出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德拉苟纳克斯需要他的帮助。当然把卡雷克生吞了对他也许会更有好处吧，而且这对他而言轻而易举：因为目前他不能变回龙，也用不了他生来的魔力。他已经秘密的尝试过好几次了，都失败。所以，他失败的唯一解释就是：他那的虚无的同伴干的好事。

卡雷克发现德拉苟纳克斯肯定只有几天——或者顶多几周——那么大。

如果他继续成长下去的话会有多可怕？可他还需要再成长么？这怪物看起来已经很大了。

克拉苏斯曾警告过卡雷克不要试着与那个血精灵打交道，并肯定强调过不要在这里这么做。但是蓝龙觉得他已别无选择了。

德拉苟纳克斯把他困在这个地方，而且唯一能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吞掉卡雷克的原因就是：他吃龙人吃饱了因为在它周围一圈内没有龙人尸体的痕迹，这也是卡雷唯一能帮到他的地方。

但他还没有回答问题呢。

“是的，”蓝龙最后回答了“我们应该成为朋友。”

“好……好……朋友，应该帮助朋友的，对吗？”

一个不可能在洞外生活过的生物，德拉苟纳克斯就

能对生活里的种种事情了如指掌了。显然希奈丝特拉做了些可怕的事。

“朋友帮朋友，”他点头了，“是的，互相帮助。”

“所以他们会——”德拉苟纳克斯打住了，随后，让卡雷克惊愕的是，他的声音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她来了！

不要说话不要动！

尽管他惊讶于德拉苟纳克斯拥有能用思想对他说话，但卡雷克可没想过要服从他，而且也没有必要知道他所说的她到底是谁。在安薇娜死后，卡雷克已经变得对自己的生活十分的鲁莽，但他也仍紧握着自己的责任感。如果让希奈丝特拉知道了他还活着的话，自己就不能履行为玛里苟斯效劳的责任了。蓝龙紧靠着墙，试图召唤他早些时候造出的盾。

但，仍是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他感觉到有翅膀一样的东西盖在了他的身上卡雷克被笼罩在了阴影里……还有些许紫水晶的光茫。

几乎就是一瞬间之后，他听到了希奈丝特拉……还有另一个声音。

“他不见了，”她对伙伴轻轻的说。

“你的老朋友？”那声音听起来像是血精灵的“从克瑞萨伦之匣里逃跑了？那怎么可能，除非，他的同伴活了下来。或许是他放走了另外一个。”

卡雷克在焦虑和希望之间纠结，他希望有个答案。不过他猜他们谈及的应该是克拉苏斯，也就是说那红龙尽一切可能从一个叫做克瑞萨伦之匣的地方逃脱了。那再好不过了，但是现在泽恩达瑞已经误导了希奈丝特拉使她认为自己还活着。

“德拉苟纳克斯在那里享用了一场盛宴，”希奈丝特拉回复道，她思索中的问题好像有了线索，“还有，那匣子是从内部被摧毁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谁有这种能力！他怎么做到的？”

“他就是他，他能完成一切不可能的事！他不犯错误，我的泽恩达瑞啊；那也正是我忧心的原因之一。”

“但你没能把他带到这里来。”

“他会来的，”她纠正道，“他会的，他会来的。那才是他的性格。我认为，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让他自己过来，用我期望的那种方式。”

她顿了顿，“如果我知道他还活着的话，他一定弱了不少，他可能逃到了底下。他知道该去那里。我希望你可以派出你的手下，在他——”

“我会这么做的，女士，除非那该死的畜生，没有及时执行我早就发出的命令！上次我派出它的时候，那家伙早就在虚空龙附近了，但后来它什么事都没做。”

希奈丝特拉发出一阵又长又恼的嘶吼声：“太可恶了！克莱奥斯特拉兹一定是溜去救走那些虚空龙了！走！找你的法师杀手去——”

卡雷克并没有听到血精灵离开，但认为如果他够聪明就该听她的。

蓝龙准备说话，但是他感觉到，他那虚无的同伴并不希望他这样做。

“我的甜心宝贝……”这种讲话的方式让蓝龙浑身发冷。希奈丝特拉的愤怒早已转化为令人恐惧的自信，仿佛就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过来，我的甜心宝贝……”

德拉苟纳克斯向前移动了些，但仍把自己虚无的身体挡在卡雷克和黑暗女士之间。

“女——士……”

德拉苟纳克斯的语气一下子转变了，这让卡雷克吃惊不小，就像对希奈丝特拉的奇怪一样吃惊。这家伙听起来很幼稚，非常的不成熟。

非常的没有威胁？

“我的德拉苟纳克斯啊……我新世界的曙光……想对妈妈说些什么？

“饿——”

希奈丝特拉笑了：“当然，你是饿了。不过别担心，宝贝。马上你就能吃饱，最饱最饱的，噢是的……但是之后你必须得学会节食了，因为不久后，就会有很多的兄弟姐妹需要被喂养了。”

很多兄弟姐妹们。卡雷克想着要是有了几十甚至上百个的德拉苟纳克斯会是什么样子。

到那时，艾泽拉斯会变得怎样？他怀疑这些新生的龙，会比之前他和同伴曾经与之一战的那两条龙更混乱即使最后能挫败他们，那在获得胜利之前，他们会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死亡，和毁灭？

卡雷克不禁想起了安薇娜为了重建这个世界而做出的牺牲。而当更多这样的龙孵化出来之时，也就是那

些努力全白费之时。

他回顾了那次在战后不久，他，克拉苏斯还有伊莉迪的简短交谈。

在他们进餐时，伊莉迪提到了她对那些龙的印象，不是黑龙，也不是蓝龙或虚空龙。她想到了“暮光”这个词，这个简单的词就已经在很多方面讲述了他们的可怕了，而且德拉苟纳克斯和那两条龙也许是暮光龙中最弱小的几个。

那个德莱尼曾称他们为暮光龙。

也许他们是艾泽拉斯的垂暮来临的征兆吧。

由于沉浸这些想法之中，他错过了接下来希奈丝特拉说的话。不过德拉苟纳克斯的回答让他搞清楚了目前的状况。

“是的……母亲……”这生物用他那假童声回答着。

“想分享……想他们更强……”

希奈丝特拉很明确的强调了德拉苟纳克斯不再可能是她所有努力的重心了。但他别无选择，因为她就要开始把花在他身上的能量用在下一代身上了。就算是德拉苟纳克斯的母亲没有注意到他的声音中暗含着的愤怒，但是卡雷克听出来了。他也明白了，为什么他那虚无的伙伴要隐藏起自己的成熟，而不让希奈丝特拉发现。

德拉苟纳克斯仇视他那些即将出生的伙伴们。

尽管卡雷克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但，突然间，他觉得希奈丝特拉的语气变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证实了。因为她厉声问道：

“你在那里藏着什么？”

“没没什么……”

“没什么？”

幸好德拉苟纳克斯的嚎叫是如此的强烈，卡雷克自己绝望的叫声才被掩盖了。蓝龙忽然觉得自己的血液已

化成了滚烫的岩浆，灼烧着自己的血管。

他可以做的也就是不让自己因为害怕而再度失声。德拉苟纳克斯又尖叫了起来，他的嚎声在哽咽中结束。

“别对你母亲撒谎，对你惩罚会让我更难受。让我看看那有什么，我的宝贝……”

“是是……”

卡雷克已经准备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黑暗女士了，一个让自己从痛苦中永远解脱出来的命运。但是，德拉苟纳克斯的爪子却没有抓起他——如果他用的确实是爪子的话；他抓起了刚刚卡雷克没有注意到的一大块什么东西，卡雷克完全无法分辨那是什么。

“哦…”希奈丝特拉用几近失望的语气说道“就这东西，对吗？一个失踪了的守卫，他们丢给你的？”

“是是……”

“把它当成开胃菜吧，反正也没什么用。从现在起

你可要减肥了，知道吗，我的好儿子？”

“是是……”

“是什么？”

德拉苟纳克斯没有迟疑。

“是的，妈妈……”

“很好，奈法利安，你终于学会了……”

脚步声渐渐远离了这个坑洞，随之就是寂静。在这寂静中，卡雷克好奇为什么希奈丝特拉用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来称呼德拉苟纳克斯。不管这是不是意外他说不上来，但是肯定让他想起了什么。

在德拉苟纳克斯打破这平静前又过了一会儿：“她走了。”

“我必须离开这，” 卡雷克急促地回答，“克莱奥斯特拉兹需要我……”

“他就是另外那个？他也是……朋友么？”

“是的，”蓝龙迅速回答他，“他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你想脱离她对么？拥有自由？要是克莱奥斯特拉兹能帮你的忙的话，这一切可能都不止是幻想。”

德拉苟纳克斯想了想，然后回答：“嗯，不错。对了，奈法利安又是谁？你应该知道，我觉得你知道……”

的确，暮光龙和他一样，很快的注意到了希奈丝特拉用的名字。“他也是她的儿子，她和她伴侣死亡之翼的儿子。奈法利安是她孩子们中最年长也是最强大的一个。”

“我会见到他的，”这个龙喃喃着，“我将会见到我的兄长……”

“他已经死了，” 至少照卡雷克所知的是这样。而且加上从希奈丝特拉那些残暴的后代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他还添了一句：“他失败了，他被她抛弃，交给他的敌人处理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不知德拉苟纳克斯是无法理解它，还是在努力消化这信息。虽然暮光龙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但被隔离在这里那么久，也许他无法懂得那么多的世间事吧。

“我的哥哥死了，所有的兄弟们都没有了……”

德拉苟纳克斯最后一句的表达方式和比它的内容更让卡雷克震惊。兄弟们……

“他们叛离了她，在我出生前就已经逃离了。我们彼此离得很远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方，是啊，从心底里感受到彼此。”

他讲的应该是另两个由死亡之翼的伴侣创造的龙，卡雷克还参与了消灭他们的战斗。

“但他们不像我，”德拉苟纳克斯的脸上微微的扬起了一股轻蔑，“他们不聪明，他们只是饿，他们只用胃来思考而不是大脑。最后死的也很惨，谁叫他们傻……”他那虚无的脑袋靠近了一点，但仍然显得很模糊。

“我不想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死去……我不想死……你要帮我……朋友……”

“是的……当然我会——”没有任何提示的，德拉苟纳克斯再次在卡雷克脑中讲话了，“我会送你去找我们的朋友。你和他会给我自由，我不想被抛弃……。”

卡雷克突然被抛向了空中，就像那龙人尸体一样的他飞出了坑洞，然后落在那些腐臭尸体的边上。刚一落地，他就看到德拉苟纳克斯的魔力让那些尸体飘浮起来又搬回了洞里。

卡雷克转向了洞口，一股无形的力量把他推起，向着另一条走廊走去，渐渐远离了克瑞萨伦之匣。德拉苟纳克斯的力量真是难以置信，而且对于这时疲惫不堪的蓝龙来说几乎不可抗拒。

卡雷克别无选择只有听从。他是想找到克莱奥斯特拉兹，尽管他也头疼去想那么多的为什么。卡雷克不知道德拉苟纳克斯从他的脑子里读到了什么，又理解了多少。恐怕自己，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可言了吧。

蓝龙有感觉到一股不可思议的魔力通过了他的身体，他可以再度使用魔法了。但这一次，举起手召唤出剑的行为，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

去吧。

紧紧握着手中的剑，卡雷克逃走了。

第十七章

温蕾萨和剩下的矮人被俘了。他们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他们只是因为听令于游侠，并未开始行动。即使是现在，即使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他们依然坐着等待着她的信号。

然而摆在高等精灵面前的障碍是，现在站在护卵者和黑腭怪旁边看守他们的是另一个龙人。他既不是拉斯克，也不是那个带走尤迪的家伙，他的眼睛狭小而尖锐的，这时刻提醒着温蕾萨这家伙要比护卵者要难对付的多。确实，他一直盯着游侠，有一次游侠试着动了一下，他立刻就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武器。

温蕾萨并没有放弃，但她必须等待。因为这个龙人的存在，高等精灵甚至不能接近那扇门，更遑论打开它了。

她和葛琳达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矮人表示她明白必须等待，不管要多久。幸运的是，矮人和高等精灵比人类更有耐心。接着……拉斯克那带鳞的脑袋伸了进来他指着那位龙人说道，“出来!”

这两个家伙很快就走了，留下了那些焦急的护卵者待命。这些大家伙很明显想跟着拉斯克一起离开，但却没有收到的指令。它显然很恼怒，因为出去走一趟肯定要比呆在这里看守这几个捆得结结实实的囚犯要有乐子得多。

形势渐渐变得对温蕾萨更有利了。她悄悄地往着葛琳达的方向挪去。另一个龙人进来了，正是他那个杀死了尤迪。“你,”他指着游侠说道。

她面对龙人，尽可能藏好那把匕首。

“开门，”龙人喝斥着黑腭怪。几个黑腭怪冲上前去，一部分防备着矮人们，另一个将门打开。在黑腭怪打开门的同时，龙人提着一捆粗绳走上前来，他才刚刚展开那条绳索。“冲！”随着一声轻喝，一把匕首深深地扎进了他的眼睛。

游侠撞上了她身前的黑腭怪，像打保龄球一样将它们统统撞倒。它们的身体硬的就像岩石，但她更喜欢用巧劲。在她身后冲出了获释的俘虏们。

首当其冲的两个矮人很快就死了，长矛贯穿了他们的内脏。他们的牺牲帮助了他们身后的人，葛琳达和其他抓住了长枪，并从他们的敌人手中扯了过来。

这使得造出了一个更大的空隙，更多矮人得以从牢房中逃出。温蕾萨没有去注意黑腭怪，龙人才是她最担心的。他从那只烂眼中扯出了匕首，游侠落在了他的后面。她拉扯着那捆粗绳，并没有用自己的武器。

由于仍忙于处理自己的伤口，龙人抓着粗绳的力量变弱了。他想勒住温蕾萨的脖子，但这太迟了，温蕾萨已经冲向了他身侧。

一对笨拙的护卵者赶了过来。温蕾萨在龙人来到她身边之前卷起了粗绳，投出绳圈套住了他的脖子，然后狠狠地一拉。随着一声惨叫，龙人试着从绳索中挣脱。温蕾萨一边收紧绳索一边转向护卵者。

这只四足巨兽猛烈地向她挥舞着武器，但是这一击落空了，斧头由于用力过猛掉在了地上。游侠用全身的力量踢向守卫，顺势加大拽绳子的力度。

一声可怕的巨响传来。温蕾萨觉得守卫的力量减弱了，它的脖子断了。但她陷入被两个护卵者夹击的境地，不得不听天由命。那个野蛮的战士抓住她的腿把她拖向自己，想要杀死她。

高等精灵紧紧地抓住绳子，想用龙人尸体的重量来拖住自己。不幸的是，护卵者的力量太大了，她和龙人的尸体一起被拖向了渴望已久的敌人。

温蕾萨松开了手。这一突变让护卵者向后一倒。游侠从护卵者的胯下钻了过去，而龙人撞上了一堵墙。她扭动着挣扎出了敌人的钳制，并且滚到一边。护卵者的

斧子砍了下来，但他无法保持平衡，剧烈的晃动使他没有命中目标。

温蕾萨快速地爬离那巨兽，随后在一个拿着长矛的黑腭怪的身后站了起来。凭借着精灵引以为傲的敏锐，温蕾萨在黑腭怪反应过来之前从它手中夺下了长矛，并把她的敌人踢向两个矮人。她绕着越靠越近的龙人兜起了圈子。

长矛刺进了他的肩膀，然而由于厚厚的鳞片的遮挡这只造成了一个小小的伤口。护卵者试图把她的武器砍成碎片，但温蕾萨敏捷得身手让他无从下手。她祈祷着手里要是有一把弓就好了，她一定能在数秒内用箭刺穿龙人的喉咙和眼睛。她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她并不熟悉长矛的使用，长矛更适合人类或是矮人和黑腭怪这样强壮的战士。

在他的周围，矮人在和他们凶残的远亲战斗着。黑腭怪有着充足的武器，但他们人数不够。葛琳达从敌人的尸体上捡起了一条鞭子，并在和长矛的战斗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她甩起鞭子卷住长矛，并熟练地扭断矛头。

但是，有一个黑腭怪悄悄绕到了葛琳达的身后。这只劣等的矮小生物在葛琳达身后举起了斧子……..另一个身影插到了他们之间。

“小心！葛琳达!”格拉丁吼道。葛琳达的兄弟没有武器，只能用他的身体抵挡。”小心——！”黑腭怪迅速地切开了他的胸膛。

葛琳达对着杀死她兄弟的凶手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哀嚎。这位女矮人丢下了手中的鞭子。她没有去抓住兄长血肉模糊的身体，而是抓住了那把杀死他兄长的凶器愤怒的力量让她一把从黑腭怪手中夺过了斧子，并用它斩开了黑腭怪的喉咙。

黑腭怪的头滚到了一边，它的尸体叠到了格拉丁的身上。

带着满腔的怒火，葛琳达劈倒了身边的两个黑腭怪其他的矮人在她的带领下残杀着地面上剩余的守卫。

与此同时，温蕾萨继续着她和护卵者的战斗。巨兽

高高在上地挥舞着斧子，几乎把她的脑袋切成两半。最后，她的长矛终于被切断了。

但是温蕾萨马上从倒下的敌人手中捡起了一把斧子。拿着它游侠避开了护卵者的攻击，砍向了他的腿。

斧子砍进了鳞片覆盖下的肉，伤到了脚趾和钱脚掌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

护卵者嘶吼着。他猛地向下一压，把游侠压到了岩石地板上，但温蕾萨再一次扭动着挣脱了。她爬离了卫兵，最终来到出口边。就在这是，一对黑腭怪冲了进来。它们认出了温蕾萨，嘶吼着向她发起了猛攻。

护卵者转过身。在封闭的房间里，拖着长长的尾巴，护卵者庞大的身躯显得更加笨重。温蕾萨用斧背狠狠地砸向里护卵者额尾巴。

她的对手凭着本能做出来反应。巨大的尾巴一阵横扫，给予范围内所有的生物致命的打击。

但这位高等精灵早就远远地躲开了。尾巴扫中了那

两个黑腭怪，把它们扫得飞向了远处。这些低劣的矮小生物撞破了好几堵墙才停下。

面对着试图转身的护卵者，温蕾萨跳到了它的背上就像罗姆先前做过的那样。护卵者想转过身来够到她，但温蕾萨始终保持在护卵者身后的范围内。

温蕾萨跳了起来，两只手绕过龙人的肩膀。她一只手抓着斧柄，另一只手抓紧斧子头部。

温蕾萨使出全身的力气，把斧子嵌进了护卵者脖子上最脆弱的部位。

护卵者用力地拉扯着困住她的双臂，温蕾萨几乎觉得她的手臂就要被扯断了。游侠努力把斧子砍入更深处她握住斧子的手感到了一片湿润。

接着，这个卫兵挣脱了她的钳制。他把高等精灵从他的头顶甩飞了出去。温蕾萨竭尽全力找回平衡，靠着她天生的敏捷和游侠的训练来保护她的脑袋或是脖子不摔断。

她翻滚着飞了出去，直到撞到一位矮人才停了下来。

温蕾萨来不及去看她撞到了谁，因为护卵者正气势汹汹地向她跑来。她找回了斧子转身面对她的对手。护卵者的确在向她跑来，但这只是一个巧合。不仅仅是脚上的伤口使他摇摆不已，而且他的上半身被斧子造成的伤口中喷出的鲜血所覆盖。

拿着长矛的矮人很快包围了护卵者。葛琳达一马当先，把长矛插入了护卵者喉咙。护卵者拍开了长矛，却使伤口裂得更大。一个矮人冲上去想杀了他。

经过一番搏斗，护卵者抓住了他，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护卵者一拳轰碎了他的胸膛。

葛琳达尖叫着再次刺出了长矛。她的力量如此之大长矛贯穿了护卵者的身体。

护卵者挥舞着沾满鲜血的手……他死了。

所有的守卫现在之剩下了一群伤痕累累的黑腭怪。

葛琳达把它们捆在了牢房里。她没有杀它们，并不是因为她的仁慈，她冷酷地解释道：“当它们的主人发现它们的同伴都死了，它们会付出代价的。”

女矮人走到她的兄弟的尸体边。她的另一个兄弟葛林格拉斯站在她的身后，看着他死去的兄长，他恨不得躺在那的是他自己。

葛琳达碰了碰额头和前胸，接着换上了另一幅表情“让我们在更多卫兵到来之前赶紧走吧……”

但是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温蕾萨也无法辨认他们的方向。葛琳达以为她知道方向——矮人们擅长辨认通道并找出他们最后的方向——但这在格里姆巴托的山洞似乎行不通。“罗姆对我说他完全无法辨认他上次走过的通道。它们要不是凭空突然堆砌的，或者正相反，就是一个疯子随意挖出来的。”

“也可能是一大群黑铁矮人，”葛林格拉斯吸溜着鼻子说到。

“这些通道比那些混蛋还要古老，”他的姐姐回答

说。她摸着走廊的地板仔细地研究着。“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想我们得向左走。”

“你在看什么？”游侠问道，尽管他们的处境很危险，但游侠依然对矮人追踪的能力很感兴趣。

“这些，有时这些石头的某些条纹会告诉你正确的方向。而且这里有一些明显是从外面带进来的碎屑和污垢”她低声说道。“如果我们矮人知道些什么，那一定是岩石告诉我们的。”

“那么我们就向着那个方向走吧。”

葛琳达点了点头，带领着疲惫的团队出发了。他们从死尸上捡起了一切可以武装他们的东西。温蕾萨没有拿斧子或其他武器，将它们让给了更熟悉的这些武器的战士们。她唯一拿着的装备是罗宁为她锻造的一把匕首。

葛琳达带着队伍出发了，温蕾萨落到了队伍的后面她跟了上去，她现在对矮人的方向感更有信心了。当然，有她在前面带路，队伍可以安全地到达外面。

想着这里，游侠慢了下来。

当所有矮人都在她的前方专心寻找出口时，温蕾萨突然改变了方向。这个高等精灵悄悄地消失在了通道的深处。温蕾萨很清楚，她一定要找到泽恩达瑞。

“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必须进入格里姆巴托！”伊莉迪向法师争辩道。“我们多等一秒，他们就多受一秒的折磨！”

“我难道不知道这些吗？”罗宁厉声说道。他坐在一节老树干上，双手放在身前。一团幽蓝色的火焰在他们身前燃了起来，这微弱的火焰在远处根本无法看见。“我的妻子也在里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了，没有。”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按你早先说的做呢？”

他回复道。“我不知道魔法对德莱尼来说是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你。但那东西消耗太大了，况且这不是我

第一次使用它，我之前用过两次了，用来寻找她。”

罗宁拿起了温蕾萨曾经带着的护身符。伊莉迪从它上面感觉不到任何东西，毕竟她不是它的创造者。

他越来越烦躁了。女祭司为自己给罗宁增加了烦恼而自责不已。作为一名女祭司，在过去的几天里她展现了太多的弱点。德莱尼很怀疑她以前怎么会认为自己能够找到那条被俘的巨龙。她现在为自己的自大而感到可笑。

两人坐在格里姆巴托的野外，在一个靠近罗宁称之为迅猛龙平原的地方。这个名字让困倦的伊莉迪为之一震，这让她想起了那场米奈希尔港的战斗。尽管法师告诉她所有的迅猛龙都向着矮人的聚落跑去了。

“它们感觉到了格里姆巴托发生的一切，”他对她说。“它们现在一定给矮人们带去了一个大麻烦。”

他从身上那个比看上去要深得多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些简单食物给她。红发法师从口袋里掏出的食物远远超出了口袋所能容纳的，但口袋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瘪下

去。

“我的职业还是有很多好处的，”罗宁一边和伊莉迪吃着黑面包和干酪一边解释道。“但是消耗也很大。”

“你肩上的责任也很重大。”

“你是指对法师，对联盟，还是人类？我似乎总是不得不比我想要的做得更多。联盟总是想从达拉然得到更多，而那些法师们指望着我能做出和他们数百年来一直在做的不同的成就来，而人类……我看到了太多的死亡……我想结束……我只想和我的家庭在一起。”

但无论是联盟法师和人类罗宁都不想放弃。伊莉迪也明白这些。这法师就像克拉苏斯，努力着想让艾泽拉斯变得更好，为此他付出了太多。

即使现在，他的爱侣可能已经死了。

“你将成为传奇，”女祭司平静地说道。“你会做出一些伟大的事的，我相信。”

“我甚至不能保证我妻子和孩子的安全。”他摇了摇头。“我能击败恶魔，巨龙，兽人甚至更多，但可怕的事情仍然会发生在我最关心的人身边。”

她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尽管伊莉迪没有像他一样亲密的家庭，但她能够理解他的忧伤。“只有最懂得恐惧的人才能做出最大的成就。”

“你的话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见过的一个半神，塞纳留斯——”他突然停下，紧张地戒备起来。“什么——？”

罗宁示意她安静。他的左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我想这一次会成功的。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让人震惊，但是……”

蓝色的辉光瞬间变亮了数千倍，但它的光芒依然被限制在一片院子大小的区域内，罗宁和伊莉迪站在光芒的中央。

但在这片光芒中似乎并不只有他们。

超过一打高大的像猛龙一样的生物包围了他们。它

们不是龙人，但和龙人非常相似，它们也用两条腿行走，但更原始也更野蛮，这唤起了伊莉迪记忆中的噩梦。

“迅猛龙……”罗宁低声地说道。

剧烈的光芒震慑住了这些野兽。但有几只依然转过了它们的血盆大口。不止一只迅猛龙在嘶嘶的咆哮着。它们的尾巴焦躁地来回甩着。

“靠近我，”法师命令道。

伊莉迪相信他的判断，尽管她也准备召唤出纳鲁法杖。迅猛龙来来回回地走着，这个德莱尼注意到罗宁微微减弱了火焰的亮度。

经过仔细的观察之后，伊莉迪注意到它们大多数都是伤痕累累的，并且有些似乎是新伤。伊莉迪回想起了那场在米奈希尔港的战斗。

迅猛龙继续徘徊着。偶尔有一两只会叫出声来。这些低沉的咆哮有着微妙的区别，因迅猛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伊莉迪伸出手召唤法杖，想凭借法杖来理解这些

吼叫声。

“在外面还有更多，”罗宁对她说道，打断了她的思绪。

“更多？有多少？”

“这很难说。但足够我喝一壶了。”他凝视着四周。“看上去它们似乎在米奈希尔港的战斗中受了重创，矮人们个子不高，但是他们身强体壮，迅猛龙即便有着惊人的速度和尖牙利齿也无法轻易打败他们。”罗宁向前看去，说：“嗯，看上去它们的首领过来了。”

黑暗中出现了一只体积出众，羽毛更加鲜艳的迅猛龙。它周身呈鲜红色，金色和蓝色的条纹遍布其上。步履中透出一种王者之气——也许是女王。伊莉迪可分不出它的性别。

其它的迅猛龙在自己的首领经过时纷纷低下头去注视着它。有几只扭过自己的脖子以向首领展示它们更脆弱柔软的部分。

“他们这是在向首领表示衷心。”罗宁解释道。

“它是公是母？”

“这问题问得真是太有水平了。”

伊莉迪等着他回答，可是他对此再没发表任何意见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迅猛龙的首领想对他们干点什么，以及一旦它们群起而攻之，两个人有没有可能逃出升天。

“我自有办法，对此你不必担心。”罗宁小声说，仿佛他看穿了伊莉迪的心思。

“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这么一大群食肉动物会把我们像比它们还要可怕的东西一样对待？”

首领在他们面前驻足，它先看了看伊莉迪，然后又转向法师。

最后，它向罗宁发出咆哮。

伊莉迪试图有所动作，可是罗宁轻轻的拉住了她的

胳膊。

“我们的朋友似乎想和我们交流，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听懂它说什么。”

迅猛龙再度发出咆哮，这一次语调有所变化。伊莉迪仔细的分辨，并未从中感受到任何攻击性的意味。

“我觉得它是在向你示好。”她对罗宁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很奇怪的念头，和一只食肉的大家伙讨论友好。当然了，我遇到过更奇怪的事情。”

令她吃惊的是，罗宁向前走了一步。他的目光与迅猛龙的保持相交。然后他向后退去，对伊莉迪说：“始终直视它们的眼睛，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麻烦。你要学会把自己和它们放在同一位置，这很重要。”他笑着说：“都是这几年我学到的外交手段……”人类和迅猛龙之间的对视持续了超过一分钟，然后迅猛龙轻轻的往一边瞅了一眼，罗宁点了一下头。这个轻微的动作似乎使对峙有了转机，迅猛龙低下头，往另一方向看了看。

尽管有一定风险，罗宁还是把小心的把目光转向相同的方向。

“它在看着格瑞姆巴托，”他说，“太让我吃惊了。”

“它是想让我们回去吗？我们应该就这么被血精灵和他的主人俘虏吗？”

“我怀疑这点。”法师再度转向迅猛龙首领。“要是我们能听懂它的话就好了。”

伊莉迪召唤出法杖。“看来我能做点什么了。”

她呼唤出了纳鲁的礼物，迅猛龙们发出一阵嘶嘶声但是并没有别的反应了。罗宁一言不发的看着伊莉迪小心的把水晶杖头指向迅猛龙首领。

“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她问道。

迅猛龙发出咆哮。

在女牧师脑海中，一系列的景象突然涌现。迅猛龙

正在捕猎，突然一阵不安传来，格瑞姆巴托的轮廓出现了。两只像蝙蝠一样的骇人猛兽从天而降，抓起两只不幸者并在空中吞食掉。伊莉迪发现这怪物甚至可以幻化成不同的形态。她想起来这正是她和克拉苏斯曾经面对过的一对暮光龙。图像能够很好的表达出迅猛龙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情。

“真惊讶！”罗宁呢喃道，在这一刻这听起来很像是红龙法师。他很显然也看到了那些幻象，这让她很惊讶，不过法杖接下来仍在传递新的信息。

更多的影像显现了，迅猛龙群向西方——伊莉迪可以想出的描述——逃窜。格瑞姆巴托的映像始终挥之不去，德莱尼人只能假设这是因为这邪恶的景象留给迅猛龙们巨大的阴影，难以摆脱的邪恶。

接下来是米奈希尔港的战斗。事实上，迅猛龙以前和矮人们交过手，但是从没有这次这么大规模，各个部落都加入了战斗。格瑞姆巴托出于先前的原因再度显现但是这场争夺新的栖息地的战斗并不顺利，矮人们坚守住了自己的领土。其实起先伊莉迪很难分清楚迅猛龙在和谁打仗，因为从它们的视角看去，矮人们和黑颚怪十

分相像。

接下来是迅猛龙在山脉和米奈希尔港之间两头运动的景象，它们毫不停息，从一头跑向另一头，周而复始。罗宁的影像出现了，但是不是现在的罗宁，而是一个更年轻和稚嫩的面孔，他正面对着一个绿皮兽人 。

“我真该死！”法师突然说，“那是反攻兽人时期的我。”他想了一会儿，继续说：“参与过那场战斗的某些迅猛龙一定就在这里，可能就是它长大以后成为了它们的首领。”他停了下来，看着新的影像继续显现。

还是罗宁和那个兽人，但是边上多了一头迅猛龙——伊莉迪认出这便是他们面前的首领。影像中的迅猛龙的目标并不是罗宁，而是那个兽人

。

兽人突然变成了一只黑颚怪，然后又变成了生有蝙蝠翅膀的暮光龙，不管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什么，影像中的罗宁和迅猛龙始终并肩作战。

迅猛龙首领轻轻晃了晃脑袋，影像消失了。

“这是什么意思？”伊莉迪轻轻问，一边和迅猛龙们一样耐心的注视着法师。

罗宁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他该怎么回答，他得打消女牧师的疑虑。“说实话，我觉得，我觉得他们是想要寻求我们的帮助。我觉得他们是想和我们结盟，如果你能相信的话……”

伊莉迪点了点头。如果迅猛龙们和它们看上去一样机灵的话，罗宁的想法就不是太离谱。毕竟，迅猛龙的领地距离格瑞姆巴托太近了，她知道迅猛龙们对此是多么绝望，才会发起对米奈希尔港的进攻。也许它们感受到了罗宁的力量，在他一出现的时候便立即视之为救星。

不管事实是什么，罗宁现在似乎已经接受了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地位，他走向迅猛龙首领，巨兽再次低下头，仿佛不敢做任何冒犯面前人类的事情。

法师已经走进了迅猛龙可以攻击到的范围。他屏息凝神，伸出手来。“来吧，朋友，来吧……”

巨兽闻了闻他的手，它大的足以掰断罗宁整个胳膊

的爪子一直紧握着，一对大鼻孔从罗宁的手到胳膊来回试探，流出一些液体，罗宁对此只能表示不在乎。

接下来，首领退回去，向它的族人们发出了一声奇怪的信号。

迅猛龙们整齐划一的把头低至地面，眼睛却盯向格瑞姆巴托。

罗宁有些阴险的笑了，他回头看着伊莉迪说：“看上去我们有一只现成的军队了，”法师眼中闪过一道光，“我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它。”

第十八章

温蕾萨跌跌撞撞的穿行在一个通道和另一个通道之间，她知道她越来越深入山体内部，但是她的猎物还是不见踪影。她原本以为她能找到一条通向泽恩达瑞所在的路，但是她现在觉得她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而且每当她准备回溯到原来的起点，她都会进入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岔道。

格瑞姆巴托该不会是活的吧，它似乎在玩弄着在它中间的所有的人，无论这人是好是坏。她想到。她知道关于一些特别的地方的传言，这些地方都像有自己的智慧一般，而且通常他们都蕴藏大量的魔法。而格瑞姆巴托正是如此。艾泽拉斯大陆很少有地方像这里这样长期淫浸在魔法之中。

她觉得一直这样没有目的的走下去绝对不是解决的办法，于是她在一些明显的地方开始做标记。每次当她转弯的时候，她都会在她的右边做下标记。她觉得做了这些后，她应该不会再在这些复杂的通道中迷路了。

但是，一条死路突然出现，而她也不得不回退，这让她又无法确定她原来的标记。她退了几步，重新确定好方向后，又开始了令人烦躁的行进。

温蕾萨看不到任何她能够认出的东西，而返回原来的地方也变得异常的麻烦。

然后，他听到了远处的一些声响，而这些声响似乎是黑腭怪发出的。而这也坚定了她的信心，她现在能够根据这个来确定她大致的方位，而这声音也有可能会将

她引向泽恩达瑞。

这些低沉的咝响似乎离她越来越远。即便温蕾萨加快了速度她都没办法与他们更加的接近。而更加不妙的是，这些路比她原来预计的更为曲折迂回。她似乎察觉到在格瑞姆巴托的最深处潜伏着一些东西，但是他现在心里只想着如何能够找到泽恩达瑞，而对这些东西都漠不关心。

大多数时间，温蕾萨都依靠他的眼睛和墙上间或出现的宝石来确定她的方向。这些宝石给了她提示，让她的思绪不至于过于的涣散而忘了她现在正走在，由那些曾经或者现在还居住在这地道里面的生物的地盘上。

实际上，他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看见了一个巨魔的尸体。这个巨魔应该是在兽族入侵时跟随兽人来到这里的。这具尸体因为在这阴凉的地下而保存良好，以至于温蕾萨能够看清他像干柴般细长的身体上刻画的一些纹身。他尖尖的脸被拉伸了，露出一种死人特有的微笑，身边还有一柄短斧和一把匕首。温蕾萨觉得它们都还能用，便拣了起来。

然后，她将尸体抛在了后面，但脑子里却一直在疑问：这个巨魔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他是怎么死在这里面的，而更让人怀疑的是为什么他死后尸体保存的如此之好，仿佛没死一般？

因为他在这里迷了路而饿死在了离他伙伴如此之近而又遥不可及的地方？但是温蕾萨又立马否定了这一想法。

随着她逐渐升入这个通道，用作照明的水晶越来越少，到最后完全没有了。她觉得很沮丧，于是她退回通道寻找另外的通路。

而这一条，也是条死路。

又遇到了两条死路——她进入这些闪着微光的小径，仅仅只能发现里面一团漆黑。现在，她觉得不仅是一些像泽恩达瑞的人连这座山都在玩弄着她。

她停在了一条漆黑的通道前面，心里不断争执着自己的想法。她觉得自己自顾着寻找一条看似正确的路却忘记了去将一条路走完，于是他径直的走入其中的一条

——

从它里面传来了一些微弱的声音。

她不能辨清它在说什么，但是它充满了痛苦和疲惫。

尽管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陷阱，但是她还是加快了步伐。行进时，她尽量的张开耳朵想听的更加清楚些，但是声音再也没有传来。温蕾萨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她太过疲惫而出现的幻听但是既然她觉得有，她就绝对不会回头。他一手抓着斧头一手握着匕首，在黑暗中小心的前行着。

每走一步，她都觉得自己更加深入地下，而每下沉一点她就将手上的武器更加握紧一分。不久，她看见了一些在不远处的亮光……

随着她向通道深入，这些微弱的亮光变得越来越强最后充盈整个通道。温蕾萨最后看清了墙上的一切，这些嵌入墙上的刻画比先前的那些要更为的粗糙，很有可能上面的生物根本就不知道这里的存在。

但是……她又听到了谁的声音呢？

她放缓了脚步，在他前方有一团红色的光亮……而前方似乎有另外一个大厅。她双颌紧咬，小心翼翼的向前方探去。

她突然意思到，她离目的地越近，周遭就越冷，远比它应有的寒冷。

她觉得他应该回去，即使她已经走了这么远，但是一些事情萦索在她心头，让她不得不继续前行。

她屈膝向里面爬去。

然后眼界大开！

她眼前蹦出一件巨大的，冰火交错的密室。正是这些巨大的熔岩池中冒泡的岩浆发出了先前见到的猩红色的光芒。这里挤满了成打的岩浆池，最小的只有她手臂那么大，而最大的则异常宽广。

这个密室本应该热得让温蕾萨汗流浃背，但是它却

异常的寒冷，让人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水汽。

上方则有这一切怪异事件的解释：密室顶上锲满了直插的冰刀，而这些冰刀明显不是自然的产物。她走进了密室，立马就感到了刺骨的寒冷，而周遭则是一片冰冷的死白色。

不久，她就发现了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她看到了一个，另一个，然后又一个……然后她就明白这里放满了这些东西。

这里到处都是蛋，这些蛋是如此的巨大，而唯一能生出他们的就只有一种生物。

龙。

她走向了离她最近的一个蛋。起初她觉得这个蛋是裂开的，因为她远远的望去这些蛋像被一些像蛋黄般黏黏的东西包裹着，但是当她走近去发现并不是这样，这些树脂般的怪东西只是把它完好的包裹住了。

她用匕首刺了刺裹在龙蛋上东西，然后她知道了这

个东西大概是什么。麦亚提斯。她的族人以前用过一种魔法涂层来保存圣物和一些非常珍贵的活物。看来有人用它做了一个更为有趣的尝试：防止这些蛋腐烂。

麦亚提斯能够很好的保护物品，但温蕾萨也知道这个密室为什么要冰火交替。仅仅只用麦亚提斯是远远不够的，在把手指戳入这层外衣，后她就确信这个洞窟的主人要控制这里的温度，好让这些蛋里面的生命不会死亡。

直到现在温蕾萨才知道这里安放了多少的龙蛋。不是一些，不是一打。

而是数以百计的。她认为要收集如此之多的龙蛋需要好几百年的时间……

她环顾四周。然后她意识到他先前没有注意到，麦亚提斯外层会让所有的东西看起来像是灰色的，但是这些蛋的情况并非如此。并不仅仅大小和形状不同，他们的颜色和形态也都不一样。

太阳井在上！这些蛋绝不只是黑龙的蛋……他们中

还有红龙和蓝龙的……

温蕾萨不能相信她所见的一切。当她和罗宁一起帮助红龙女王逃出兽人控制的时候，她见过红龙蛋的碎片后来，她丈夫在寻求魔法知识的时候，也给她展示过各种龙蛋碎片，其中也包括了与这边类似的黑龙蛋的蛋壳尽管，与死亡之翼同族的黑龙的蛋占多数，但是这边也有数量庞大的红龙蛋和其他一些不属于红龙和蓝龙的龙蛋。

“好几个世纪……”她自言自语道。“是的，这一定耗费了好几个世纪……”

龙蛋上面的一些异状激起了她的兴趣，她又走进了几步来观察龙蛋。它们看起来怪异的膨胀着，壳上布满了细小的脓疱。

不管这些蛋里面原来装着什么，现在，它们里面再也不是原来的幼龙了。

她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但绝不是因为这些锋利怪异的魔法石笋。她知道死亡之翼一直要创造一种新的，更

为恐怖的龙，而且也知道他的子女是如何进行着相同的勾当。但是就当奈法利安和奥尼克西亚在全心创造新的龙的时候，有人小心并有计划的用尽各种欺骗手段来收集龙蛋，并且，确保他制造邪恶龙族的计划能够顺利完美地进行。

而利用这些龙蛋，他们绝对有能力扫清艾泽拉斯任何一个敢于与他们作对的势力。

这些骇人的景象瞬间被大厅不远处传来的声响一扫而空。她握紧了斧头，朝着声响的来源走去。

但是当她靠近后，她仅看到另一个冒着泡的岩浆池这个岩浆池大的似乎能在里面稍有拘束的划船。她开始检查池子的边缘，寻找任何可能在附近的人。尽管它不时地冒着泡，她知道她绝不可能将刚才的声响等同于这些噪音。

从熔岩池的中间探出一个巨大的怪兽的头，熔岩的热度给他镀上了一层扎眼的桔红色。它张开了它的爬虫般的口。

“温——温蕾萨”它刺耳的问道。

伴随着吼叫着，它朝着温蕾萨扑过来。因为这条重达几吨，浑身冒着蒸汽的龙将岩浆泼向了她，她立马向后撤去。她继续向后撤去，并因为这条龙的巨大而吃惊不小。她很少见过这条和他一起救过红龙女王的巨龙的真身——克莱奥斯特拉兹。

克莱奥斯特拉兹？

这条冒着蒸汽的大蜥蜴倒向了她。因为他比她预计的要大的多，她转头就跑。

他的阴影罩在了她上面，而她也知道她这次跑的太慢，于是准好去接着倒向她的巨龙。

但是克莱奥斯特拉兹并没有压在她的上面。克莱奥斯特拉兹没有倒在她上面，实际上他就倒在了她后面不远的地方。

她吓得连头都不敢回。

克拉苏斯倒在熔岩池边上，浑身冒着蒸汽。他原本苍白的皮肤现在像烧炭一般的鲜红，而身体则灼穿了石面嵌进了地里。但他带兜帽的法袍却奇怪的光洁如新。不过既然它是这条龙的魔法做成的，那么它强于一般的衣服也就不足为奇。

稍微平复了之后，她跑到了他身边。幸运的是，它虽然一动不动但还有呼吸。

但是，她却不能唤醒他。不知该做些什么，温蕾萨准备看下他的身体到底有多热。虽然比通常的温度高了很多，但是还不足以将她灼伤。

她将倒在地上的克拉苏斯小心的扶起，将拖到地上隆起的一块石头上。把克拉苏斯扶起并坐下后，她开始想着接下来的该怎么做。

克拉苏斯睁开了眼睛，而她也松了一口气。

“温——温蕾萨?风行者”，他吃力的说着。“我并不希望你来这里……”他咳嗽了起来，看起来苍老，虚弱。“……但是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尽管现在这里不

是巧遇故交的好地方。”

“我也没想到能够见到你，不过，”她回话道“这里邪恶滋生，除了你又有谁能够清扫这里的邪恶呢?”

“你——你和罗宁——已经付出太多了，孩子。”他不顾她的反对继续说到。“而且，这里与其他地方不同。”他眯起了眼睛。“你知道格瑞姆巴托这里发生了什么吗？”

“这足以让人思绪混乱，一个惊天的阴谋。”当克拉苏斯的疼痛停止后，她立马关切的看着他，想知道这一切“克拉苏斯……什么人把你伤成了这样？”

“我去过一个炼狱版的地方，而我也再也不想提起我费尽力气从哪里逃了出来，但这也几乎将我撕成两半我还能记起我在那个监狱般的山里面穿行……那些山里的石头……”

他尽量简要的描述了他他逃脱魔法陷阱的危难时刻：他如何在格瑞姆巴托用他狂野的力量无计划的乱闯而那时他的身体和群山似乎连在了一起。最终靠着靠他

那强大的魔法他才勉强冲了出来。

“我能够做的就是让自己进入到这个最近的大厅里面。在龙形态下，我疯狂的挣扎着，毫无计划的从一个山洞闯到另一个山洞。我需要一个地方来恢复气力，一个炎热的地方。而是我能感知到的最近的地方看起来是如此的小。但是，我没的选择。我逃到了这里。为了穿过这些狭窄的通道，我变回了现在的形态……”

他没有关心他周围的东西，他充满恐惧的脑子里现在也明确的知道，尽管这些熔岩池看起来并不那么热，但是它里面翻滚着沸腾的岩浆。通常情况下，即便是龙也不会直接跳入岩浆之中，在里面只要稍微呆的久点，他自己也可能会被烧死。但是，在这种危机的时刻，只有进入它里面他才能更快的回复。在他的魔力的帮助下熔岩极高的温度将让他极快的回复了魔力。

“但是当我从岩浆里面出来，我知晓了他们的阴谋我以前有太多没有做而我也几乎逗留太久。我尽可能秘密的放出两声吼叫来召唤我的朋友。我期待别的人，不管是那个矮人或者是那个德莱尼人——”

“伊莉迪？”

他的眉毛因惊奇而弯成了弧形。“啊哈？你已经见过她了。是的。她想要完成两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她想要解救或者杀死一条虚空龙——”

“是的……然后从一个血精灵手中夺回他通过杀死她同伴而得回来的法杖。” 尽管她旁边的熔岩池现在炙热无不，温蕾萨的表情看起来冷酷无情。“我要亲自杀了泽恩达瑞，别人都不能……”

他意味深长的看来看她的脸。“这只是你和他的个人恩怨，我不想知道原由，但是你这样的想非常的幼稚。”

“你没资格评论这件事，”她矗立着，冷冷的回答道。然后他看了看这些龙蛋“你认为这些是什么？死亡之翼留下的东西，还是他自己的孩子？”

“不是……这些是奈法利安和奥尼克西亚的母亲的羁绊。这是种叫我又敬又怕的很深的感情……。她花了极大的气力来收集这些龙蛋，为了实现她肮脏的计划她利用那件堕落的圣物——恶魔之魂一个一个地腐蚀

了他们！而且，在我们的部族放弃了这片诅咒之地后，多大的气力，究竟她花了多大的气力，将这些不祥之物运到格瑞姆巴托。

“你认为她在这里还没有完全部署好？“

“她-她不可能在这里做完所有的罪恶勾当后还不被我们在这里的守卫所察觉。不对，希奈丝特拉最近才来到这片被遗弃的土地，但是她一定在这里准备了良久。”

他尽可能的想要站起来，温蕾萨马上跑过去帮他，因为他实在是太虚弱了，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再倒下。“谢谢，——谢谢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即便我从来也不希望再次经历这些。这些远远大地守卫——死亡之翼应有的权利，无论什么形态的火都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而这就赋予了我做这些事的权利。”他怒视着这些龙蛋。“而且，作为一位生命的仆从。这些邪恶扭曲的东西的存在就是对生命的嘲弄——”他向这些扭曲的蛋施法。“——这些丑恶的东西叫我充满了愤怒，我将不带一点悔意的将这个大厅全部毁灭。

温蕾萨惊讶的看着他，害怕他会因为狂怒而失控。她能感觉到她讨厌他。她因为公务缠身而离开罗宁和两个孩子，才让泽恩达瑞趁着罗宁轻心的时候拐走了她的孩子。对她而言，即便这个洞窟被荡平，他还是自私的希望他能够至少先保护下他的家庭。

但是克拉苏斯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行，我还不能这么做。这只会让希奈丝特拉继续她邪恶的计划。她已经捕获了虚空龙并且已经创造了一个怪物。他可能会找到另外的代表魔法和生命的蓝龙或者红龙来增强那个怪物恐怖的力量。”

“她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他已经有红龙蛋并从其他龙族那里偷来了别的的龙蛋，即便是最稀有的蓝龙蛋她都有了。他只要养大他们就好了。”

“养大他们会遇到更大的麻烦，而她很有可能需要一条成年的巨龙。想要达到她的期望将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希奈丝特拉有耐心，但是她的时间也不是无穷的。而且，在这一切都做好之前她必须等待漫长的时间来培育好几代幼龙，”他笑了，似乎想通了一些事情“他族的龙蛋相对来说要少很多，……这些对他们来说肯定更

为重要。”

“这些都是由一条龙做的？”

“这些看起来很多，但是这是收集了好几百年才有的成果……”他摇了摇他的头。“死亡之翼和他的血脉究竟用了多长的时间来准备这些骇人的事啊？这些时间真是令人惊叹……”

温蕾萨有点发抖。“我们需要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全部摧毁吗？然后我们两个一起——”

“这会花太长的时间。我还是很虚弱，孩子，而且我在想何不……”克拉苏斯向着这个洞穴更远的地方施法“如果我是对的话，我们可以由这边走。”

还在为到底东西引起这个法师这么大的兴趣而疑惑，温蕾萨温蕾萨帮他想着他所指的方向前行。而当他们一离开蛋的附近，熔岩池的热浪就扑向了温蕾萨，如此炎热，如此强烈，她自己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

这片区域呈现出一种深红色的光芒，而这个熔岩池

现在仅仅只能用作照明。虽然过去她一直都非常信任克拉苏斯但是这次他不知道他究竟会带她到哪里去。

这个带斗篷的法师突然说话了，“好的……”他喘着气说到“我们现在离目的地很近了。”

“离什么很近？”

但是克拉苏斯并没有解释，径直的想着一些东西走去。尽管精灵的视力很好，温蕾萨还是在踉跄了几步后才看清了他要到的地方。

开始，这些光亮尽是一些微弱的，金黄色的亮光，难以辨认他们的实质。这些光从一个带偏门的房间里面传来，而这个房间仅能从旁边的裂缝一次进一人。他们最终将进入这个房间。

克拉苏斯犹豫了一下“我先走……你一定要跟紧点我不能够准确的知道这里的一切，不知道能不能完全保证你的安全。

“这是什么？”

他向后看了看正准备穿过来的她。“我的一个噩梦……”

再说这些的时候，克拉苏斯就消失在了房间里。知道克拉苏斯绝不会夸大事情，温蕾萨里面跟上了他。她脑子里面想着她可能会遇到的东西，将背顶在石头上从原来的洞里滑了进去。

“这真如我所担心的，”克拉苏斯盯着躺在前面的东西小声说道，“而这这东西意义重大，特别是对她来说。”

甚至就在他说话的当口，他的双腿就站不住了。温蕾萨跳到他身边来帮他。

这个龙法师恶毒的诅咒着，温蕾萨从来没有听他说出过如此低俗恶毒的言语。她能看到他满脸痛苦，也知道他正承受着巨大的疼痛。

她的目光转向了有非常奇特的石头雕成的平台。在他上面便是光线的来源，它古怪的形态让他她还是认出

这是一件恐怖的宝物。

“我有它的一小片，”克拉苏斯喘气的说道。“后来，我又找到了它的另一块残片。剩下的，我没见过，也不用惧怕……但是，只有死亡之翼的配偶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一直梦想着重塑这件堕落的宝物——恶魔之魂……”

第十九章

在踏上自由之路前，葛琳达没有注意到温雷萨的消失。当她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在自己的心底争论着是否应该停下来，她还是决定继续走下去。精灵游侠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葛琳达却必须为 她自己以及她所带领的人们的安全负责。

这并不意味着她只想带着剩下的矮人离开格瑞姆巴托。毕竟这些铜须矮人是肩负着一个任务来到这座山的。她找到一个出口，是的，但是她同时也在寻找着一切跟这个任务地点有关的东西。

最后，她还是找到了。那是一个巨大的囚牢，里面

透出让人恐惧、震慑人心的景象。

这头巨大的被魔法光束禁锢着的野兽就是铜须矮人们最近听到的令人心颤的吼叫的的源头。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一条如此庞大的龙，以至于让她感觉是如此的不真实。

“他们在对那个家伙干什么？”一个矮人靠近她问道。

“大概是什么邪恶的玩意。”另一个矮人回答。

葛琳达立即让他们噤声。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顾忌到那个被囚禁的野兽和此行的目的，女矮人也必须对房间的布局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她首先注意到有五个黑腭怪在那条龙附近执行着各种不同的任务 。他们的精神好像必须极度集中于手中的任务，仿佛他们的命就跟这联系在一起般。另一个让她感兴趣的是，就在龙和那些黑腭怪的后面有一个很长的，直通到岩洞边缘的一道山脊，她认为最可能的是 ，它指向某种出口的方向。

葛琳达想到了一个对策。第一步也是最紧要的一步

她必须要把队伍带出去。那些怪物是有武器的，不过大多都是长矛和鞭子，而不是矮人们最常用的斧子或者是短剑。同时他们是那么疲惫不堪。他们 最好逃走，然后把这些事情报告给国王。他们收集的信息足够那些聪明人们把它们拼起来组成一幅完整的蓝图。

“我们走那条路”，她对其他人命令道。没有人反对，葛琳达现在是他们的头儿，她的命令就像是罗姆亲自发出的一样有掷地有声。

当脑海中想到罗姆时，她很好奇究竟在他到底怎样了，也许他已经陈尸某处。他们很可能已经路过那些人消失的地方，或许在他们中间她能够发现他的尸体。

“如果有什么能够让你从坟墓里重新站起来，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做到。”她对着他的背影发誓道。虽然葛琳达自己不愿意承认，但是她确实是爱上了这个老辣的战士。这是葛琳达从对他的所作所为以 及他的声誉的羡慕开始的，由此逐渐变成了对他的尊敬从而在这个任务中跟随他，并且在他身边相处的更长的时间，了解到更多这个背后有着一段传奇的矮人。

葛琳达咬紧牙关，只有五个黑腭怪，但是他们都不在桥附近。到了行动的时刻了，一旦开始就不容后悔。她招手示意需要两个矮人来她跟前。

“当我示意的时候，你们就尽快跑到另一边，压低身子，一直跑。”他们俩点点头，然后做好准备等待她的信号。葛琳达看着一个一个的黑腭怪，观察着他们注意哪里。

“现在跑！”

两个勇士立即向前疾跑。当他们沿着山脊跑向那边时，葛琳达也紧张的看着。他们两个跑了四分之一的路，然后到了一半，三分之二了……最后，终于到了另一边。

在那个时候，她身边又已经有了两个矮人。当第一对几乎已经穿过时，矮人的指挥者就把他们派到了她自己身边。

依靠着这种每次通过两个人的方法，她的小队也过去了，这个过程对于葛琳达而言无比漫长。她每一秒钟都等待着，准备好了那些黑腭怪向上看到这里，但是它

们却没有那样做。其他的黑腭怪哪去了， 葛琳达不知道。她想他们是否在搜捕高等精灵或者德莱尼，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她们两个，也很久没有见过罗姆。

当她在考虑其他人的时候，葛琳达又把她的人送走了两个。然而，在他们这些逃犯在被最终被发觉之前只能勉强走完整个逃亡路程的三分之一左右……但不是被下面的那些黑腭怪发现。那个报警的黑腭 怪从一个高处的洞口爬出来，那个高度矮人根本就察觉不到。

这个满身鳞片的家伙像一只蜘蛛一样沿着高耸的洞穴岩壁攀爬上去。伊塞德很快就看见有两个家伙跑了过来，张大了嘴用喉咙发出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尖叫。

其他的黑腭怪立即上前去阻止那些逃犯逃跑。更糟糕的是，其他的黑颚怪开始从各个地方的洞口跑出来，这次不再让葛琳达想起蜘蛛，而是一群蚂蚁。“所有人立即过去！就是现在!”

剩下矮人的向前跑着，葛琳达负责断后。她非常笨拙的挥舞着一根长矛，也同时在找寻通往其他通道的路矮人安慰自己，至少大多数黑颚怪在他们逃出去之前都

来不及到达这个山脊。这也就意味着他 们鞭子和长矛在那之前都没什么用——

一个小东西呼啸着从她头部擦过。与此同时，葛琳达前面的一个矮人发出一声喊叫，然后就从桥上摔了下去，葛琳能够看见在他的尸体落地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她憋了一眼旁边的那堵墙，墙上还留着刚才飞过的那个玩意卡在了里面——是一个带至少有两英尺长的尖刺的小圆石。从这玩意在墙上留下的坑上，葛琳达就知道了它的材料，并且也立即知道到了这东 西对于一个矮人的头骨是多么的致命。

又有一个她的同伴发出一声嚎叫，掉了下去。但是这次那具尸体掉在了山上，挡住了去路。

已经没有时间来废话了。“把她推开！”葛琳达大叫，“快！”

尸体旁边的那个矮人正准备跪下推开的时候，另一个尖刺球穿过了他的喉咙。他倒在了尸体上，然后与那具尸体一起从山脊上滑落下去。

那些黑腭怪使用着一种很像小十字弩一样的装置。葛琳达从以前的历史记录里面认识了这种武器。那个叫做“戴亚汗”的玩意——在古语中这名字字面上的意思是“星穹”，那些尖刺球就是所谓的“星 星”——是很久以前铜须矮人就开始使用的武器，但是最终却被淘汰了。不过似乎黑腭怪还是对这种武器青眼有加。

戴亚汗的一个劣势就是，在那些黑腭怪似乎能够只用一只手加上他们的牙齿上弦——在攀爬岩壁的时候只能这样——每一次只有一发弹束能够上膛，并且上膛是很慢的，还必须要用一只手来操作。的确 ，一次齐射已经让她的三个人倒下了，但仅仅是三个人而已，所以矮人们在下一次齐射到来之前至少还有一些喘息的时间跟空间。

然而当其他通道的黑颚怪都开始散开，而不是继续前进的时，那些短暂的喘息不复存在了。原因很快就揭晓了，另外一群从其他地方赶来的黑腭怪正堵住路口。它们使用着更加熟悉的武器，试图把这些 犯人们驱赶回洞穴……然后消灭他们。

不管怎样，铜须矮人们想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尽力的用长矛和鞭子攻击那些黑颚怪，偶尔也能发出有效的一击。葛琳达剩下的兄弟用他的长矛戳向一个朝上攀爬的黑腭怪，把它打落在另一个的头 上，两个黑颚怪都落回到洞底的岩石地面上。

另一个拿着鞭子的矮人，抓住了一个从附近的洞正准备爬上来的黑腭怪。鞭子缠住了它的一条胳膊，这个矮人用力一拉，它就失去平衡掉了下去。

不幸的是，铜须矮人们还是不能够突围出去。葛琳达回头看了看，思考着是否应该让其余的人撤退。

黑腭怪已经挤满了其他的通道。矮人们被困在一条很窄的山脊上，眼前两条路只能选择一条，要么选择投降，要么选择死亡。

然而，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尤其是那些黑腭怪——一个新的威胁出现在那头被困的龙附近，那是一种葛琳达根本无法想象的噩梦似的威胁。

一条迅猛龙，不，应该是一群。

葛琳达数着，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她发誓这些家伙就像是凭空蹦出来的一样——也只有这个原因能解释他们的突然出现——不可思议的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个地方。

迅猛龙们背对着那条龙，狂热地攻击着距离最近的黑腭怪。距离最近的黑腭怪措手不及地被撕抓掉血肉被而死去。

当这些野兽将一场战斗演变成混乱的时候，一个让矮人们更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那个被束缚的巨兽附近：伊莉迪，那个德莱尼，并且出现的不只是她一个人。与她一起的还有一个有着深浓的红色头发， 外表看起来像是法师的一个人类。

葛琳达只知道一个有着红发的巫师，当然事实上还会有很多，但是她不得不承认只有一个敢于——也许听起来很鲁莽——跳进格瑞姆巴托了。罗姆告诉过她关于这个人类的故事，并且精灵游侠也提到过 他，用一种更为亲密的语气。罗宁?巨龙之心已经参与到营救行动中来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下一秒钟葛琳达也想到了。首先就是，他不可能知道此时此刻矮人们会在这里。根据情报矮人们在格瑞姆巴托是事实，的确是这样，却不是在这里。事实上，他和女祭司看上去比别 人更关注那条令人不安的龙。

伊莉迪兴奋地去努力处理每条捆住囚犯的绳子末端的水晶。那个女矮人知道他们现在正在试图释放那个巨兽。

她认为他们都疯了，然而现在只能假设他们知道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虽然对于她更重要的是刚才那些事情发生的突然性。这些龙卵看护者现在不得不分成两边来对付他们的对手——而且还有一个法师 在一旁虎视眈眈——她终于觉得她手下的矮人们有了逃生的希望。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低一点的小路上，六个龙卵看护者在一个龙人的带领下向伊莉迪和罗宁冲了过去。一只迅猛龙物色了它旁边的一个龙卵看护者然后发起进攻。葛琳达也注意到罗宁在这时候也打着 手势。他看上去很坚定，却十分的疲惫，然后她也知道他已经花

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创造这个很精彩的场景。

又有两条迅猛龙转过来攻击那些刚过来的家伙。一个龙卵守护拿着斧头者砍倒了冲过来的第一条迅猛龙，紧接着第二条迅猛龙接近了这个四条腿的大家伙。

一个重物突然掉下来压在了这个女矮人身上。由于过于专注下面小路上所发生的，葛琳达忘记了注意自己的背后。这个黑腭怪压制着她，想要把这个矮人指挥官推下山脊。

葛琳达挣扎着，试着转回身去。那丑陋的有着腐化黑铁一般的面容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的距离。那锋利的牙齿试着把她的鼻子咬掉。“你——真是———个恶心的——畜生!”她咒骂道。她的左胳膊已 经断了，仿佛已经变得很虚弱。

这个黑腭怪——很难清除的辨别这个丑陋的家伙是雄性还是雌性——发出了咝咝的声音，那种声音却以一个惊讶的尾音而停了下来，因为这个战斗经验丰富的矮人战士将手滑向了黑腭怪守卫的身下，同 时她的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姿势，并且打在了它们下蹲时候露

出的短小的喉咙。那个龙人向后拉扯想要恢复呼吸。葛琳达努力的用她的身体推挤着这个正在喘气的恶魔，想把它推开自己的身体，从山 脊上摔下去。

她站起来找寻着她的同伴，发现他们都还活着。在下面，迅猛龙们和罗宁一直把那些守卫堵在山崖下面的一个死角，但同时伊莉迪似乎对她正在尝试的东西碰到了一点麻烦。至少，对于葛琳达来说，好 像这已经不再跟以前的那些时刻一样了。

突然，闪电击中了岩洞，这闪电的威力强大到直接把那些黑腭怪从岩壁上，把矮人们从山脊上都震了下来葛琳达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闪电，同时也惊讶于在格瑞姆巴托里面如此深的地下都能感觉到。

但是随后她才意识到为什么她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雷声——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在打雷。

而是一声咆哮。

时机成熟了，泽恩达瑞●风行者刚刚做出决定，这已经不再值得我为之努力了……

他当然了解他的伙伴在这种情况下是疯狂的，但是显然在它到来波及到任何东西之前，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叫做格瑞姆巴托的地方，疯狂似乎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他认为决定接受她的邀请来研究魔法能量的新源头，作为交换她要用法术来帮助他的这件事情，一定是他疯了才会这样做的。他们的创造能够使他接受一个足够一千个血精灵一辈子都不可能聚集起来的 能量…魔法和权力。

可是现在就是该他开始实施自己一路上所作的计划的时刻了。那个在坑里面的玩意正在疯狂的生长着，已经接近完全成熟了。泽恩达瑞需要做的只是在最后关头助它一臂之力……同时把自己的烙印留在 它身上。

他走进了那个坑洞。尽管他努力的盯着看，但是他们的创造物还是很难用肉眼辨认出来。这个生物辐射出一种令血精灵向往已久的独特能量，不过这大餐最好改天再享用。现在么……他必须再把它喂饱一点。

因为那个天蓝色的立方体在另外一个小房间，那条虚空龙曾被这个东西绑在这里。可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必须故意公开，总的来说是由泽恩达瑞和黑暗女士一起来完成的。泽恩达瑞总是暗示那把偷来的法杖并没有在那么严格的看护下发挥多大作用。

当然，他撒了谎。

这玩意很迷人。他曾经欺骗那个德莱尼在另一个幌子下让她来揭开这玩意的用途之谜。他已经发现了这玩意为他所用，而且是仅仅只有为他一个人所用以防止会有人来从他这里把它拿走的可能。如果她 试过了，这玩意就会回到它的创造者那里去，被称作是纳鲁的家伙如果他杀掉德莱尼那么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如果不是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法杖变幻的秘密这个事实的话——一个甚至连黑暗女士都不 能从他脑子里面得知的秘密。

这可能就是她从来没有真正与他对抗的最大原因。除了她的狂妄自大之外，泽恩达瑞知道他在法术完成方面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但是在她渴望主宰所有的权力的同时，他也会对拥有一部分统治权和自己永恒饥饿被满足感到很满意。泽恩达瑞靠向它的边缘，将法杖上的水晶指向他认为是那巨兽——德拉苟纳克斯，她经常夸张地叫着这个名字——核心的部分，并且开始集中注意力。

法杖所拥有的令人震惊的能量流入了深渊之中。当这些能量被触碰的时候，它们第一次描绘出了德拉苟纳克斯所有的荣耀。

泽恩达瑞赞叹着以至于差点忘记了他正在关注这个事情。这些能量远比他所想像的要更加强大！当然连她都没有整个的审视过他们所锻造出来的这个东西。这就使得血精灵更加急切地想大笑起来。

当他把更多的力量注入那个野兽体内的时候，也用它来唤醒了那个立方体，唤醒它然后命令其夺走所有能从那头被囚禁的龙身上的所有能量，并且将之注入德拉苟纳克斯的身体中。

两股魔法光束注入这个生物体内精华之时，它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咆哮，震动了整个格瑞姆巴托。

然而，对于更强大魔法的追求以及对背叛的奖励的渴望使得这个血精灵只是笑了起来。他现在掌控着这个局面。

他是一切的主宰……

但是当泽恩达瑞继续着背叛者的行为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一个背影悄悄的离开了洞穴里的其他人。希奈丝特拉盯着那个血精灵等待他承认他的背叛。

她满意的笑着，看着他努力的把所有她的东西都拿到自己那里，小心的安放在了各个位置。当希奈丝特拉确定泽恩达瑞已经没有回头路的时候，她退回了阴影中消失了。

所有的一切都正如死亡之翼配偶所计划的那样，只剩下克莱奥斯特拉兹的问题了。可是那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另外一个听到咆哮的家伙害怕这咆哮所代表的意义，特别是当这声音已经不再回响在脑子里面的时候。

卡雷克艰难的搜寻着德拉苟纳克斯身影的出现，但不是因为他想要那个生物跟他呆在一起。

相比之下，现在他好像已经自由了，蓝龙有他自己要解决的事情。当然不是直接去找失踪的克莱奥斯特拉兹，可是如果卡雷克和红龙擦肩而过，他也绝对不会装作看不见。

但是卡雷克还是有想要保护他的想法。他并不信任克莱奥斯特拉兹提出的很多方案，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个红龙更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责任来选择那些方案中的一个。

那就是一些他以前从来不相信但是直到现在才改变的事情。卡雷克总是把克莱奥斯特拉兹当成一个幕后操控者来对待，认为他的冷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跟死亡之翼都有类似。

不……他不是死亡之翼，蓝龙有些内疚的想着。但是他也不是我……卡雷克绝对不会让他的朋友或者他的挚爱冒险的，永远不会。

他一直走在一条让他无法知晓的路线上。这条路却不是那个他在德拉苟纳克斯的指示下开始的那一条。相反，蓝龙感觉到好像有人在叫他，然后又突然停止了。不过，卡雷克不认为他能够忽视这个线索 。

他走的越来越深。他已经接近，非常接近某种东西了。

他认为在阴影深处的一个东西的移动吸引了他的目光。蓝龙谨慎的转过身正对着那个方向。

一道蓝色的光芒从他什么都没有的手中爆发出来。在这道光里，年轻的龙只看见了岩壁。

在责备了自己的过度紧张之后，卡雷克继续行走着他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他要找的东西，任何一个都行。

接着，一道金光从前面远处的一些地点辐射了过来卡雷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魔法剑。当他靠近一些的时候他发现那里有一些小洞穴。

金色的光芒使他回忆起了那些他曾经努力想要忘

记的过去。安薇娜的脸在他眼前浮现，美丽而又天真无邪。她曾经感动了他的内心——除了她之外没有任何人曾经做到过。然而……她已经不在了。

他对红龙的旧恨未消，又添新仇。就是因为克莱奥斯特拉兹——伪装成一个叫博雷尔的法师——才造成了安薇娜的痛苦。就是因为那个红龙的失误使得卡雷克永远的失去了她。就是因为——

他走进了那个小洞穴，并且看见了克莱奥斯特拉兹的法师形态也就是克拉苏斯正在被一个高等精灵引导走向一个奇怪的破碎了的水晶。

他内心立刻被愤怒所占据，卡雷克发出一声吼叫然后向着红龙冲了过去。

克莱奥斯特拉兹和那个高等精灵同时都朝着他那个方向看去。那个高等精灵——是一个游侠——放开了红龙法师并且移动着，挡在了卡雷克和他之间。

蓝龙没有跟她吵架。很明显她也受了克莱奥斯特拉兹欺骗，认为他的克拉苏斯的人形伪装是一个值得信任

的朋友，而不是一个阴险的，冷漠的机器。卡雷克做了个手势，尽管有一些突然，他咒骂着内心里浮现的一丝软弱，他的法术把高等精灵束缚在墙上，用岩石锁住了她的手脚。她只能呆在那里直到他解决掉他的对手。

“卡雷克!”克莱奥斯特拉兹开始说着，“你还活着!我以为——”蓝龙突然对他开始发怒了。

“卡雷克，听我说！你有点不对劲——”

但是卡雷克很小心，不会让狡猾的红龙的语言渗透到他心里。他磨着自己的牙齿，向着那个兜帽巫师挥出了武器。

然而，他的剑被一把从他对手的手中亮出的与卡雷克所拥有的外形相同的橙红色的剑所挡住了。

这两把武器一来一往的战斗着，蓝龙的进攻更多。不到一分钟卡雷克就认为克莱奥斯特拉兹对攻击的犹豫只不过是一个伎俩罢了。他必须击倒这个老家伙，在他能够把任何影响情绪的手段施展出来之前 。

“卡雷克！这不是你自己的思想！另一个人控制了你！过来我们身边盯着这个丑恶的玩意想想清楚！”

不论是否身不由己，蓝龙确实用了一个呼吸的时间看了下克莱奥斯特拉兹提到过的那个东西。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了这个有着奇怪裂纹的发光球体。它的碎片到处都是，但是，某种不明的力量把它捏合 在了一起。

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力量好像还是一个奇怪的跳动节奏的根源。当卡雷克和克莱奥斯特拉兹的魔法剑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所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得跳动节奏变得更加明显。

尽管他看见这些动作之间好像有有什么联系，但是卡雷克假设所有的这些都只有一个源头……就是他面前的这个带着兜帽的家伙。

“你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诡计大师！”他咆哮着，“但却不是一个魔法大师……”

卡雷克的刀锋，又一次快要击中对方了，但是突然像触手一样转了一圈。它缠住了克莱奥斯特拉兹的胳膊然后变的亮了起来。

随着一声喊叫，红龙也召唤了自己的武器，但是它却自己消散了。

年轻的蓝龙奋力的把克莱奥斯特拉兹朝自己拉过来。在他另一只手上，又一把武器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卡雷克脚边的石头就像突然有了生命，巨大的藤蔓从石缝中生长出来纠缠着他的脚。尽管他砍断了其中一些，然而最终还是失去了平衡。

两个人都摔倒在地上。克莱奥斯特拉兹抓住年轻蓝龙的手臂："听我说！我们正在被玩弄！是希奈丝特拉把我们弄到这个她设计好的地方来提高她的力量！你没有发现你现在更虚弱了吗？你忘了我们的 族人与格瑞姆巴托的守卫战斗时所经受的那种痛苦了吗？那种痛苦的源头就在我们旁边，那个重生的、重新设计的邪恶物品毫无疑问就是恶魔之魂！"

卡雷克的另外一个自己想起来其他龙说过的一些，但是那不足以让他打消对克莱奥斯特拉兹那些强烈的愤怒和不信任。"收起你的谎话吧！你说的那些只不过

和其他法师的一样是个陷阱而已吧！”

每一分钟的时间过去，卡雷克都会变得更加虚弱。但是他那无法约束的怒气使他一直都在战斗。他不会输给克莱奥斯特拉兹的！他不会！

这个蓝龙把它所有的魔法都集中在一个法术中。它不包括任何复杂的魔法，却恰好保证当它撞上克莱奥斯特拉兹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将不会有任何意外。

这个蒙面法师外表苍白面容扭曲，他非常清楚他年轻的敌人在做什么。克莱奥斯特拉兹的沮丧让卡雷克感到更加开心。在蓝龙的心里，安薇娜正在对他即将到来的胜利微笑着。

卡雷克回应着她的笑容，完全忽略了克莱奥斯特拉兹的恳求。

“为了你，安薇娜……”他悄悄说道。

那条蓝龙释放了一切。

格瑞姆巴托再次晃动了。矮人，黑腭怪，龙卵看护者……像是被玩具娃娃一样被到处乱扔着。巨大的痛苦兹泽拉库突然在那个德莱尼的大脑里咆哮了起来。这种痛苦，简直要把我撕成两半一样！

“发生什么了？”伊莉迪对那条龙大声的叫道。

“继续！”罗宁大叫，以为她在和他说话。“继续——”

但是他的声音在虚空龙突然发光的时候憋了回去。兹泽拉库的身体虚化了一小会。那个痛苦的巨兽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呻吟。

这种痛苦，我正在被吞噬！

要勇敢！女祭司告诉兹泽拉库。要勇敢！她的话，她的力量终结了他的痛苦。兹泽拉库盯着她。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做？在所有的这些都发生之后，这个德莱尼依旧爱着我这样的东西。

伊莉迪很坚定。我这样做是因为这痛苦不是你应得的……

我——不是吗？

然后，在什么地方，另外一个恐怖的让所有人从骨子里颤抖的吼叫声从远处传来。即使是迅猛龙们都被这力量压制得蜷缩起来。“我有一个糟糕的感觉——我们可能已经来的太晚了。”罗宁说道。

第二十章

他还活着。发生了这样一个奇迹，克拉苏斯并没有对这样的奇迹太过于惊讶，甚至有些无动于衷。虽然卡雷克的攻击失败了，但原因却是如此黑暗。

“啊，伟大的克莱奥斯特拉兹……弱小种族的守护者，艾泽拉斯的救世主……从古至今最显耀的白痴……死亡之翼配偶的声音回响着。

克拉苏斯完全无法动弹。他头痛欲裂，望着那近在咫尺的恶魔之魂，想要将它抱在怀里，像一个温柔母亲

珍爱子女一般抚摸它，可是剧烈的疼痛却让他寸步难行红龙法师怀疑希奈丝特拉 也曾与奈法利安和奥妮克希亚交涉过，但他们并没有配合她的疯狂和野心。恶魔之魂并没有自己的意志，也不会暗藏有希望独立的想法……

“这——这永远也不可能成功！”他嘶哑着吼着。“结果——你只会得到——得到失望——和毁灭……”

“不要对我说教，克莱奥斯特拉兹”黑龙嘲笑着，愉快地凝视着被打晕的温蕾萨，“是的，我亲爱的人儿。你也活着，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你应该感谢我，那个奇迹。这个冲动白痴所释放的所有力量都由于我的努力而被引导到了别的地方……

克拉苏斯嗤之以鼻子，“是啊——就你首先卑鄙地在挑拨离间——在蓝龙耳边——才使得他释放出了如此猛烈而又残暴的力量。”

“当然了！他做出的选择是多么美妙，多么令人愉悦！你不难想象当他发现幸存者只有他一个时，我是多么开心，而且他精神极度紧张，又让我可以轻松地操纵

他们来对抗你！你不停地干涉发生在这世界上的各种事件，在这一点上，你有点像他，克莱奥斯特拉兹……”

“你是在——是在自取灭亡，希-希奈丝特拉！你不可能——不可能控制的了你制造出的那些生物！三思吧，趁现在还不算太迟——”

她轻摇了下右手，于是他便飞了起来，朝着天花板撞去。克拉苏斯撞在墙壁时尖叫起来，然而那嘶吼不仅仅是因为于此。

一根细长而尖锐的钟乳石——一根被黑龙的力量强化过的钟乳石——贯穿了他的胸膛。

红龙的鲜血溅射出来，洒落在了狭窄空间的地面上克拉苏斯喘息着，然而，尽管这似乎是一处致命伤，他仍旧保持着清醒的神智。

“一切都如我所愿，我亲爱的克莱奥斯特拉兹，将来也会如此！现在万事都已具备，不过我还是会给你个惊喜，让你用自己的力量逃出克瑞伦萨之匣，但你的行动也只会让我更快更轻松地获得满意的结局！”

“你会的——你只会将你自己带到——那迅速的毁灭之中，告诉你！即使是现在——”

“即使是现在，你其他的伙伴也在徒劳地寻找着出口，就那两个人来说，居然敢释放那条虚空龙……”她微笑着对红龙法师和游侠解释道。“啊！有的事你还不知道？你，我亲爱的高等精灵，肯定会特别感兴趣的，我自然知道你们都认识那个女德莱尼，还有一个人类法师……一个红发人类，自称是克莱奥斯特拉兹最喜欢的仆从！”

“罗宁？”温蕾萨喘息着。

“多么恩爱的一对……”这个蒙着面纱的身影发出的声音突然沉重了起来。“多么恩爱的一对……”语气中胜利的感觉又回来了。“可惜他们还不够补充我新生子嗣的能量库……”

一声野蛮的咆哮震撼了整个洞穴，几乎让克拉苏斯跌落下去。在坠到地面的最后一刻，希奈丝特拉加强了他身上的痛苦束缚。

“听啊——听那咆哮——希奈丝特拉！他每一次高喊，你造物的都会变得更大，更强壮……”

“但是，当然了！这才是重点！真的，克莱奥斯特拉兹，我觉得你终于失去了理智。”蒙着面纱的身影试图动摇他的意志。“你永远都无法理解，除非已经——”他呻吟着。“现在已经太迟了……”

她大笑道。“你感受到了吗？虚弱在蔓延，全身都被麻痹所拥抱？在我收集恶魔之魂的碎片时，发现了其中残余着我从未见过的的能量。更有趣的是，这些碎片似乎还在汲取更多的能量，似乎想要恢复我那亲爱的，无人怜悯的配偶创造物的活力。” 希奈丝特拉抚摸着闪闪发光的构造体，“似乎命运之神眷顾着我。我已经拥有了布拉卡苟斯之魇，它会与恶魔之魂剩余的力量结合就如同我计划一样！”

克拉苏斯见过布拉卡苟斯之魇，那是一件由玛里苟斯子嗣创造出的天蓝色立方体。虽然所有的蓝龙都是魔法的守卫者，但布拉卡苟斯却更上一层楼；当艾泽拉斯遇到危机之时，这个立方体就会发挥它的作用……流动

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魔法能量，无人控制的魔法能量这些能量可能被任何一个遇上它们的魔法学徒肆无忌惮地使用。

这个立方体会寻找，并吸收它感受到的任何能量。一个人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才能激活这个法器。可以把立方体比作一个储藏器，它会把能量一直储存着，留到蓝龙需要使用之时。

然而直至布拉卡苟斯第一次使用他伟大的作品时，他才发现在计算中出了一个小错误。这个立方体感知到并吸收了它附近的魔法能量……属于这条巨龙的魔法能量。

当其他的龙发现他时，他只剩下了一具干缩的外壳蓝龙的身体里蕴含着的魔法是如此之多，就如同它们的鲜血与生命。

在上古时代，那时玛里苟斯还是头真正清醒的巨龙死亡之翼也还是值得信赖的卫士者——耐萨里奥。克拉苏斯想起了以前的事情，觉得那真是讽刺，为了保护子

民不受那立方体的侵害，玛里苟斯，接受了耐萨里奥的建议，将它交给了最值得信赖的朋友，让他来将此物埋葬于艾泽拉斯深处。

这就像给了刺客一把锋利的匕首，却叫他永远不要使用。

然而，就像恶魔之魂的残留物一样，布拉卡苟斯之魇明显地有着它自己的意志。现在，这两件神器给了希奈丝特拉最终极的能量吸收法阵，令她能够创造出从未在天空中出现过的龙类。

“抽干你们身上的能量用不了多久，” 希奈丝特拉解释道。“与此同时，我会去看看女德莱尼和那人类。把你们身上的能量混合，应该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真可惜，你无法亲眼看到我的造物了，克莱奥斯特拉兹！我想就算是你，也会觉得它无比有趣的……”

克拉苏斯想要反驳，但是身上伤口传来的剧痛和被汲取力量的虚弱感令他无法开口。他只能瞪着黑龙……还有那恶魔般的器具。

“噢，对了，” 希奈丝特拉温柔地说。“还有件事得让你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要试图去摧毁它。我已经让它免疫了所有艾泽拉斯的力量，这让我费了不少心血。包括任何黑龙之鳞，更不要说我曾经的主人……”

“你——只会让问题变得更麻烦。”

“你真固执，不是吗，克莱奥斯特拉兹？我会想念你那盲目的决心，我会的……”这位黑暗的女士又一次大笑起来……紧接着便消失了。

“克拉苏斯！” 温蕾萨喊着。“你再没别的办法了？”

他摇着头。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便只有保持清醒，甚至不久，连这点能力他都会丧失。红龙法师看着卡雷克。蓝龙的脸色苍白，就连他锐利的眼睛也看不出他胸部那游丝般的喘息。

“那么……我得希望——这还能有用！“

克拉苏斯听到从游侠方向传来了一阵刺耳声，但是却看不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接着，什么东西开始碎裂了

——

“啊啊！”石块的碰撞声充满了他的耳朵。过了一会，红龙法师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一个身影在他下方。克拉苏斯试图集中精神来看清温蕾萨的所在。她拿着一把细小，古老的剑。“蓝龙用魔法将我封进墙壁时我就拿着它了。我很幸运；似乎他只想让我离开，而不是伤害我。”

“卡雷克- 卡雷克并不邪恶。”

游侠看了看周围的情况，继续说，“我本来打算用这小刀松动那些他创造的岩石，刚刚我的努力终于起效了。”

“罗宁……罗宁为你而造的。”

“当然”温蕾萨皱了皱眉头。“我不知道如何做才能使你自由，伟大的龙。”

“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已经不再重要……将，将卡雷克带出洞穴。我——我的希望在洞穴里的那些蛋上

他可能已经恢复了。必须保护那些蛋——保护他们的能量不被汲干，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变得毫无价值。”

罗宁的伴侣点了点头。“只要是龙蛋，就肯定拥有魔法。你是对的，只要他恢复过来，卡雷克就一定会帮助你。”

克拉苏斯却不同意她的看法，虽然他很清楚，以卡雷克的能力绝对无法让他痊愈。阿莱克斯塔萨，或许能够将她的配偶恢复起来，但她太远太远，就算他们将受伤的红龙带出了格瑞姆巴托，他应该在看到她前就已经死去了。

但是如果我能就出他们两人，让他们去警告其他人那么我死也值了……他看着温蕾萨抓紧卡雷克，把他牵向另一个洞穴。这是个好机会，如果希奈丝特拉不回来察看，那么蓝龙所说的就可以实现。

他们很快便从克拉苏斯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努力保持着清醒。如果他不是一只红色巨龙，生命的守护者，或许就已经迎来了死神的赞誉。事实上，死亡依然无法避免，克拉苏斯在寻找着奇迹，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

了别人。

特别是为了罗宁和伊莉迪，他们肯定将成为死亡之翼配偶的下一个目标。

骇人的声音充满了洞穴，连怒吼也为之失色。

这次，是笑声。

罗宁和伊莉迪朝着声音过来的方向看去，一个穿着黑衣的高瘦女人走了过来。蒙面的纱巾也掩盖不了她侧脸上的伤疤。

“你是一条龙，”罗宁断言。

伊莉迪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特别是在遇到克拉苏斯与卡雷克之后，而这位女性的气势也有着完全一样的感觉。

“非常好，红发罗宁，”龙以凡人的姿态发出声音。“那么你了解龙吗？”

法师耸着肩，在经历过那些混乱的战斗——矮人，黑腭怪，护卵者，龙人，还有迅猛龙——他的举止仍然显得十分冷静。“你有着值得称赞的气质，还有漆黑的装束与举止，你一定属于死亡之翼。”

黑色装束的女士面露不悦，感到这人类十分无礼。伊莉迪握紧纳鲁法杖，等待着罗宁的任何指示。女德莱尼本能地将自己站在了兹泽拉库与这邪恶的身影之间。

跑！兹泽拉库暗示着女祭司。快跑！她是一个怪兽！忘了我吧！

“我不会的！兹泽拉库的关心令伊莉迪感到振奋——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丑陋的巨龙想起了自己，又一次展示出了她所拥有的女王气势，她回答道，“我是希奈丝特拉，伟大大地卫士的第一任配偶……”

“那很好的解释了你可爱的肤色，和死亡之翼作伴肯定就感觉像心脏被丢进火里。”

“这样同她说话好吗？”女德莱尼密语。

“他会这样说话，是因为他是个信任主人的白痴，不是吗，罗宁？你认为克莱奥斯特拉兹——抱歉——克拉苏斯——会来救你。但你的主人已经死了，凡人，他生命的精髓会为崭新时代的到来做出一点贡献！”

女祭司从法师的嘴角读出一点愤怒的神色，但是这很快就被罗宁抑制住了。“哦，是的！伟大的家族阴谋！让我们重建，重造，或创造出一个想象中全新完美的巨龙——或者非常接近的——它会——我可以这样说吗——统治这个世界！”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奈法利安……那个傲慢的，疯狂的，被毁灭的家伙” 希奈丝特拉摆出傲人的姿势。

一次剧烈的冲击震动了整个洞穴，包括黑龙仆从在内的所有生物都倒在地上，这看不到的冲击是如此强烈。

没有任何生物……可以拯救罗宁。他脸色苍白，是的，他的腿颤抖不已，但他仍然站立着。

“如果你认为，我只是因为鲁莽，才来对抗你和你的同伴，”怒火在他心中翻腾。“你只……只是对了一半。

他瞟了一眼那个天蓝色的立方体。它突然发出了炽热的光芒。

然而希奈丝特拉只是轻笑了一声。“非常好！你知道布拉卡苟斯之魇……你的主人教你教得不错！”

罗宁的额头上渗出了汗水。勇气从他牙缝中挤了出来，他回答道，“他并不是……我的主人……他是我的……朋友”

立方体越来越亮……不一会便熔化了，留下一个蓝色水坑，散发出危险的蒸汽。

希奈丝特拉的眼睛眯成了一条长缝。这次，罗宁的目光无法避免地要投向地面了。

“一次勇敢而有力的尝试，但仍然只是一次尝试。”她指向融化的布拉卡苟斯之魇……它再次凝结成型。“这是我的秘密，如同它其中所有的秘密一样。”

迅猛龙的首领仍在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它嘶吼了一

声，跳起来抓向希奈丝特拉，露出它的血盆大口。

黑色的女士轻蔑的看了一眼，指向迅猛龙。

在这只跳跃着的迅猛龙下方，地面如同玫瑰一样绽放起来，熔化的地面将迅猛龙首领吞噬了下去。这爬虫的鳞片上疯狂地冒出骇人的气泡，随即燃烧了起来，紧接着便是在此之下的肌肉。这头迅猛龙连叫喊的声音都没来得及发出，便湮没在火里。这只生物坍落在洞穴的地面上，如同一堆松散的关节骨，然后迅速的燃尽了。

“很好的性情，” 希奈丝特拉漠然的评论着。“但是缺乏力量，”她随即将注意力又转移到了罗宁和伊莉迪身上。

但是女祭司已经不在那里。希奈丝特拉第一次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她立刻注意到了罗宁，他正在努力站起来。“那个女德莱尼去哪了？她在哪？”法师咧嘴笑了。“我不知道……”

泽恩达瑞后退几步，喘着气。他终于完成了，完成

了他从未实现的那份饥渴的最后一步。这令他的法杖消耗了太多力量，但是这也能满足他几百辈子的愿望。

他靠在坑上。“你能理解我的，是吧？”

.

“是的……”那个声音隆隆地传来。

血精灵笑了。“是时候了。”

“是的……”一个黑暗的形体对着泽恩达瑞升起来“是时候了……”

“你将听从我的一切，”血精灵继续着。“你会——”

一个可怕的声音从深坑中出现。这不同于一声普通的吼叫，不像是泽恩达瑞努力时所发出的叫声，它更像一种笑声……令他想起那黑暗女士。

“我不会听从于你……” 德拉苟纳克斯回答着，它的样子和那女士如出一辙。“在我的脚下，你不过是粒尘土……”

血精灵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暴跳起来，高

喊着。“你没有机会反抗我！我可以肯定这一点——”

黑暗的轮廓伸出坑，扩大着，成长着，直到充满整个泽恩达瑞的视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紫水晶一样的龙头。，

“你的肯定毫无意义，不过你确实是个白痴……”德拉苟纳克斯向他告示着。

泽恩达瑞将意念灌入法杖，希望里面还有足够的力量。

德拉苟纳克斯张开血盆大口，向他冲了过来。

血精灵消失了。

这个巨大的龙立刻停止了冲锋。它看上去并不愤怒或者失望，它在疑惑。

德拉苟纳克斯突然抬头向洞穴上方看去。它那长长的尖耳朵颤动着，似乎在聆听。“是的……我来了，我的母亲……来了…… “

这个巨兽又一次大笑起来。

他的手臂折断了——他万分感激，因为这肯定是伤势被控制在了最低限度——在这洞穴中，他肯定比的任何一个矮人都迷失得更远。罗姆都敢肯定这些通道会自动调整方向，好将他一直困在里面，令他来来回回。他想要往回走，因为，在某条通道里，他听到了他兄弟的喊叫声。他们就快死了，罗姆确信，然而他却只能在这原地兜圈。

但是他得继续尝试。

他又进入了一条和之前一模一样的通道，然后还是一样，又是一样。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低声咒骂着，他越来越沮丧，就算现在有一两个敌人从他眼皮底下跳出来，或许他都不会注意。

又走错了，嗯？他抱着头大喊，他终于做出了些别的动作。

罗姆吹着胡子。这种最终都无法帮上忙的感觉令他

感到厌恶。当其他矮人受到袭击时，罗姆没有抛弃他们，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不管怎么说，他被狠狠地击中了两次，第一次折断了他手臂上的骨头，而第二次则震飞了他的头盔，砸晕了他的脑袋。于是他变得晕晕乎乎，走进一个裂开的岩缝里。在那，罗姆仿佛死了一般度过了几个小时。可是他又走狗屎运，岩缝的另一端通向山峰。清醒之后，他无意享受深入格瑞姆巴托的快乐——那曾是他的梦想。在他眼里，他另其他人失望了。罗姆只能向葛琳达祈祷——估计脑子会比他要清醒——能让其他人活下来。对于罗姆来说，他找回头盔——他把它落下在了后面——然后前进，看看命运将指引他到何处。

但是现在，他开始诅咒，命运将他和他的战友分隔开来。

一阵咕噜噜的声音令他警觉起来。罗姆祈祷这些隧道的回音不会再次地捉弄他。如果不是这些隧道，这咕噜声的源头就应该近在咫尺了。

他加快脚步……但是立刻掉转了方向，前方黑腭怪的声音警告着他，毫无商讨的余地，他往后逃去。罗姆

冲到最近的侧路，跳进隧道，他甩掉的生物的怪叫声从他耳边略过。

黑腭怪冲了过去，这些劣等恶魔爬满了地板，墙壁，以及顶棚。罗姆紧紧靠在石头上，他觉得他必须前往隧道更深的地方，但现在任何动作都可能吸引那些敌人的注意。

一只黑腭怪在附近的缺口停了下来，嗅着空气中的味道。它往里匍匐着，在黑暗中寻找——

一只黑色的拳头突然抓住了黑腭怪，将它扔向其他怪物前进的方向。龙人抽着鞭子，赶着剩余的怪物向前进。

矮人立刻认出了拉斯克。

“前进……”黑色的野兽嘶叫着“那位女王的命令……”

拉斯克和黑腭怪离开了，罗姆在裂缝里犹豫了一会确认他们不会看到他后，紧紧地跟在了后面。

终于，他思考着，他将会抵达那儿。但是究竟又是何处，他必须耐心等待发掘的机会。

而且，在这时，罗姆怀疑着，要回头是否已经太晚。

第二十一章

伊莉迪并没有抛弃她的同伴，至少不是像罗宁的后备计划那样。尽管这个女德莱尼不这样想，但她依然祈祷着能够快点回去帮助法师，以及其他的人。

并且，通过帮助他们，她也解放了兹泽拉库——曾今的背弃令她始终难以释怀——或者说，如果能找到克拉苏斯和卡雷克的话，那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问题在于，这个女祭司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她想做的事情。她甚至能够通过她的法杖感知到希奈丝特拉的邪恶造物正在某个洞穴里集结，他们变得比以前更为强大事实上，一些能量来源于她最为困扰的一股力量……那

是另一根法杖的能量。伊莉迪对那个凶残的窃贼是否意识到了他的所作所为表示怀疑。

至于这个德莱尼，与其说这是她用自己法杖所释放出的力量，更不如说是罗宁为了谨防万一而交给她的一道咒语。她所需要做的只是想好什么时候逃跑——并朝着她所希望的方向一直凝视。罗宁有意创造了这条咒语让她能够，并且仅能够领悟出她自身的命运。

然而，她没有到达她所期望的地方。虽然大法师本人能够将她从一处带到另一处，可是这个法术却因为某种原因而未能奏效。现在，伊莉迪正站在格瑞姆巴托某个隧道中，对她的所在一无所知，也无法帮助任何人。

突然，一个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想要听到的声音充斥了整个隧道。这时，她意识到那是黑腭怪发出的嘶吼，凶狠残暴。如果她估计得正确，至少有二十只正在向她的方向前进。

德莱尼刚想到这些，黑腭怪就从一个侧面的通道里如同潮水一般涌来。很明显，她原本并不是它们猎捕的对象，可是当她出现在它们眼前的时候，这些邪恶的黑

矮人便发出了饥渴的嘶吼。它们露出狰狞的牙齿争相向她扑去。

伊莉迪转动着法杖，将杖的末端刺进了第一个黑腭怪的喉咙。当那家伙倒下的时候，第二只抓住了法杖的长柄并且紧紧贴住它。这重量使得德莱尼的手臂沉了下去。

又一个黑腭怪趁她倒地的时候跳了过来。德莱尼伸出脚，借力将这怪物踢了出去，它的头部受到撞倒在岩壁上，昏了过去。随后伊莉迪用力将法杖挥舞起来，借助贴在法杖上那个黑腭怪的重量抵抗着它的同伙们。在她击倒三个怪兽后，纳鲁赐予的这根法杖终于脱手而出。

它消失了，使得那个本来抓住它的黑腭怪沿着通道滚了出去。但是这丑陋的矮人并没有滚太远，似乎随即便撞上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德莱尼……”他的声音刺耳无比。“抓活的……只要活的……”

剩下的黑腭怪向她围拢。伊莉迪举起手想要召唤法

杖——

龙人迅速地用鞭子缠住了她的手腕，那速度快的令人难以置信。伊莉迪的手一抖，那还若隐若现的法杖便如雾气般褪去了。

拉斯克用力一拉，德莱尼向前扑倒在地。虽然在倒下的同时她试着再次召唤法杖，但是此时黑腭怪已经都扑到了她的面前。

就在这时，一声战吼震彻整个通道。龙人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矮人战士，他似乎只有一条完好的胳膊……因此他只能单手作战。

伊莉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罗姆？"

这位矮人指挥官重重地一斧劈向龙人，龙人来不及反应。斧子的厚刃砸上了拉斯克头骨的一侧，如果换做其它的战士，这一击甚至称不上是威胁，但是对于这个经验老到的矮人来说，这一击却足以打晕这个要比他大得多的敌人。

但是罗姆并没有继续攻击，而是向着德莱尼跑了过去。伊莉迪也在同时借着矮人出现的机会站了起来。她踢倒一个惊诧的黑腭怪，并挥起法杖击倒了另外一个。

然而，在这低矮狭窄的隧道里，就武器来说，这根纳鲁赐予的法杖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它显得有些累赘。它太长，而黑腭怪却太多，以至于无法快速地应对扑来的敌人。伊莉迪最后解除了召唤，转而用起了她在教会中学到的徒手战斗技巧。

她利用惯性，将一个黑腭怪甩向它的同伴。然后翻身跳过另一个敌人，并在着地时转身一踢，将它击飞在了墙上。

与此同时，罗姆轻易地在他野蛮的敌人中砍出一条路，就像是农夫在收割谷物一样。他走到了伊莉迪的前面，身后有三个黑腭怪倒在了地上，还有两个捂住伤口紧贴着墙壁。

“往这走！”他发出阵阵低吼，指着他先前出现的那个方向。

“这能通向哪？”

“哪都行！我不在乎！可是你绝对不能回去，我的女士!”

他真诚地说着。而这时，拉斯克已经恢复过来，这个黑色的龙人正试图在黑腭怪中间挤出一条道路，鞭子也再次拿在了手里。伊莉迪以前从没注意到这个高阶守卫后背上还捆着一柄巨大的战斧。很明显，在这个隧道里，拉斯克无法有效地使用它，所以他一直在使用那条长鞭。但是，她觉得无论是她还是罗姆都不应该进入到那战斧的攻击范围内。看起来，那个龙人只要一斧就能把他的其中一个对手给劈成两半。

尽管谁也不确定哪里会更安全些，但罗姆仍然将她推到了自己身前。伊莉迪没有说话，随时准备防御从前面来的攻击。

“老天啊!”矮人突然喊道，“我的手要是还在就好了！我浑身都在发痒！这些该死的生物身上肯定长满跳蚤!”

可是在这里，谁也不会去理那些跳蚤了，因为每当他们甩掉一批黑腭怪，更多的黑腭怪就会追上来，拉斯克驱赶着他们，如果哪个跑的太慢，就会被他甩出去。

一直圆杆的箭掠过她的头顶。回头一看，伊莉迪发现一些黑腭怪装备着凶恶的弩——和她在大洞里看到过的一样。他们一边追逐着，一边朝着伊莉迪射出一只只长箭。

尽管这两个人仍然不知道他们在逃往哪里，但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逃。还好，这条路上有许多障碍，黑腭怪时不时地跌进地上的坑里，或者撞到地面的突起上虽然偶尔会有一两句话传到前面，但是伊莉迪完全弄不懂这些生物发出的尖叫和咆哮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她身后，罗姆发出了一声大吼，有个黑腭怪从侧面的洞口跳出来绊住了他的腿。而另外一个也很快的跳了出来，追上来加入了拔河，两个家伙迅速将矮人向后拖了过去。

德莱尼召唤出了她的法杖，将尖端的水晶对准那两张凶暴的脸。但由于离罗姆太近，她不敢使尽法杖的全

部力量，只是发出了一道闪光，但这足以制服他们了，两个黑腭怪尖叫着，松开了手，逃回了黑暗当中。这些变异的矮人比起正常矮人来对光线更加敏感。但就在她帮助罗姆站起身来的时候，一个笨重的身影出现在两个人身后。

拉斯克咧嘴大笑着，收回了鞭子。伊莉迪用力向上刺出法杖。拉斯克向后一个斜侧，轻松地躲了过去。

然而她的目标并不是龙人，而是它身后的洞顶。法杖打掉了一块松动的石头……于是更多的石块相继坠落下来。

伊莉迪松开法杖，抓住罗姆并且拖着他往前走。拉斯克想要抓住矮人的脚，但是抓了个空。

德莱尼和矮人向前跑去，洞窟从伊莉迪刚才击中的地方开始崩塌。“你想过没，你弄塌的隧道差点就该死地砸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罗姆喘息着，可能由于压力，他说话的方式又回到了老样子。

“我觉得那是处断层，攻击也如我预料般奏效了。”

女祭司解释说，“这是我的训练师教于我的物理攻击回避法则。”

“嗯，任何一个在隧道里住了大半辈子的矮人都会告诉你，你打中的那处断层可能会轻易地把我们埋起来而不是堵住龙人的路。”

她没有接话，因为她怀疑在这一点上矮人确实懂得比她多。始终，命运女神都眷顾着她，至少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这样的运气还能持续多久，她就说不出来了。

他们来到一处岔路口，在那里暂时停了一会儿，选择一条路继续前进。但无论是她，或是罗姆都不知道那条路会更好些。

矮人向身后看了一眼：“黑腭怪还想挖出条道路还得一阵子……除非它们知道有别的路可以通向这里。”他看向德莱尼，“我想我是迷路了，而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女士？”

伊莉迪很快把她的经历讲了一遍，最后讲到罗宁对

她施法，使她消失在了一脸愤怒的希奈丝特拉面前。

“那么，法师也在这了，哈？我得说这真不错，但是说的事却让我担心这世上还有什么能对抗那贱人还有她造出来的该死的东西！”

“我相信兹泽拉库可以帮我们……而且它也愿意这样做。”

“兹泽拉库——他们抓住的家伙叫这名字？”他瞪大了眼睛，“你真的认为放了那东西是件好事？”

“是的。罗宁也觉得我们需要放了他。这就是他让我一个人逃出来的原因。兹泽拉库是关键……”

矮人指挥官摩擦着他下巴上的胡子。“放出来一个恐怖的家伙希望他能阻止另外一个！我一定是发了疯才会相信你是正常的……”他仔细考虑着两个通道。“选一个吧。”

德莱尼皱着眉头，迟疑了一下，然后选定了右侧的隧道。

“最近几小时里我的运气差极了，我本来选的是左边，不过我们还是走右边吧。”

“就这么简单？我们靠猜的？”

罗姆哼了一下：“你是遵从秩序的女祭司。我敢打赌以你的学识肯定明白运气或者猜测究竟是什么……”

她点头。“一个人决定了他自己的运气，无论好坏……不存在绝对的猜测，仅仅是正误的集合罢了。”

“没错，这才像是一个牧师该说的话。”一面说着，罗姆开始向她选定的那条路前进。

德莱尼迅速地向后看了一眼，她跟了上去。

他的咆哮声又再次让整个格瑞姆巴托颤抖。大厅里的黑腭怪已经无暇顾忌它们的女主人，纷纷四散躲到最近的洞穴里。眼前只剩下一个龙人护卵者与一个龙人，但就算是它们，似乎也恨不得能马上逃到别处去。

这些爬行生物们的“母亲”一直令这些迅猛龙感到恐惧，这种原本不熟悉的情绪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加强烈。甚至那些黑腭怪的表亲，那些矮人们，也死死地靠在墙壁上，希望不会被发现。

德拉苟纳克斯大笑起来。制造恐惧是他的乐趣之一。

只有三个生物没有害怕。尽管德拉苟纳克斯曾经吃过这个虚空龙俘虏的大部分精华的精华，但他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虚空龙。虽然虚空龙一动也没动，但是很明显，愤怒已经笼罩了他。不过至少，德拉苟纳克斯喜欢其他龙类的外形。他不仅要比这个可怜的囚犯强大得很多很多，甚至比任何东西都强大得很多很多……除了他的“母亲”承诺要创造的那东西。

她，“母亲”，自然是第二个没有害怕的生物。她仍然保持人形的装束下，骄傲地看着她的造物微笑。德拉苟纳克斯将他巨大的皮质双翼伸展到房间四处，翅膀尖端的锋利刺针刮擦着岩石。他紫水晶一般的身体如果完全展开，足以将房间塞满。他的体型至少是虚空龙的两倍甚至三倍。他躯体的边缘散发着雾气，显得非常模糊，使它比起实体来而更像是暗影。

“这是我的孩子。”希奈丝特拉向仍然能有力气听的人介绍道，虽然其实听众只有一个，“他很强大，不是吗？”

但是第三个没有陷入恐惧的生物，那个法师，简短的回答道：“该死的，它太恶心了……”德拉苟纳克斯巨大的头颅向这个辱骂者伸了过去。他的巨嘴里长满了数以百计如同利剑一般的牙齿，足以一口吞下一打迅猛龙。大嘴最前端比其它牙齿还要再长一倍的尖牙给了暮光龙一个如同梦魇般的“微笑”。在他的头顶上，卷曲的角向后耸立，生满奇特的倒刺和锐锋，而且从头骨和颈部垂下一直蔓延到在德拉苟纳克斯巨大的身上，仿佛有无数次爆炸一般。每次暮光龙呼吸的时候，都似乎膨胀了一些。他没有瞳孔的眼睛比巨人的盾牌还要巨大，中间反映射出那个快要成为死人的穿着长袍的人类。
”

“不，我的德拉苟纳克斯！”希奈丝特拉命令道，她的语气却一点也不在乎，“还不是时候……”

他退了回来。他的身体以某种规律搏动着，颤抖着。他看向黑龙：“但是，母亲……你不该再，命令我了……”

突然，巨龙向前扑到在地——但是突如其来撕裂般的疼痛充满了他的身体。他痛苦地扭曲着，但是却无法摆脱这疼痛。这感觉就好像是身体马上就要撕碎成无数的碎片一样。

“我难道没有教过你规矩吗？”死亡之翼的配偶从喉咙里哼了一声，“你觉得你长大了，可以不听我的话了是么？你很清楚你不可能逃过你身体里的东西……”

他无法回答。剧烈的疼痛让他只有嚎叫的余地。他，凶兽之王，也只能倒在地上，无力地翻滚。

罗宁仔细地看着，他很清楚大地守卫使用的法术，但是却不知道希奈丝特拉刚刚使用的是哪一种，因为它太不寻常了。事实上，他只知道有一种很熟悉的邪恶气息传来，那种他曾在兽人来临时摧毁恶魔之魂时的气息。

法师睁大了双眼。自从摧毁了恶魔之魂……

而那只巨兽终于恢复了一些，能够有力气盯着他的创造者和折磨者。“你欺骗了我！你欺骗了我！”他挣扎

着：“但是我变强了！更强！我是德拉苟纳克斯！我是——”他再次尖叫起来，然后静止不动了。他的身体继续模糊下去……那光亮在某一刻恰好显现出死亡之翼那邪恶造物的样子。

“我让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希奈丝特拉疯狂地笑着，“我可爱的孩子……”

”

温蕾萨跑回吊着克拉苏斯的房间里。“你听到了吗？”

“是的，已经开始了。她把灾厄放了出来。”

“伟大的——克拉苏斯——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红龙法师努力看着她。她知道他所能理解的全部真相。否则告诉她也就没了意义。“不……这取决于你和卡雷克……”

就在这时，他们同时听到了隔壁传来的一声呻吟。高等精灵看了一眼克拉苏斯，又看看声音传来的方向。

她似乎纠结于艰难的抉择。“去——去他那——”这句话用去了他太多力量。红龙的世界昏沉起来。温蕾萨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我很就会回来的!”，她大声朝他喊道，“我发誓!”

但是当她离开之后，克拉苏斯回想他的这一生。他的时日无多了，他现在最想要知道的，是他究竟为艾泽拉斯付出的多一些，亦或是只满足了他自己的虚荣心而已。在他离开人世之后，人们究竟会感激他……或是诅咒他？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始回忆，一道光芒就进入了他的眼帘。一道辉煌的，抚慰心灵的光，带走了他所有的痛苦。

啊……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快要死了。

一个声音在向他诉说着什么。他对这个声音非常熟悉，由于这是个女声，他把这声音认作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阿莱——阿莱克斯塔萨？”

一个由光组成的身影。

温蕾萨从蛋和熔岩的坑中穿过，害怕蓝龙的软弱会使她的境遇更糟。不过，在看见卡雷克之时，游侠瞬间停了下来。

一轮闪耀的光环围绕着年轻的蓝龙，但是它和会厅以及克拉苏斯身边的恶魔之魂都不相同。它有一种令人欢欣的温暖，即使连温蕾萨都能感受得到，这光让她想起初生的太阳。

卡雷克在低声说着什么。一只手伸在空中似乎在爱抚着一个靠在他身上的隐形人。

与此同时，游侠听到了吊着克拉苏斯的房间里发出了声音……一个女性的声音。她以为是希奈丝特拉回来了，温蕾萨毫不迟疑地跑向红龙所在的方向。尽管知道这些古怪的事可能是冲着她来的，但是她并不没在意。

但是当她走进房间，邪恶的死亡之翼配偶并没有出现。事实上，红龙法师也不知去向。倒悬的钟乳石上空空如也，连龙血滴在地上的痕迹都消失了。

她非常疑惑，四处寻找他——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她的脸。温蕾萨一阵眩晕，摔在地上。

“啊，看见你真高兴，我亲爱的表姐，”泽恩达瑞咆哮着，“这让我离开这发疯的地方之前还能完成两件事。”

温蕾萨震惊地翻过身。“他在哪——你把他怎么样了？”

血精灵轻蔑地看着她。“如果你指的是那个被你叫做伴侣的劣等生物，我没把他怎么样，就让你来‘拯救’他好了。我想他很快就会被那些野兽吃干净了”他向她挥舞着法杖，水晶的尖端指向游侠的腿。温蕾萨大吼一声，滚向一旁，好像刮了一阵强风一样。“我一会再来对付你，表姐。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得在这等我一会。”

泽恩达瑞激活被重新修复的恶魔之魂。他用法杖的力量在那恐怖的法器周围画出了一个光圈。

他想要偷走它，温蕾萨立刻明白过来。从他的盟友手里偷走它。游侠想让他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这样肯定会削弱希奈丝特拉的力量。她不知道克拉苏斯怎么样了，她也许需要最后用恶魔之魂找到他并给他治疗……假设他还活着的话。更重要的是，如果让她表弟获得那个法器会更糟糕。

要是能摧毁它就好了！但是温蕾萨相信死亡之翼的配偶所说的，艾泽拉斯再也没有东西能够影响这个邪恶的物品。

她眯起了眼睛。但是对泽恩达瑞来说可就不一样了。

她握紧着那把短剑，等待时机。当泽恩达瑞在完成那个圈——恶魔之魂的光芒逐渐变弱时——高等精灵扔出了手中的短剑。

可是就在最后关头，她的表弟不知为何转过身来。他将法杖挡下她的“飞刀”，温蕾萨的暗器偏离了法杖。

泽恩达瑞嘶叫了一声，短剑的刃锋在他的左颊上留

下了一道血痕。他将法杖指向他的表姐——

游侠暗暗准备好了躲闪。血精灵的攻击仅仅毁灭了一些岩石和尘土。他转过脸正对着她，而温蕾萨趁这个机会向他跳过来。

泽恩达瑞的柔韧性和精灵族群的任何一个人比起来都不算差，但是他以前并不是一个老练的游侠，更何况温蕾萨虽然做了母亲，也仍然是中最顶尖的游侠之一她落在她表弟身上，两个人扭打起来，法杖孤零零地横在中间。她跳落到她表弟面前，两个人开始了搏斗，法杖孤零零地横在中间。

他们撞在了安息着恶魔之魂的基座上。基座的一边陷了下去，大理石的碎块四散飞溅。但是那个法器本身——仍然被法杖的力量笼罩着——仍然一动不动地停留在半空中的原位，尽管它下面的基座已经不复存在了。

泽恩达瑞瞪着温蕾萨，想要将她甩开。但是温蕾萨死死地抓住法杖，结果就是两个人围绕着法杖旋转旋转再旋转。

又一次，他们又撞在了一起，这次血精灵在占了上风。

“你太弱了！”他在她耳边低声咆哮，“褪色的民族，褪色的回忆！高等精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血精灵正在崛起！”

“别把自己想的太高贵，你不配被称为血精灵，更不属于你为了这肮脏的头衔而背叛的种族。”温蕾萨毫不留情地反驳，“在你之前我也见过其它的血精灵，他们比你更值得这个名字，更有荣耀！你只不过是个小偷，一个杀手，一个寄生虫！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所有精灵族群都该拒绝你，就像我痛恨我们之间居然有血缘关系一样！”

“真可怕！我被我那和动物睡过的表姐否认了……

她推开他，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你连给罗宁擦鞋都不配……”温蕾萨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突然，一个孤注一掷的想法从她的心底冒了出来，一个狂野而且不可靠的想法，但却是温蕾萨唯一的希望。“如果没有那根偷来的法杖，你就只是个无名小辈。”他咧开嘴笑

了。“啊，但是我就是有这根法杖……而且还能命令它为我做很多事情，即使你抓着它不放也无所谓……”

法杖上巨大的水晶变得像太阳一样耀眼。

温蕾萨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法杖转向她的右侧，并且在心里默默地向罗宁和她的孩子们道了永别。

水晶撞在了恶魔之魂上，而泽恩达瑞恰巧在这时候发动了法杖的力量。

什么人从背后抓住游侠，将她和她表弟扯了开来。

泽恩达瑞?风行者尖叫着，法杖上的水晶和恶魔之魂同时粉碎。他被两种东西释放出来的力量所填满，这些力量向不同方向流动，拉扯着他的身体。恶魔之魂的碎片散落在房间中，而法杖燃成了灰烬。泽恩达瑞被拉扯得越来越宽，眼神看向他的表姐，似乎在寻求她的帮助。法杖的力量属于外域，而不是艾泽拉斯。游侠祈祷它的不寻常的力量能够打破希奈丝特拉的保护——永远地摧毁掉恶魔之魂，即使牺牲掉自己也在所不惜。

“你终于得到了你渴望的那些魔法能量，”温蕾萨不带丝毫怜悯地低语着。她的生命不再需要其他意义，因为她见证了表弟的灭亡。她的孩子们也安全了，“那么为什么不尽情享受呢，泽恩达瑞？”

血精灵的尖叫声在他被能量撕成两半的时候戛然而止，那两半的身体迅速地能量的漩涡中消散了。就在释放的魔法能量逐渐充满了房间的时候，游侠突然记起了那个救过她的神秘人。

“我们必须赶快走！”卡雷克在她的耳边喊道，“快！时间不多了！”

他看起来要比他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健康得多，但是温蕾萨知道这不可能是因为恶魔之魂被再次摧毁的缘故。蓝龙不仅在数秒钟之内痊愈，而且还在能把她拉回来，使她避免了他表弟那样被撕碎的命运。无论如何，温蕾萨都很高兴看到卡雷克，并且感激他迅捷的行动。

他拉着她朝另外一个囚室跑去，但是强大的能量开始将他们向回拉。卡雷克在他们周围施放了一个护盾，

但是却效果不大。

“它太强大了”蓝龙大吼道。

“我们该怎么做？”

“什么都不要做。”另外一个声音喊道。克拉苏斯的声音。

瞬间，释放出来的魔法回缩了，在某个岩石上升起并消失。与此同时，高等精灵和蓝龙不由得向前倒去。

洞穴里一片寂静。打破这寂静的是一双戴着手套的手，将他们两个拉了起来。

红龙法师向着他们两个微笑着……卡雷克奇迹般的恢复能力与红龙的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克拉苏斯也没事，而且毫发无伤，尽管他似乎不是很高兴。

“感谢上苍！”温蕾萨拥抱了他。“但是怎么可能？你究竟是从哪获得的力量，令你能从如此严重的伤势中恢复过来。”

“这不是我自己的杰作。”

“那，一定是卡雷克了，对不对!”

“我什么也没做。”蓝龙从喉咙里挤出声音。“我甚至不记得他受过伤。那很糟糕吧，我记得？”

“希奈丝特拉将一块钟乳石刺穿了他的胸然后把他挂在洞顶上让他等死。”

克拉苏斯绷紧了脸。“我差点就死了。”

卡雷克怀疑地摇着头。“我得说我不记得做过那样的事，更别说我也没那个能力。虽然我觉得他活下来很正常——”

“啊，但是这次你错了，年轻人。”红龙法师严肃地说道，而两个人都疑惑地看着克拉苏斯，“尽管你失去了安薇娜，但是你还是坚信她还活在你的心里、灵魂里，对吧？”

“对。有什么问题？”

“我们边走边说吧！事情紧急！”他带领着他们穿过另外一个走廊，克拉苏斯边走边说，“她在你身上留下了她爱的印记，卡雷克。那是她的一部分，没有回归太阳之井。它保住了你的命，而你在希奈丝特拉的影响下想要杀死我。”

“伟大的克莱奥斯特拉兹……我从来没有想过——”

“你有理由愤怒，但那并不是你的意志。我明白。全都是希奈丝特拉的错。忘了这些吧，这只是一个意外。如我所言，安薇娜留给你的东西任然，并救了你。这说明了一切。”

“安薇娜……”尽管处境危险，蓝龙还是微笑了。他的目光向着那看不到的天堂。“而且，因为我离你很近……也因为她希望我能在那之后能保护你……同样的物质也将我治愈。这耗尽了它的全部力量，可能永远都无法再恢复，从此以后就只能作为她爱你的象征了。我曾经感受过，但是从没了解过——她——的能力是如此巨大。”

卡雷克抓住了他的手腕。“你和她说话了——”

“她曾和我说过话。她短暂现身时所说过的话，我全部都告诉了你……我说的她，是指她留下来保护你的东西。”

“安薇娜……我很高兴她把你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如果我能选择，我也会先让她照顾你，然后才是我。”

红龙法师把他们带到一个黑暗的走廊上。“这也许就是她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原因，我相信。”他小声说着。“虽然这样说或许有些过分，但是我确实希望她能再多给我们一点力量，因为我们很快就用得到了。”

“但是为什么？”温蕾萨问道。“我那不值怜悯的表弟偷来的法杖还有那恶魔之魂都已不在，希奈丝特拉疯狂的梦想应该也被终结了！”

“死亡之翼的邪恶家族拥有不计其数的各种疯狂梦想，无论我们要阻止其中的哪一个，都必须加快脚步！你有没考虑过这两样东西毁灭之后释放出来的能量流

向了哪？卡雷克，你想过没有？”蓝龙思考着，脚步慢了下来。

“你是说——”

“正是一”这时，他们头顶上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整个通道都剧烈摇晃着，卡雷克迅速的放出护盾保护他们不被埋在坍塌的走廊里。克拉苏斯没有浪费时间去致以感谢，而是提示着。

“它已经到达它渴望已久的那个生物旁边。我们还是太晚了。”

“但是它去哪了？”温蕾萨追问。“到底去哪了？”

红龙法师再次沉默，没有回答。但是，卡雷克说道。

“它流向了德拉苟纳克斯……”他说道，“它肯定流到了他那里……”

第二十二章

罗宁被眼前这只巨兽的体型惊呆了。除去克莱奥斯特拉兹和其他的守护巨龙，德拉苟纳克斯是他所见过的龙里体型最大的。说实话，如果不是有着对抗过死亡之翼的经验，估计早就被吓得目瞪口呆了——啊，虽然现在罗宁也只不过是面无表情的站在原地而已。

克拉苏斯，现在我能依靠的只有你了。罗宁虽然这么想着，但没人知道红龙法师现在到底在哪儿，他也没期待他那位导师会突然降临拯救一切。这里能够依赖的人，现在只有他自己。

那就这样吧。红发法师不能再耽搁下去了。罗宁抬手催动法术射出一道绿光，飞向……并没有飞向德拉苟纳克斯。

希奈丝特拉从来没想过，这个卑微的人类法师居然会抛下跟前的暮光龙转头攻向自己——说实话，罗宁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点子居然会奏效——能量箍扣把希奈丝特拉的手脚紧紧地栓住。

不过罗宁似乎高兴的太早了，希奈丝特拉只是怒气一闪就挣脱了束缚。

“你这家伙……对于人类来说算得上奸诈狡猾，而且非常强大。”她压抑着心中的怒火，“我认为你有资格来欣赏下那属于我们的未来。我会宽恕你的罪行，匍匐在我的脚下，为我服务吧。”

“您还真是慷慨大方……不过恕难从命。”

“你的鲁莽无礼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德拉苟纳克斯或许你能从他身上弄出点儿好吃的……”

那饕餮巨兽咆哮着向罗宁冲了过去，而法师早就准备好了手里的强力法术——给你个惊喜；真是惊喜，德拉苟纳克斯居然直接把这个法术吞了下去。

该死的，那个小盒子！直到眼前只剩下那怪物的一张大嘴时他这才想起来。一定是那该死的小盒子干的！

他就要完蛋了……连温蕾萨如今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一定得有人去照顾孩子——

还没等他结束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一阵凶猛的能量

波狠狠劈在德拉苟纳克斯的脸上。暮光龙失望地咆哮着比起疼痛来，没能吃到法师似乎让他更加难过。他凶巴巴地抬起头寻找着那个偷袭的家伙。

兹泽拉库就在那里，他自由了。

不，还没有，他还没有完全自由，不过已经足够唤醒他体内的魔力向敌人倾泻怒火……这一切都归功于德莱尼人还有罗宁的老战友——那简直是幸运值满点的矮人罗姆，这两个人现在就站在脱出牢笼的虚空龙身后。伊莉迪还在那里寻找剩余的水晶，而罗姆还在一边阻挡着那两个不停冲上来的黑颚怪；看起来，希奈丝特拉的怒火比一只巨龙还要可怕得更多。

女祭司看上去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了……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就算她下一刻倒在那里，也许脑子里也早把一切都考虑好了。

德拉苟纳克斯甩了甩尾巴摆脱了法术的影响，他不怀好意的看向伊莉迪，根本没把兹泽拉库放在眼里。“这是怎么了？又来了一份儿零食？”

伊莉迪本可以在兹泽拉库的掩护下离开这里，但是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听到德拉苟纳克斯的声音，女祭司挣扎着想要站起来面对她的敌人，不过只引来对面一阵发笑。暮光龙冲着举起法杖的伊莉迪喷出一股烟雾。

一团充满邪气的红色能量把德莱尼人打飞了出去，她被推倒在一片石头上结结实实地锁了起来。

兹泽拉库一声怒吼制止了德拉苟纳克斯的恶行。有人伤害了他的救命恩人，有人伤害了那个愿意将他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的人。

兹泽拉库呼啸着释放着怒火——对他来说，这个纤细卑微的小家伙比他自己更加重要。她曾在虚空龙想要拼命逃离的困境中屹立不倒，这让兹泽拉库感到羞愧不已。

他兴奋地享受着这份自由，拼命地向德拉苟纳克斯宣泄着他的怒火……这回再也不会有什么讨厌的绳索束缚他了。

虚空龙看着眼前的一切被狂轰滥炸得支离破碎，变得越发兴奋起来。他终于自由了，但这份自由不会改变此时他的想法，眼前这只大蜥蜴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他看来，暮光龙简直就是个活靶子，那巨大的体型不过让他锁定目标变得更轻松罢了。

“你这该死的渣滓！”他冲德拉苟纳克斯大声怒吼。“就好像看到以前那盲目的我自己一样，你丫欺负小个子挺在行的啊！不过兹泽拉库可不是什么小个子，让我来教训教训你，那些小家伙远比你我更宝贵！比你我更宝贵！”

满腔的怒火把之前他身上的虚弱一扫而空，兹泽拉库放出的电网将德拉苟纳克斯团团围住，在电弧闪耀下暮光龙只能胆怯地不停向一边退去。虚空龙现在了解到了为他人而战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其他人，这和他以前只为自己而战的感觉大不相同。空气不断震动着，伴随着噼啪作响的闪电，希奈丝特拉的傀儡一头撞倒在电网上。

虽然困住了德拉苟纳克斯，但暮光龙的女主人不会就这么袖手旁观。希奈丝特拉看着眼前的困窘大发雷霆

她咆哮着召唤着自己的仆从，扭曲的嘴让她看上去越来越像一只龙。一只迅猛龙猛地窜了出来，扬起锋利的爪子扑向向伊莉迪——

罗宁拼尽全力在伊莉迪和黑龙的爪牙之间构造出一道障壁，把所有的攻势全部导向自己。在黑龙凶猛的攻势下，他痛苦的呻吟着，但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

就在这时，伊莉迪颤颤微微地站了起来，缺没有发现她身后的危险——一个龙人手中拿着一柄好像十字弩从隧道里钻了出来，目标正是女祭司。

罗宁看到了，但黑龙的攻击就像暴雨一样撞击着法师的护盾，他根本没法分心去照顾女祭司。就在罗宁分心之际，一记爪击撕破了他的防线。法师马上转过来头，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张属于黑龙的巨大的脸庞，一张半面尽是丑恶烧伤的脸庞。

希奈丝特拉现出她的真龙外貌，随意把嘴里迅猛龙的残体吐了出去，接着不怀好意地转向罗宁。“肉质太硬了……我更喜欢鲜嫩一点儿的食物，比如说——你……”

黑龙弯下身子向罗宁扑过去——就在马上咬到法师的时候，她却突然向远方看去。希奈丝特拉在疯狂中愤怒的嘶吼着，然后便消失了……

克拉苏斯突然停下来，转过来看着身后的两个人。

“到底怎么了？”温蕾萨完全不明白眼前这个人想要做什么。

年轻的蓝龙皱了皱眉头。“如果说你想要——”

“照我说过的去做就是了！”

卡雷克沉默了，马上他又点了点头转向温蕾萨。“我们得听他的。”

游侠紧盯着克莱苏斯，“你又把我们按原路领回来了，这是做什么？”

红龙法师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接着，他从两个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下子温蕾萨火了，她怒气冲冲的转向卡雷克。“他怎么能这样！他这样做会付出怎样的代价，难道我还不明白吗？你们两个还没回复到能把自己直接传送走那种水平，至少在格瑞姆巴托不行。他干什么把我们领回来——”

“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就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赶路一样！”卡雷克紧紧盯住游侠的双眼。“潜藏在格瑞姆巴托的一切邪恶即将喷涌而出……”

温蕾萨这时已经别无选择，因为罗宁还身处在这片疯狂之地的中心，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她点了点头，很勉强的接受了这个事实，跟在卡雷克身边继续前进。她帮不上克拉苏斯的忙，只能想象红龙法师究竟冒着多大的风险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她想象着，颤抖着……

克拉苏斯在一阵痉挛中现出身形，这里正是用来储存龙卵的一个洞穴，上百个扭曲畸形的龙蛋就存放在这里。每每想到这些尚未出世的生命已被摧残得再也无法恢复原状的时候，克拉苏斯心中的憎恶就如同海浪一般翻涌不止。他不禁诅咒着希奈丝特拉，诅咒着黑龙所做

的一切。

他正是要来这里，但这儿还不是真正的目的地。旁边那个洞穴，那个存放着修复过的恶魔之魂的洞穴，才是终点。

即使离得很远，还是可以看到那污秽邪恶的东西散发出的昏暗金光，它正在寻求一次重生。

“足够多的碎片，足够多了，绝对……”连希奈丝特拉的潺潺细语都听得一清二楚。“你很快就强大起来的，比之前更加强大，你知道的……”

克拉苏斯闯了进来，眼前巨大的黑龙温柔地用她的右爪将一块一块的恶魔之魂碎片捡起。一些碎片在黑龙的眼前漂浮着，还有另外一些毫无生气地散落在地面上希奈丝特拉每捡起一块碎片，其中暗藏的污秽便回复一分。

而重组恶魔之魂的关键坐在就攥在她的左爪中，那个蓝白色的小盒子。布拉卡洛斯之魇，克莱苏斯很快就认出了它，更是了解了这东西的危险所在。希奈丝特拉手中的这件蓝龙神器是修复恶魔之魂的关键所在。也许

这次的情况会比以前更糟。重温那段回忆，感觉就像是一场噩梦，恶魔之魂始终都是龙族心中的一片阴影。

眼前更要命的问题在于，希奈丝特拉一定会利用它继续进行她那邪恶的实验。

“快乐，很快……”黑龙依然在对漂浮的碎片喃喃自语着。“就要完成了，马上就要——”

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她猛地向克拉苏斯转过头来，一股熔岩流从喉咙中喷射而出。

不过克拉苏斯对黑龙军团的这种招数太熟悉不过了，他在身前挥舞手臂唤出一片冷光将岩浆覆盖起来。岩浆陡然冷却下来，在克拉苏斯和希奈丝特拉之间形成一片灰黑色的石墙。

“我会改造它的！改造它！再次改造它！”死亡之翼的配偶尖叫着。“每次它都会变得更加强力！我会做到的！我会做到的！”

虽然克拉苏斯早就知道这家伙已经疯掉了，不过看

来她那冷酷镇静的假面具直到现在才完全剥落。恶魔之魂在她精神上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要比克拉苏斯想象中的严重多了，这种事情想想就明白了。

“希奈丝特拉，你并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对不对？”克拉苏斯一边沿着熔岩石墙慢慢走着，一边向黑龙问话。“很久以前，死亡之翼就指使你进行这项计划了，对不对？尽管如今他已经灰飞烟灭，你依然会重现他的梦想，不是吗？”

听到克拉苏斯的问话，黑龙的呼吸急促起来。“不！这是我的梦想！这是属于我的伟大宏图！我将创造出一支究极的巨龙军团，君临整个艾泽拉斯！这一切都是我的，与那个蠢货无关！一切都是我的！”

克拉苏斯一边移动，一边留意着黑龙下一波的攻击现在最重要的是尽量靠近恶魔之魂的碎片和蓝龙神器。恶魔之魂曾经死灰复燃多次，但这次它必须被毁灭——即使牺牲整个格瑞姆巴托也在所不惜。

“但死亡之翼的意志依然会在这些龙的血液和魔法中永远地留传下去，希奈丝特拉！不管怎么说，那恶

魔之魂在他们的创造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难道还能有其他东西会比它更适合代表耐萨里奥吗？”黑龙犹豫了，她张着嘴哑口无言。

虽然他所说的句句属实，但克拉苏斯根本不觉得对方会听他的。

“艾泽拉斯将会是我的……”

周围的地面突然升起将克拉苏斯吞了下去，黑暗将他笼罩，他感到这囚笼在不断下沉。希奈丝特拉想把他永远封死在地核之中。但克拉苏斯也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他集中起所有的意念，进行变身……

逐渐膨胀的躯体压迫着囚笼的内壁，希奈丝特拉正等着这一招。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只会会把自己推向死亡——对于大多数龙来说，绝对是这样的。

但克拉苏斯没有一点屈服的迹象。他继续膨胀着，身体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感觉就好像断了上百块骨头一样，连头骨都似乎快要被压瘪了。

地表崩裂了，好像新生的雏龙一般，克莱奥斯特拉兹的头颅冲出地面咆哮着，向黑龙表达着他的轻蔑。

希奈丝特拉操纵着手中的蓝龙神器，天蓝色的盒子震动着变回它原来的模样，源源不断的能量向外不停散播着。

克莱奥斯特拉兹站起来的同时，把身边岩石甩向黑龙。在碎石的掩护下，尾巴从身下的视觉死角抽向对方。

一击得手，黑龙手中的蓝龙神器向他飞了过来，克莱奥斯特拉兹一爪将它攥在手中。就像温蕾萨向他演示过的那样，红龙把布拉卡洛斯之魇扔向恶魔之魂的碎片。

“不！”希奈丝特拉咆哮着，拼命地向蓝龙神器抓去。

布拉卡洛斯之魇与恶魔之魂碰撞在一起，两股力量相互对抗着，相互抵消着，相互消灭着。两件神器如此接近，原本稳定的表象渐渐崩坏，引发了它们自身的毁灭。布拉卡洛斯之魇吞噬着恶魔之魂的力量，同时又向恶魔之魂提供着力量，在这场没有赢家的较量中，逐渐

走向虚无。

终于，这件死亡之翼的宝物在魔力的冲击下消失了虽然不如温蕾萨用纳鲁的法杖摧毁碎片时那么恐怖，但它留下的“遗物“依然试图摧毁周围的一切。

希奈丝特拉想转过身去，不过已经太晚了。崩坏的恶魔之魂碎片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波，

即使是黑龙那坚实的龙鳞也无法使她完全抵挡这般灼烧，洞穴中弥漫着一股烧肉的气味。

黑龙在痛苦中尖叫着，她整副面孔在灼烧下变得更加恐怖。

不顾这剧烈的痛楚——也或许是在这痛楚的催动之下，希奈丝特拉开始猛烈地攻击眼前的敌人。无论从哪个方面上讲，克莱奥斯特拉兹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此时依然要比黑龙虚弱得多——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能考虑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了，两只巨龙纠缠在了一起。

希奈丝特拉寻找机会企图咬住克莱奥斯特拉兹的

脖子，红龙一边前后摆头闪避着攻击，一边把黑龙推向龙卵储藏室。两只龙撞倒在入口处的墙壁上，震得整个洞穴一阵轰鸣，倒悬在洞顶的钟乳石纷纷摔落在他们身上。

就在克莱奥斯特拉兹马上把黑龙推入龙卵之中时——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毫无以为这会对黑龙最宝贵的资源造成最沉重的毁灭性打击——他失手了，希奈丝特拉又将他扯了回去。

“太聪明了，太杰出了，我亲爱的克莱奥斯特拉兹！我由衷地欣赏你！如果你是大地守卫的话一定能超越耐萨里奥！我们会产下许多许多宝贵的后代！”

“我宁愿去和一只深海巨怪共结连理！”

那脸上纵横开裂的伤口带来的疼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希奈丝特拉，她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克莱奥斯特拉兹身后通向龙卵储藏间的路被封的死死的，红龙的尾巴使劲敲打之前的入口，却好像敲打在钻石上一样。

“想伤害我的孩子？你休想……”

脚下的岩层中不断传来轰鸣，是岩浆。克莱奥斯特拉兹想起储卵室下边的岩浆池，显然这附近正是一片火山区域——格瑞姆巴托，整片格瑞姆巴托都将化作一片火海。

还没等两只龙反应过来，洞穴地板整个爆开，一股熔岩流喷涌而出——

这片恐怖的山脉震得天摇地动，但死斗中德拉苟纳克斯和兹泽拉库根本没有空闲去关心这个。两只巨兽恣意忘我地战斗着，威力巨大的魔法在空中频繁闪烁，暮光龙一爪将兹泽拉库打得撞向山崖，紧接着不依不饶地进入虚无形态放出魔力风暴；虚空龙也化作一团虚无，释放出一股恐怖的能量波进行反击。整片天空中充满了致命的光线，几乎令人窒息；虚幻的躯体相互碰撞，猛烈的爆炸试图撕裂双方的灵魂；鬼灵样的利爪相互交错只需要一个空隙便能穿透对方的咽喉。

不过这一切跟罗姆都没什么关系，当兹泽拉库重获自由的时候他还站在伊莉迪身边，现在他终于找到了被吞噬者带走的女祭司。此刻矮人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德莱尼人和他的人从这片鬼地方弄出去。当罗姆发现了远处的格琳达的时候，伊莉迪已经依着法杖瘫倒在一边。

看到罗姆平安无事格琳达兴奋极了，她眼中的喜悦羞得罗姆这个老兵连胡子下边都红透了。罗姆向格琳达招手示意，叫她把其他人都带到最近的通道去，却看到对方只是伸手指向自己的背后。

罗姆转过身去正看见拉斯科拿着一支十字弩在瞄准。以前从来没见过他带过十字弩，估计是从某个手下身上抢来的。看来这个龙人并不想再靠近他的目标，所以才选择了这样的狙击武器。

就在罗姆注意到拉斯科的那瞬间，龙人手中的十字弩发射了。目标并不是矮人，而是远处的那个德莱尼人。这种情形下已经顾不得什么了，罗姆冲着拉斯科和伊莉迪之间猛扑过去，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斧子。

弩箭撞在斧面上改变方向，正好扎进罗姆肩胛骨之

间。上边的倒刺至少入肉半英寸，疼得罗姆忍不住直哼哼，他捂住自己的伤口冲德莱尼人大喊：“快去找罗宁！我打赌他一定能把你活着从这儿带出去！快走！快！”

看着伊莉迪踉跄着走开，他相信女祭司一定能走到罗宁那里——其实他也应该去找罗宁，罗姆这么想着，转过身去……

但还没等罗姆转过去，一柄巨大的斧子就劈在他的身上。矮人就这样俯身倒了下去，他感觉鲜血溢满自己的身躯，慢慢的越来越冷，慢慢的越流越远。

一只沉重的爪子踩在他早已残废的胳膊上。虽说那里早就坏死了，当拉斯科再次踩碎那里的骨头的时候，又一阵剧痛传遍了矮人的全身。

“肮脏的臭矮子……”龙人走到矮人身边，一把抓起刚刚他扔过来的斧子。也就只有像拉斯科这样强悍的家伙能如此精准地扔出这么巨大的一把斧子。

就要死了。罗姆心里清楚。他看到了吉姆，还有其他牺牲在格瑞姆巴托的战友，正聚集在他周围，看着自

己再次加入他们之中……

还……不行……罗姆挣扎着又站了起来，尽可能安静地，摇晃着走向拉斯科。龙人这次放弃了伊莉迪，他对准的目标是一一毫无防备的罗宁。毫无疑问，即使离得这么远，拉斯科依然能给对此一无所知的法师致命一击。

罗姆四处张望，他在找那支十字弩，但拉斯科偷袭伊莉迪失败之后把它扔掉了。罗姆只剩下唯一一次机会——

矮人猛地抓住拉斯科高举的手臂，胡乱拉扯着龙人的手肘，企图让那高举的斧头砍向拉斯科的头颅。

虽然矮人的力气要比一般人强得多，但失血过多罗姆实在是力不从心。他失败了，斧头落下来砍在拉斯科的下颚上，切开一道深深的伤口。

剧烈的痛苦让愤怒的拉斯科倒吸了一口冷气，龙人一把抓起矮人扔了出去。鲜血从他的嘴角往外汩汩的流着，拉斯科冲矮人笨拙地晃动着斧头，斧面正拍在罗姆

的头盔上。

矮人翻身滚开，挣扎着抓起了他自己的斧头。拉斯科步履蹒跚，继续扑向罗姆；他紊乱的呼吸着，步伐凌乱而缓慢。龙人再次握紧了手里的武器，一斧子劈向矮人。

罗姆站起身来一声怒吼，挥起手中的斧子反冲拉斯科。

但拉斯科的手臂和斧子要比罗姆的长得多——龙人兴奋地哼哼着，看着斧刃深深劈开了矮人的胸腔。

罗姆痛苦地尖叫着，鲜血从嘴里逆涌而出。这是致命的一击，但矮人依然拒绝向死亡屈服。罗姆将这难以承受的痛苦灌入挥舞着的手臂，那勇冠铜须精英卫队的技巧指引着他的手臂、他的手腕、他的手指、他的斧子，凝聚他残留的全部气力劈向拉斯科——龙人的头颅就这样从他粗壮的脖子上滚了下来。

拉斯科的尸体翻倒在一边，他的脸上还凝固着死前最后一声咆哮。罗姆在龙人的首级旁边倒了下去，空中

传来巨龙搏斗的巨响敲打着濒死矮人的鼓膜。他听见从周围传来一声巨响，这片土地正在崩溃，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滚落的碎石掩盖了罗姆的身躯，他感到，一切痛楚都离他而去了……

他突然注意到了那些围绕着他的身影。吉姆，他亲密无间的战友，就站在那些身影的前，递给他一支烟杆。

那些牺牲在格瑞姆巴托的矮人们来迎接他了，来迎接他们的老上司了……就这样，他们再次团聚在那属于来世的大厅之中，消逝了……

两只巨龙还在空中缠斗，四处溅射的魔力捣毁了一个又一个山洞。虽然德拉苟纳克斯对其它弱小的生物根本毫不在意，但兹泽拉库不一样。虚空龙看到了矮人，看到了法师，还看到了那个最重要的德莱尼人——伊莉迪。从他们之间的联结中，兹泽拉库领悟新的认知——抗争并不只是为了生存，更多是为了击败那些邪恶——他也曾有过着许多类似的邪恶念头，但此刻他对那些想法感到深恶痛绝。

不同于被挟持到这里的自己，那些人自愿地来到这里，自愿地牺牲了他们所珍视的事物。在于德拉苟纳克斯的战斗中，兹泽拉库渐渐明白了这份心情。他们为了一些远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事物而战，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

兹泽拉库想到这里，越发为从前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而眼前与他死战的正是自己那污秽一面的代表汲取了他那阴暗感情的“兄弟”。

不！我绝不会再像这个家伙一样！她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绝不会再变成这家伙一般模样……绝不！

兹泽拉库已经见识过了德拉苟纳克斯的真本事，也了解到了自己到底有多少几率能真的击败他，兹泽拉库明白的。但是，为了伊莉迪，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即使那就是他毁灭的一刻。

为了伊莉迪……

罗宁已经告诉了矮人应该跟着哪些迅猛龙的足迹撤退，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离开了。现在只剩下

一些黑颚怪，对于法师来说不过是个很容易解决的小麻烦，他只要一个咒语就能把他们全扔到远方的地缝里去至于他们能不能活下来，罗宁一点都不感兴趣。法师现在只关心两件事，找到温蕾萨还有克拉苏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伊莉迪向他跑来，德莱尼人不停地朝身后看去，好像在等另外一个人。但从女祭司身后罗宁只看到一片崩落的山岭。

“罗姆……”他轻声嘀咕着，紧紧盯着这片景象。他最后一次看到矮人的时候也看到了拉斯科。

“他应该就跟在我身后！”德莱尼跑到法师身边对罗宁说。“他应该就——”

“身为一名真正的矮人勇士，”罗宁回应着。“他做到了他所必须做的一切。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伊莉迪惊呆了，接着她露出一副庄重的表情。“我和他之间相处并没有很久，但我会永远铭记他所作出的牺牲，他是我的榜样……”

法师再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一把抓住伊莉迪，躲开了又一波砸向他们的碎石。

裂缝撕开了整个洞穴，高温蒸汽在缝隙中嘶嘶作响整个洞穴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热浪中。

罗宁看向最近的隧道，不行，实在太远了。虽然他还惦记着温蕾萨，但法师明白现在还有些其他不得不做的事情。

他紧紧把德莱尼人抱在怀里。“抓紧我，然后祈祷吧！希望我还有足够的力气还能再来一次！”

“但是兹泽拉库需要我！他很清楚自己无法一个人抵挡德拉苟纳克斯！他在为了我们牺牲自己！为了我牺牲自己！我感觉得到！我必须去帮他！我不要他就这样牺牲——”

“没时间争论这个了！抓紧我！”

矮人和龙类都已经逃出去了，罗宁已经帮不上那些

还逗留在这里的生物。他紧紧闭上双眼集中精神——他感到一阵耳鸣，之后一切又平静下来。

这周围只有一片黑暗，但他不需要看清附近的情况就已经知道他成功的把两个人都传送了出来。另外他听得见那些拼命逃离格瑞姆巴托的矮人。在矮人的呼唤中还掺杂着一些嘶吼，看来还有许多迅猛龙也在这场大逃亡之中。

但脚下的地面依然在颤动，这里离格瑞姆巴托并不远。罗宁这一段时间已经施法太多次了，这样虚弱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传送简直就是自杀行为，即使如此他还是为此做着准备。

接着，眼前的格瑞姆巴托山脊炸了开来，碎石岩浆四处飞溅。德拉苟纳克斯和兹泽拉库飞了出来。

一股岩浆喷向两只巨龙，但却从他们的身体上直接穿了过去。这些物质上的冲击对他们来说毫无疑义，虚空龙的身上还藏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这阵喷发的熊熊火光中，兹泽拉库看上去比罗宁想象中的更加虚幻。而且无论怎么看，虚空龙在搏斗中都处于下风。

“兹泽拉库就要输了，”伊莉迪说的话证实了法师的疑虑。“他被囚禁的太久太久了，他的精华能量已经枯竭了很久……而且我认为有什么东西一直在向德拉苟纳克斯提供能量……”

“这倒并不出乎我的意料！”罗宁的脑子里早就充满了其他的麻烦，那些麻烦就在这片正在遭受蹂躏的山脉之中。“伊莉迪，你就和矮人们呆在一起，在这儿你很安全。跟矮人呆在一起，就这样。“

“你要去找温蕾萨，对不对？”

“还有克拉苏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不过，好吧，最主要的还是温蕾萨……”

女祭司点了点头。“去吧。我了解，我们都有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罗宁点点头再次确认自己的判断——整个艾泽拉斯的灾祸就近在眼前却只总放任私人感情行动，这不禁让他有些负罪感。必须有人来阻止德拉苟纳克斯，如果可能的话。

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先找到他妻子……

罗宁咬紧牙关，试着把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寻找温蕾萨。他祈祷着，希望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要太远，希望能够成功传送过去，希望能够找到那个与他彼此相知甚深的人。如果温蕾萨还活着，罗宁就一定要找到她。

如果温蕾萨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那么希奈丝特拉和她创造出的傀儡就能好好学习一下——一个法师的怒火究竟能燃烧到什么程度……而事实上，无论结果如何，罗宁都是在自寻死路。

第二十三章

这附近到处都是岩浆，虽然克莱奥斯特拉兹曾拿它们来治疗自己，但正如他向温蕾萨解释过的一样，通常情况下他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有极限的。

现在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红龙说不上来现在希奈丝特拉到底去了哪里。他附近原生的能量和力场太多了。格瑞姆巴托，这片被魔力

所浸染的土地，几乎不能完全掌握所有能量的量态。每次克莱奥斯特拉兹以为他已经了解一切情况的时候，这片土地总是能证明红龙错了。

他努力地站了起来，高温开始责难起他的身体，不少鳞片已经被烧掉了。克莱奥斯特拉兹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多少把握能从这样的险境中成功脱身——

红龙的头推开略显冷却的岩石和泥土往外挤去，宝贵的新鲜空气向他涌来。克莱奥斯特拉兹喘息着发出一声咆哮，从这灼烧中猛地脱身而出，恰好翻倒在一座荒废的山头。他止不住势头向一边轰然摔倒，从山顶一直翻滚到山脚下。

而在这边，还有另外两个人在黑龙散播的灾祸中拼命挣扎着。卡莱克竭尽全力维持着保护自己和温蕾萨的结界，每每撑过一轮考验，他都感觉自己已经快完蛋了。但脑海中安维娜的影像与眼前的陷入困境游侠重叠在一起，他坚持了下来。

熔岩不断侵染着他们周围的地面，已经没有合适的

地方让虚弱的蓝龙变身了。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在他们面前具现——红发的人类巫师。卡莱克对温蕾萨有所了解，当然也对蓝龙军团里的凡人施法者资料了如指掌——他就是罗宁?卓格西法 Drig`cyfaill……虽然在伟大的玛里苟斯眼里，在那个被称作“龙之心”的笼统报告中，魔法守卫将他列为那些最不可饶恕的名单里还比较能够接受的家伙。(搞不懂)

虽然卡莱克在种种问题中都感觉自己与他的主人有着很大的分歧，不过此刻他只在意到这家伙正是游侠的同伴而且他肯定有能力把这个精灵送出去。

“温蕾萨!”罗宁发现游侠之后大喊着她的名字。与卡莱克他们一样，罗宁也设下了结界保护自己。不过看上去，那结界似乎比蓝龙的结界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卡莱克必须快点行动。

“把她带走!”蓝龙把温蕾萨抛到罗宁怀里，冲巫师喊着。“带她离开这里！这隧道马上也要被淹没了!”

“那你怎么办？”温蕾萨喊着，“你怎么办？”

看着眼前这对夫妻，年轻的蓝龙不禁开始想象如果他和安维娜也能这样该是多好。他很在意这些。不过现在等不及让这个疲惫不堪的人类带精灵离开了，卡莱克要把两个人直接送出这里。

还有那个透明的蓝色宝珠也要送出去，它一直在卡莱克的身边化作一层不断变化的障壁保护着蓝龙。罗宁和温蕾萨刚想要表示反对，但卡莱克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你的魔力足够带着这东西离开这里！快走！”蓝龙双手一送，把宝珠推给了罗宁——他相信这个巫师有着足够的能力继续催动这东西。接着，宝珠和那两个人直接穿越了崩裂的岩墙，消失了。

之前考虑到温蕾萨的安慰，卡莱克行动时有些感觉束手束脚的，不过现在，他可以试试刚才不敢使用的招数了。这需要集中他全部的力量，他剩余的全部力量……还有安维娜对他的信心……

他开始变形，同时在逐渐变大的躯体上构建更加坚固的屏障——然后向洞顶直冲而去。

蓝龙从数以万吨的坚石和泥土中一闪而过。他在岩壁里没有笔直地向外冲而是蜿蜒曲折地前进。这附近应该有一个巨型洞穴，现在他要找到它。那里曾经关押着那只虚空龙，蓝龙想要知道是否还有其他龙类被囚禁在那里。卡莱克很清楚他一个人是对付不了德拉苟纳克斯的，但如果有虚空龙助阵——这种可能性很大——还有希望击败暮光龙。

熔岩仍在格瑞姆巴托四处喷发，蓝龙很清楚这并不是自然现象，这片山脉附近的地质本来非常稳定。多半是死亡之翼的配偶——希奈丝特拉的杰作，比如说在与红龙交锋中全力的一击。卡莱克希望能冲出去帮助克莱奥斯特拉兹——假如他还活着的话。但现在看来，德拉苟纳克斯的威胁更可怕。希奈丝特拉根本不明白她到底创造了个什么东西。将来，总有一天，这个傀儡会推翻他的主人成为新的主宰。

眼前松动的岩石打断了蓝龙的思索，他冲进了一间破碎的石窟，看来这里还没有被岩浆淹没。幸好如——。

一阵强烈的黑暗辐射波在蓝龙身上炸开，把他猛地推向一边。卡莱克咆哮着，声音在洞窟里回响。但他的

四肢被封住了，完全动弹不得。

“好吧，虽然不是我在找的那个蠢货。” 希奈丝特拉就在黑暗中的某处欢快地奚落着。“不过我还是得这么做……”

她的爪子紧紧攥住蓝龙的腿，拖着他隐没在黑暗之中。

兹泽拉库即将死去，伊莉迪看得出来也感觉得到。她知道虚空龙的精华并不是无穷无尽的，而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兹泽拉库的精华已经所剩无几。兹泽拉库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的终结每时每刻都在迫近，但他从未想要从这样的命运中逃脱。

这并不是因为什么骄傲，也不是单纯的想要阻止德拉苟纳克斯。他只是想要帮助其他人——帮助伊莉迪——摆脱死亡，就如同女祭司眼前所看到的一样。

不，我不能眼看着他死去！我不能让他为我、为了其他人而牺牲自己！德莱尼人拼命地在绝望中思考着。眼前她已经摆脱了矮人和迅猛龙——那些畜生已经机

敏地逃回了以它们命名的山脊，女祭司拼命地寻找一个能够尽可能近地观察两条巨龙的地点。她不清楚自己的计划能否有用，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德拉苟纳克斯能够以法杖中的能量为食，那么兹泽拉库也可以。

伊莉迪召唤出她的法杖，把尖端的大块水晶指向虚空龙。女祭司努力回想她在内心世界里受到的所有训练摒弃任何杂念，把所有精力就集中在这一瞬间。

她要竭尽全力阻止兹泽拉库的死亡。

女祭司把目光集中在水晶上，她开始将法杖中蕴含的能量导入眼前那只巨兽体内……她不停祈祷着……

这股能量大大地满足了兹泽拉库。起初他对这不可思议的事情感到一阵困惑，但他马上就发现这能量源头所在，也知道德莱尼人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而事实上伊莉迪为救虚空龙宁愿牺牲自己，兹泽拉库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他曾经只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而现在却为他的未来感到骄傲。虚空龙族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过去，也没有什么可以留下的遗

物；他们都是一枚虚空龙蛋中的产物——其实跟黑龙军团制造的那枚产下德拉苟纳克斯的龙蛋差不多。

真正的区别在于，与德拉苟纳克斯不同，兹泽拉库拒绝任何束缚。他生来并不是为了散播邪恶，他要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无论是生，或者是死。

闪闪发光的虚空龙再次召唤他的魔力，一阵汹涌狂乱的闪电风暴无情地袭向吞噬者，而后者在慌乱中只能不断后退。

兹泽拉库放声大笑，紧随其后乘胜追击。

两只巨龙就好像巨大的食腐鸦一般掠过熊熊燃烧的山脉，忽上忽下相互纠缠着，在这片战场上方展开一场死斗。

而在下边观战的伊莉迪看得出来，兹泽拉库的力量还不足以击败希奈丝特拉的创造物。德莱尼人单膝跪倒勉力向虚空龙继续提供能量，不管是要牺牲法杖、或者牺牲自己、或者牺牲更多，都无所谓……

就在又一波能量填充在兹泽拉库体内时，虚空龙向德莱尼人大声咆哮：“你不能再这样干了！快走！我来干掉这家伙！”

而德拉苟纳克斯只是看了一眼地面上的女祭司，接着大声嘲笑虚空龙：“不用担心你的小宠物了！很快她和她身上的力量全都会成为我的腹中餐……”

伊莉迪清楚龙族都有着博大的智慧，而德拉苟纳克斯在他短短的生命之中显得更加奸诈狡猾。对这只暮光龙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希奈丝特拉极大地加速了暮光龙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育——如果这德拉苟纳克斯能再活上一年将会变得多么恐怖？！

这股恐惧感更加坚定了伊莉迪的决心，她叩问着潜藏在这副凡人躯体中的灵魂——现在还有兹泽拉库在这里，她决不能让那暮光龙活下去！

于是，伊莉迪将自己奉为祭品，通过这根法杖将更多更多的能量导向虚空龙。

兹泽拉库的身体再次膨胀，愈发可怖。他拍打翅膀

猛击德拉苟纳克斯，将自己和敌人卷入一阵魔力编织出的飓风之中。暮光龙试着逃入虚无状态，但这飓风中饱含伊莉迪通过法杖传来的能量，他无法避开兹泽拉库的巨翼连击。

在被动中，德拉苟纳克斯一侧的翅膀一阵闪烁具现为实体，接着是右后方的腿部和他的躯干。每一次具现化，暮光龙都痛苦地呻吟着。

能行！伊莉迪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但她感觉自己仿佛虚弱得都快死掉了。兹泽拉库马上就能干掉德拉苟纳克斯！

然而就在这奠定胜利一刻，从那熊熊燃烧的山峰之中，一道黑色的冲击波激射而出。而出乎伊莉迪预料之外的是，它的目标并不是兹泽拉库——冲击波从背后击中了德拉苟纳克斯。

但暮光龙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停下呻吟开始在愉悦中狂啸。

“太爽了！”声音传遍了整个格瑞姆巴托。“再来！

再来一次！我还要更多!”

还没等兹泽拉库回过神来，德拉苟纳克斯猛突过来炽热发光的翅膀和爪子钳住虚空龙。即使兹泽拉库还没有现出实体，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暮光龙把他紧紧攥在手中。虚空龙全力挣扎着，但他所面对的怪物一般的对手只是越攥越紧。

“你曾经无数次填饱了我的肚子，” 德拉苟纳克斯狞笑着。“这回就是最后一次啦，美餐!”

暮光龙一边说一边扬起了他的脑袋。兹泽拉库尖叫着，他的身躯如同幻想一般泛起波澜。虚空龙的身形扭曲着，渐渐开始化作一片雾气。

“不！不要这样！不!”伊莉迪尖叫着，她本来很快就能救下兹泽拉库了。

虚空龙感觉自己正在渐渐远去，他的末日来临了。事到如今他只希望那个勇敢的小德莱尼人不会随他一起消亡……她是多么伟大！多么的勇敢、多么的忠诚！他曾经蔑视那些渺小的生物——当然也包括她，但现在

兹泽拉库为此后悔不已——他们虽然渺小，虽然软弱，虽然有着脆弱的身体，但他们远比自己更加令人钦佩。

当他试图破坏两个人之间的联接时，伊莉迪却拒绝了。德莱尼人依然坚定不移地帮助着他，此时此刻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兹泽拉库只剩下一个机会，他最后一次发出挑衅的咆哮，集中精神干扰附在吞噬者爪子上的咒术，好使自己那虚幻的身体脱困。

虚空龙努力着，但他感到德拉苟纳克身体里有些什么东西在抗拒着他的力量。吞噬者尖啸一声，很快冷静下来。

“不……”吞噬者呢喃着。“不，你逃不了……”

兹泽拉库感到那些能量的触须撕扯着他的内在。他清楚的感觉到自己渐渐被撕成碎片却毫无办法……他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伊莉迪……虚空龙试着阻止自己的消散，却丝毫不见成效。而抓住他的暮光龙在不断吸收着自己的精华同时，那庞大的身躯膨胀得恐怖而且畸

形。兹泽拉库的意识渐渐变得支离破碎，他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古怪恶心的一团胶体。他把他最后一丝完整连贯的思绪传给了女祭司：

我很抱歉……吾友啊，我很抱歉——

德拉苟纳克斯吸收完兹泽拉库全部的精华之后，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那根法杖……还有握着法杖的伊莉迪……

德莱尼人跪在那里不停颤抖着，几近虚脱。她叹息着发出一声呻吟，就这样倒下了。那法杖就从她的手中摔落——但这一次没有消失，它岩床上翻滚几下就停在了它主人的下方不远处。

大水晶上的光芒逐渐消逝，它现在看上去就好像一块晦暗的石头。

我让你失望了……女祭司在痛苦中忏悔。勇敢的兹泽拉库，吾友啊……我让你失望了……

伊莉迪勉强抬起头看向天空，希望虚空龙还能有一

丝转机扭转败局——

但虚空龙在一声痛苦的哀号之中，化作了一团能量漩涡被德拉苟纳克斯一口吸了进去。暮光龙满足的咆哮着，他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

眼前恐怖的这一幕摧残着伊莉迪的神经，痛苦折磨着她的身体——女祭司在双重的痛苦之中垂下了她的头颅，失去了意识。

卡莱克的法术包裹着罗宁和温蕾萨，带着他们飞落在矮人附近然后破开了。两个人踉跄着从裂口里爬出来大球就这样直接消失了。

格琳达迎面冲向这两个人。“温蕾萨！巫师！谢天谢地！其他人呢？”

罗宁摇了摇头。“我不清楚他们都怎么样了……特别是伊莉迪还有罗姆。“

“罗姆？”女矮人一脸的担心。“你是说……？”

“他在战斗中失踪了，引开了一大群龙人。”

“多半还有拉斯克。”温蕾萨补充着。

“他——他为荣耀而死，”格琳达面红耳赤地强忍着她激动的心情，试着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那，那个德莱尼人呢？”

“她应该就这这附近才对……”猛烈喷发的格瑞姆巴托照亮了附近大片的区域，有些时候简直亮如白昼。

一声轰然咆哮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引向天空，德拉苟纳克斯盘旋在持续喷发的火山之上，在冲天火柱的映衬下越发恐怖狰狞，就好像来自地狱的魔王。

“还有一只虚空龙怎么了？”巫师问着其他人。

“从格瑞姆巴托射出了一道恐怖的黑色能量增强了暮光龙。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条淡蓝色的光芒连接着兹泽拉库，使他变得更加强劲，但不足以获胜——”

“淡蓝色——伊莉迪！她肯定在干什么！希望她没有受伤——”

还没等罗宁说完，德拉苟纳克斯已经发现了他们，他大声嘲笑着：“仔细看看你们周围这片地狱吧！感受这份恐惧吧！你们这些渣滓，这马上将成为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景啦！”

“这些家伙怎么都喜欢这样的台词……”罗宁在一边忍不住吐槽。他走到温蕾萨和格琳达面前。“你们快散开！也许我还有机会能拖延他足够长时间让你们——

“我绝不会放着你一个人在这里就离开。”游侠大声抗议。

“矮人再也不会因为一只大号蜥蜴就四散而逃。”格琳达冲罗宁吼着，她的声音赢得了周围其他矮人的一致赞同。

罗宁没工夫跟他们争论了，德拉苟纳克斯正向他们俯冲而来。巫师绞尽脑汁回忆着他所了解的关于龙的一切，希望从中能找到些什么东西告诉他下一步到底该怎

么办。先不说他现在已经是筋疲力尽的一副臭皮囊，就算是在万全状态下，罗宁也不敢说自己能击退这样一只巨龙。

但他一定要试一试。一群白色的枝条在德拉苟纳克斯身上蔓延开来，看上去就像是在海湾抓住兹泽拉库的差不多，罗宁将这些枝条设计得更加精致复杂。

枝条将暮光龙包裹起来，它们蔓延在每一寸翅膀之上，然后紧紧地束缚起来。德拉苟纳克斯在怒吼中向地面坠去。

但很快他就进入了一种半透明的状态，罗宁的魔力镣铐脱离了它们的目标从空中掉了下来。

德拉苟纳克斯在一阵闪烁之中再次具现，他摇晃的脑袋继续向罗宁一行人冲去。

我们完了。罗宁放弃了。我们都要死了，我居然没法把温蕾萨安全地送出去……

德拉苟纳克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一阵剧烈的疼痛让克莱奥斯特拉兹醒了过来，疼的地方真是异常熟悉……

红龙抬头看了看被黑水晶弄出的伤口，不过这阵痛楚似乎跟水晶本身没什么关系……是隐藏在水晶之中的另外一些古怪东西搞的鬼。

这里是，荒芜偏僻的格瑞姆巴托，克莱奥斯特拉兹终于认出了这里。

耐萨里奥的子嗣怎么总是纠缠着我！红龙对此大感恼火。他每动一下，身上的新伤旧痛都使他不禁抽搐，但他并没有停下。现在他要清理自己身上的伤口。红龙生生从自己的鳞片下方挤出了一小撮碎片，大多数是些黑水晶——多亏之前的紧急措施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伤到他。

但其中有一块豆粒儿似的金色碎片……

“真是活见鬼!”克莱奥斯特拉兹咒骂着。“该死的恶魔之魂!”

他把这块恶魔之魂的碎片从碎渣中挑出来放在自己的爪子里，这么小，藏的又这么隐秘……那些隐匿在其中的咒语此刻依然隐隐若现。

现在他终于感觉好一些了，克莱奥斯特拉兹准备摧毁这块恶魔之魂的碎片。红龙巨大的爪子抓住碎片，他看向在格瑞姆巴托四处飞溅的混乱业火，展开翅膀飞向天空。

希奈丝特拉欣喜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在她看来，一切都在按她的计划顺利进行。格瑞姆巴托此刻的极端混乱根本算不上什么。她所创造的暮光龙没有辜负了她的期待，甚至干得更好……那些想要插手此事的笨蛋都将在她创造的下一代暮光龙面前灰飞烟灭。

黑龙仔细研究过了身边这只被封印住的蓝龙。现在她的手中握有一枚恶魔之魂的碎片，它将引领希奈丝特拉走向充满光辉的未来。就算再来上百条龙，只要她还控制着德拉苟纳克斯，那些笨龙全都会像克莱奥斯特拉

兹一样化作灰烬……当然这只蓝龙也不会例外。

一层坚固的金色光晕束缚着卡莱克，他并没有失去意识只是动弹不得。但比起这种事情还有更糟糕的，如今他的精髓力量再次几近枯竭，从各种方面说来都要比起之前的几次更加严重。希奈丝特拉的法术和那些装置将能量汇聚起来，再经过那恶魔之魂碎片的力量和这疯狂黑龙的操纵，能量以一种黑暗冲击波的形式源源不断流向德拉苟纳克斯。

那虚空龙已经不复存在，但他的精粹却一点都没有浪费——在黑龙的帮助下，德拉苟纳克斯完全吸收了虚空龙的精粹变得更加强大。

“完美……”希奈丝特拉自言自语着，“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但在那之前似乎还有崎岖——红龙逃离了死亡，为了粉碎黑龙那疯狂的信念从她眼前一闪而过，朝德拉苟纳克斯飞去。希奈丝特拉愤怒地咆哮着，眼看着克莱奥斯特拉兹冲向远处的庞然巨兽。

虽然相隔如此之远，但透过手中的碎片，她发现了克莱奥斯特拉兹手中抓着的另一块恶魔之魂碎片。那东西已经偏离了她所设想的剧情，脱离了它本应该存在的位置。原本那碎片应该是在她的控制之下，潜藏在那次魔法偷袭之中，是不应该暴露的。这阴险的诡计使得阿莱克斯塔萨的配偶只能带着半残的身躯和虚弱的力量来到她的面前。

如果说克莱奥斯特拉兹得到了这枚侵蚀他的碎片，那么他的计划也已经一目了然。真是个疯狂的计划，不可能会成功的。

不可能会成功的……

希奈丝特拉探出身子向外看去。克莱奥斯特拉兹对付不了德拉苟纳克斯，和她的暮光龙相比红龙不值一提只要她继续抽取蓝龙的精粹，为德拉苟纳克斯提供能量暮光龙就能像吞噬那只虚空龙一样吞掉红龙。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是克莱奥斯特拉兹的话……

希奈丝特拉凝视着她的孩子，寻找着任何被逆转的

迹象……有了。虽然不清楚是什么，但这足以逆转目前的情况，让克莱奥斯特拉兹把握住一丝胜机……

那虚空龙异常的能量埋下了些什么隐患……

黑龙怒啸一声，她紧紧抓住恶魔之魂碎片向着那该死的红龙追去。

希奈丝特拉那邪恶的子嗣已经变得异常巨大。虽然还不及各个守护巨龙，但跟克莱奥斯特拉兹比起来已然不相上下，而且此刻他几乎是精神饱满。

尽管如此，克莱奥斯特拉兹依然没有一丝犹豫。实际上他必须接近这希奈丝特拉手下的怪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手中恶魔之魂碎片的力量——他暗自祈祷着自己没有猜错。目前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能控制住这怪物；如果死亡之翼的配偶通过恶魔之魂可以控制住暮光龙，那么现在他也能通过恶魔之魂毁掉德拉苟纳克斯。

这计划简直就是铤而走险的代名词，而且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但克莱奥斯特拉兹眼下只能如此了。他不觉得希奈丝特拉会给德拉苟纳克斯留下这样一个弱

点……

克莱奥斯特拉兹没有感觉有别的龙发现了他，只看见远处的暮光龙正要将罗宁、温蕾萨还有矮人推入恐惧与毁灭的深渊。这一幕大大的刺激到了红龙——卡莱克已经凶多吉少，他几乎可以断定此时的蓝龙已经陨落，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隔阂，但如今已然仿佛交往几个世纪一般的老友。红龙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在罗宁和温蕾萨身上，绝对不能。

克莱奥斯特拉兹拼命嘶吼着，想把德拉苟纳克斯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他成功了，紫色巨龙扭头转向他。

“红色的家伙……”德拉苟纳克斯嘲弄着。“是叫做克拉苏斯还是什么克莱奥斯特拉兹来着？我觉得你好像很强力，魔力很多……很好吃……”

克莱奥斯特拉兹一言不发只是冲着暮光龙飞去，这个德拉苟纳克斯的腔调听上去跟他的主人一样疯狂。

德拉苟纳克斯眯起他的双眼。“那蓝龙说你很狡猾，

不过在我看来你也只不过是个蠢蛋罢了。我会像吞下那个虚空龙一样，也吞掉你的精华——”

“难道你不想获得自由吗？”

德拉苟纳克斯向上飞来，在迎面而来的红龙前方盘旋着，他压低嗓子嘶吼着。“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耍什么花招吗？”

“她一直支配着你，强迫你向她俯首称臣。难道你就愿意一直在她的掌握之下，你比任何一只龙都要强大。”

“恩，对……我会自由的……”德拉苟纳克斯的身体一阵闪烁。“但不会如你所愿！”

克莱奥斯特拉兹猛然提速冲向暮光龙，将手中的碎片刺向对方。但德拉苟纳克斯就在红龙碰到他的那一瞬间虚灵化，红龙直接从他的体内穿了过了。

突袭失败了，但克莱奥斯特拉兹从中获得了更多的信息。首先，德拉苟纳克斯实体化状态下体内没有恶魔

之魂碎片。其次，他的闪烁发光并不仅仅是虚灵形态转换的一部分。每次他开始闪烁，红龙就感到暮光龙的内部核心有什么东西正在变化，那些暗藏在他体内的其他力量正在变化……感觉就好像那只已经死去的虚空龙。

克莱奥斯特拉兹从新燃起希望，他停下来正要准备第二次尝试。

一股岩浆结结实实撞到他的胸膛上，把他打得晕头转向，在空中翻来覆去。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但他仍然紧紧攥住手中的碎片。

终于，他停了下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却看见希奈丝特拉停在了德拉苟纳克斯的上方。暮光龙的目光游走在另外两条龙身上，虽然他极力掩饰着看向黑龙时眼神中流露出的憎恨，但这一切被克莱奥斯特拉兹看得一清二楚。

“真令人感到羞耻，克莱奥斯特拉兹。”黑龙嘲弄着。“你没法夺走我的德拉苟纳克斯。”她深出爪子指向红龙。“他是属于我的……这个艾泽拉斯也将属于我……”

“你那愚蠢的阴谋就将在这里被终结，希奈丝特拉死亡之翼的阴谋也将湮没于此！”

跟他所预料的一样，耐萨里奥的名号让黑龙勃然大怒。希奈丝特拉展开翅膀看向德拉苟纳克斯。“你居然敢提起那个——”但出乎意料之外，她居然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啊，算了，算你有种，克莱奥斯特拉兹！你不就是想让我送你去见那个家伙吗？”黑龙歪了歪自己的脑袋。“难道现在你就没有什么想法？不过也许我可以帮帮你，撬开你那张嘴！”

红龙突然感到自己的爪子失去了控制，他大声咆哮着。接着他松开了爪子——

那片本来计划用在德拉苟纳克斯身上的恶魔之魂碎片就像雨水一样掉了下去……带着克莱奥斯特拉兹最后一丝希望，它掉了下去。

第二十四章

当红龙现身的时候，罗宁正设法帮助其他人离开此

地。而温蕾萨另有担心：“我们必须找到伊莉迪……”

罗宁向他的妻子点了点头，转身跑向他们最后一次看见那个德莱尼人的地方——那时葛琳达正在组织矮人铸成防线，就算是德拉苟纳克斯的创造者——就算是希奈萨拉娅也不能放过。

“她应该就在附近，”罗宁环视四周，恼怒的嘟囔着。“本来以为她已经远离危险了。”

目光敏锐的游侠仔细观察了下地面：“伊莉迪向这边走了。”

“很明显，她又回到了格瑞姆巴托。”

在温蕾萨的引领下，他们追寻到足迹的尽头。空中传来巨龙的咆哮，但罗宁一心想要找到女祭司根本没有在意。而女祭司正在他们的头顶上——正确的说应该是在克莱奥斯特拉兹的爪子里。

虽说罗宁对他的导师一直充满信任，但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这红龙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究竟能做什么。

“罗宁！“

温蕾萨指向前边的一块僵硬的阴影……是个人！两个人冲向伊莉迪，都以为她已经死了。

温蕾萨轻轻地把她翻过来，德莱尼人发出一声低吟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安：“它还…还在……飞吗？”

他们明白她的意思。温蕾萨回答：“对，那怪物还在飞。”

“我管它……叫做暮光龙……”她咳嗽着。“艾泽拉斯…所有龙族的黄昏……”伊莉迪不停地咳嗽。“也许还有希望……”

罗宁注意到她言语最后那一丝犹豫。“什么意思？”

“那法杖……还在我身边吗？我感觉不到它了。”德莱尼人眉头紧皱着。“我失去了它。我失去了那至亲之物。”

温蕾萨找到那支纳鲁的造物：“它就在这里。”

伊莉迪努力一手抓住法杖，她看着顶部的水晶，面孔愈发扭曲。罗宁正想要跟她谈话，但那水晶突然开始闪烁。

女祭司凝视着罗宁。“这里……还有些什么东西……但是，但是它与你相联……法师……纳鲁，你曾经与纳鲁有过联系？

罗宁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你说我吗？我与它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联系。”

“现在……潜藏在这法杖中的某些东西……觉醒了，我感受不到的那些……有某种存在接触过你，如果不是纳鲁……我……我猜想……这里大概还有些什么奥妙……帮我…你能帮我站起来吗？”罗宁显得很不情愿，但温蕾萨从背后推了他一把。在两个人的搀扶下，伊莉迪站了起来。

德莱尼人指向正徘徊在希奈萨拉娅周围的德拉苟纳克斯，他也加入了红龙与黑龙之间的战斗。

“哼，情况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罗宁满肚子的牢骚，“温蕾萨，你和她呆在一起，我一定要为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但是伊莉迪一把抓住罗宁的胳膊。“等等！你不能去！还有些东西……你必须知道……”

“知道什么？”

“你看！”女祭司突然喊出来。

但是罗宁只看到末日正在不停地迫近克莱奥斯特拉兹。他转头看向精灵游侠。

温蕾萨皱了皱眉头，“我觉得……我觉得刚才有一瞬间——那只暮光龙闪了一下光……”

“闪光？”罗宁凝视着德拉苟纳克斯向伊莉迪问到“这很重要吗？”

“赞美兹泽拉库……他所做到的超乎他所预期的……”德莱尼人的面孔不停地抽搐着，她已经快撑不

下去了。“那闪光能挽救一切……或许也不是……”

“最后一次警告，希奈萨拉娅。”克莱奥斯特拉兹故意使用了这个黑龙再也不想提及的名字。“我要你重新考虑一下——”

“真是荒唐可笑，克莱奥斯特拉兹！现在，我不能再继续容忍你的存在了！德拉苟纳克斯……”

德拉苟纳克斯看上去似乎更希望直接吞噬掉他的创造者，但是很明显他也并不介意先吃掉红龙。毕竟，在帮女主人解决麻烦的同时，暮光龙通过吸收对手也变得越来越恐怖，对艾泽拉斯的威胁也愈发恐怖……

克莱奥斯特拉兹只剩下一个选择……策反德拉苟纳克斯。

如果有可能的话。

而此时蓝龙突入其中打破了局面，出乎意料的侧击把紫色巨兽击落红龙身上。

卡雷与德拉苟纳克斯相互愤怒地咆哮着，两只龙不停地抽打撕咬着对方。蓝龙的身躯渐渐发出光芒，试图建立起一层魔力障壁保护自己。

虽然这年轻的蓝龙狂热地奋力作战，但克莱奥斯特拉兹看得出来他已经十分虚弱了。死亡之翼的配偶已经向红龙解释了，她是如何在德拉苟纳克斯和兹泽拉库大战时向暮光龙提供了如此之多的能量，很显然卡雷也中计了。

克莱奥斯特拉兹知道他应该尽力说服希奈萨拉娅，但他不能让卡雷独自一人面对德拉苟纳克斯。在这个两难选择之中，他最终选择了与蓝龙并肩而战。

但他的介入只让暮光龙发笑。“一起上吧，你们两个。只不过让我的筵席更加丰盛而已……”

德拉苟纳克斯一把抓住卡雷把他摔向克莱奥斯特拉兹。红龙来不及转变方向，两条龙撞在一起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巨响。

紧接着，德拉苟纳克斯猛烈的甩尾猛抽打着纠缠在一起的两条巨龙。紫色的暮光龙将他的尾巴卷向克莱奥斯特拉兹，接着化作一团虚无，那尾巴就这样穿过了红龙——

然后又化作实体。克莱奥斯特拉兹意识到了这家伙的用意，他在半空中不停扭动试图从尾巴中挣脱——只差一点点就成功了。

在纠缠中，那尾巴从一边刺入了他的身躯。红龙发出一声痛苦的尖叫。

在红龙的恐惧与痛苦中，德拉苟纳克斯迅速地转换到虚无形态，否则只怕会更加糟糕。暮光龙虽想一下解决他的对手，但显然他并不想被红龙拽下去。

卡雷从嘴中喷出一股蓝色的云雾。云雾剧烈膨胀开来，然后在暮光龙周围晶化。

德拉苟纳克斯感到一阵刺痛，就好像要被冻结了一样。但吞噬者张开大嘴，把卡雷释放的魔法整个吞了下去——蓝云一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在他结束吞咽的瞬间，暮光龙的身躯闪烁一阵然后再次实体化。他紧紧钳住卡雷，那巨大的翅膀一阵猛拍打晕了蓝龙。

卡雷向着熔岩坠落下来，德拉苟纳克斯一把抓住冲向伙伴的克莱奥斯特拉兹。

“我要先吃掉你！”饕餮般的巨龙吼着，“然后再吃掉那家伙的精华！之后……之后，我就是这里最强的！”

“总会——会造出比你更强的暮光龙。”克莱奥斯特拉兹提醒他。

当提及德拉苟纳克斯的创造者时，克莱奥斯特拉兹感到他的怒火燃烧了起来。“将来总有一天……”暮光龙低下声音悄悄地说。“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在她的引导下变得更强大…更强大……然后推翻她……我将会统治一切……”

“除非她创造出更多……”

“她再也不能了！那些蛋都被毁掉了！”

“她保护了那些蛋！你知道她会这么做的！”

德拉苟纳克斯动摇了。他把克莱奥斯特拉兹一把扔开，大吼着，“我先留你一命！我要先尝尝那只蓝龙的魔法！”

在红龙趁机喘息之时，德拉苟纳克斯向下俯冲直奔卡雷……不过克莱奥斯特拉兹看得出来，事实上他并没有想去去追击那只正在火山上盘旋着的虚弱蓝龙。

为了验证他自己的想法，德拉苟纳克斯再次化作虚无。

暮光龙不断向卡雷迫近——而且正如克莱奥斯特拉兹所预料到的一样，他直接穿过了蓝龙——就在这一瞬间，暮光龙被一道金光捆了起来。

德拉苟纳克斯挣扎着，但没法再继续向前。他翻来覆去转向他的创造者。

“不要做坏孩子……” 希奈萨拉娅手持恶魔之魂碎片吟诵着。“我曾经有过不少相当调皮的孩子……”黑龙伸出一只尖利的爪子指向克莱奥斯特拉兹。“先干掉这个！至于其他的……”她朝迫降在格瑞姆巴托山脚下的卡雷看了一眼。“等你干掉红龙之后，也许他的尸首上还能留下一些吃的。”

“好的，母亲……”虽然那金光依然缠绕在暮光龙身上——克莱奥斯特拉兹相信这毫无疑问就是预防暮光龙背叛的枷锁——德拉苟纳克斯向红龙冲去。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只有一次……”伊莉迪努力保持清醒，她看向精灵游侠。“你确定你看到了？”

游侠点了点头。“我看到了。”

“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必须试一试。”她试图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不过看起来相当困难。

罗宁和温蕾萨从女祭司的背后相互使了个眼色。“伊莉迪，你有什么打算？”“我知道如何……如何操

纵这根法杖……但是……但是我已经没有力量了……”德莱尼人凝视着水晶发出的淡淡光芒。“但是……也许你，你可以为它提供能量……”

“如果能阻止那家伙，你可以拿走我的一切——”

“小心！”温蕾萨打断了罗宁。“就是她再次把这只野兽推给克莱奥斯特拉兹的。”

伊莉迪径直走向战斗中的龙群并将法杖指向他们。她颤抖了一阵，喘息着对法师喃喃说：“我发誓……我现在……需要你……”

罗宁走到她的身后将一只手放在了法杖上。法杖上的水晶尖端闪耀着曾经的光芒。

女祭司集中精力祈祷着.

德拉苟纳克斯又一次冲向克莱奥斯特拉兹。红龙试图把他挡下来，但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他已经被削弱的太多太多了，而暮光龙的力量正值巅峰。

突然，希奈萨拉娅发出一阵狂怒的尖叫。克莱奥斯特拉兹和德拉苟纳克斯陷入了一阵剧烈的光耀之中。

暮光龙的身躯开始膨胀得愈发怪异扭曲。

“太棒了！” 德拉苟纳克斯兴奋地咆哮着。

他把愣在一边克莱奥斯特拉兹抛在身后，转身面向他的创造者——而他的膨胀依然在继续。

克莱奥斯特拉兹挣扎着停留在空中，他向希奈萨拉娅看去。

她的爪子被烧焦了，这使她骇人的“美貌”更加恐怖。可她还紧紧抓着那正在灼烧着她身体的东西……那块碎片。正是那碎片给德拉苟纳克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能量。

不！克莱奥斯特拉兹在心中喊着。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他低头寻找那透过碎片将能量源源不断送入暮光龙体内的术者。

伊莉迪……还有她身后的罗宁。罗宁正是为法杖提供能量源。他应该对将要发生的一切了解得更多。为什么要——

“不!”希奈萨拉娅在空中怒吼。“我绝不会放弃它的!”

他扭头看向黑龙，她紧攥着的爪子正扭向德拉苟纳克斯，就好像她——或者说，它——拼命地想要与那只紫色巨龙融合在一起。

克莱奥斯特拉兹猛然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他们打算利用他所在其他暮光龙身上看到过的缺陷。

德拉苟纳克斯向他的创造者扑去……但是就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拴住一样，只差几码的距离，这庞然大物被栓得紧紧的，完全动弹不得。

“因为她还握着那块碎片……只要她一直握着那块碎片……“

红龙要尽一切努力去接近希奈萨拉娅，他能做到德

拉苟纳克斯所做不到的——却完全忽视了这样做会给他带来的后果。

如果德拉苟纳克斯不是离碎片如此之并且碎片持续灼烧着黑龙的爪子，克莱奥斯特拉兹的计划必败无疑死亡之翼的配偶现在只关心眼前的两个情况：她掌控有关虚空龙的一切如此之久，而一切事物的命运此刻就在她的掌握之中。克莱奥斯特拉兹从她的下方直冲而来，目标正是她的爪子。希奈萨拉娅在最后一瞬终于注意到了红龙，但她的反应太慢了。

克莱奥斯特拉兹极尽全力冲向黑龙，从下方猛烈的撞击她的双爪。

仓皇之中，希奈萨拉娅松开了她紧攥着的爪子。那块恶魔之魂的碎片就这样从她的眼前飞了出去，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准确地直接落入了德拉苟纳克斯的口中。

“你这个蠢货！”她向克莱奥斯特拉兹大发雷霆，尾巴紧紧缠住他的咽喉。坚实的尾巴上长满了锋利的鳞片，在那疯狂的怒火催动下深深的勒入他的脖子。“我要把你的脑袋扯下来！”

“呵呵……而我会扯掉你的脑袋……”暮光龙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禁锢住这条怪物一般的巨龙了，他疯狂地向黑龙发起了进攻。德拉苟纳克斯抓住了希奈萨拉娅，她睁大双眼，依然难以相信眼前这个事实，“你是我的！”她怒吼着，“我孕育了你！你必须听我的！”深紫色巨兽眯起他狭长的双眼，露出危险的光芒。“除了自己，谁的话我也不听……我是德拉苟纳克斯，万物的吞噬者，当然也包括你……”

他用那两倍于黑龙大小的巨爪将希奈萨拉娅活生生从中间撕裂，血肉横分之中她高声尖叫着。即使如此她依然表现的满腔怒火而没有一丝恐惧，从她的身体里迸射而出的熔岩激流猛烈地喷溅着。

在受到灼烧之后德拉苟纳克斯立刻化作虚无。完全忽视他身上的创伤，这巨兽是如此的渴望着终结他那该死的创造者的生命。

克莱奥斯特拉兹感到奇怪，其他人怎么就这样停下

来了，不能放着这样的残局不管。他向下看去，光耀之下德莱尼人就在那里，而她的护卫正躺在她的膝盖上。他们看上去都虚弱不堪。

蓝龙向他们慢慢走去。卡雷现在明白克莱奥斯特拉兹都做了些什么，不过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力气去帮助其他人了。

红龙快速向下俯冲，还好就在撞到地面之前，他还有能把自己拉起来的本事。一着陆他便立刻转换成更加实用的伪装形态——克拉苏斯。

接着他向罗宁和伊莉迪介绍了下变身后的卡雷。温蕾萨就站在她丈夫和德莱尼身边，防止他们失去知觉。

“我们…必须毁掉他……”女祭司对克拉苏斯和卡雷说着，已经没有必要解释那个“他”究竟是谁了。“我们必须……必须在兹泽拉库制造的弱点上集中力量。我可以……引导所有的能量！但我需要你们所有的力量！”

克拉苏斯明白他们汇聚起来的力量会给女祭司带来怎样的后果，同样的卡雷也明白。蓝龙显得相当犹豫。“不！我不能——”

”

伊莉迪紧紧盯住了他。“你必须这么做！”

红龙魔法师抓起蓝龙的手放到法杖上，四个人紧紧抓住了这柄纳鲁的造物，而温蕾萨帮助伊莉迪将法杖指向他们的目标。

“让这一切……结束吧。”德莱尼人说道。

法杖放出的光芒将他们紧紧笼罩起来——克拉苏斯、罗宁、喋喋不休的卡雷、还有一语不发的伊莉迪。

一股能量洪流射向天空，这次它击中了德拉苟纳克斯。

克拉苏斯感到紧张不安，决定这次孤注一掷行动的信息有相当一部分依赖于温蕾萨。她曾经见过这柄泽恩达瑞的法杖中蕴含着的能量化无敌于无形。不过这次碎

片就在家伙的食道里——暮光龙大概认为那里很安全吧，也许这次这根法杖不再所向披靡了？

但是为了击败德拉苟纳克斯它必须成功，除此之外已经再无他法。

“他又发光了！”温蕾萨提醒其他人，“是不是说明——”

“如果不将那碎片一同摧毁那我们就完了！”罗宁回应着。

德拉苟纳克斯在空中突然扭曲起来。他的身躯颤动着又一瞬间就仿佛要崩溃一般。他好像在试图摆脱那正在折磨他的什么东西。

接着，一道金光在暮光龙的身体里爆裂开。他痛苦地咆哮着，将希奈萨拉娅抛在脑后扭头向地面看来。

克拉苏斯沉默着离开了其他人，在离他们足够远的地方迅速转换成龙形态。克莱奥斯特拉兹冲向天空，此时此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暮光龙靠近他的同伴。

德拉苟纳克斯不停闪烁着，他努力集中精神保持自己的形体，恶毒地看向克莱奥斯特拉兹。

“你个混蛋……我会慢慢地吃了你，慢慢享受你痛苦的死亡——”

克莱奥斯特拉兹打断了他。“她就要跑了！“

德拉苟纳克斯立刻作出反应，转向试图逃跑的希奈萨拉娅——他还在不断地闪烁着

“这真是——”这庞然巨兽又回头看了看克莱奥斯特拉兹，红龙与他怒目相视。

随着一声疯狂的嚎叫，德拉苟纳克斯向希奈萨拉娅猛扑过去。

黑龙的伤口大大拖累了她速度，死亡之翼的配偶想要飞过格瑞姆巴托，但还没离开很远就被德拉苟纳克斯再次抓住。

“放开我!”黑龙命令着。“放开——”

暮光龙的巨爪紧紧钳住她的身体和翅膀，身躯不断闪烁着——希奈萨拉娅的面孔被恐惧所占据。

“放开我！我——”

吞噬者只是阴森地笑了笑。“终于!”他吼叫着。“我终于从你的手中自由了!” 德拉苟纳克斯闪烁着的身躯此时就如同太阳一样耀眼。

他释放的这股能量持续焚烧着希奈萨拉娅和他自己，直至他们一同化为灰烬。

那恶魔之魂的碎片向他不断提供着能量，不过，这次它被摧毁在暮光龙的内部，那能量将从德拉苟纳克斯那不稳定的微弱破绽处——和他那两个孪生前辈一样的破绽，引发一系列的爆裂性连锁反应，当然这次更加的致命。

希奈萨拉娅发出一声虚弱的咆哮，那其中依然只听得到她的愤怒而毫无惧怕。克莱奥斯特拉兹感觉黑龙在

最后一刻似乎凝视着他，或许只是岩浆喷发时的闪光吧……

当红龙想到熔岩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有某种力量催动地面上的岩浆流向了山间的缝隙。就好像有人在岩浆前进的方向上劈开一道裂口，把熔岩流送回了地下。

是希奈萨拉娅的力量引发了火山爆发……现在她不在了，熔岩从一个新的裂口流了回去。黑龙一族的魔法使他大感震惊，不禁回想起他们曾经还是盟友而非对立的那个年代。

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此刻，从种种方面上来说，正是巨龙之夜……

克莱奥斯特拉兹甩开这些想法，向他的同伴飞去……眼前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他们都倒在德莱尼人的背后。女祭司依然紧紧握着那闪烁着微光的法杖，它已经失去了能量源，随时都可能熄灭。

卡雷跪在伊莉迪身边，他的手盖在女祭司的头和心口上；克莱奥斯特拉兹再次化为克拉苏斯，他看得出来蓝龙的不安，还听见他口中喃喃地念着另一个人的名字——安维娜

红龙法师直接扶住了卡雷的肩膀，轻轻的低语说。“我很遗憾……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如今，安维娜只与你同在。”

“我宁愿她能救救伊莉迪——”

“这就是命运……”

德莱尼人似乎听到了克拉苏斯那刻意压低的声音，她睁开双眼看向法师。

“都……都结束了？”

“是啊，伊莉迪，”克拉苏斯在她身边跪下来，“不要说话。如果我能带你一起走的话还有一线生机，我的女皇能够救你——”

伊莉迪咳嗽着。“不……我…我的任务……就到此为止了……”女祭司露出一丝微笑。“感谢兹泽拉库……为…为结束这……一切所作出的贡献……”她咳嗽得越来越厉害。“艾泽拉斯……这个世界充满了……奇迹，但是如今我与它擦肩而过……即使…即使我在德拉诺……我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和挣扎，我发现…我依然是……如此地怀念着那片土地……我希望能……我希望我能够……”

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头向一边垂了下去，眼睛依然还睁开着。她紧攥法杖的手松开了，这柄纳鲁的赐物滚落在地发出悲凉的声音——那水晶尖刺的最后一丝光芒，消逝了。温蕾萨起身捡起它，这法杖曾经就如同活物一样富有生气如今却形同枯木。一闪之间，它变成了一根普普通通的法杖。

四个人站起来向伊莉迪默哀，为她的牺牲表示敬意。

最终罗宁打破了沉默。“我们要在这里火化她吗？”

卡雷扶起伊莉迪的身躯，他的声音还在颤抖。“不，我会带她到那里去。这是她应得的。”

克拉苏斯明白他打算去哪里。“这样好吗？玛里苟斯会同意吗？”

”

“不管我的主人是否同意，我都会把她带回外域。这是她的遗愿。”卡雷转换成蓝龙形态，把伊莉迪抓在手中。他舒展自己的翅膀，向罗宁和温蕾萨低下头。“我很荣幸与你们相遇……我很羡慕你们，还有一丝嫉妒……”蓝龙又转向克拉苏斯说，“我想我有些了解你了。对你所做的一切我不全都赞同，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克拉苏斯向蓝龙鞠躬。“她会永远为你骄傲的，卡雷苟斯。”

“我更希望别人叫我卡雷克。她更喜欢卡雷克这个名字。”

“那么，再见吧，卡雷克。感谢你所作出的一切努

力……”

蓝龙冲向黑暗的天空，他在三人上方盘旋一周，转身向通往外域的传送门方向飞去。

很快，克拉苏斯一行人找到了葛琳达和她的勇士们矮人高举她的战斧向三人致敬。“我跟每个人都解释过了。”她有点迟疑着对罗宁说，“但那些龙……我不清楚怎么办。”

罗宁轻声笑了笑。“我会解决的。格瑞姆巴托已经重归寂静，一切灾祸止步于恐龙岭，米奈希尔港口隐患已除，你的人民会很高兴地。回去吧，一切都会平息的。”

葛琳达哼了哼。“虽然不知道里边到底怎么样……这该死的破山终于完蛋了？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邪门玩意儿全死透了？”

“我们以后还会继续监视这里的情况，”克拉苏斯插入对话。“但是现在，那些有关死亡之翼的梦魇已经消散。希奈萨拉娅一死，那些护卵房上用来保护龙蛋的咒语就失效了，时间会摧毁它们。”

“那么我们的任务也就结束了，”葛琳达显得还有些踟蹰。“黎明时分我们就启程返回家园，我们还要向国王汇报我们的伤亡，向死者表示我们的敬意……特别是罗姆。”

克拉苏斯听到这里，眉头紧锁。“向你的国王汇报，红龙军团为他所陨落的勇士们表示敬意，包括哪些我曾经的战友。”

矮人的表情稍稍明朗了一些。“这对他的一生意义颇深……”

红龙法师转身对罗宁和温蕾萨说。“难道你们不想尽快见到你们的孩子吗？”

法师和精灵游侠相互点了点头。“我们会休息到早上，”罗宁说，“然后我就能将我们两个带回家，在回到达拉然之前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红发的法师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克拉苏斯从他的表情上也看不出他们到底在那紫罗兰结界下计划着些什

么。

“你们有你们自己选择的人生，”克拉苏斯向这夫妻二人说着——特别是罗宁。“我很感激你们能伸出援手，感激你们那延续着的友情。”

“我们之间的友谊将会永存。”温蕾萨回应着。

克拉苏斯集中精力再次施展法术。“作为朋友，请让我帮你们一把……”

法师与精灵游侠在法术的作用下消失了

“他们现在回到了家，和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红龙法师转过身向一脸雾水的葛琳达解释。“也许再等一会，我休息一下就可以把你们中的一些人这样送回家——”

但是所有的矮人都拼命地摇着他们的头。葛琳达看上去有点紧张，她的笑容很僵硬，“大师，这大概对你来说没什么，不过对于我们这些生长在地面上的矮人来说，我们宁愿选择用两条腿走回去。”

.”

克拉苏斯也笑了笑。“哦，当然了。大地，对于你们来说，就像天空对我一般重要。”他稍稍退开几步。“我要走了。最后，祝愿你们的斧头永远锋利、愿你们的隧道永远坚固……”

克拉苏斯转身再次变化成巨龙，铜须矮人们面对此情此景无不单膝而跪。克莱奥斯特拉兹向矮人们点头示意，然后跃入了天空。他并没有直接飞离格瑞姆巴托，而是从这满目疮痍的山岭上空盘旋而过。尽管希奈萨拉娅的所作所为再次蹂躏了这片土地，但现在这片残垣断壁使格瑞姆巴托看上去更像它本来的样子。

它还在忍耐，这片土地一直在忍耐。

他努力集中精神探查着这片土地，想要证实自己告诉其他人的那些事情都并非虚言。红龙仔细眺望着格瑞姆巴托的腹地，这片土地上所弥漫的虚无与邪恶可能还要残留几个世纪之久。

当红龙找到那个当初用于存放龙卵的房间，这里已

然是一片废墟。就如同他之前想象的一样，希奈萨拉娅已死，这里已经失去了咒语的保护。也许能有一两个龙蛋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但那些黏膜估计也无法支撑太久。德拉苟纳克斯看来是最后一只暮光龙。

克莱奥斯特拉兹离开了这里向家飞去。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想念着他的家族。是时候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准备面对将来守护这片大陆，守护艾泽拉斯的漫漫长夜。

在他身后，格瑞姆巴托陷入了寂静，死一般的寂静……

就在那恐怖的山峰中，在那坑洞之下——远比希奈萨拉娅所到过的地方更深的地方——虽然这仍然不是坑洞的尽头。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洞穴中，又一个庞然巨物开始了他的行动。那些扰人的入侵者都走了，现在很安全……

他的身边堆满了那些龙蛋，那些希奈萨拉娅以为已经封印在那些特殊洞窟中的龙蛋，那该死的红龙以为已经被摧毁了的龙蛋。这下边还有很多地方存放它们，还

有许多地方能够让它们就这样发育下去直到孵化——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你也算得上是个有所帮助的傀儡，他想起了希奈萨拉娅。你在这里很憔悴，你总是很憔悴。你总是迫切的去实践那些你以为被你所独占的梦想！嫉妒，和憎恨，把你变成我最得力的工具。是的……而且从你的失误中我愈发了解我的计划应当如何进行……

死亡之翼放声大笑，这就是他哀悼他前配偶的唯一方式。她就像牵线木偶一样按着别人的剧本活着，即使在最后面对那个可恶的克莱奥斯特拉兹时也是如此。

疯狂的大地守卫把那老对手从他的思绪中甩开，他开心地玩弄着身边的一枚龙蛋。德拉苟纳克斯虽说是个残次品但却相当有意思。死亡之翼的前配偶在她的试验中开辟了一条十分有趣的新方向。但是现在他发现了希奈萨拉娅失败之处。他的暮光龙——这名字真是恰当，将会是完美的——此时此刻他不禁感谢起了那些在他脑里不停回荡的低语。他的暮光龙是只属于他的。

所有人都以为大地守卫已经死掉了，死亡之翼现在有足够的时间策划他那宏伟的计划……他有足够的时

间摸消那些粗心的子嗣和配偶犯下的错误……确保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即使是克莱奥斯特拉兹，没有人会察觉到这一切。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早就为时已晚……

巨龙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死亡之翼想象着那已在预期之中不远的将来。艾泽拉斯的黑夜已经来临……在这片黑夜之中那些陈腐的巨龙军团将被新的势力推翻……之后，新的黎明将会降临……

只属于我的黎明，还有只属于我的，新世界……